

一分钱 YFQ.IM,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www.yfq.i

2018.2.5
2018年第6期
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周刊

穿越千年 行走耶路撒冷



974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券 限 量 优 惠

即领即用



手机淘宝扫一扫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淘宝店铺：<http://yfqim.taobao.com>

官方网站：<http://www.yfq.im>





劳斯莱斯汽车 (广州)

Rolls-Royce Motor Cars (Guang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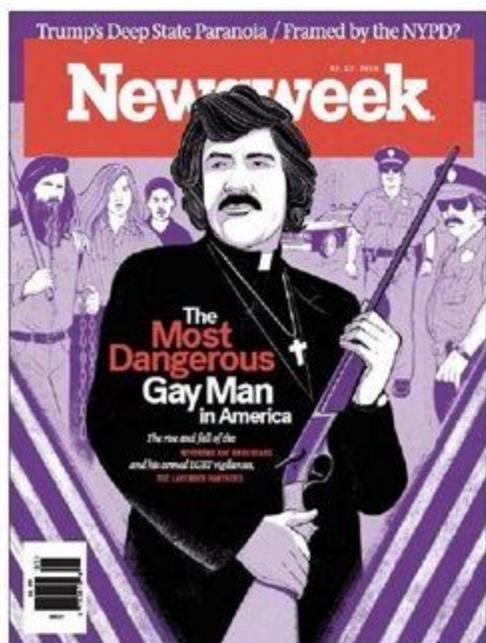
展厅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2号博雅首府首层

电话 +86 020 3803 5199

售后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龙溪蟠龙村18号之二

电话 +86 020 8150 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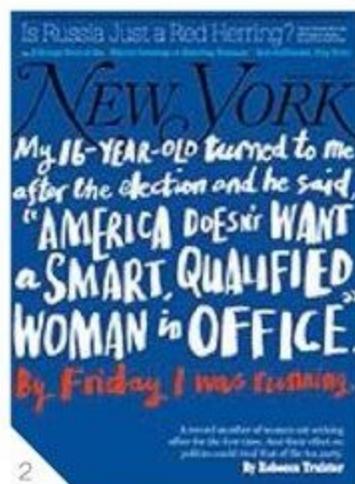
《新闻周刊》(美国) 2018.2.2

美国“最危险的同性恋男子”

1973年,一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同性恋传教士雷蒙德·布罗希尔在被陌生人围殴后决定以暴力反击暴力,成立了首个同性恋武装队伍——薰衣草黑豹。他们游走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可能需要帮助的同性恋群体。但在各方压力下,该团体于一年后被迫解散。雷蒙德生前被视作美国最危险的同性恋男子,而几十年过去后,他所奋力争取的同性恋权益终于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1



2



3



4

1 / 《旁观者》(英国) 2018.1.27 欧洲的民主

有舆论认为民粹主义者正在破坏欧盟,将民主主义置于危机之中。实际上民主并没有从欧洲的土地上消失,而是在一直变化。主流的自由党面临着自身的生存困境,它们会将政党扩大到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保守派的联盟,还是接受衰退,甚至被民粹主义取代?不管是选择还是抵制民粹主义,除非精英们愿意在民主制度下平等对待其他社会群体,否则冲突的出现是必然的。

3 / 《经济学人》(英国) 2018.1.27 未来战争

过去的25年,虽然在叙利亚、中非、阿富汗和伊拉克内战和宗教冲突不断,但基本上没有人担心大国之间的战争。然而现在,新的冲突和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其全球影响力未必小于“二战”。作为目前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美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及资源去维系这个体系。未来新的军事能力,需要建立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定向能武器之上。

2 / 《纽约杂志》(美国) 2018.1.22 参与政治竞选的女性

2018年,参与政治职位竞选的女性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到目前为止,有390名女性计划竞选众议院,其中22人是非在职的黑人女性。与此同时,有49名女性可能竞选参议员,比2014年同一时刻宣布的人数高出68%。女性的政治影响力空前之大,这既是一种看似激进的状况,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参与竞选的引线之一,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更民主的选择。

4 / 《新科学家》(英国) 2018.1.27 你真的了解素食主义吗?

虽然没有严格的素食主义定义,但基本原则是避免动物衍生产品。膳食素食者大多坚持不吃动物性食物,许多素食者避免吃蜂蜜,因为这是一种动物产品;而对于伦理型素食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饮食方式,更是一种人生哲学,他们甚至排斥传统的文身和丝绸,因为都与动物有所关联。在这两种情况下,真正素食者的做法可能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MORE VACATIONS A
BETTER LIFE

度假改变生活

[中国·崇礼]

四季迎新春 全家趣滑雪

富龙滑雪场·崇礼首家夜滑雪场·全家滑雪新趣处

富龙滑雪场, 涵盖国际中/高级专业雪道、儿童冬令营封闭教学区、初级教学区、
儿童托管场景教学区、亲子乐园等多元设施与内容。

同时基于崇礼独特的自然优势, 实现春赏花、夏露营、秋观景、冬滑雪的家庭四季度假新体验。

多元度假配套

中国首个Bricklive Centre砖享乐园
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赛事培训中心
KDW国际亲子设计节四季小镇专项展区
富龙科罗娜日落声起雪地音乐节
4.8万㎡雪域养生温泉
.....

国际雪场规模

80万㎡雪场属全国前五
崇礼首家夜滑雪场
4.5万㎡多功能滑雪Mall
2.5万㎡戏雪乐园
7万㎡富龙地形公园
.....

亲子教学内容

儿童滑雪培训
儿童冬令营封闭教学
儿童托管场景教学
亲子乐园
.....

雪山美食体验

富龙雪后吧
山顶咖啡屋
意式餐厅
滑雪Mall特色餐饮
.....



[滑雪、住宿、温泉等多种优惠券热售中] 详情电话咨询



咨询热线 **4000-99-7777**

营销中心: 张家口市崇礼区万龙路口南
(汤 inn 温泉假日酒店南侧)

[扫码关注]



雪场电话 **4001-86-1188**

雪场地址: 张家口市崇礼区098乡道

[扫码购票]



P30 封面故事

穿越千年

行走耶路撒冷

- 34 穿越千年巴别塔
- 64 奥兹：我爱耶路撒冷，但它变了
- 74 “第一圣殿”与“巴比伦之囚”
- 76 重返耶路撒冷之路
- 86 在一座城发现世界史
- 90 图像读城：永远不是耶路撒冷
- 96 现代耶路撒冷的四个瞬间

P114
章丘焦家遗址：中国上古文明的一块拼图



P134
从《壁花少年》到《奇迹男孩》



社会

热点：云南镇雄凶杀：留守悲剧 108

调查：章丘焦家遗址：中国上古文明的一块拼图 114

专访：艾滋病在中国：仍有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未被发现 120

经济

市场分析：严审 IPO 和注册制改革 106

商业：虚拟货币之后，区块链下一步何处去？ 126

文化

话题：反性骚扰大潮下的法国女性主义 130

电影：从《壁花少年》到《奇迹男孩》 134

设计：公共艺术改变人的内心 138

思想：不平等的历史 152

书评：食万卷书读万里路 154

专栏

邢海洋：从银行股看“慢牛”变“快牛” 16

苗千：地球到底怎么形成 144

袁越：古法的新生 147

卜键：扑剿与长围 148

张斌：失衡：体制与文化之恶 150

宋晓军：埃尔多安“解决方案”可行吗？ 151

朱伟：格非：文学的邀约 (4) 156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封面摄影：张雷)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8年第6期, 总第974期, 2018年2月5日出版
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 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

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21)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0551)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劳斯莱斯
- 3 · 富龙四季小镇
- 17 · 三联全媒体
- 33 · 生活周刊
- 105 · 松果生活
- 125 · 三联中读
- 159 · 三联书店
- 封三 · 熊猫爱茶研究所
- 封底 · KEF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邮箱: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房地产行业广告总代理:

北京双城广告有限公司 010-65047022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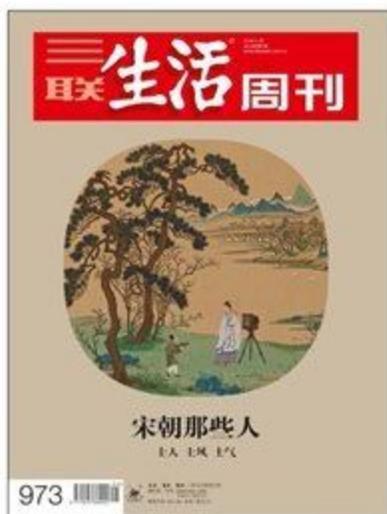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 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宋朝那些人

继去年“我们为什么爱宋朝？”的封面之后，本期从最能代表宋人品格的“士”来解读，让人对宋朝更加神往。对月抚琴，打坐参禅，炉烟方袅，草木自馨，宋朝文人活得从容闲雅，率性洒脱，宋代文人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反观当下，未来迎面呼啸而来，让疲于应对的现代人时刻处于无所适从的焦灼状态。站在极快节奏、四处奔忙的此岸，又怎能不会对彼岸的诗意生活心生向往呢？从这个角度看，“宋朝热”的到来不可避免。

(@故园蟋蟀)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教辅的征订流程

临近期末，教育局下发了2018年春季教辅征订工作通知，要求明白，安排具体。教辅征订事关学校教学，也是家长、学生关注的一个敏感问题，按照省、市教育部门的要求进行征订，本无可厚非，但按通知执行起来却让人觉得不是味儿。

教育局要求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教辅征订文件精神执行，并规定了具体的征订流程，即各单位先要公示省市教辅推荐目录，然后制发《征订教辅材料告家长书》，再统计家长回执意见确定代购书目和数量，最后选定有发行资质的发行单位代购。看起来多么有序、严密的流程，可实际效果却几乎为零。

在省市教辅推荐目录中，每科后面都列举了不同版本教辅的名称，学校和学生不能自定使用哪个版本。不少家长看到告知书后，都有些纳闷，订书不是学校统一安排、整套订购的吗？怎么让家长从指定的种类中选？哪个家长不给孩子订整套书啊？这不是走形式吗？这样第三个流程中的“确定代购书目”就显得多余了，因为都是整套征订的。最后一个环节“选定有发行资质的发行单位代购”就更显得可笑了，学校哪有权去选择单位代购教辅啊，因为新华书店是教辅唯一的指定代购商。

众所周知，教材、教辅的供应是由新华书店专门负责的。学校每学期提前将学生订书数上报，届时由新华书店直接给学校提供用书。如此明了的事情，可教育局却每个学期都严格按上级规定执行征订流程，况且在履行这个流程之前，学校早已经把下学期的订书数报教育局了。如此务虚的做法，让学生不知所以，让家长感觉是多此一举，让学校感到哭笑不得。

每个学期之初，省、市、县教育部门都会下发有关规范教辅用书的通

知，称对出现问题的学校或负责人要严肃处理、追责等。可教辅用书都是市、县新华书店统一订购的，对规定之外的其他教辅用书，教育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到上级来检查时，便通知各学校把不该有的书马上收起来。如此真真假假的做法，教师都难以对学生说清楚，但却不得不时时上演这样的闹剧。按照省市教辅推荐目录来说，政治、历史科目根本就没有教辅书，但事实是每个学校、每个学期学生都要用，也都有。这样的问题，本该是教育局认真听取、搜集基层学校、学生意见和建议，积极向省市教育部门反馈，以求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但事实却是无人过问，得过且过。这样的征订闹剧，难道还要继续闹下去吗？（河北 刘二奎）

四年级的统考

最近，四年级的女儿放学越来越晚，由原来的4点半，推到5点半，又到6点。这还算是好的，那些留堂的孩子就更惨了。于是一位家长在群里说了一句“这么晚才放学”，班主任立马回复：“老师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上，给学生补课，请大家配合一下。”

第二天，上午突然收到通知，下午召开四年级家长专题会。原来，今年宝安区抽到四年级统考，个个学校都加班加点。临时召开家长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平息家长的抱怨。电教室里密密麻麻都是家长，主任、副校长、校长轮番讲话。

回到班级继续开会，语文老师义正词严地说道：“大家都想减负，都想素质教育，我们也想，可是现在根本做不到。就拿老师们来说，能进到这个小学的，哪一个不是考进来的。现在四年级才三门主课，你们就喊作业多，马上到了初中，八九门课，现在不练手，那时候你半夜也写不完。”再后来，各科老师还讲了什么，我一

句也没有听清,二宝的大哭迫使我不得不在楼道里徘徊,心急如焚。自此,晚上家长们又多了一个任务:改作业。

女儿跟我谈的最多的是答题卡。她说:“这次考试像是高考呀,要用铅笔把答案涂在答题卡上。”考试前晚,女儿坚持不做作业,说上个学期考试前的写作业经历让她想起来就恶心。任我苦口婆心,把学校的家长会搬出来压她,她就是不写。

上午考完试回来,我赶紧问考得怎么样,她说都会。还讲了考前小故事,说监考老师去拿试卷了,英语老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过来在黑板上写下了“family”,强调每个人写在手上,考试时会有。于是大多数同学的手心上都会有个很浅的“family”的印记。我赶紧说,你也写了,她摇头,我刚想松一口气,她又说写在笔上了,说完,做个鬼脸。我才松了口气,她没写。我宁愿她考零分,也不愿她作弊,即便老师也作弊。

下午考完试语文老师把试卷发到了群里,立马又砸开了锅,说太难了,在群里我仿佛都能看到家长那一张张的愁眉苦脸。

女儿这两天不断跟我讲,晚上做梦梦见考试了,我安慰她说成绩没有那么重要,她反问说怎么不重要,95分以上就不会额外布置作业了。哦,原来如此,愿你美梦成真。

今天女儿返校听成绩去了,我在家里也有点忐忑:

怕她拿不到班级第一,又怕她考不到95。(深圳贺典典)

有“来头”的物业

妹妹和妹夫都在距离县城30公里外的乡镇中学教书,但他们俩一个在县城西南部的乡镇,另一个则在县城东北部的乡镇,生活相当不便。为了提高和改善居住生活条件,二人经过商议后,他们采取的折中的办法:2017年3月,他们在县城一处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平常工作时间,他们都住在各自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只有周末或假期,他们才一起回县城的楼房“团圆”。距离产生美,二人这种“周末夫妻”的生活方式倒也恩爱,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然而,2017年一入冬,二人麻烦事便接踵而来。

事情起因源于取暖费。每年的11月15日至下一年度的3月15日,是我们所在县城集中供暖的日子。取暖费按住房建筑面积收取,一般家庭大都在2000元左右。这笔开支对于成家不久并且刚刚倾尽所有积蓄购买了商品房的妹妹和妹夫来说,也不是小数目。况且,他们觉得平常多数时间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在县城楼房生活的时间毕竟很少,所以,为了节约起见,他们便没有开通当年的供暖系统。想不到,正式供暖后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兴冲冲地回到城里家中的楼房后,意外地发现家里竟然停了水。妹夫以为自来水管网的

问题,便打听周围的邻居家中是否也停水时,附近的邻居不无感慨地说:“除非你是有‘身份’的人,只要今年没有缴纳取暖费的小区住户,物业方面全部把自来水停了。”

一不欠水费,二不欠物业费,仅仅因为没有开通供暖,竟然把自来水也给停了,妹妹和妹夫觉得这很不合理,便准备找所在小区的物业去理论。但老业主却告诫他们还是息事宁人,把取暖费缴上再申请通上自来水为好。

据妹夫后来获悉,整个小区像妹妹家这种情况还真有好几家。但无论谁去理论,物业方面的态度都很坚决:只要不缴纳取暖费,便停水商量。而他们给出的停水理由更是奇葩——在没有

供暖的情况下开通自来水,会导致水管受冻爆裂,影响整个楼房的供水系统!

物业方面这种近乎滑稽的理由自然让和妹妹情况差不多的业主们无法接受。与物业负责人员几番交涉未果,他们便告诫物业负责人,如果不解决正常供水问题,他们将到相关部门投诉。想不到,物业负责人听完“恐吓”后,轻蔑地笑道:“你们往哪里告状我们都不怕,如果没有关系,我岂能在这几干上物业?”

事情的结局证明了小区物业负责人话绝不是妄语——从2017年的11月底,一直到2018年的元月底,任凭小区内所有被断水的业主们奔走呼吁达两个月,愣是没人敢碰这个物业“碴子”。(山东临清卢长平)

公示

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2017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7〕82号)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我单位对参加2017年新闻记者证年检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将相关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2018年2月5~13日。举报电话:(010)84681039。

名单如下:谢先凯、李菁、薛巍、吴琪、陈赛、王星、徐菁菁、魏一平、蔡小川、于楚众、李伟、俞力莎、吴丽玮、蒲实、孙若茜、曹玲、葛维樱、丘谦、张雷、贾冬婷、李鸿谷、曾焱、李翊、黄宇、杨璐、杨丹、王丹阳、张月寒、王海燕、王珊。

更正:本刊第971期《耿乐:电影的春天好像回来了》一文中“外婆郭析零是指挥家”应为“外公郭析零是指挥家”,特此更正。本刊对因此给郭先生家人及读者带来的不便致歉。

本期截稿时间:1月29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印度 | 泛舟

1月24日, 亚穆纳河上的泛舟人。







美国 | 费城

(上图) 1月24日,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名无家可归者在救助站领取食物。费城继续被列为美国最穷的10个城市之一, 25.7%的人生活贫穷。

英国 | 皇家艺术展

(左图) 1月23日,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行“查理一世: 国王与藏家”预展。本次展览完整展出英王查理一世在17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皇家艺术收藏, 包括鲁本斯和汉斯·荷尔拜因等大师作品。展览于1月27日正式开始, 4月15日结束。

土耳其 | 战争

(右图) 1月21日, 土耳其士兵驻扎在哈提省靠近土叙边境的村子里, 图中男孩为当地村民。土耳其1月20日宣布发起打击叙利亚阿夫林地区库尔德武装的“橄榄枝行动”。

中国 | 大雪

(下图) 1月25日, 安徽亳州街头, 市民冒着大雪出行。自24日起, 包括湖北大部、安徽大部、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在内的中国南方地区已经迎来今年的第二场大雪, 局地大雪达到20~25毫米。





从银行股看“慢牛”变“快牛”

文 / 邢海洋

“慢牛”行情的判断言犹在耳，今年一开年市场却是以“快牛”开了局。截至1月24日，上证指数只用了三周的时间，就上涨了7.63%，已经超过去年一年的涨幅6.56%。是否可以认为“快牛”取代了“慢牛”，市场行将爆发？这还需要从股价结构的变化去观察。

新年伊始，A股的走势仍是被港股引领。港股里中资银行股遍地开花，工、农、中、建、交等大型国有银行短短十余个交易日内迅速上涨了20%~30%，一举带活了人气。A股市场中的银行股在犹疑中起步，但架不住港股凌厉的攻势，最终补涨式跟进，终于形成了突破局面。因此可以说，A股的上涨仍是跟随式的，年后的主战场在港股，在南下资金。截至1月26日，今年恒生指数上涨了10.81%，A股的7.59%虽然可观，但仍属于跟涨状态。

在港股和A股的估值体系中，银行股因为体量庞大，一直有被低估的“嫌疑”。在如今的3300多家上市公司中，银行类是最赚钱的一个板块，2017年上半年25家银行盈利7746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盈利的46.26%。而在上市银行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又垄断了六成利润，银行里最大的工商银行上半年净利1530亿元，约等于2700多家排在后面的非银行类上市公司的业绩总和。当然，银行股长期雄霸A股赚钱榜单已经不是一两年了，大盘银行股的集中上市出现在2007年的大牛市中，从2008至2017年10年间，银行股的净利润占A股市场的比例从未低于40%，2013年则达到53.57%的10年峰值。

按理说，这么能赚钱的银行，一定也是A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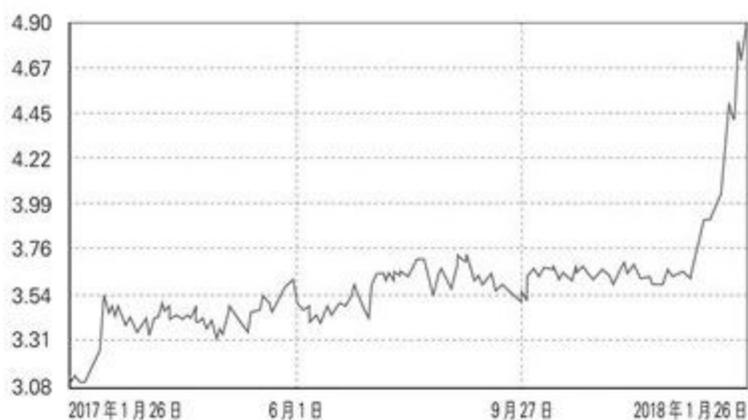
涨势最好的板块。其实不然，银行虽然是上证50指数重要的一块，却不是涨得最漂亮的，算不上重头货色。当茅台3年来涨了10倍，伊利从“三聚氰胺事件”后10年涨了30倍，市盈率都以几十倍计量的时候，银行股仍然只是靠业绩在推动，靠每年的分红来抬升一下股价。行情爆发前，大部分银行股的市盈率不到7倍，意味着即使股价没变化，仅凭分红7年后投资者也能收回本金。在当今全球的资本市场中，这也是极低的估值水平。海外如花旗、富国和汇丰银行的市盈率均在十余倍，并且，海外银行的净资产计算中均计有企业商誉的价值，而作为银行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中国银行股的计算中却没有这一项。

银行股板块涨得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围绕着它们有很多谜团。过去，银行得以赚钱的主要能力来源于利差，而这个利差中很大一部分是国家赋予的，是人民银行给予这些垄断企业的特权，一旦特权失去了，银行也就没有那么强的盈利能力了。这也就是为什么2013年银行的盈利能力达到了一个顶点，可是随后余额宝出现，现金理财成为银行存款的一个重要替代物后，银行的盈利能力就在下降的原因。如今利率市场化基本实现了，银行的利润也基本达到了新的动态平衡，去年银行的利润都小幅上升了，按理说，利率市场化这个“雷”也就暂时移开了。

银行股体量大，难炒作。在A股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下，银行股成为被规避的对象。在港股，海外投资者也多是价差交易者，以短线为主，赚一把就走，香港市场也因此成为成熟资本市场中估值最低的。可沪港通改变了投资者的结构，当南下资金买入那些他们熟悉的服务提供商的时候，他们会“舍不得”轻易就买，而这种本地人心态无疑会提高估值水平。

如今，腾讯正向着500港元/股迈进，总市值接近4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巴巴市值则超过了3万亿元人民币。相对而言，2万余亿元人民币估值的工商银行虽跻身全球第一大银行，估值上仍是“洼地”。当此时，A股和港股联合发掘出这个估值“洼地”，来一次大规模的价值回归，也算是众望所归，效果则是事半功倍。至于这个“快牛”式的发掘过程能否延续，恐怕未必，这样显而易见的“洼地”实乃可遇不可求。■

农业银行H股股价走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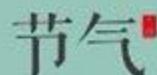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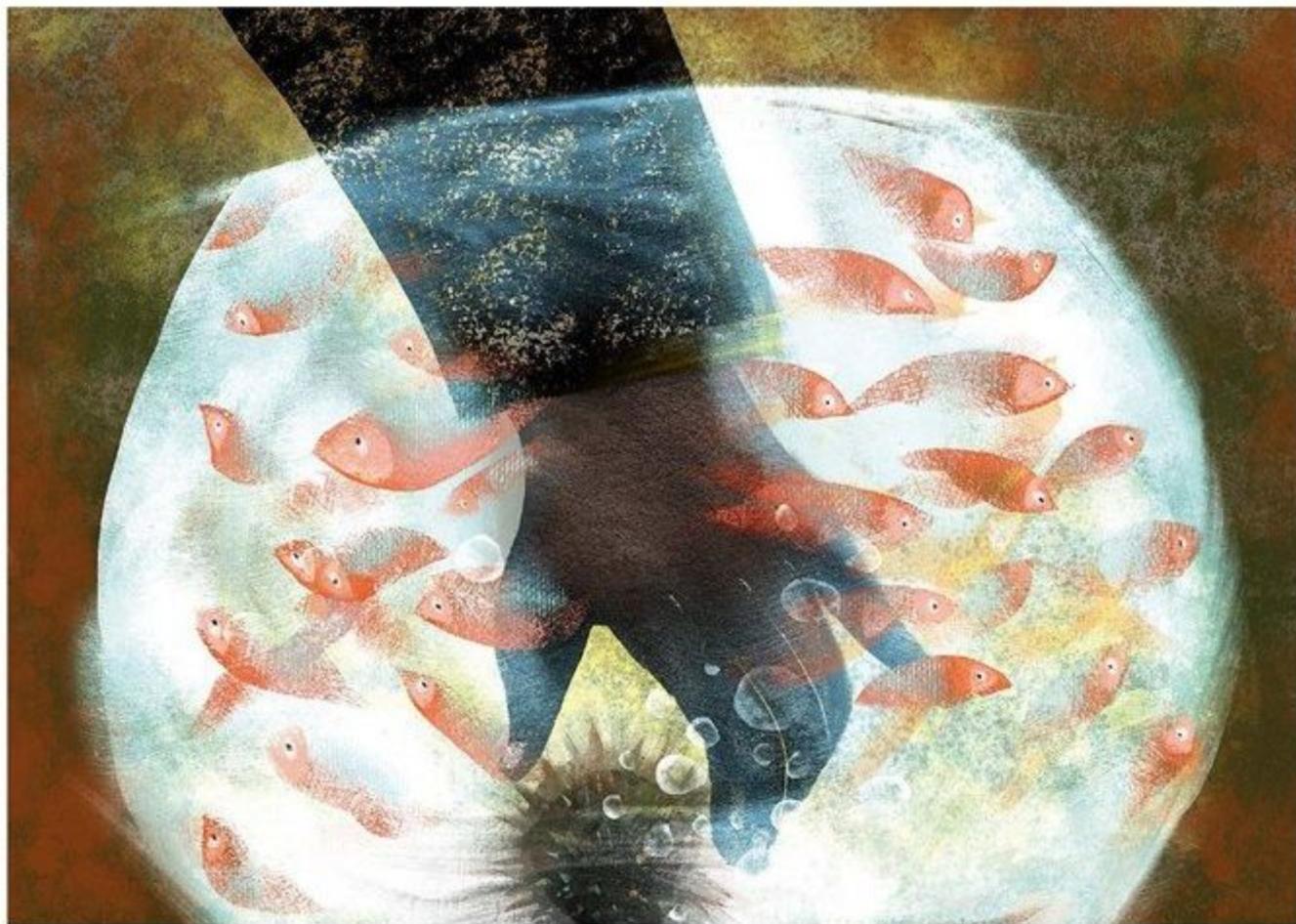
一分钱 YFQ.IM,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www.yfq.i

生活在碎片时代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栏目插图 | 范薇

愿赌服输

停牌9个多月后，曾被贾跃亭力推的“乐视影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乐视网”计划终宣告破产。一旦乐视网复牌后股价下跌到一定程度，贾跃亭质押股权被强平，或失去乐视网第一大股东位置。而孙宏斌曾视乐视影业为乐视系最有价值的资产，在他的“新乐视”版图中，乐视影业是盘活上市公司体系的关键。将乐视影业装入乐视网，也是当初贾跃亭引入融创150亿元融资时许下的承诺。“新乐视”计划折戟，孙宏斌可谓“尽人事知天命”。

美国地产泡沫又来了？

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去年11月，美国独栋房屋价格升至10年来新高。2017年，全美房地产库存价值增加了6.5%，房地产价值达到31.8万亿美元。2017年还是2013年以来美国房价增速最快的一年，地产股涨了75%，几乎是美股平均收益率的4倍。不过，虽然有强劲需求支撑，但有分析认为，美联储今年可能进行第三次加息，如今的美国地产和2005年一样，处于泡沫前夜，有硬着陆的风险。

“庞大金融集团”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说了一句“重话”，大意是要收拾“庞大的金融集团”。梳理他的讲话，就会发现民营资本对金融的控制力已经太强，而且出了把银行当作提款机和利益输送等问题。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谁堪称庞大的金融集团？如果论入股金融机构数量，明天系第一，入股的金融机构高达44家；海航集团第二，入股金融机构的数量为21家；安邦集团入股14家排在第三。



没有美国的 TPP

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一周年之际, 剩下的 11 个谈判参加国在日本东京就新的协定达成共识, 并决定于 3 月 8 日在南美国家智利举行签署仪式。此前, 此协议已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执政一年, 特朗普政府已大刀阔斧地退出了多个国际和多边组织, 更在 1 月 22 日批准了上任以来首项重大保护主义举措——对进口太阳能板及洗衣机征收保护性关税。

综超业的新版图

1 月 23 日, 家乐福宣布与腾讯和永辉达成股权投资意向。去年 11 月, 在家乐福和大润发之间, 阿里选择了大润发, 在这一结果刺激下, 家乐福与腾讯迅速走到一起。近年来, 外资超市在中国的经营状况普遍不佳, 英国的乐购、韩国的乐天玛特等纷纷退出中国, 留下来的外资超市则纷纷寻找本土合作伙伴, 如沃尔玛与京东合作, 乐购则被华润入股。电商的垂直向下更加速了超市的站队, 阿里系与腾讯系迅速成型。



千亿美元俱乐部

茅台股价狂飙后, 市值早突破 1000 亿美元。从全球看, 能够跻身这个精英俱乐部的非金融企业不足 90 家, 其中像茅台这样一个品牌主打单一市场的企业寥寥无几。LVMH 集团的市值与茅台相仿, 但其拥有数十个奢侈品品牌, 麦当劳汉堡更是遍布全球。茅台达到目前的地位与它的品牌有关, 它在中国家喻户晓, 省去了广告费用, 且利润率极高。消费者求之若渴, 但库存却日渐减少。

新兴市场之涨

新兴市场涨势整体上已接近金融危机后的高点, 估值也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高盛却认为, 新兴市场还处于周期早期。高盛通过检验活动周期、产出缺口、金融条件等指标发现, 除中国外的大部分新兴市场未来还有周期性上行空间, 尤其是高收益产品已经接近周期低点的巴西、俄罗斯、南非, 受益于大宗商品出口的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拉美国家, 以及亚洲地区最年轻且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印尼和印度。



城居的未来

在 1950 年以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球人口生活在仅占地球陆地面积 3%~4% 的城市地区，这个比例目前已变为五五开，并有望在 2050 年时上升到三分之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日前公布了一份题为《可持续城市系统》的研究报告，对未来城居生活所带来的各方面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列举了一系列可能改善城市居民身心健康和城市环境的科技与教育创新。研究者指出，老龄化和基础设施不足是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而污染、不健康饮食与静止不动的生活方式，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众多健康风险。此外，随着城市扩大和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在天灾面前也显得越来越脆弱。

好消息



老骥伏枥

脑力工作时代，年龄将越来越不成为退休的理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科学家对 57 名老人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研究后在《衰老神经生物学》上发表论文指出，经过适当的认知功能训练之后，老年人的大脑在进行深度思考和分析类比时，其反应速度和效率甚至要超过年轻人。



直觉的力量

在不同生存环境中，相信直觉而做出的决定，未必就比谋定而后动更差。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刊 B 辑》上的最新研究指出，从进化角度看，超强大脑相当耗费资源，只有在吃饱不饿的情况下才能体现优越性。而当强敌环视、食物稀缺时，靠直觉行事的个体往往拥有最高的幸存率。

坏消息



无水之城

在经历了长达 3 年的大旱之后，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日前成为全球第一个耗尽水源的发达国家大城市。该城的 370 万居民从 2 月份起每天将只有 50 升的用水配额，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的话，到 4 月份时，人们可能将不得不每天到全城的 200 余个水站领取 25 升饮用水。



越刷手机，越不快乐

发表于《情绪》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分析了 1991~2016 年间美国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数据后发现，把大量时间花在刷手机、玩游戏上的那些孩子，要比把时间花在体育运动、读书看报和与人面对面社交的同龄人更不快乐。幸福感最高的青少年每日使用数字媒体时间少于一小时。

你们再也不是受害人了，你们是幸存者。把你们的痛苦就留在这里，去外面追逐你们的辉煌。

——女法官阿奎里纳审判美国体操队前队医拉里·纳萨尔时对150多名受害人说

飞速发展并蔓延开来的技术——不单纯局限于物质领域——形成一张手段之网，而我们深陷其中。从手段到手段，愈益增多的中介阶段蒙蔽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自己真正终极的目标。这是最极端的内在危险，它威胁着一切高度发展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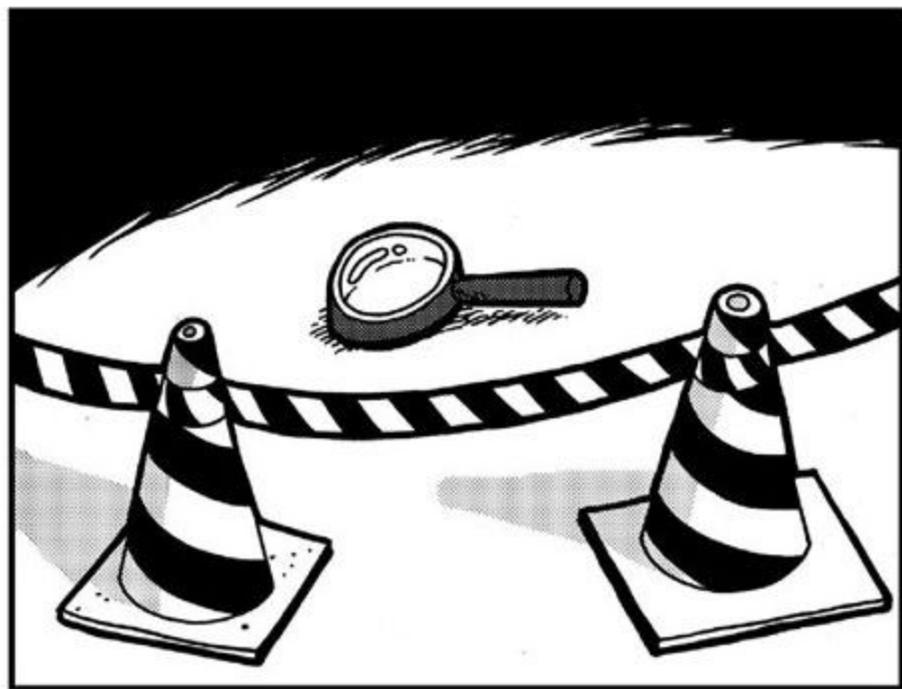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

凡出于积极而忙碌生活需要的事物，都不应当加以装饰。凡是你休息的地方，就在那里进行装饰；凡是禁止休息的地方，美也被禁止。先工作，然后再观看，不要使用黄金犁铧，也不要使用搪瓷壁架，也不要再在碾子上雕刻。

——英国评论家约翰·罗斯金

粗鲁是弱小的人对力量的模仿。

——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弗



(插图 山羊明)

阅读对人来说，代替不了其他东西，但任何其他东西也代替不了阅读。它无法为人的命运提供明确的解释，但却为他在他和生活之间织起一张密网。一种微不足道的秘密的结合，阅读为我们照亮生命之美的矛盾，也为我们揭示悲剧生活的荒诞。我们阅读的理由就跟我们活着的理由一样离奇。

——达尼埃尔·佩纳克，《宛如一部小说》



+/-

数字

1

摄氏度

研究者发现，那些觉得自己绞尽脑汁的人鼻子温度会下降约1摄氏度，这是用脑过度和大脑下令血液来帮助神经元的一个迹象。这项技术可以用来远距离监测员工是否工作太辛苦。

13

项

1月23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公布了第90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水形物语》以13项提名独占鳌头，《敦刻尔克》和《三块广告牌》分别以8项和7项紧随其后。

30

秒

《原子科学家公报》宣布，周四，“末日时钟”被拨快了30秒，离午夜仅剩两分钟。末日时钟是一个从科学层面表达人类灭亡可能性的有力象征。末日时钟上次被拨快到如此接近午夜是在1953年的冷战时期。

延伸厨房及食谱迷思

文 / 欧阳宇诺

图 / 谢驭飞



有一位建筑师说，夏天的时候，北京的胡同有一些“膀儿爷”，他们之所以不穿上衣，是因为他们把胡同当成了自家空间的延伸，既然胡同是家的延伸，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穿衣服自由行走。这位外国建筑师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他认为胡同附近的咖啡馆是自家客厅的延伸，图书馆是书房的延伸，菜市场是厨房冰箱的延伸。

我很赞同这种理论。大学刚毕业的几年，我住在一套面积较小的酒店式公寓里，除了独立的洗手间，其余的生活空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担心油烟影响空间卫生，加上我对下厨做饭没有兴趣，所以，那几年，厨房对我来说只有喝水及煮方便面这两个用途。如果那时我看到了这位建筑师的“延伸”理论，我大概会对自己不喜欢做饭这件事情更加心安理得——家附近的餐厅不就是公寓厨房的延伸嘛。

但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热爱厨房，喜欢做饭，比如《西雅图夜未眠》的编剧诺拉·艾芙隆，她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莉亚·查尔德的《掌握法式烹饪艺术》、克雷格·克莱本的《纽约时报食谱》和迈克尔·菲尔特的《迈克尔·菲尔特的烹饪学校》成了铁三角。那时，艾芙隆在《纽约邮报》做记者，如果晚上一个人在家，她会照搬烹饪书给自己做顿饭。边看电视边吃着自己做的完美晚餐，她觉得自己十分勇敢无畏。

读到艾芙隆的这本书时，我刚好搬了新家，

新家里有亲戚朋友们送的一堆漂亮厨房用品。我结婚7年了，有一个5岁的女儿，但我给他们做饭的次数总共不超过20次，我感到很内疚，于是买了一堆有关烹饪的书籍，试图提高我的厨艺。但书中的一些表述让我感觉有些困惑：姜丝适量，橄榄油两勺，高汤五分之一杯，翻炒两分钟即可……多少算适量？“勺”是咖啡勺还是汤勺？“杯”是马克杯还是保温杯？翻炒两分钟之后食物明明还是半生的该怎么办？

还好我女儿很懂得照顾我的情绪，她在吃我做的饭时，会挤出满脸笑容，跑过来拥抱我说：“妈妈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其实，餐桌上只有凯撒沙拉、白灼虾。我只有把她抱得更紧，来掩饰我对自己水平低下的厨艺的内疚。

美剧里的麦瑟尔夫人说：“女性注定要成为母亲，天生如此，但是就没有例外吗？或许有人应该经常去旅行呢，或许应该穿着工作服在郊区经营24小时餐馆呢，或许就有人应该和成年人聊一辈子呢？”看到这里，我终于释然了，或许在某个时刻我是能够真心爱上厨房的，当我坐在厨房吧台边的高脚椅上喝咖啡、码字的时候。

艾芙隆后来以她的失败婚姻为主题写了一本小說，里面写上了她心心念念的自创食谱。有美食评论家说，她的食谱毫无原创性可言，但艾芙隆说评论家漏掉了关键的一点：“找到你自己的风格，无论它是什么，都务必坚持下去。”

闪电和雷声

文 / 孙欣
图 / 谢驭飞



每次回父母家小住，都还是会注意到我爸和我妈在日常生活中行动速度的巨大差异。如果跟亲戚约好12点见面吃饭，需要11点半到公交站搭公共汽车，我妈11点20分已经挎着包拎上东西在公交车站了。同一时刻，我爸还在慢腾腾换衣服穿鞋戴帽子，关好家门锁上两道，再推一把验证门的确已经关好。我和配偶在楼下，不知所措，不知应该加快脚步跟上我妈，还是继续等待我爸一步步下楼的匀速折线运动。体验过几次以后，配偶对我说：“你妈和你爸，就像闪电和雷声。”

小时候看《十万个为什么》，就知道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而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则是每秒340米，因此下雨的时候总是先看见闪电，然后才听到雷声。从我记事起，我妈和我爸这对闪电和雷声大半辈子都保持着这个速度差，也一直平平稳稳地把日子过下来了。每天早上我妈把早饭弄好，午饭的材料准备个差不多，吃完就开始吸尘。我爸不疾不徐地涮好拖把，跟在后面慢慢拖地。待我妈下楼去锻炼身体，我爸拖完地出门买菜，两个人的日程有如齿轮，从早到晚，推动着每一日有条不紊的退休生活。

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家庭组合常常是一个急一个慢，很少见到两个急性子或两个慢性子过到一起。可能是两个急性子在同一屋檐下耳

鬓厮磨，太容易擦枪走火；也可能是两个慢性子凡事都长远打算，别人上了班，一对慢性子还没出门。急性子的口头禅是“快点”，慢性子的口头禅是“别急”。人们也倾向于认为急性子手快但是毛躁，慢性子迟钝但是细致。其实据我观察，性格的急与慢，做事的粗心与仔细，头脑的聪敏和蠢钝，它们可以随意排列组合，并无一定联系。可能每个人生活中都遇上过最让人抓狂的又笨又毛躁的急性子，没待别人话音落下就沿着错误的方向绝尘而去。抛开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急性子和慢性子就像长脸和圆脸，各人天生，只能让自己适应生活，让别人适应自己；一切劝说鼓励人们调节自己性格的心灵鸡汤都不靠谱，毕竟如果心灵鸡汤有疗效，所有人都能做到早睡早起不吸烟了。

我有一对朋友，急性子妻子手上总是在同时做着三四件事，路过吸尘器就拿出来吸一吸，路过咖啡机就做一杯咖啡，路过小女儿就给她一个吻。慢性子的丈夫则一件事没做完以前永远不会改换姿势做下一件事。然而急性子的妻子有个理论是，如果人从来没误过飞机火车，就说明在等飞机上浪费了太多时间。慢性子的丈夫却坚决遵守机场规定，提前两小时抵达，安心坐在登机口。他们结婚以后到底误过多少次飞机，为了避免伤和气，我没打听。■

书名这件事

文 / 卡尔
图 / 谢驭飞



每次逛书店总会无意中发现一些名字特别长的书，比如《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谁不曾浑身是伤，谁不曾彷徨迷惘》《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诸如此类的“标题党”数不胜数，这里就不赘述。长书名现象在当下似乎颇为流行，好像书名不长便不能吸引眼球，带来的后果便是影响销量，这大概是书作者和编辑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书名真的是越长越好卖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像《围城》《红楼梦》《百年孤独》《平凡的世界》之类短书名的书而今依然畅销不衰，可见书名长短与书本身卖得好不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话虽这样说，但起书名这事还真需要细细琢磨一番，毕竟书名是一本书的面孔。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这本书很多人也许都没有听说过，乍一看书名还以为是讲拖拉机历史的，其实它是一部喜剧小说，类似的还有《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等等一些“被书名耽误的”还不错的书。《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你可能根本想不到这是大名鼎鼎的村上春树的书吧，毕竟村上可是被称为最会起书名的

作家，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国境之南，太阳之西》《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等听上去就很有感觉。不过村上的忠实粉丝们可能并不在意，管它什么书名，只要是村上的立马入手。若是换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结果可能就会引来冷嘲热讽：“切，什么破书名！”

若单论起书名这事，中国古人颇有心得，随便一本古书名便能压倒万千网文书，如《文心雕龙》《梦溪笔谈》《围炉夜话》《浮生六记》《镜花缘》，虽寥寥数字却颇有趣味，无怪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有人要将其电影中文名翻译成《一树梨花压海棠》。现如今的一些长书名也许能让读者一眼看出作者所思所想，但名字这么长，读者真的能记住吗？更令人感叹的是，有些书名故作高深，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这本《云像没有犄角和尾巴瘸了腿的长颈鹿》，结果一看尽是些流水账，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真是可惜了书名。

总之，书名长短与否、直白高深与否，并不是评判一本书值不值得读或买的标准。买书的人要平衡理智与情感，不要被眼花缭乱的书名所迷惑。出版界也该少些喧哗与骚动，别把精力过分放在表面功夫上。■

贫穷颂

文 / 含语笑

图 / 谢驭飞



贫穷这回事，说起来之所以受到古今中外这样多哲人、宗教家、诗人的讴歌赞颂，不外乎由于它的三种美德。

最显而易见的是，它带给人健康。《霍乱时期的爱情》暗示我们，爱情是一种瘟疫；《会饮篇》中说，爱财是一种精神病。因此，那些关心人类健康的哲学家们，不仅戒绝了霍乱一般的爱情，而且也以贫穷这种姿态抵抗着爱钱这种精神类疾病。比如苏格拉底，宁肯穷得打赤脚不穿鞋，也不肯去挣钱养家，却把大好的光阴虚掷在不着边际的闲聊上，除了健康这至高的原因，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能让他如此这般。在抗精神病之外，据说，贫穷还可以增加骨质密度。这是明代的贺贻孙说的——“贫能炼骨，骨坚则境不摇。彼无骨者必不能不逢迎纷纭，无怪其居心不静也。无骨之人，富贵尤能乱志，贫贱更难自持。”

贫穷的第二个美德是美学上的。它营造了一种清瘦香冷的骨感美，诗人有了它才能写出好诗来：“贫将入骨诗方好，事不萦心梦亦清。”中国诗歌对世界美学最大的贡献，便是它写出了无形式者的形式，写出了老、病、贫、懒、乱的优雅自得。这里有着一种上升到美学高度

的自弃和超越，与穷酸倒没有关系。比如，黄庭坚《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给我们的感觉绝不是穷酸。虽然出现白发、家徒四壁这些意象，但它们被“读书”超越了。又或者，是读书导致了既老且贫？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风雅。

最后，贫穷如符咒一般把我们与另一个世界，神圣的世界联结起来，成为我们进入那里的凭证。且不说，《天路历程》里的天路客果真穷得啥也买不起，走过浮华城这样万物皆可买卖的地方也只能两手空空。更有甚者，《马太福音》里说：“内心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内心贫穷（合和本译为虚心），这是资财贫穷的升华和内化。如同远游最宜轻简，辎重过多便成负累，内心带着那样多的辎重——虚荣、竞争、傲慢——怎么好走完那么修远的漫漫朝天路？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功能型玩偶

“立马桃花开”香薰套装是一款功能型玩偶。将立马注满精油，在头上小孔插入特制香薰花。随着精油的渗透，小花会慢慢变粉，香氛也随之散发。除了香薰的功能，“立马桃花开”和它的名字一样有招桃花的寓意。

满水晶瓶身

红色 S'well 施华洛世奇限量款水瓶的瓶身由手工制作，贴有超过 6000 颗水晶。每个水瓶都有单独的粘贴程序。此限量款与慈善项目联合捐献出 100% 的净利润用于艾滋病的防治。



复古音箱

结合了现今科技和复古外形的音响 Acton 继承了 Marshall 的所有特性，即使身材娇小也能带来保真的声效感受。



西西里风格

灵感来自西西里的Micaela Spadoni 草编包，通过矮棕榈叶以及传统方法制作。本季设计师将西西里妇女五颜六色的围裙、饰有垂饰的披肩，以及西西里手推车上的装饰物元素融入包袋中，丰富了设计也注入了情感。

编织草帽

1963年创建于巴黎的Maison Michel一直专注于手工帽饰。这款小巧的灰紫色维吉尼亚帽由植物秸秆编织制成，印花织物的装饰增添了活泼之感。



宫廷洛可可风 v.s. 传统中国风

在Seletti Hybrid系列茶杯的杯托上，一条泾渭分明的竖线分开了宫廷洛可可风和传统中国风，既分离又统一。Seletti在意大利语中义为“选择性”，它以回归材料本身的观念创造出既流行于大众又具有艺术性的家居产品。

狗年钱包

Paul Smith以2018年的生肖“狗”为灵感推出了特别款钱包。深蓝色光面牛皮革钱包配以在中国代表喜庆的红色的狗的图案，再配上压金Paul Smith手写签名，内里以黑色为主色调的同时也配上了红色边条，简单大方又不失特色。





蜘蛛胸针

Chaumet 花园系列“蜘蛛”胸针，明亮形切割钻石和彩色宝石镶嵌出醒目的造型，用作主石的是一颗梨形粉红摩根石。

牛仔拼布

Coach 骷髅印花牛仔布手袋用拼布风格构成一个小小的包袋，不同花纹与色彩的牛仔布拼缀在一起，隐藏在花卉图案中的小骷髅头给予它轻微的颠覆意味。



圆弧形台灯

法国家居品牌 Harto 的 Nina 台灯以橡木底座和金属烤漆灯罩勾勒出令人愉悦的圆弧造型，闪闪发亮的黄铜灯杆被置于中间。

姆明在里维埃拉

逗人发笑的姆明是芬兰著名漫画的主人公，它和家人在里维埃拉的冒险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姆明在里维埃拉》，Marimekko 品牌的这款桦木托盘图案就来自其中一个场景。



T 收音机

丹麦 Kreafunk 公司的 T 系列收音机将传统的 FM 信号与新的 DAB+ 信号一起传送，既可以通过数字广播收听你喜欢的广播电台，也可以用作蓝牙扬声器与智能手机相连接。



纯银溜溜球

蒂芙尼奢侈家居和配饰系列中的溜溜球以闪亮的纯银为外壳，轴心部分镶嵌了镌刻品牌名称的美国黑胡桃木，形成材质与色彩的对比。



金芒闪烁

帕玛强尼新款 Tonda Métropolitaine Sélène Galaxy 月相腕表，午夜蓝色的砂金石制作出金芒闪烁的表盘，镂空三角造型的指针与时标都采用了玫瑰金材质。



穿越千年

行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哭墙外，一场犹太成人礼在举行中



圣城伯利恒市内的圣诞教堂，相传耶稣诞生于此

文 / 刘怡 摄影 / 张雷

它曾经两度被彻底摧毁，23次被围困，52次遭遇攻击，44次被占领或夺回。可它依然是世界中心。

在地中海东岸，顺着温暖湿润的加利利平原继续往南行，直至死海以西：耶路撒冷就矗立在这片既无石油也无矿藏的干旱沙土之中。尽管迦南在《圣经》中被称为“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这里有的却只是嶙峋的岩石、夏热冬冷的气候以及短暂的雨季。对一位不甚喜爱历史或宗教的造访者来说，西墙犹如一堆残缺的乱石，锡安山和圣殿山上拥挤的古老建筑则令人感到压抑。耶路撒冷的魅力，似乎并不在它的表象。

就是这样一座破败、拥挤、缺少自然景观或宜人气候的城市，却曾是地球上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它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诞生地，并通过这两大宗教而成为大部分西方思想文化的源泉。在这里，几乎没有一寸土地不对犹太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具有某种重大意义。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军队，十字军、马穆鲁克、土耳其人、英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曾为控制这座城市而战斗过。这样多不同来源的军队和不同质地的文明，曾经如此长期、如此固执地追求这样狭小的一小块土地，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因为它是“圣城”——一个具有超越尘世属性的存在。

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信徒

来说，生命的意义包含在永恒和一瞬、飞升与堕落、生存及死亡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概念中，并且由神祇预先给出了终极解释。而在所有这些解释中，耶路撒冷都充当着凡人所能窥见的有形场域：无论是《古兰经》中的克尔白从麦加转移而来，还是终极审判和弥赛亚的降临，抑或是天国和新耶路撒冷的造就，都在这里向凡人打开了窗口。从这个角度方能解释，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如此之多的坟墓所包围——对虔诚的信众来说，他们愿在此地等候复活，

届时千年亦不过是转瞬之间。

这种基于神话造成的空间分割，甚至可以反映在整座城市的区划分布上：罗马式城墙围起的老城内，基督徒区、穆斯林区、亚美尼亚区和犹太区各自占据一角；新城则按照民族和信仰差异各成西东。《圣经》中曾经出现过的人名和事件，每一样都能在如此具体的空间中找到它留下的痕迹。如同《耶路撒冷三千年》一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所言：唯有在耶路撒冷，真相和神话变得同等重要，甚至神话本身也构成一种真相。当你在它狭窄的街道中穿行时，你会感觉过往曾与你有关，你也成为诸多神话的一部分。

某种意义上，人类把独占永恒的希望寄托在耶路撒冷，这才有了从大卫王、哈德良皇帝、威廉二世以至唐纳德·特朗普，对圣城命运不同程度的干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天真和愚蠢，残暴和善良，人口流动与技术进步，都在这里留下过印记，形成了厚重的堆叠。在罗马时代石墙的表面，可能有1948年的机枪子弹划过的痕迹；同一处地名和景致，在不同教派的经文中有着迥异的说明和阐释。在这里，历史的风云变幻与人类对永恒事物的追求形成了交集，正如三大宗教那种无法清晰分辨的纠葛：道路有万千种，神却是同一个。

这就是有生之年，你应当去一次耶路撒冷的原因：不只是为了第一、第二圣殿的传说，不只是为了进到两座雄伟的清真寺，甚至也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圣经》传说的好奇心。只是为了见证：从6000年前至今，人类曾如此渴望触摸永恒。■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绘画·阿桢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扫码订阅2018年度《三联生活周刊》



穿越千年巴别塔

文 / 李菁 摄影 / 张雷

耶路撒冷是一个处处有历史的城市，一不小心就与动辄百年、甚至千年的过去撞个满怀。所以它更像一个高度浓缩的文化符码，等待着每一个行走者用细细密密的知识和穿透千年的视野来解读。

但是，耶路撒冷又从来不是一个停留在过去的城市。实际上，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它成为苦难中的精神寄托和“遥远的想象”，由此也成为人类历史上征战最频繁的地方，一个又一个世纪，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这里殊死争斗，以求霸占这里的历史和神圣，影响至今。耶路撒冷像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冲突。耶路撒冷的故事，从来就不是地中海边一个山间小城的故事，而是各种帝国兴衰的故事，人类寻求神圣的故事。它既穿透千年的历史，也映照当下的现实，几乎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注脚。这也正是耶路撒冷之魅，令人生畏、又令人着迷。

不期而遇的哭墙

当耶路撒冷之行确定的那一刻起，几乎不需思考，“哭墙”就成为占据我头脑的第一个名词和意象，没有第二个竞争对手。仔细想想，它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从无数文字和影像资料里获得的一个符号，又与复杂的历史、时事相纠缠，成为最强烈的文化象征。

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是2017年12月30号。按照我原来的设想，第二天——2017年的最后一天，先在老城里面其他地方转一转，“预热”一下，然后在2018年新年的第一天，“隆重”地到哭墙去参观。然后不能免俗，像之前在影像资料里看到的一样，把写有自己心愿的字条塞进墙缝里，也算是过一个特别的新年。

一月的耶路撒冷下午4点多天色就昏暗下来。因为是山城，空气也比之前想象的冷峻很多。和在希伯来大学读书的留学生诗豪在大马士革门见了面，刚来几个月的诗豪带着我们熟练地穿过阿拉伯区喝了热茶、驱掉寒气，又回到老城，在喧闹的街道上贪婪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感觉眼睛已不够用。老

城并不大，兜兜转转之间，总是看到标“Western Wall”（西墙）的指示牌，知道那就是著名的哭墙。诗豪停下来，建议说：要不要先到哭墙去看一看？起初还有几分犹豫，但再一想，既然已撞到这里了，就顺其自然吧。

安检区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保守。顺利地过了安检后，一面巨大的墙就呈现在眼前——这就是之前想象过无数次的哭墙了。到哭墙去祈祷，按男女分为两个区域，分别祈祷。男性进入，每人还要发一项简易的基帕小帽以示敬意。也许是因为这只是一年中最普通的一天，之前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种身穿黑衣服、戴传统高帽，面对哭墙，口中念念有词的虔诚信徒并不多。

祈祷区里有英文和希伯来文的《旧约》，有的人就带上这本书，走到墙跟前开始祈祷。除此之外，还提供给纸和笔，参观者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愿，塞进石头缝里。按照犹太教的说法，这些石头是有灵性的，通过它们，人可以和造物主联通。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时，他请求每个祈祷和许愿都应当被上帝听见，不论是否应得，也不问是否犹太人。让人们有一个对上帝表达极度虔诚的场所，是圣殿的初衷。不过快速观察了一下女性这边的祈祷者，似乎游客居多，不少衣着鲜亮的漂亮女孩子，用涂着指甲油的纤细手指把写有自己小秘密或小心愿的指条塞进石缝里，再自拍一张留念。当然其中也不乏虔诚的宗教信徒，很多人面对着哭墙喃喃自语，我前方一位年龄稍长的妇女在寒风中拭去腮边的眼泪。

按旅游书里建议，离开哭墙时应该退着走——转身背对着哭墙是一种不敬。于是，也一再提醒自己，要退着离开。与哭墙的第一次不期而遇就这样完成了。

如今，哭墙已成为犹太民族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在犹太人历史中，它实际上是“第二圣殿”的一部分，为圣殿西墙。公元前539年，毁灭了所罗门第一圣殿的巴比伦王国被波斯帝国击败。波斯国王居鲁士允许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还把掳来的圣殿祭祀品还给他们。到了公元前331年前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横扫近东地区，虽然亚历



哭墙下的犹太教徒



耶路撒冷老城城墙

山大帝国没有维持很久，但希腊文化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们，尤其是上层阶级产生了深刻影响。祭司们不但走出圣殿来观看比赛，甚至还有年轻者开始在体育场里赤身裸体锻炼，有人甚至试图放弃割礼。

没过多久，骁勇善战的罗马人又来了。经过多年征战，罗马击败了北非霸主迦太基，灭掉了希腊和塞琉古王朝。到公元前63年，趁着犹太人闹内讧，罗马大将庞培突袭了耶路撒冷，围攻圣殿长达三个月，还使用投石器对它进行轰炸。庞培抗拒不了到著名的至圣之所一探虚实的机会。但是好在庞培什么也没有带走；与他相反，罗马另一位军事强人克拉苏，却靠洗劫耶路撒冷圣殿而获得军事远征的经费，尽管他的远征以失败告终。他在那里偷走了庞培没有染指的2000塔兰特，还有圣地的“纯金横梁”。

犹太人的家园从此成为罗马行省的一个部分。公元前40年，罗马世界的两大巨头屋大维和安东尼，

指派年轻的杰出强人希律（Herod）出任犹太国王。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希律尽管在罗马人的庇护下实行极端的专制统治，但他在位的35年，却是一个繁荣兴盛的时期。希律王当政后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先前任何一个时期。希律王在第一圣殿基础上建起了犹太教最宏伟的圣殿，这项工程耗时80年，其间上千名祭司被训练成工匠，因为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内殿。由于所罗门在修建圣殿时不让嘈杂声惊扰此地，希律也要求一切物品在场外准备好，然后静静归位。黎巴嫩的一整片雪松林被砍倒，自水路运到这里，用作装饰材料；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采石场，巨大的、闪着黄光的方石，还有几乎纯白的石灰石，被标记、分割。——直到今天，希律王时期耶路撒冷的遗迹仍在全城随处可见。最著名的，就是眼前这些支撑圣殿西墙的那些大石头。

仔细观察，哭墙下面和上面的石块有大小之分，下面11层的巨石才是希律王建第二圣殿时所使用的原始建筑材料，上面依次是不同时代所加。千百年来，

大批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前往石墙，以诵经和祈祷的方式，痛诉流离失所的悲伤。20世纪，被纳粹德国杀害的犹太人多达600万人，又有更多的人前来，在哭墙诉说他们的苦难。经过近2000年抚摸和洗濯，部分哭墙的石面已经被打磨光滑，颜色发黯，闪烁出泪痕般的光泽，仿佛是无数犹太亡灵的印记，也仿佛更是这块土地2000年前的岁月沧桑。

消逝的圣殿

老城的雅法门(Jaffa)永远游人如织。像大多数旅游城市一样，许多出租车司机在这里“趴活儿”，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招揽生意，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也毫不手软。如果想对这座城市千年厚重历史有个快速而直接感受的话，雅法门附近的大卫塔博物馆，是个最佳去处。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只能借助大卫塔博物馆里展示的模拟图，来体会希律王第二圣殿的气势——这是犹太人最豪华、最精美的一座圣殿，也是当时环地中海地区最辉煌的建筑之一。新圣殿14万平方米，有11个足球场大，远比第一圣殿宏伟辉煌。耸立的圣殿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形容它们“超出我的描述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希律王创建了现代的耶路撒冷，今天还散落在一些地方的巨石也是希律王给这座城市留下的遗产。希律王死后，罗马人收回了统治权，与大祭司们结盟联合统治。公元66年，罗马人的腐败、重税和暴虐激起了广泛的犹太起义，起义以不可遏制之势发展。

起义的消息传到罗马皇帝尼禄耳中时，他正在希腊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战车比赛。他立即派出老将韦斯巴芗前去平定。当时这位老将已经年过六旬，因为在尼禄一次冗长的舞台表演中打瞌睡而触怒皇帝，被流放至郊区养蜜蜂。韦斯巴芗派儿子提图斯去镇压叛乱的犹太人，但两年内效果不佳。公元68年，罗马帝国内部也发生巨变，尼禄被推翻，一段内战之后，韦斯巴芗被拥立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韦斯巴芗让儿子提图斯迅速拿下耶路撒冷，作为献给罗马的“礼物”。

于是公元70年，提图斯率6万大军杀向耶路撒冷。提图斯带领罗马军团进攻耶路撒冷，圣城就在眼前。15天后，罗马人突破了第一道城墙，8天后，第二道城墙也被突破。但战事随之陷入胶着。罗马

人无法突破高大厚重的第三道城墙。它不仅高，而且深入地下15英尺。

提图斯下令在耶路撒冷周围搜寻木材，方圆十英里的每一棵树都被砍了下来，用来制作围城平台和塔楼。塔楼十分庞大，高达75英尺，有好几吨重，需要好几队士兵将它们移入阵地。每一个塔楼都搭载着数十名突击队员，现在是罗马人居高临下发起攻击。

当耶路撒冷城被团团包围时，城里的人们开始陷入饥荒，几千人被饿死，很多耶路撒冷居民试图把钱币吞入腹中，试图逃过罗马封锁线。罗马军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对每一个逃跑的犹太人开膛破肚，在他们的肠胃间找暗藏的财富。这种暴虐的场面连提图斯也看不下去了。虽然他下令禁止，但士兵们依然我行我素。提图斯随后下令逃跑的耶路撒冷人都应该钉十字架。最高峰的时候，每天有500名犹太人被钉到十字架上，耶路撒冷四周的山坡成了十字架的林海。

最后的起义者退守到圣殿奋力抵抗，这遭到被激怒的罗马军团的无情屠戮。提图斯下令各军队黎明时分攻城。当天夜间，罗马士兵击溃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固的一道城墙。圣殿着了火。越过燃烧的大火，可以听到石头的爆裂声，还有男女老少的呼号声，那是正在燃烧的人们的呼号。这就是东方最伟大的城市灭亡时的声音。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是犹太人，在起义失败后投降，成为提图斯的幕僚。他亲历了圣殿山这场战斗的恐怖：“祭坛周围尸体推的越来越高，迎着至上之所

上图：建造了“第二圣殿”的希律王，按《圣经》记载，为了杀死襁褓中的耶稣，希律王曾下令对伯利恒所有2岁以下儿童格杀勿论

下图：韦斯巴芗，罗马皇帝，弗拉维王朝的创建者



(视觉中国供图)



(法兰社供图)

的台阶，鲜血汇成河涓涓而下，那些倒在顶端的尸体不断滑下。”军士们开始劫掠城市，屠杀遇到的每一个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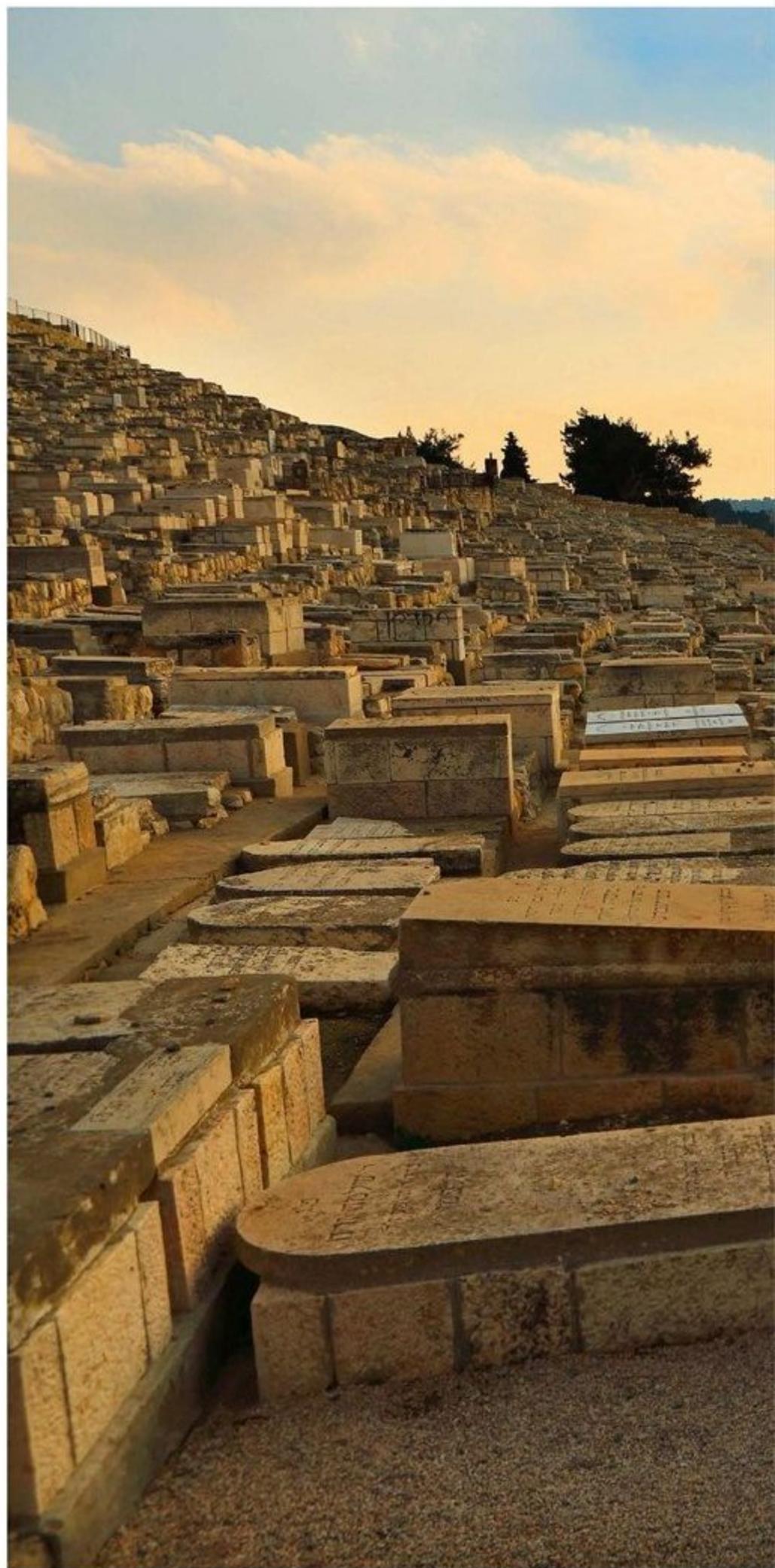
第二天，提图斯下令彻底摧毁圣殿的残余部分。有些石头，今天还躺在当年掉下来的地方。与第一圣殿被毁不一样，这一次，圣殿再也没有重建。圣殿所拆下的梁柱头，现今保存于今日的圣殿广场外。多达60万犹太人遇难，幸存者被禁止涉足耶路撒冷。

提图斯和父亲回到罗马后，他们头戴桂冠、身穿紫衣接受元老院的致敬，在广场上观看罗马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凯旋庆典。那些从耶路撒冷圣殿掠夺的财宝，被运至罗马巡游。为了纪念这一胜利，罗马皇帝还在罗马城里建起了一座凯旋门，上面雕刻了不少从犹太圣殿夺得的物品，如巨人的六臂蜡烛台、银喇叭、金桌子、祭司穿的胸甲以及各种金银器皿等。不久提图斯接替了父亲的皇位，但在位两年后即去世，留下这几个字：“我只做错了一件事。”此“错”不知是否指他摧毁了耶路撒冷。而犹太人则宁愿相信他的早逝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起义被镇压之后，罗马帝国继续在这里推行高压政策。虽然哈德良在罗马帝国史中被列为“五贤帝”之一，但他却是以一个毁坏者的形象留在耶路撒冷历史的。

130年，哈德良计划在耶路撒冷这座犹太城市的废墟上建造一个崇拜多神教的罗马城镇。于是他建了一条几乎所有古罗马管辖区域下的城市都有的南北走向的大道，又建了两处市场，这也使得耶路撒冷也成为一座典型的罗马城市——耶路撒冷老城至今仍能见到哈德良的遗迹，从中可以看出哈德良时代的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圣殿山上立了一座哈德良本人的雕像。

不堪忍受的犹太人再次起义反抗。将起义镇压下去之后，哈德良决心斩草除根，彻底消灭犹太教。135年，耶路撒冷被彻底破坏，遗址翻耕成田，圣殿被撒上盐使之不能有生命生存。不仅如此，哈德良皇帝将犹地亚省改名为巴勒斯坦(Palastina)——这个词源自犹太人的死敌非利士人，哈德良显然以此名称来羞辱犹太人。从此，犹太民族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成为失去的故土的代名词，永远地留存于犹太人的民族记忆里。



耶路撒冷老城东面的橄榄山上遍布犹太墓园，它在犹太教信仰中是审判日回归时弥赛亚降临的地方





1



2



3

1. 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穹顶

圣墓大教堂

2-5. 圣墓大教堂相传是耶稣遇难、安葬和复活的地方，吸引着全世界的基督徒前来朝拜

离开西墙、结束了对犹太教圣地的体悟，又回到老城曲曲折折的小巷子中，在高低起伏的石阶上没走多远，就发现自己已置身于另一个宗教心目中的中心之地——基督教的圣墓大教堂。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城市会像耶路撒冷这样历史高度凝缩，这使得这个城市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令人着迷，却又令人生畏。

虽然天色已晚，但圣墓大教堂仍是人头攒动。一入门的宽阔处，有一块宽大的石板。很多人一进来，便快步上前，半跪下，无限深情地抚摸或者以脸贴石，还有人亲吻石板——在这些虔诚的基督徒眼中，这或许是他们能与基督在尘世间最能相通之地。耶

稣受刑后，人们把他从十字架上解下来，安放在这块大理石上涂抹膏油，准备安葬。这块据说是透着耶稣血的石板于是成了基督徒朝拜之物。还有很多虔诚的教徒，把信物放在大理石上擦拭，然后带回家供奉起来。

据历史学家考证，耶稣是“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创始人中唯一一个曾在耶路撒冷街上漫步过的”，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宗教生活也以研究先知、遵守律法和去耶路撒冷朝圣为基础。耶稣称耶路撒冷为“伟大国王的京城”。

圣墓教堂内部结构复杂，入门处还有很多人绕着一个环形小建筑排上了大队，队伍外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维持秩序。原来这里就是耶稣下葬之处。公元33年，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抓，罗马总督彼拉多在



4



5

他的指挥部——也就是今天雅法门外的希律城堡的平台上，公开审判他。耶稣死后，他的追随者为他举行了传统的犹太葬礼，然后把他的遗体放在了在这个石窟的墓穴当中，用一块大石封住入口。按照信徒们的说法，三天后耶稣复活，向惊讶的追随者现身。圣墓教堂的穹顶极尽华美，白天的时候有光线通过穹顶倾洒进来，寓意着耶稣自此升天的。当然，考古学家们倾向于相信，耶稣的尸体只是被他的家人和朋友挪走，并安葬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岩墓里。这里无疑是令信徒们狂热的另一去处，很多人不惜排上几小时的队，只为能进去摸一下那块原物。

第二次进圣墓教堂的时候恰好人不多，我们也加入了排队队伍。里面空间逼仄，门口的希腊东正教士虽然表情严肃，但也友好。每过几分钟他放几

个人进去，让大家触摸、祈祷或是拍照，然后又提醒大家赶紧离开，让下一批人进去。川流不息，应该是一年的常景。

因为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所以当年追随耶稣教义的人被称为拿撒勒派。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毁后不久，拿撒勒派从母教犹太教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全新的宗教——基督教。耶稣遇难之处和下葬之处，成为基督徒们的朝拜之地。即使耶路撒冷一度被罗马人改变成为多神教风格城市，基督徒们也还会潜入这些洞穴，秘密地让这个基督教神龛生生不息。基督徒有时得到宽容，有时受到严厉的惩处。没有了宗教的耶路撒冷不过是罗马东部一个边陲小镇。人口下降到一万人，城墙也千疮百孔。

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立志要重建耶路撒冷，把它作为自己基督教帝国的中心。于是君士坦丁大帝拆除了哈德良的多神庙宇，他命令主教净化此地，捣毁异教神庙，挖掘里面原有的坟墓，并在那里建造一个拥有“最美丽的结构、柱子和大理石，最昂贵耐用的、装饰着黄金的”“世界上最好的”长方形基督教堂。

君士坦丁大帝还派自己深爱的母亲、已皈依基督教的海伦娜来重建耶路撒冷。海伦娜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三个真十字架（True Cross）。为了确认哪一个是真的，据说皇太后和主教将这些木块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妇床前。当第三个十字架放过去时，病妇突然睁开眼睛，恢复体力从床上坐了起来。海伦娜“把十字架的一部分和钉子一起寄给她的儿子君士坦丁”，皇帝用这些钉子制作了马龙头。此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渴求来自耶路撒冷的圣物。不管真十字架的故事是否为后人杜撰，海伦娜确实永远地改变了这座城市，她后来在橄榄山上建造了耶稣升天大教堂和艾琳娜大教堂，而这座最重要的圣墓大教堂花了10年才建成，那个华美的穹顶直到4世纪末方才完工。

自君士坦丁大帝立基督为国教之后，耶路撒冷变成一座地地道道的基督教城市。朝圣者们可以在这里追寻耶稣生前的每一个足迹。对很多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苦路”是他们来耶路撒冷朝拜时必会重走的一段路。苦路（Via Dolorosa）是耶稣生前走的最后一段路。这一路上他从判刑背上十字架到三次不堪重负而摔倒，再到最后在各各他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苦路”一共有14站，每一站的墙上都有黑色的金属圆片，上面的罗马数字标识是第几站。而最后五站均在圣墓教堂中。每周五下午，来自意



大利的方济各会都会从第一站开始做弥撒，许多基督徒会跟在后面祈祷。可惜我们没有机会一睹这样的宗教盛景。

自此，与耶稣有关的一切都成了基督徒争相朝拜之处。驾车驶出耶路撒冷不久，就会经过约旦河，是传说中的耶稣受洗之地。如今这里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有很多旅游大巴停在那里。这一段约旦河河面并不宽。我们遇到了一组来自非洲的基督徒，他们显然有备而来，到了河边不由分说脱掉外衣，勇敢地走进河水里，让河水慢慢浸入自己。更有甚者，还憋住气，把脑袋也埋了进去，让河水全部淹没，几秒钟之后再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就不甚宽阔的河面，中间有拉着一道警戒线，悬挂的小牌子上写着“不许翻越”。原来这里也是以色列与约旦的界河。不足百米

的河对岸，就是约旦领土，有趣的是，彼岸站着的许多人，看来也是游客，也正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边。

在基督徒眼里，圣墓教堂才是世界的中心，于是，他们把圣殿山本身变成垃圾堆，以庆祝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胜利。与炙手可热的圣墓教堂相比，圣殿山一片荒芜，犹太人仍然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基督徒允许犹太人每年一次可以登上圣殿山，但只是为了看到他们被命运嘲弄——犹太人对着圣殿的基石，“哀悼并撕扯自己的衣服”。在基督徒看来，这一切证明了耶稣的预言，“圣殿将会倒下”。

金顶的辉煌

我们住的宾馆在东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老城。只要天气好，放眼望去，每



上图：圣墓大教堂内的一场弥撒活动

下图：约旦河，相传当年耶稣在这里接受洗礼，也是基督徒们一生向往的圣地，每天都有不同国度、民族和肤色的基督徒来此受洗

天闯入视野的，必然是那金光闪闪的圆顶。在投向耶路撒冷的镜头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圆顶清真寺总是频频被摄入。它雄伟而炫目的金顶，无论清晨还是黄昏，都会产生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美感。作为耶路撒冷最耀眼、最绚丽的建筑，圆顶清真寺无疑也是最为直观的标志物。

而纵观耶路撒冷的历史不难发现，圆顶清真寺之于这个城市的，不仅仅是建筑学和美学上的意义，它还骄傲地宣示了另一个宗教对这个城市的占有和影响。

穆斯林称它为谢里夫圣地 (Haram Al-sharif)，其实也是圣地之意。要进入圣殿山区域，最近的入口是位于老城东南方向的 Dung Gate，翻译成中文名字不太雅，粪厂门。据说当时从圣殿运出来的排泄物便是经由此门送去他地燃烧。

刚下出租车，便发现队伍已经排出了大门外——虽然圣殿山有很多入口，但是非穆斯林只能走哭墙广场南部的那个入口。前面是各种肤色、说着各种语言的人在安静地排队等候进入圣殿山区。排在我前面的是两个光脚还穿着凉鞋的印度人，一

边不停地活动以保暖，一边抱怨耶路撒冷的物价高。

好在1月并不是耶路撒冷的旅游旺季，所以过了40分钟左右我就排到了安检的位置，入圣殿山的安检和进入西墙的一样严格，好在游客们都比较配合，安检速度也比较快，然后从西墙上方的一个木质联通桥进入。这一片坐落于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建筑群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由于巴以双方都称这里是各自的圣地，很多古迹犬牙交错，难分彼此，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端。2000年9月，时任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主席的沙龙强行“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引发持续数年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导火索。这一片区域里同样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因为之前被告知，圣殿山区域里的警察皆来自约旦，所以特地暗中观察了他们一会儿。但是除非是一个军迷，否则实在看不出，他们的制服与武器与老城其他地方看到的以色列警察有什么的区别。

而眼下的这一片建筑，之所以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圣地，与它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有着直接的关系。穆罕默德少年时期伊曾跟随伯父参加商队到叙



耶路撒冷老城，雄踞圣殿山之巅的圆顶清真寺熠熠生辉

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经商，接触和了解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情况，他也曾跟随一位僧侣学习基督教知识，研读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在此过程中，穆罕默德逐渐将耶路撒冷视为神圣之地。麦地那定居后，穆罕默德与当地的犹太人和睦相处，并共同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穆斯林的很多习俗也非常接近犹太教徒，最初的礼拜方向也面向耶路撒冷的圣殿山。

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相信他们的先知有这样一次经历：有一天，穆罕默德被天使叫醒，然后骑上一匹名叫“布拉克”的人面飞马，去了一个无名的“最遥远的圣圣之所”，在那里，穆罕默德与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等先知会面交流，然后升入天堂。虽然耶路撒冷和圣殿从未被提及，但是穆斯林们相信，这个“最遥远的至圣之所”就是圣殿山。每年穆斯林在耶路撒冷聚会，庆祝“夜行登霄”，这段传说把耶路撒冷置于伊斯兰教中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地。伊斯兰教受犹太教影响，也相信世界末日，而且坚信末日审判这一天，一定要离耶路撒冷近，在这里升入天堂，这也使得耶路撒冷成为现代穆斯林在全世界最神圣的地方之一。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四年后，第二任哈里发、在伊斯兰教中享有极高声誉的欧麦尔（Umar）带着千人左右的阿拉伯骆驼骑兵，击溃了东罗马帝国的军团。当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时，城内主教索福洛尼斯表示愿意投降，但要哈里发亲口承诺，保证对基督徒实行宗教宽容。于是，“清教徒式的君主”欧麦尔穿着破烂的长袍，骑着骡子，身边只跟随着一名仆从从麦加前往耶路撒冷。当在城外眺望耶路撒冷时，欧麦尔带领大家进行了礼拜。之后，他穿上朝圣者的长袍，骑上一头白色的骆驼下山来会见索福洛尼斯。拜占庭的主教们静候着这位征服者的到来。“但他们镶嵌着宝石的华丽教服与欧麦尔简单朴素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蒙·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三千年》里写道。索福洛尼斯将交给圣城的钥匙交给欧麦尔和他身后衣衫褴褛的阿拉伯骆驼骑兵。而欧麦尔保证，允许基督徒进入耶路撒冷，这就是著名的“欧麦尔之约”。如今圣墓教堂对面还有一座欧麦尔清真寺，是1193年为纪念欧麦尔这次和平进入耶路撒冷以及对其他宗教的尊重而建。

虽然之前在老城穿梭、从不同角度已经一窥圆顶清真，但真正置身其中，还是被它的美所震撼。其实今天看到的圣殿山的很多建筑，都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卡杜拉·马利克的杰作。倭马亚王朝虽

然首都在大马士革，但他们热爱耶路撒冷、甚至考虑过定都这里。

685年，马利克成为哈里发，为了吸引众多的穆斯林，他开始计划修建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马利克尽管残酷，但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他从小被安排在沙漠中一个艰苦的贵族学校学习阿拉伯传统技能，这是早期阿拉伯皇室和贵族为了防止他们的后代忘本而特意这样做的，后来也逐渐废止。马利克被后世公认的是美学品味一流。有趣的是，因为当时的阿拉伯人刚从沙漠出来，还不擅长建筑，所以很多工匠是从拜占庭帝国“借的”，而工艺风格也带有拜占庭特色。

马利克用埃及7年的税收建造了圆顶清真寺。692年前后完工后，被公认为建筑杰作：20米直径的穹顶架在鼓形基座上，重量全部倚靠在八角形的墙面上。圆顶美妙的弧线、力量与简约，与它神秘的美相得益彰。

有意思的是，虽然建造了这样一座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建筑，但马利克本人从未说明建造圆顶清真寺的原因。后世普遍推测他是想以此压倒基督世界的圣墓大教堂。从现在来看，他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无论身处耶路撒冷的哪个角度，目光总是被它所牵引。1994年约旦国王侯赛因出资650万美元为这个圆顶覆盖上了24公斤纯金箔，更让它熠熠生辉。圆顶清真寺成为21世纪旅游观光点，成了耶路撒冷的代名词。

雄踞圣殿山之巅的圆顶清真寺，其实不是清真寺，而更是圣祠（shrine）。在穹顶的正下，就是那块圣石，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世界中心。有了圣祠，还需要清真寺。于是马利克和他的儿子，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意为“最遥远的清真寺”。耶路撒冷有个传统，建筑用材都是从各个地方运过来。阿克萨清真寺也不例外，其木柱就来自一个基督教建筑的基座。通向南边的双重和三重门，与东边的金门相辉映，这些耶路撒冷最美丽的门所用的建筑材料都来自早期希律王和罗马时期。建成之初的阿克萨清真寺有15条走道，即使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风雨雨，阿克萨清真寺依然能够容纳4000信众在内同时祈祷，由此可见当时的辉煌。

宣礼塔与钟声

在耶路撒冷旅行，会有一种奇妙的体验：每天

凌晨4点多一点，半梦半醒之间，会被清真寺的宣礼塔传出的声音惊醒，这是召唤信徒们去清真寺祈祷；过了没多久，城内又传来叮叮当当的钟声，这是基督教堂传来的声音。一天之中，此起彼伏，形成一种奇妙的和谐。

但是，也就是这个城市，见证了人类曾经以信仰为名、彼此进行残酷杀戮的中世纪血泪史。

1095年11月末的一个上午，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一次布道演说，号召基督徒为了救得赎罪和救世，要重新夺回耶路撒冷，解放圣墓大教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演说也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十字军东征开始了。

当时8万人手举十字架，从欧洲向小亚细亚出发。几个月后，十字军终于在酷热之下到达目的地——出发时的8万人，大概只有1万人在千辛万苦中达到终点。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不同贵族，带着自己的人马分别驻扎在耶路撒冷各个城门外。十字

军对厚重的城墙无计时，热那亚水手进入雅法港，将船只拆解成木材运送到耶路撒冷，制成攻城机械。

7月15日，十字军找到了耶路撒冷防御的弱点，攻入城中，开始对穆斯林信众进行屠杀，无论他们是士兵还是平民。他们从母亲手中夺过孩子，扔到城墙上，只因为他们是“异教徒”。杀红眼的十字军战士，在市集街上搜寻，拖出更多的受害者，“像宰羊一样将他们杀死”，屠杀进行了几小时，十字军杀死了能找的所有人，他们不只砍头，也砍下他们的手脚，“并以在喷水池里冲洗身上异教徒的血而感到荣耀”。城里很多人都逃到萨克清真寺的平台上，但十字军攻了上来，犹太人躲进犹太会堂里，但被十字军放火烧死。圣地重回基督徒手中，发动圣战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却在两周后离开人世。

48小时后，屠杀停止。贵族和教士们向圣墓教堂走去，他们高歌赞美基督，眼里充满了欢乐的泪水。大屠杀六个月后，耶路撒冷仍然充满恶臭。战死的基督徒被埋在金门附近，他们相信金门是末日审判之地。每个人都想在这里占个好位子，等末日来临时升入天堂。

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后，把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顶端都放上了十字架。清真寺的一部分改为教堂，另一部分当作神庙及骑士团的营房和武器库，大殿旁边还建了一长溜马厩。阿克萨的铅皮屋顶也被拆去，用以整修圣墓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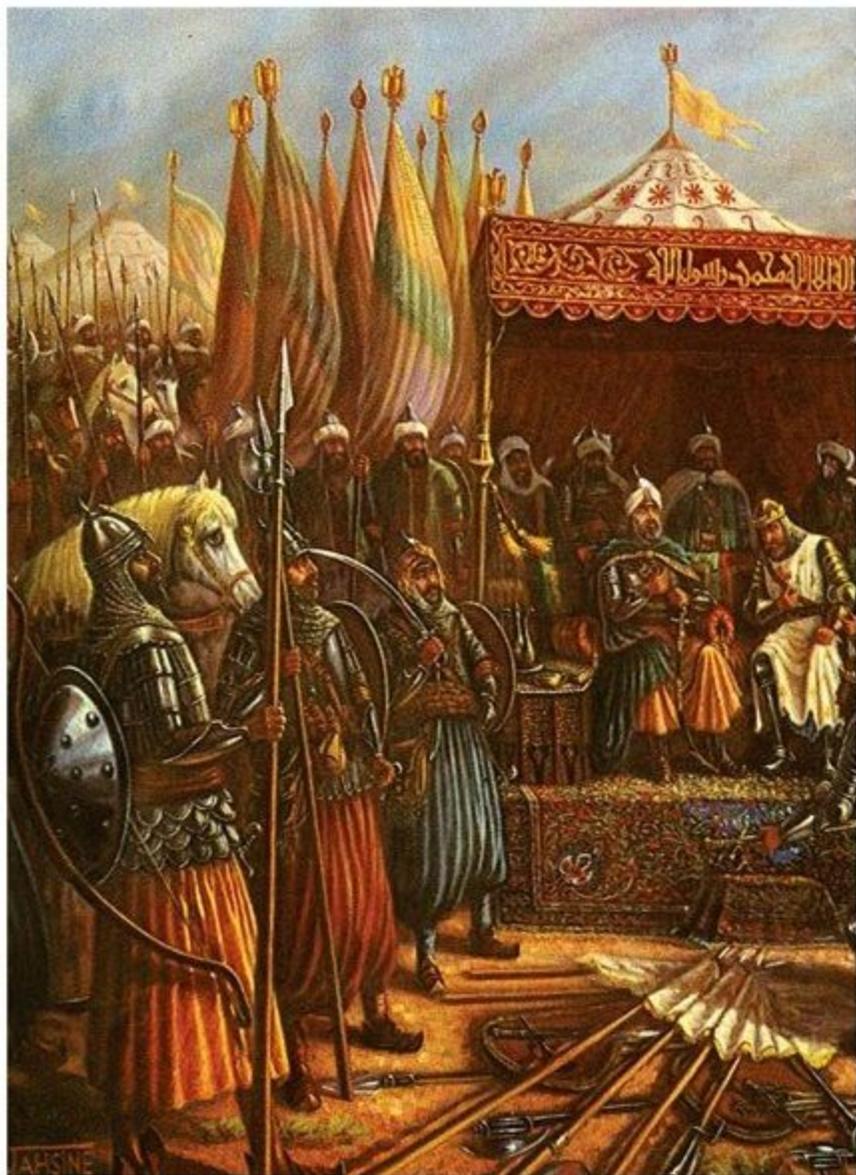
在十字军骑士统治巴勒斯坦的200年中，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被禁止居住在耶路撒冷，违者被处以死刑——实际上，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是十字军东征最惨重的牺牲品。因为在许多基督徒看来，犹太人就是身边的异教徒。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为了增加人口，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基督徒被邀请进耶路撒冷居住——这些人成为今天巴勒斯坦基督徒的祖先。

十字军初捷之后，建立了耶路撒冷国，它的疆域包括今天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的大部分。但十字军的耶路撒冷国也十分不稳定。没多久，耶路撒冷又归属伊斯兰世界。完成这个圣战任务的是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誉的萨拉丁。

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建立者萨拉丁是位天才的政治家，深受尊重与喜爱。萨拉丁热爱耶路撒冷，他说“我已享尽人家荣华富贵”。从此以后，便投身于解放耶路撒冷的圣战。1187年6月，在哈丁战役中，萨拉丁击败耶路撒冷军队，俘获了无能的国王——

左图：阿拉伯艺术家笔下1192年9月2日达成和平的情景，萨拉丁端坐在宝座上，狮心王理查坐在一旁，恭敬地向他欠身，地上扔的是十字军的武器，实际上历史学家认为二人从未谋面

右图：以色列海法巴哈伊花园



（图说中国史）

值得一提的是，随军圣物“真十字架”没有显灵，反而被萨拉丁缴获，从此它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谜。

1187年9月20日，萨拉丁包围了耶路撒冷，此时城内只有两名骑士和两个王后率众抵抗。担心耶路撒冷被血洗，城内贵族贝里昂作为代表出面与萨拉丁谈判，“首先我们将杀光女人和孩子，然后毁坏你们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然后你才会得到这座城市”。萨拉丁思忖再三，决定同意，一些人被释放，还有一些人用钱赎回自己，否则就被卖为奴隶。萨拉丁一共收了22万第纳尔，而大主教在付了自己的10个第纳尔后，“就带着几车金银和地毯迅速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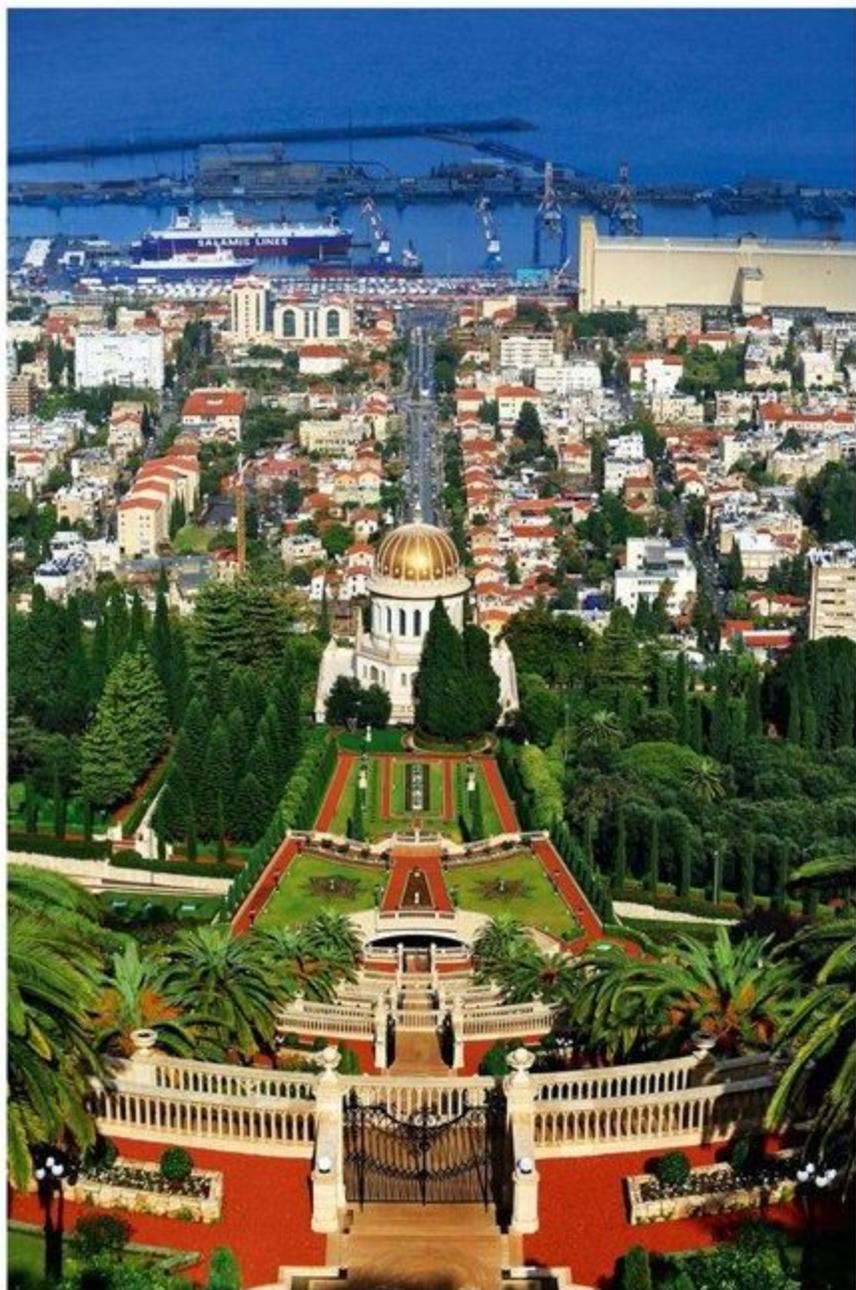
萨拉丁坐在王座上，看着两支庞大的基督教军队离开耶路撒冷，基督徒们频频回首，遥望耶路撒冷泣不成声。驱逐基督徒后，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清理清真寺的基督教印迹，他称圆顶清真寺为“伊斯兰印戒上的宝石”，上面的十字架被扯了下来，在城内拖着走；他又恢复了被十字军占有的阿克萨清真寺的原有面孔。萨拉丁还用从大马士革运来的玫瑰花水亲自清洗圣地的砖石，以示虔敬。萨拉丁也没动圣墓教堂，只是关闭了三天后，交给了希腊东正教会，但禁止教堂鸣钟，只允许伊斯兰的宣礼声响彻耶路撒冷。

萨拉丁成了伊斯兰世界的英雄，“驱散黑暗照亮每个黎明的阳光”。驱逐了基督徒后，萨拉丁从伊斯兰世界各处迁来穆斯林，许多犹太人也回到了耶路撒冷定居。萨拉丁还请回了许多亚美尼亚人，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直到今天，耶路撒冷老城内四个区中还有一个是“亚美尼亚区”，这也是萨拉丁留给耶路撒冷的遗产。

风雨阿卡

筹划此次耶路撒冷之旅时，“阿卡”也被我放进第一批“必去之地”的名单里——只因在此前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文献上，多次看到过这个名字 Akko。这个见证了中世纪宗教战争的腥风血雨之地，岂能错过？

周六是以色列的安息日，当地人通常都不安排工作，很多餐馆也都关闭，留在城内的意义不大，所以我们就把出行的时期定在这一天。不巧的是，周五晚上就开始下雨，而且气象预报里说第二天是“圣经级”的风暴，无论是当天晚上采访的作家奥兹



还是当地的中国朋友，都建议我们周六待在宾馆里，静候暴风雨过去。但是一想到如此与这个历史名城擦肩而过，心里又有万种不甘。所以第二天一早，尽管狂风暴雨如期而至，还是和摄影师张雷“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顶着暴雨从特拉维夫租车沿海岸线北上，半个小时左右会到达另一个历史名城——恺撒利亚，意为“罗马皇帝的城市”，这是希律王大力建成的，意向罗马皇帝示好。但是雨太大，我们只能在车里远远地看着一些罗马石柱孤零零地矗立在那儿，任海浪狂卷。

无奈之下放弃恺撒利亚，继续北行，很快到达港口城市海法。此时雨大得几乎连雨刷调到最快速度都无法看清前面的路。但神奇的是，当我们驶到城里最高点时，雨势逐渐收敛，直至不知何时变成

了若有若无的细雨。在细雨中静立山上，俯瞰小城。因为云层遮住了天空的颜色，远远望去，视觉似乎产生了一种幻觉：海洋里的巨轮竟然像是从天上钻出来的。过了一会儿，太阳终于努力挣脱了云层，阳光慷慨地洒下来，天空也变得澄明起来，海天终于分开。

离开海法，离阿卡已经非常近了一一以色列几乎是最年轻的国家，国土面积也不大，正如之前从以色列旅游局那里拿到的宣传册上面的话，“驾车从一到另一端只需要大约8小时”，理论上讲，几天之内几乎可以游遍以色列“大疆南北”。不过作为连接地中海南北商道的阿卡，如今是以色列北部小城Acre，很多书上将之翻译为阿克。也许是先入为主，我还是习惯用第一次在十字军战争史上看到的名字“阿卡”称呼它。

没想到到了阿卡，雨又追随而至。狂风卷着地中海的巨浪，怒吼着拍到岸上，有惊心动魄之感。站在台阶站在岸边台阶上看风景，也被几次被风吹了下来。

不知道当年“狮心王理查”到达阿卡时，迎接他的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实际上，当理查一世在1191年6月8日抵达阿卡时，此处的围城战已经热火朝天地打了一年多。1187年，耶路撒冷的陷落震惊了基督教世界。此时的基督教世界陷入了十字军东征的狂热中。教士们周游欧洲，在宗教节日期间举行大型招募会，拉拢成千上万的信徒参加圣战，并向他们许诺，圣战者若在战斗中牺牲，其罪孽将得到赦免，将享受永生。

1190年，基督教世界又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一次“规格”更高：英国国王理查一世、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德意志国王兼神罗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巴巴罗萨）都带队出征。但十字军开局不利，红胡子巴巴罗萨在渡过一条小河时，竟然被淹死。皇帝死后，他的尸体被煮烂，骨头被挑出来，由他的儿子带着前往阿克，准备将遗骨葬在耶路撒冷。但没想到儿子带着队伍到了阿卡后，也死于瘟疫，这支德国十字军也就自然瓦解。其后，与理查不合的腓力二世也回了欧洲。于是只剩下理查一人面对伊斯兰世界。

身高一米八的理查，满头红发，精力充沛，因好战而被称“狮心王”。当理查到达阿卡时，这座城市被战争折磨得受尽苦难。而理查在此安营扎寨不到一周时间就患上了一种类似坏血病的疾病。他的

牙齿和指甲开始松动，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但这并没有打消理查的战斗意志。有意思的是，他向萨拉丁发出书信要求与他秘密谈判时，还请求萨拉丁提供桃子和冰块来帮助他退高烧。萨拉丁也颇具骑士风范地派人送来水果。

理查沿海岸线南下，离耶路撒冷还有几天距离。但他也知道按眼下的情势，即便夺回耶路撒冷，自己也守不住，唯一的选择是谈判。狮心王理查给萨拉丁的信中说：“穆斯林和法兰克人都无力再战，这块土地已变成废墟。所以，我们必须谈判的是耶路撒冷、真十字架和这些土地的问题。耶路撒冷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在，对此我们绝不放弃。”

萨拉丁也向对方说明圣城对穆斯林的意义：“耶路撒冷对与我们和对你们同样重要。但对我们更伟大。因为正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先夜行登霄，天使们也聚在这里。”分歧巨大，无法达成一致，双方继续大军对峙。

到了1192年，萨拉丁和狮心查理其实“资源与意志也都消耗殆尽”，9月2日，两人达成《雅法协定》(Treaty of Jaffa)。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巴勒斯坦进行的势力范围划分。代表基督教王国的理查得到了北边，定都阿卡；而萨拉丁守住了耶路撒冷，但允许基督徒进入圣墓教堂，和平协定为期三年。此后，萨拉丁邀请理查到耶路撒冷朝圣，但倔强的理查拒绝了。如果他得不到，他宁愿永远不看。不过一些基督徒骑士还是去了耶路撒冷朝圣，萨拉丁还接见了他们，并向基督徒们展示了真十字架。从此以后，真十字架就彻底失踪了。

这对伟大的对手再无机会交锋。10月9日，狮心王理查一世带着疲惫和遗憾坐船返回欧洲，在奥地利被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扣押，直至一年后其母以相当于皇室2~3年的岁入的15万银马克的巨资将其赎回，1199年死于与法国的交战。萨拉丁回到大马士革，重回到有17个儿子的安逸生活中。6个月后，55岁的萨拉丁去世。

十字军的血腥蹂躏之后，1244年7月11日，一万名花刺子模鞑靼骑兵杀向耶路撒冷。这些雇佣兵已失控，冲入城里，砍杀前进。基督徒的耶路撒冷再次受到攻击。他们攻入圣墓教堂，把神父砍了头。然后冲入地下，掘开十字军耶路撒冷历任国王的墓穴，拉出尸体，扔进火里，又把耶稣墓穴门口的大石击碎。抢掠一空后，鞑靼人扬长而去。耶路撒冷一片荒芜，被不同的伊斯兰军阀控制。



老城狮子门外一处穆斯林墓地

狮门的偶遇

我们住的宾馆在橄榄山上，天气好的时候，山下老城可以尽收眼底。橄榄山属于东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第一次进老城，就正好从老城正东的狮门（Lions' Gate）穿过。在夕阳的折射下，用浅褐色巨石建成的狮门反射出一种温暖的色调，与守在城门旁的穿着深蓝色警服、荷枪实弹的警察构成颇为刺目的反差。后来在资料上看到，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士兵正是从此门进入老城，在圣殿山竖起以色列国旗。

穿过城门时，不自觉地抬起头仔细端量，突然看到了城门上方的石墙上，有一对左右相向的豹子标志——一下子想起之前在BBC制作的纪录片里看到过这对黑豹。它们的主人是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

拜巴尔斯（Baybars）。而这对黑豹也成为耶路撒冷另一段历史时期的一个见证。

拜巴尔斯原本是南俄罗斯草原的孤儿，在打谷草时被掳为奴，带到大马士革变卖，后加入埃及奴隶兵团——马木鲁克（Mamluk）。因其骁勇善战，从禁卫军队长一路升迁，到30岁时，他已是新帝国最英勇的军官。拜巴尔斯有非凡的军事才能，1250年2月在曼苏拉城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作战时，活捉了路易九世。1260年9月，拜巴尔斯担任先锋官，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附近的艾因贾鲁打败了蒙古大军，这是蒙古大军在西征历史上第一次野战中被对手全歼。这次大战被历史界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轰轰烈烈的蒙古西征浪潮的结束，而百战百胜的蒙古大军没有能够攻陷耶路撒冷圣地，因此保护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免遭蒙古



(视觉中国供图)

奥斯曼帝国的杰出君主苏莱曼大帝

大军的彻底破坏。

拜巴尔斯用潜行的黑豹为标志，来彰显自己的胜利。除了耶路撒冷的狮子门之外，现在已发现有80多处这样的标志散落在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碑刻铭文上——从另一个角度说，耶路撒冷就是这样一个个处处有历史感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与动辄以近千年的过去撞个满怀。

“马木鲁克对这个地区的历史贡献是阻止了蒙古人的进攻，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希伯来大学前人文学院院长阿米泰（Reuven Amitai）说。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马木鲁克王朝。在他看来，蒙古人被打到了幼发拉底河以外，然后就把这个地区重新收回来。

1260年，击败蒙古军队的拜巴尔斯被拥立为苏丹。虽然拜巴尔斯的首都在开罗，但耶路撒冷是他们世界的宗教中心。他立志以萨拉丁为榜样，抵抗十字军在西亚的侵略势力。所以他一掌权后就开始

摧毁十字军残部。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下令翻修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

拜巴尔斯给耶路撒冷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建筑，而是节日。为了对抗基督教的复活节，他借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创设了耶路撒冷自己的节日——穆萨节。所有的耶路撒冷人，以及巴勒斯坦境内来的其他阿拉伯人这一天都会聚焦在圣殿山上，庆祝、聚会，然后骑上马或骆驼，直奔杰里科附近的摩西墓地，纪念犹太教的先知也是穆斯林的先知穆萨（摩西）。这一节日成为耶路撒冷特有的节日，至今已有700年的历史。

1277年，拜巴尔斯在大马士革误饮了为别人准备的毒酒而死。他的继任者完成了事业，在耶路撒冷城里修了很多精美的建筑。马木鲁克的建筑风格独特，在穆斯林居住区，钟乳石状的拱形装饰以及深浅色相间的石头随处可见。其工艺之精湛，连后世的研究者也惊讶不已，有些地方石头拼接处，“连刀片都插不进去”。

“马木鲁克为耶路撒冷留下了最精美的一批建筑。”阿米泰教授形容他们是“伟大的建筑者”。不仅在耶路撒冷，他们也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了很多的东西，被称为犹太教四大圣城之一的萨法德（Safed）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加沙城，马木鲁克时期他们把它变成一个省的省会，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多建设，实现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阶段。”

马木鲁克激起了人们重新到耶路撒冷朝圣的热潮。十字军期间，这种热情几乎已经冷却。耶路撒冷在马木鲁克王朝时期重新兴旺起来。“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虽说很早就是伊斯兰教圣地，但是在马木鲁克时期，它们变成了一个相对‘全球化’的所在。”阿米泰教授说。当时，包括各种其他宗教的信徒来耶路撒冷来朝拜，当时也有很多从政坛退休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来定居养老，也使得耶路撒冷有了一个“后花园”的价值。

1291年马木鲁克猛攻阿卡城，屠杀了大部分守军，将生还者变卖为奴。十字军时期的耶路撒冷王国就此终结，也标志着十字军东征的终结。“马木鲁克对伊斯兰世界的贡献是把十字军也赶跑了，如果不是马木鲁克从埃及过来征服这个地区的话，十字军也不会走得这么快。”

不过马木鲁克王朝统治的300年，也结束了萨拉丁王朝相对开明的时期，马木鲁克的突厥统治阶

级强迫犹太人戴上黄色头巾，基督徒则戴上蓝色头巾。其实说突厥语的马木鲁克也瞧不起阿拉伯人。只有他们才能在城镇里穿着毛皮衣服和盔甲，才能在城镇里骑马。到了16世纪，马木鲁克帝国因战争、腐败和瘟疫而国力衰退，它对中东的统治也陷于无力。

再度辉煌

即使不是信徒，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登上圣殿山，在圆顶清真寺与阿克萨清真寺之间的平台上，找一个角落静静地体会这一片穆斯林建筑带来的美与宁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蒙着面纱的伊斯兰妇女行色匆匆进入寺内祈祷，肤色各异的游客兴高采烈地拍照，一位穆斯林老大爷带着一大口袋粮食，身后几十只猫追随着“呼啸”而过，又有鸽子和乌鸦下来与猫群争夺口粮……

眼前看到的这一片建筑群，归功于伊斯兰世界的另外一位伟大人物——苏莱曼大帝。

1516年8月24日，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带着他能征善战、装备精良的土耳其军队，击败了还拿着旧式刀剑长矛的马木鲁克王朝。这场战役也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从1517年开始，直到1917年12月被英军占领，耶路撒冷有400年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1517年3月20日塞利姆进抵城下占领耶路撒冷。将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交给塞利姆。塞利姆抵达耶路撒冷后，来到阿克萨清真寺，俯身跪拜，并宣称自己是第一个面朝麦加方向祈祷的人——穆罕默德曾规定，穆斯林必须朝耶路撒冷方向朝拜，后来才改为麦加。

塞利姆死后，他的儿子苏莱曼大帝(Suleiman I)，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帝国从巴尔干到波斯边境。从埃及到黑海，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伊斯坦布尔还有一座著名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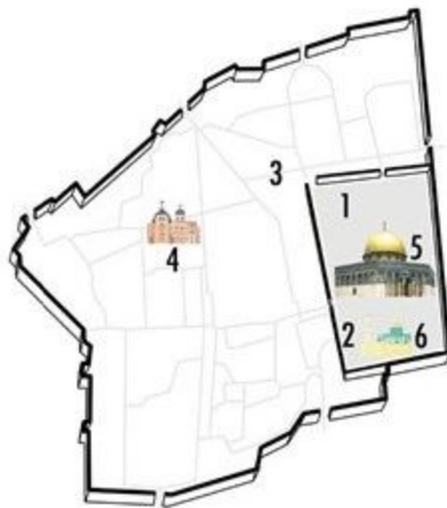
据说有一天，苏莱曼梦到先知来访，让他“赶走异教徒”，“装点尊贵圣殿，重建耶路撒冷”。于是苏莱曼大帝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他首先修建了城门，加高城墙——耶路撒冷已

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重要地标

整理 / 张从志

耶路撒冷旧城 (Old City of Jerusalem)

在信徒们眼中，耶路撒冷的“神圣”都体现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旧城之内。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以前，旧城即整个耶路撒冷。按照传统，旧城被分为4个区域：穆斯林区、基督徒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这里聚集了三大宗教的圣地：犹太教的圣殿山与西墙；基督教的圣墓教堂和苦路；伊斯兰教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



1 圣殿山 (Temple Mount)

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犹太历史上的第一圣殿与第二圣殿均建于此。犹太教徒还坚信，这里将是弥赛亚（犹太教中的救世主）到来时重建第三圣殿的地方。然而，自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后，圣殿山的准确位置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渐成谜题。犹太人认为圣殿山就是现在旧城东南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不过他们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对此加以证实。因此，阿拉伯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2 西墙 (Wailing Wall)

西墙是位于圣殿山西侧大广场上，供人们祈祷的一段长约57米的古墙。完整的西墙长达488米，但大部分隐身在两侧的建筑物中。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时，都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因而也得名“哭墙”。1948年以阿战争后，约旦控制了西墙，禁止犹太人前往长达19年之久，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占领老城。在犹太人的历史叙事中，西墙是第二圣殿古城墙的残存部分，而且在四面墙之中，西墙被认为是当年最靠近圣殿的，因而成为犹太教信仰中除圣殿山本身以外最神圣的地点。

西墙不以宗教设限，对所有人开放，但祷告区有男女之别，中间以屏风相隔。男士进入必须戴上传统帽子，入口处有纸帽供免费借戴，可以带走留作纪念。女士进内对穿着没有特别要求。祷告后需面向哭墙一步步退出祷告区域，以示恭敬。

3 苦路 (Via Dolorosa)

苦路是旧城基督徒区内一段曲折的小路，又称“拜苦路”，是一种模仿和重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过程的宗教活动。如今的路线确立于18世纪，从基督被审判到背负十字架再到被埋葬，共经历14件事，所以苦路共有14站，有些地方还会加上第15处——“耶稣复活”。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段虔诚的朝圣之旅。

4 圣墓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

苦路的最后一站就是圣墓教堂。在基督徒中相传,圣墓教堂就建在《新约》中描述的耶稣被钉死的地方,而且耶稣的“圣墓”也在其中,即入口处的石棺。当然,石棺中是空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从公元4世纪起,此处即已成为基督教中的朝圣重地。时至今日,教堂仍是耶路撒冷牧首的教座所在,而建筑本身则由罗马天主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希腊正教会负责主要的行政及管理。

有意思的是,圣墓教堂的管理者中还有穆斯林的角色。1187年,阿尤布王朝的苏丹占领耶路撒冷后任命了两个穆斯林世家管理圣墓教堂,其中朱达·阿勒勾迪亚家族为“钥匙的保管者”,而努赛贝家族为“圣墓教堂的守护人与守门人”。这两个职务被传承至今,由于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基督宗教派系,因此常常担任各种仪式的中立见证人。

5 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圆顶清真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位于旧城圣殿山上。其标志性的金色大圆顶高达54米,直径24米,清真寺呈八角形,每边长21米。自公元7世纪修建以来,1000多年里几经翻修,1994年由约旦国王侯赛因出资650万美元为其覆盖上了176磅24K纯金箔,圆顶清真寺也由木屋顶变成了今天的金色穹顶。穆斯林相信圆顶清真寺中间的岩石就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和天使吉卜利勒一起到天堂见到真主的地方。

6 阿克萨清真寺 (Al-Aqsa Mosque)

“阿克萨”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遥远,所以阿克萨清真寺又名“远寺”,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对此也有所提及。寺中礼拜大殿长90米、高88米、宽36米,内有53根大理石圆柱和49根方柱。阿克萨清真寺紧邻圆顶清真寺,相传为古代先知苏莱曼(所罗门)所建,在伍麦叶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时期(公元705年)重修,此后在漫长的岁月中历经毁损和翻修。

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中仅次于麦加圣寺和麦地那先知寺的第三大圣寺,此处也是阿以冲突的焦点之一。由于部分犹太教徒认为阿克萨清真寺地下就是圣殿所在地,在以色列夺得控制权后多次在此组织考古挖掘工作,引发穆斯林的强烈抗议。2000年9月,时任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主席的沙龙强行“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引发持续数年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导火索。

经300年没有城墙了;圆顶清真寺的马赛克已经褪色,苏莱曼下令将它们换成琉璃瓦。当时需要45万块砖瓦,下属就在阿克萨清真寺旁边建了一个砖瓦厂以提供建筑用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古城,很多是奥斯曼时期的原样,因为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再没有经历过大的战火洗礼。

此时的耶路撒冷开始重新繁荣,人口翻了三倍,达到16000人。

1492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征服了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拉纳达,此后,西班牙驱逐了10万到20万犹太人,而他们后来都陆续转移到了苏莱曼帝国。他们逃回耶路撒冷后,开始兴建犹太教堂,成立犹太区,他们想方设法接近圣殿山、尽量靠近祷告。苏莱曼对他们也相对宽容,认为他们是“有经的人”,于是将第二圣殿主体围墙外一段约2.7米宽的街划给犹太人以供祈祷。不久之后犹太人开始用“墙”指称此地,慢慢地发展成“西墙”或“哭墙”。这条很窄的通道当时夹在西墙和马格里布区之间,直到400多年后,被以色列军队夷平,变成了一个广场,供祈祷或参观,才有了今日的哭墙前面宽阔的广场。

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派也相对宽容,数以万计的基督徒到耶稣下葬的圣墓朝拜。但此时,在基督教内部,却掀起了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争斗。因为来自基督教不同国家的不同教派都进入圣墓教堂,彼此你争我斗。奥斯曼统治者的管理规矩很简单:谁付钱谁就能待下去。这意味着只有最富足的教派才能存续,有些小教派因无力负担而退出。到了16世纪,欧洲支持的天主教会,俄国支持的东正教会,亚美尼亚教会这三支教派留了下来。即使这样,他们之间仍为了主导权龃龉不断。

在圣墓教堂中,哪怕是最普通的小事,都会造成国际和宗教影响。因为教堂内是个开放空间,不可能用篱笆或其他物体隔开,各教堂有自己的空间,但有一些是共有的。在圣墓大教堂内,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争执;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的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权争吵。

由于教派纷争厉害,争斗不止,1757年国际仲裁组织判定,以当时争端发生时的范围为永久范围。教堂内每一钉子、蜡烛、石头都登记在案,分归各个教派所有,还有些是共管区。但还是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最后一级台阶是属于院子的延伸部分还是楼梯,两派争执从未停止,甚至在1920年有2位教士因此被杀。有意思的是,如今圣墓教堂的钥匙仍保留在阿拉伯望族——努赛贝家族手里。他们是奥斯曼选定的阿拉伯上层家族之一,让努赛贝家族保留一部分教堂进门费。他们管理耶路撒冷的日常事务。直到今天每天黎明前他们依然要爬上去打开古老教堂的大门。

虽然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耶路撒冷达400年,也是巴勒斯坦

地区有过的最漫长的统治，但也并不意味着基督教世界就放弃了征服它的渴望。

1798年5月，28岁的远征军总司令拿破仑率领着300多艘战舰、35000名士兵以及167名科学家组成的远征军前往埃及。但在尼罗河口的，遭到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重创。埃及的失利，让拿破仑只有北上夺取叙利亚。

1799年2月，拿破仑大军包围了雅法，信心十足地准备拿下只有30多公里之外的耶路撒冷。他在给督政府的报告中说：“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正站在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上了。”耶路撒冷城内陷入恐慌。拿破仑手下将军请令进攻圣城，但这位骄傲的法国人回答说，他要先征服阿卡，然后“亲自前来，将自由之树种在基督受难的地方，在进攻中倒下的第一个法国士兵将被埋葬在圣墓里”。

防守阿卡的帕夏贾扎尔（Jazzar），在英国海军军官史密斯的帮助下，抵住了拿破仑的围攻——阿卡古城至今还有贾扎尔清真寺，以纪念这次胜利。拿破仑围困阿卡三个月，多次攻击都未有成效。而此时奥斯曼援军赶了过来，拿破仑军中也开始流行鼠疫，已有1000多名士兵死亡。拿破仑被迫向埃及撤军。据说当时拿破仑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占领了阿卡，我就能征服全世界。”尽管拿破仑未能如愿，他也给耶路撒冷留下了一个遗产：占领雅法后，他的那些生病的士兵得到亚美尼亚修道士的护理，为了表示谢意，拿破仑将自己的帐篷送给了修道士们。亚美尼亚修道士将帐篷改装成了十字褙，这种十字褙现在还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的圣雅各教堂里使用。

白旗的故事

美国侨民酒店（The American Colony Hotel）在东耶路撒冷，是几幢精致的别墅发展起来的酒店。如果不仔细看，注意不到大堂的一角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了很多来此住过的名人的名字，丘吉尔、索尔·贝娄、夏加尔、罗伯特·德·尼罗、鲍勃·迪伦、伯恩斯坦、戈尔巴乔夫、乌玛·瑟曼、萨义德……从政治家到艺术家、演员，不一而足。它们用这种方式低调但又不无自豪地宣扬着自己的历史。

酒店的历史来自一个悲伤的故事。美国人斯帕福德（Sparfford）夫妇原住在芝加哥。1871年芝加哥一场大火让他们遭受很大损失。两年后，他们

一家人决定去欧洲度假散心。丈夫因为工作晚出发几天，妻子安先带着四个女儿登上游轮。当晚，游轮被一艘船撞坏，几分钟内沉没。安获救，而四个女儿全部遇难。夫妇俩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不幸的是，儿子在4岁时因猩红热去世。安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罪，而当初能活下来是因为上天要她担负某种使命。不久，她参加了一个16人的社团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他们要在这里迎接重生。当然，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海法北部的阿克（阿卡）古城，5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于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里完好地保存了十字军时期的古老遗迹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但他们却留了下来，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成立了一个美侨区（American Colony）。1902年在雅法开着一家酒店的贵族，问能否让他的客人住进美侨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成饭店的可能。

酒店经理杰尔米（Jeremy Berkovits）带我们在宾馆的长走廊穿行，身旁的橱窗里展示着本地出土的3200年前出土的碎片，仿佛一下子穿越了几千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酒店的某一层被命名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走廊的墙上和房间里，都挂着那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T. E. Lawrence。从某种程度上讲，“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在这里“制造”出来的——当年，正是在这里，美国青年洛维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遇到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劳伦斯，然后以《纽约时代》通讯员的身份，在西方发表了关于介绍劳伦斯的不无浪漫、美化的文章，从而一举塑造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并使之成为家喻户晓式的人物。

1882年，一个绰号“中国人”的英国人光临了

美国侨民区。这个英国人就是我们熟悉的“火烧圆明园”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查理·乔治·戈登。戈登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耶路撒冷待了一年左右。1885年，戈登被派往苏丹时，在喀土穆被起义者杀死。

其实美侨区的存在和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耶路撒冷的近代史。由于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管理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苏丹多是将国土分成多个省份或区域，委托他的帕夏们（Pasha）管理。对耶路撒冷也有鞭长莫及之感。

随着欧洲势力的逐渐渗入，奥斯曼在耶路撒冷的统治也进入最后的岁月。

虽然称为美侨区，但这个社区里还有很多瑞典人，其中有一些会摄影。他们为来耶路撒冷的游客拍照，或是为旅行书或旅游报纸提供照片，又在老城雅法门附近的商店里出售这些照片，后来竟然成为美侨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当美侨区渐渐扩大，直至今天变成一个相对奢华的五星酒店时，他们建

了一个小型博物馆以保存这批影像资料——这批资料无意中成为耶路撒冷近一个世纪历史的一个缩影。在大卫塔博物馆举行的耶路撒冷城市史展览，部分资料就来自他们的提供。

1914年夏天，一群德国学生来到美侨区学英语。8月2日一早，他们还现身吃早餐，但一夜过后，这些德国学生全部消失不见。他们后来才知道，在雅法港外，有一艘船将他们秘密接走，送到德国。几天后，德国入侵比利时，“一战”开始。

接下来的3年，耶路撒冷完全对外隔绝。所有的邮件传送被中止。身体合格的奥斯曼青年人都被征召到军队里，失去了这些壮劳力，耕地无人处置，然后城里爆发了伤寒。祸不单行，1915年，耶路撒冷又遭受蝗灾，成群的蝗虫“像雪花一样”密密麻麻地遮蔽住了天空——美侨酒店的资料馆里还展示着当年蝗灾的照片，这场蝗灾导致了1915年耶路撒冷的饥荒。

在这批资料里，最珍贵也最有意义的是那面代表奥斯曼帝国向英国投降、象征着奥斯曼帝国在耶路撒冷近400年统治结束的白旗。

“一战”开始后，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与英国作战。1917年，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出任英军总司令。他被认为是英国“一战”史上最伟大的英军将领，本人也很博学。因其身材高大，被冠以“血腥公牛”的绰号，对中东的影响很大。11月，艾伦比逐步拿下加沙、雅法，逼近耶路撒冷。

被德国将军法尔肯海因取代去了大马士革的杰马勒帕夏，“最后一次插手了耶路撒冷事务”。他准备让耶路撒冷“玉石俱焚”，先是命令驱逐所有基督教神父、炸毁基督教建筑，主教们被送到大马士革。然后他宣布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在凡尔登战役中无功而返的法尔肯海因也不肯轻易放弃耶路撒冷，但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位于橄榄山附近的德军司令部，英国的情报长官甚至将鸦片空投到奥斯曼军队中，让对手神志恍惚，无法防守耶路撒冷。英德战机在耶路撒冷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

12月7日晚，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耶路撒冷。第二天早上总督伊扎特·贝用锤子砸碎了他的通信设备，然后召见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尼，将投降书交给他，信里称，为了保护圣地不被破坏，土耳其军队愿意放弃战斗离开耶路撒冷。整个

晚上，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军队艰难地穿过这座城市，也结束了奥斯曼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

12月9日凌晨3点，德国军队撤出。上午7点，最后一个土耳其人离开耶路撒冷。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英国士兵进入锡安门，在美侨区，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欢庆英军入城。耶路撒冷市市长侯赛因·侯赛尼(Jussef al-Husseini)也来到了美侨区。“侯赛尼住的地方离美侨区很近，他属于当地上层，与这些欧美人关系也比较好。”酒店经理杰尔米说。侯

旧城周边区域

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Yad Vashem)

这是以色列官方设立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城西的赫茨尔山，是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大屠杀纪念馆。1953年根据以色列国会通过的《犹太大屠杀纪念法》而成立，以纪念600余万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此外，纪念馆还纪念在大屠杀期间承担巨大个人风险、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称为“外邦义人”，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主人公辛德勒先生亦在其中。

大屠杀纪念馆自奠基起逐步扩建，目前包含纪念礼堂、历史博物馆、艺术馆、名字堂、儿童纪念堂、档案馆、外邦义人花园、被毁灭社区山谷、犹太会堂及教育中心，目前是以色列仅次于西墙，游客数量第二多的景点。纪念馆对公众免费开放，依靠自愿捐款维持，每年吸引将近100万游客参观。

以色列博物馆 (Israel Museum)

该馆建于1965年，位于西耶路撒冷吉瓦特拉姆区的山丘上，占地近5万平方米，馆藏50多万件物品，包括大量来自非洲、南北美洲、大洋洲与远东的圣经考古学文物、犹太文物、民族志、美术方面的工艺品、稀少的手抄本以及古代玻璃制品、雕塑等。在博物馆的地面上有个名为“圣书之龛”的建筑物，造型独特，其中收藏着在库姆兰发现的死海古卷及相关文物，这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犹太民族的第一所大学，同时也是犹太民族在其祖先发源地获得文化复兴的象征，被誉为“中东的哈佛”。始创于1918年，落成于1925年，如今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学科最全的大学。该校最初的董事会由一些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组成，包括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伊德。

这所大学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近十年中就有5位毕业生获诺贝尔奖，以色列建国历史上4位总理毕业于该校。它最大的资产之一是犹太国家及大学图书馆，拥有超过500万册藏书，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犹太文献资源之一。



(视觉中国供图)



(Hol Lars (Lewis) Larsson 供图)

左图：1917年12月11日，英国埃及远征军司令艾伦比在接受耶路撒冷市长的投降后，自雅法门步行进入老城区。

右图：艾伦比司令（Lord Allenby）

赛尼拿了一束花找到安，“我在去投降的路上，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

安的女儿伯莎·斯帕福催促侯赛尼用国际惯例——白旗来表示投降。上哪里找白旗呢？伯莎灵机一动，从美侨区的医院里找到一张床单，扯下一块，交给侯赛尼；侯赛尼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有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没想到投降过程还颇费周折。”杰尔米大笑着说。这群挥舞着床单白旗的人，先是在一个村庄里发现了两个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的英军厨师。市长提出要向他们投降，但两个英国人拒绝：他们觉得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陷阱，而他们的少校正等着他的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了自己的部队。

不久，这一群人又见到了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了出来，拿着枪扣着扳机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两位军士拒绝接受投降；接下来，他们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

伤，但愿意通报司令部。经过层层转达，投降意向报告给了180旅旅长沃森（Watson），沃森又汇报给了160师的约翰·谢伊（John Shea）少将。谢伊到达后，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投降，他命令沃森把投降信还给市长，然后以让侯赛尼用“更正式”的方式把投降信交给他。

艾伦比是在雅法门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

英国首相劳德·乔治要求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作为献给英国的“圣诞礼物”。在伦敦，劳合·乔治不无得意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了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不再成为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此时的艾伦比收到外交部一封电报，内容是“强烈建议”下马，步行穿过城门而且不展示国旗，避

免任何“恺撒式”的狂妄自大。12月11日，艾伦比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拉比、穆夫提以及各国领事的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耶路撒冷市市长对他表示欢迎，许多人喜极而泣。

艾伦比大卫塔前的台阶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宣读他关于“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重复了一遍。随后艾伦比列队走出雅法门重新起上他的坐骑“兴登堡”。有传奇色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那一天他除掉了贝都因的装备，借了一套上尉军服，扮作参谋军官，加入了游行队伍。

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尼在这一天究竟经历了几次投降，后来竟然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那面有象征意义的白旗当时被插在一个石头堆里。当天晚上，侯赛尼本来让手下取回白旗，但手下却两手空空地返回。原来英方沃森准将已经让手下取走。当天晚上，沃森来到美侨区，找人把旗子带到市长侯赛尼家，让他签上名字以确认它的真实性。“于是美侨区的人决定把那个床单再扯一块又做了一面白旗；而市长把两个旗子都签了。美侨区交回英国人一面、自己留了一面。”可怜的侯赛尼得了急性肺炎，两周后去世。

后来沃森准将把他的那面白旗带回了伦敦，赠送给帝国战争博物馆，长期在伦敦保存；而伯莎·斯帕福把她的那面白旗送给了俄亥俄州的一个小博物馆，因为那里有一个写了阿拉伯的劳伦斯而一举成名的洛维尔·托尔斯的展览。

“就在两周前，我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杰尔米兴致盎然地说。

2004年，耶路撒冷的大卫塔博物馆收到以色列司法部转来的一个邮包，里面装着一个白色的纺织品，邮包附着的纸条上称，这是1917年12月9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英国投降的白旗的原件。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没有多加理会——已经有两面白旗分别存于英、美，怎么还会冒出来第三件？大家推测寄来的是一件赝品，就将之放在贮藏室里。

“就在你们来采访的前不久，有一天一位保管员无意中打开包裹时，她惊讶地发现从旗子后面掉出三封信”，信里详细解释了这面白旗的来源。原来沃森让手下拿着白旗去找侯赛尼签字以确认其“合法身份”时，他手下的这位叫诺顿的士兵，又把这块白旗扯下一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太太——这就是后来司法部收到的那个包裹里的白旗的来源。

英国托管时期，英国士兵、行政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经常造访这里。耶路撒冷又重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1921年春殖民部大臣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大大耶路撒冷。热爱历史的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被圣殿山所吸引，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

丘吉尔非常喜欢耶路撒冷。在“二战”接近尾声时——1944年夏天，他甚至写信给斯大林。建议在耶路撒冷召开一次同盟国会议。他说：“有一流的饭店、政府大厦等等。斯大林元帅可以采取任何保卫形式，乘坐专列从莫斯科来到耶路撒冷。”丘吉尔承诺封锁路线，莫斯科第比利斯、安卡拉、贝鲁特、海法耶路撒冷。而后来的事实我们都知道——1945年初，斯大林与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举行了会晤。

艰难的和平

美国侨民酒店的大堂虽然不大，但一直人流涌动。“你看到了吗？大堂里有很多人喝着咖啡，闲聊天，但说不定哪个人就是中情局、摩萨德或是其他什么国家的特工。”杰尔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其美国的背景，这家酒家在纷争不断的耶路撒冷，有了一种中立的色彩，很多政治家、记者、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成员，都选择这里为见面的地方。即便杰尔米本人戴着犹太教的小白帽，但他也一再强调“我们希望能在纷争的政治中保持中立”。

杰尔米熟悉地带我们穿梭地酒店中，对每一个房间的来历和典故如数家珍。有一个房间门口站立着一些穿着西装、面无表情的彪形大汉。杰尔米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肯定又是什么和平谈判！”他又补充了一句，“看这个安全级别，应该会比较重要的会。”

杰尔米略带神秘地打开了一个房间，让我们进去参观。原来这是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住过的地方。2007年离开唐宁街之后，布莱尔就代表美国、俄罗

热爱历史的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被圣殿山所吸引，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



左图：以色列马萨达古堡，正在书写希伯来文的犹太人

右图：面积在不断缩减中的死海

斯、联合国和欧盟等四方，当起了中东特使。杰尔米说，自2008年起，他就在侨民酒店租下了一层，其中三间用作卧室。布莱尔一租就是三年，但复杂的中东局势让他的“中东特使”使命也黯然收场。

“布莱尔喜欢弹吉他，所以他自己带了一把吉他在房间里；另外，他不想用酒店的健身房，因为那是公共场所，所以我们就放了一台跑步机在房间里让他锻炼。”杰尔米在房间里比画着。

“布莱尔从来不在房间内开会，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监听——CIA、克格勃还是摩萨德……还是什么人，所以他的会议室其实是在阳台上。”杰尔米带领我们穿过房间，拉开了阳台的门。他又卖了一个关子。“知道这个房间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他从阳台向外探去，指着门外的马路向我们示意。原来，1949年阿以双方签订停火协定，城市被分成两边。酒店的几百米之外的街道就是分界线——处于东耶路撒冷的美侨宾馆被划到约旦方。从谷歌地图上，不断放大，可以清楚地看到酒店西边的圣乔治（St. George str）下方，有一排虚线，上面标注1949 Armistice Agreement Line（1949年停火协议线）。

虽然美侨酒店自始至终申明他们的中立哲学，

处于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它们也会自身不由己地卷入。在1947年以色列建国之后，酒店在双方交火中被击中21次。宾馆的墙上至今还能找到1967年六日战争留下的弹痕。当时，美丽优雅的庭院也被荒弃，游客消失不见，而代之以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这里的16号套房是另一间别具历史意义的所在。原来就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正式签订之前，由时任外长佩雷斯领导的以方团队，就在这里与巴方见面。“他们租了六个月，不要床、不要家具，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撤走，只放进了六张办公桌，三张给以色列代表佩雷斯，三张给巴勒斯坦代表费萨尔·侯赛因（Faisal Husseini，巴解组织新闻发言人）。”

“他们在这里秘密谈判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就像现在一样。你刚才看到走廊那些安全人员了吗？里面肯定有会议，从安全人员的配置来看，肯定是很高级别的会议，而且是政治会议。但我不会去问，我也不想知道。”

我开玩笑地问杰尔米，为什么不在这个房间外面放点宣传画，对外广而告之告知这个房间所经历的特殊事件，他不假思索地又重复了说过数次的话：“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商人，我不关心政治。我更希



望酒店是因为好的服务而获关注。这是第一位的。我不想因为它因为政治而出名。如果人们得知此事，就会来评头品足，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我不想沾染太多的政治色彩。”

1993年，在挪威人的撮合下，巴以双方进行了14轮秘密和谈。和谈之初，佩雷斯并没有向拉宾告知此事，直到1993年，佩雷斯才向拉宾做了汇报。而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

9月13日，双方于美国白宫草坪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但在协议签署后两年，拉宾遭以色列极端分子刺杀，其后巴勒斯坦极端势力亦连续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街头冲突逐渐演变成双方武装对抗，奥斯陆协议的执行遭无限期搁置。

“我是1993年8月份到的以色列，9月份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签订了和平协议。那时候以色列国内左派力量还是很强的。2000年巴拉克当选总理时就说，我们左派回来了，和平一定要达成，他把所有的政治赌注都押在以巴和谈上。”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张平介绍。但是2000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现在以色列人的民意是绝对支持右派的。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耶路撒冷周边区域

死海 (The Dead Sea)

位于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交界处，耶路撒冷以东十余公里处，是世界上最底的湖泊，湖面海拔负424米。死海的湖岸是地球上已露出陆地的最低点，湖长67公里，宽18公里，面积810平方公里。死海是内流湖，水的唯一外流途径就是“蒸发”作用，湖水盐度极高，且越到湖底越高，最深处有湖水已经化石化。一般海水含盐量为3.5%，而死海的含盐量在23%至30%左右，为一般海水的8.6倍。由于湖水密度高，人可以漂浮其上，形成死海独特一景。

约旦河是汇入死海的唯一河流，近年来，随着约旦河上游农业灌溉和人畜饮水用水增多，注入死海的河水锐减，导致死海的水位迅速下降。据测算，目前死海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米。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三国正计划将红海水源引入死海以缓解其枯竭危机。

马萨达 (Masada)

马萨达是犹太人的圣地，是矗立在犹地亚沙与死海谷底交界处的一座岩石山顶，地势十分险要，其东侧悬崖高约450米，从山顶直下死海之滨，西侧悬崖高约100米。山顶平整，呈菱形，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300米。通向马萨达的自然道路都极为险峻，最主要的是东侧的“蛇行路”。如今为发展旅游，以色列政府在此修建了直通山顶的缆车。

马萨达是以色列古犹太国的象征。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反抗罗马人侵略的最后战役就发生在马萨达。据传，当年近千名犹太男女在起义失败后来到马萨达占领了希律王山顶宫殿并构筑防御工事，在罗马军团的重重围困下，他们在这里坚守了3年，最后900多名马萨达居民相约集体自杀，并烧毁了宫殿和房屋。如今的马萨达古城仍然是每年犹太成年礼仪和新军誓师大典的举行之地。“永不陷落的马萨达精神”对于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和品格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加利利湖 (The Sea of Galilee)

位于以色列北部，又译太巴列湖，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周长53公里，长约21公里，宽约13公里；总面积166平方公里，最大深度48米，低于海平面213米，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海拔第二低的湖泊（仅高于其南侧的盐水湖死海）。加利利湖还是以色列的国家水库，该国的大部分饮用水源自于此，根据和平条约，以色列还要给西岸地区和约旦供应湖水。

在《圣经》中，加利利湖作为耶稣的重要活动地被多次提及，基督徒将此视为“圣湖”。古代的加利利湖渔业繁荣，沿湖周边发展出许多居民点和村庄，贸易往来频繁。近代犹太复国运动兴起后，许多犹太拓荒者来到加利利湖建造合作农庄，即有名的基布兹，训练移民从事农业生产，这里也成为以色列基布兹文化的摇篮。■

现代巴别塔

在耶路撒冷的几天旅行下来，最强烈的感受是：每天都充斥着满满的疑惑。疑惑之一是源于这里层层叠加、缠绕的历史，感觉经常掉在无数历史细节编织的细网里，试图挣脱、看清；另一重疑惑则来源于这个三教圣城复杂的现实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以色列几乎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但它现实政治之复杂丝毫不亚于它的历史之沉重。

比如，坐出租车遇到的阿拉伯司机的身份问题，就让我疑惑了很久。每每被问及他们的身份，得到的回答各异：有人说自己是以色列公民，有人说自己持约旦护照，还有人说自己只有以色列颁发的一种类似居住许可证的东西。而他们在这个地方得到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福利，也自然各不一样。虽然遇到的每一个司机都不厌其烦地试图向我解释，但几天下来，还是云山雾罩之感。

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厚道的穆迪，是我们这几天遇到的唯一一位持以色列护照的穆斯林。当我问他来自哪里的时候，穆迪反倒有些糊涂：“我就是耶路撒冷人，我的爸爸、我的爷爷……我们一直就生活在这里啊？！”

后来特拉维夫大学的张平教授给我解了这个疑惑。他说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没有逃出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绿线之内的阿拉伯人，如果愿意，也可以获得以色列护照。这一部分人占以色列人口的20%。他们与犹太人一样享有公民权，在国会里面有自己的党。“如果所有阿拉伯政党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党的话，也可以是第二或者第三大党。但是他们自己就有四五个党。”

与之相反，当时还有居住在东耶路撒冷、近80万的阿拉伯人拒绝领以色列护照；相应地，以色列给他们一张蓝色的永久居民证，但没有国籍。如果他们需要出国旅行，则约旦给他们护照。“因为在传统上，约旦认为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他们的。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实际上约旦河西岸地区被

约旦吞并，变成了约旦国的土地，他们派了行政长官去管理这个土地，所以这些人传统上都是约旦公民。无论是1948年还是1967年之前，阿拉伯世界也不承认巴勒斯坦这个概念。一直到1967年战争失败，他们才允许巴勒斯坦人以自己的身份与以色列抗争。”

耶路撒冷老城并不算大，虽然理论上讲分为四个区：犹太区、基督徒区、亚美尼亚区和穆斯林区，但对于一个游客来讲，真正置身其中，很难区别出来它们之间的分别。无论是店主的穿着、店主兜售的商品，都看不出明确的界线。穿梭其中的当地人，如果没有穿着宗教服装的话，也很难区别他们的身份。不时也有身着黑衣、顶着典型的犹太教高帽的男性穿过阿拉伯区，虽然他们匆匆的脚步，眼睛直视或低视、绝不与外界交流的态度也表明了一种疏离，但至少从表面上看，老城整体氛围也还算安宁和谐。

但是当你刚刚有了这样一种感觉的时候，大马士革门外或是犹太区与阿拉伯区交叉点检查站荷枪实弹的军人，又让你猛地从这种表相中惊醒，提醒你这里仍然没有停息的斗争、甚至流血。他们可以和颜悦色地同各国游客合影，甚至来者不拒，但转一分钟，他们就可能面色严厉地喝住在他们眼里可疑的阿拉伯青年，毫不留情地搜查。

与耶路撒冷相邻不远的三个城市，伯利恒、杰里科、拉马拉目前都是巴勒斯坦下面的自治城市。地理位置并不遥远，但本质上与耶城属于两个世界。

巴解的总部原设在加沙。但是自从加沙被哈马斯控制后，巴解被迫搬到了拉马拉。国际广播电台的同行孙伶俐开车带我们进入了拉马拉。过检查站时，车速必须降得很慢，以让以色列边境警察能看清车内情况。我们的车顺利通过检查站——孙伶俐说，他们租的车有一种特殊的保险，只有带这种标志的以色列车才能进入拉马拉。像在杰里科或伯利恒看到的一样，进入巴解控制的城市边界前，都会遇到一块牌子，提醒以色列人不许进入。

检查站附近的墙上有我们熟悉的阿拉法特的画像，墙面也有熏黑的痕迹。附近有一些十几岁的少年闲逛着，看到我们这种明显游客面孔的，手里拿着什么商品嬉笑着过来，可能是想兜售什么。

拉马拉并不大，与耶路撒冷比，这边的城市建设、交通和市容市貌也有不少落差。马纳拉广场上的石狮算是这里的地标式建筑。除此之外，最值得

在耶路撒冷的几天旅行下来，最强烈的感受是：每天都充斥着满满的疑惑。



圣墓教堂内点蜡烛祷告的人

去的就是阿拉法特墓地和他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2016年11月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囊括阿拉法特晚年居住的房间，还有两层阿拉法特生前的物品向公众展出，包括其于1974年在联合国讲话时所戴的墨镜，同时还展出大量珍贵的图片及视频素材。

这实际上是阿拉法特生命最后三年停留的地方。自2001年底以后，阿拉法特一直被以色列“软禁”于此，2002年3月底，由于以色列境内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以政府随即宣布将阿拉法特视为“敌人”，决定对其采取“绝对孤立”政策。此后，以色列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多次围困阿拉法特官邸，并断水、断电，向阿拉法特施压。继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及兰提西被“定点清除”后，以高级官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暗示，阿拉法特可能成为以下一个袭击的目标。于是出于安全考虑，当时阿拉法特的官邸入口处堆着高高的沙袋，只留了个仅容一人通行的窄道供阿拉法特和工作人员出入。地下室的几个房间还保留着当时的样子——一些办公室的地板上散放着铺盖被褥，这就是工作人员的床，床边还立着几把枪，一幅随时战斗的姿态。窗口都被沙袋封起来，密不透风。有一个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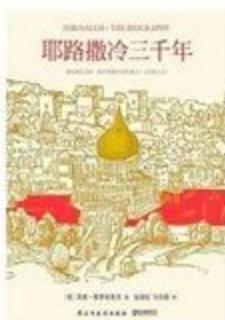
还有一台简易的医疗床，当时阿拉法特健康已经出了问题，法国医生被请来会诊。

尽管巴勒斯坦方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但是他们一直以来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和组织。阿拉伯世界的一盘散沙更让人扼腕叹息。张平教授说，以色列右派这么多年一直说这句话：“我没有一个谈判对象。”当年他们和阿拉法特签定了和平协议，但之后哈马斯就发动了大规模恐怖袭击，阿拉法特无能为力。而现在的巴解领导人阿巴斯在人望上又比阿拉法特逊了一筹。

阿拉法特官邸办公室里唯一的装饰是一幅绘有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画。在国际组织的斡旋下，阿拉法特离开此处前往法国接受治疗，并最终在法国逝世。他去世后，巴解决定把他葬在这被多次围困过的地方，巴勒斯坦官员希望借此能让世人铭记，一个民族独立自由事业的领袖在被占领下的屈辱和苦难。■

（参考书目：《耶路撒冷三千年》《重回耶路撒冷》《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犹太文化史》。感谢钟志清、石敏、诗豪、“以色列计划”（IPO）为本次耶路撒冷之行提供的帮助）

封面荐书·扫码听书



《耶路撒冷三千年》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张倩红等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1月
定价：78元

李蕾推荐：这本书就是一个宏大澎湃的立体剧场。蒙蒂菲奥里在深沉厚重的历史叙述中，徐徐展开千年古城的圣殿、市集、生活、战争、诗歌与悲泣。他综合当代历史的研究成果，谱出一曲族群、宗教与帝国冲突的千载悲歌。



《爱与黑暗的故事》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钟志清译
译林出版社，2016年10月
定价：58元

李蕾推荐：阿摩司·奥兹的自传体小说，家庭的悲剧是他写作的单一而又深刻的主题。逃离纳粹屠杀的父母亲来到他们梦中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然而，这座城市要成为犹太人真正的家园，还有漫长艰难的路要走。生存的压力下，父亲在逃避，母亲抑郁自杀。两个相爱相怜的人，共同上演了一出悲剧。



《我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阿里·沙维特著，简扬译
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定价：68元

李蕾推荐：阿里·沙维特以家族故事为引子，讲述曾祖父，一位英国犹太绅士抛弃舒适的生活，来到耶路撒冷，辛勤地建设国家，并努力将孩子们培养成真正的新以色列人。但以色列的建国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征途，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并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国家，更是要在应许之地，复兴犹太人的活力。

“耶路撒冷综合征”

文 / 晓晴

1834年的5月3日,17000名基督徒挤到圣墓教堂领取圣火时发生了意外,继而引发踩踏事故,造成约400多基督徒死亡,并由此引发暴乱。暴乱被镇压后,奥斯曼帝国大叙利亚总督易卜拉欣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重建他们在起义中被破坏的教堂和会堂。也是为了讨好欧洲人,奥斯曼苏丹颁布诏书,给予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易卜拉欣则邀请欧洲各国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馆。1839年,第一任英国副领事到达耶路撒冷。这时,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势力开始进入巴勒斯坦地区。

作为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对欧洲的基督教君王有巨大的吸引力。1859年4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圣墓教堂时,“饱含眼泪和情感”,离开时,“禁不住哭泣”。为了方便大批的俄国朝圣者,俄国还成立了一个轮船公司,从敖德萨运送朝圣者往返耶路撒冷。他们还在耶路撒冷购买了地皮,建了莫斯科风格的小镇。

1862年4月,英国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在100个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来到耶路撒冷。兴奋的王子甚至还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刺青。1869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茜茜公主的丈夫,在参加完苏伊士运河通航仪式后,从埃及来到耶路撒冷。当时奥斯曼千人卫队护送,大卫塔鸣礼炮迎接,皇帝记道:“我跪在路边亲吻着土地。”他被“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那样”这种情感征服了。奥地利人也在耶路撒冷买地建设。其中一个就是苦路上的奥地利救济院。

随着欧洲人的不断到来,现有的遗址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热情和好奇心了,他们开始通过挖掘,以求找到更多与《圣经》有关的遗址和证据。所以从19世纪中开始,欧洲各国在耶路撒冷开始了一股考古热。其目的—是出于宗教的狂热,二是通过考古发现,更有利于控制耶路撒冷。除了俄国和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也加入了考古热,这股热就像20世纪的太空热,并被称作“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去耶路撒冷旅行似乎是一个时髦。从1800~1875年间,大约有5000多本与耶路撒冷有关的书籍出版。不过大都没什么新意。这股热潮里,当然少不了作家。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

最早是法国“圣墓骑士”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cois-Ren)。尽管他承认,“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但对他来说,也许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ri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

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

1848年2月23日,俄国作家果戈理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但果戈理的耶路撒冷之行是一场灾难,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有趣的是,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37岁的时候已经因三篇小说赢得了名望,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一书却只卖出3000本。1856年,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返回美国后,他写下了一万八千行的长诗《克拉瑞尔》(Clara)。

福楼拜也是这个人群中的一个,但他似乎对圣城的印象并不好,他形容耶路撒冷是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

1866年,来自密苏里的新闻记者马克·吐温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尽管如此,他还是悄悄地给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吐温当时住的穆斯林区的地中海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被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买了下来,目的是将穆斯林区犹太化。现今这个建筑是一个犹太神学院。

到了19世纪后期,耶路撒冷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将这种症状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对比。林肯并非真正笃信宗教之人。1865年4月14日在与妻子去往福特剧院的路上,林肯还提议到耶路撒冷进行一次别样的朝圣,结果当晚在剧院里被杀,据说遇刺前不久,林肯还在小声嘀咕:“我是多么想参观耶路撒冷啊!”

1969年8月,一名澳大利亚游客大卫·罗翰(Michael Dennis Rohan)被强烈的神圣使命所压倒,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纵火。烧毁了阿克萨清真寺里的一座公元680年的原装木质布道台。后来大卫·罗翰被以色列有关部门在精神病医院里关了好几年送回了澳大利亚最后死在了澳洲的一个精神病院里。■

奥兹：我爱耶路撒冷，但它变了

文 / 李菁 摄影 / 张雷



79岁的奥兹每天凌晨4点起床，这是他年轻时在基布兹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这个时候，他要起床去农庄挤牛奶；离开特拉维夫北边的公寓，他在公园里的长凳上坐一会儿，让头脑清醒起来。然后看着一家窗口的灯亮了，他开始想象这一人家的生活，什么困扰着他们的生活……一个故事或许由此开始。

出生于1939年的阿摩司·奥兹被称为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漫长历史。自20世纪60年代登上文坛，出版过12部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除了文学，奥兹还积极投身于政治，他经常在以色列的媒体上发表政论，也是以色列最早提出“两国方案”（即赞成巴勒斯坦建国）的知识分子之一，为此，他甚至被自己的同胞骂为“背叛者”，但奥兹无惧于此，相反，他自豪地说“这是我的荣誉”。

奥兹出生在耶路撒冷，这座有着太多苦痛记忆的城市，也让奥兹的文字有着别具一格的厚重。但谈起今日的耶路撒冷，奥兹毫不掩饰他的态度，“这个城市越来越极端了”。

好的故事是一种馈赠

三联生活周刊：坦率地说，读您的小说并非一件轻松之事。因为它里面有太多关于犹太教、犹太民族以及以色列这个国家历史的内容，信息非常细密而复杂；与此同时，您本人被称为“最有影响力的以色列作家”，您的作品屡次在国际上获大奖，在中国也有很多拥趸。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奥兹：先从这个说起吧。眼下我正在读中国作家阎连科的作品，它讲的是中国一个小山村的故事，我非常喜欢。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个令人兴奋之处：其一，我们都有相同的秘密，我和他突然在一个中国小山村里找到了很多共同的角色；其二，则截然相反，他的小说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它是彻头彻尾的异域。所以当你读一本小说，你找到了两个兴奋点：一个是我，一个永远不是我，即便你给我一百万美元，我也写不出来，我不可能是那个写作者。我想这就是文学馈赠给我们的礼物。通常是小说写得越异域、越有地方特色，它就越具广泛性。

三联生活周刊：从您的文字可以感觉到，您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深。但他们是另一个民族，受另一个宗教——东正教的影响，而您是在传统的犹太家庭长大的，受犹太教文化影响很深，这构成矛盾吗？

奥兹：是的，我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大，我也来自犹太家庭，正是这些矛盾构成了令人兴奋和着迷之处。当我写小说时，我在寻找人类的共性，那些共有的感情；但同时我又在寻找差异性，每个人又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

举例来说吧，比如我在国外——中国，面对一群听众，我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位，但我确信的是，即使我不认识他们，每个人，无论男女，即便已经被爱，但仍旧希望拥有更多的爱，对未来有更多的安全感，他们害怕疾病、死亡、不确定，他们希望给陌生人以好印象……这就是人类共同的秘密。但与此同时，行为处世、传统、口味等等都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期待的东西也是不同的。当我观察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们的共性，也注意到了差异性。写作这件事是一样的：噢，我和这个人完全一样，我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个人……这些事情都是令人兴奋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用一字或一句话来形容您小说永恒不变的主题，您会用什么形容？

奥兹：一个词，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恕我不能同意。比如对我来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讲述的故事其实远远超越了“家庭”，它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

奥兹：你不同意我，这很有趣。但对我来说，我的家庭故事，与我们民族的故事是非常强烈地联系在一起。或许在中国也是如此。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都或多或少与历史、革命、暴力、贫穷、社会变迁等紧紧相连，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史，它总是被公共和历史事件所穿透。所以当我讲述我自己家庭的故事时，我同时在讲述我的祖辈们为什么原来生活在欧洲、来到这个国家，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希望得到什么，他们又因为什么而失望……

就我个人来说，我经历了1967年和1973年两场战争。它们是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但是你如何画一条线呢？在个人与公共、家庭与历史背景之间画一条线，是不可能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最有影响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写的是父母一辈从欧洲移民到巴勒斯坦后面临的文化冲突问题，特别是他们的欧洲历史背景与新的犹太国家之间的冲突。作为移民二代，您是希望通过小说来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吗？

奥兹：的确。但是我真正想探讨的是“我是谁，我究竟是从哪里来……”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其实从出生前就开始了。你要不断地问自己：“我是谁？我的父母是谁？我的祖父母是谁？我的家庭源自哪里？父母梦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父母期望我成为一名记者，所以你看，过去、家庭和歷史，它们都紧紧交织在一起。

在我的政论文章中，的确，我试图解决、定义我是谁、犹太人是谁、我们将到哪里去……但在我的小说中，我没有这样的目的。我在讲述，我在报告。这就像用不同的乐器演奏完全不同的音乐一样。

当我们为了一项事业奋斗时，我们需要设定目标：我在这儿，目标在那儿，距离有多远，要采取哪些步骤、有哪些障碍等等。但当我讲述一个故事时，我不是在讲一个“目的”——我不知道做梦的目的、相爱的目的、与陌生人相爱的目的……不，我是在讲基本的人性，或者说“好奇”。我们都有好奇心，生来好奇，即使这只猫也好奇，它想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当我进入写作的时候，我的第一驱动力是好奇。我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们互相做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完全不同。我不是在写偶像剧，告诉你这个角色会死，那个角色会嫁给那个人……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意愿。我的小说并不是关于以色列未来的路线图。而政论文章完全不一样，我从A通过B论证C。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促使您写作，为了留住犹太民族的记忆，抵抗遗忘？

奥兹：当我写政治评论时，我希望能影响到人们并且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当我进入到一个故事时，我并不想改变谁的看法。我希望能赠送给他们一个礼物。渴求一个好故事是人的本性需求，当我们两岁时，我们就在渴求睡前故事；当我们三岁时，我们也希望别人听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些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就像需要做梦、需要旅行、有时需要与陌生人见面一样。对我来说，讲一个故事就如同我在分享某些东西，我在赠送一个礼物。当我读到我所喜欢的一部好小说时，我有一种“对方在赠送

我一份礼物”之感。所以我写小说并不是有某种特定目的，不是为了某种使命、某个目标，不是一个想法的传播。对于我的政治文章，我说“是的”，我有目的；但对于我的小说，“不”。即便是一部悲伤的小说，它仍然是爱的礼物。

文学与政治

三联生活周刊：您除了写小说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如何平衡这两种写作的关系？以我的理解，写政治评论需要非常强烈、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现实当中，而小说是一个完全地将自己置于一个独立世界的过程。

奥兹：你说得非常对。因此每当我百分之百地确认某件事时，我就写评论。因为有时候我对于我们的政府、人民或者我的同行们非常恼火，我就写非常恼火的文章，我对自己百分之百地同意。但有时，



左图：拉马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所在地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驻地。隔离墙下的生活

右图：圆顶清真寺外荷枪实弹的军警

当我不能同意自己，听到自己内心有两种或者三种声音：“或许她是对的，但他也有一点儿对；或者事情没那么简单……”当我听到内心有超过一种声音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孕育一部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您年轻时是一位“锡安主义者”，支持犹太建国，后来又是以色列国内最早提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支持“两国方案”的知识分子之一。您的一些政治观点和立场曾被认为是激进的，您自己怎么评价？

奥兹：在我自己看来，我从来没有激进过。但我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持哪一个立场，在另外一些人眼中都可能是激进的，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我一直相信妥协，相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政治妥协。我相信个人之间、邻里之间也需要妥协、让步，这并不激进，对吧？

当我说到妥协，我并不是说投降，不是说把所有的都交给敌人，“好吧，你都拿走吧！”。这并不是我的意思。我在说，尝试着与你的对手面对面。这并不是激进。我被某些狂热分子形容为“激进”，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其实是激进的，因

为我说我们可以给巴勒斯坦人民部分土地，所以他们视我为激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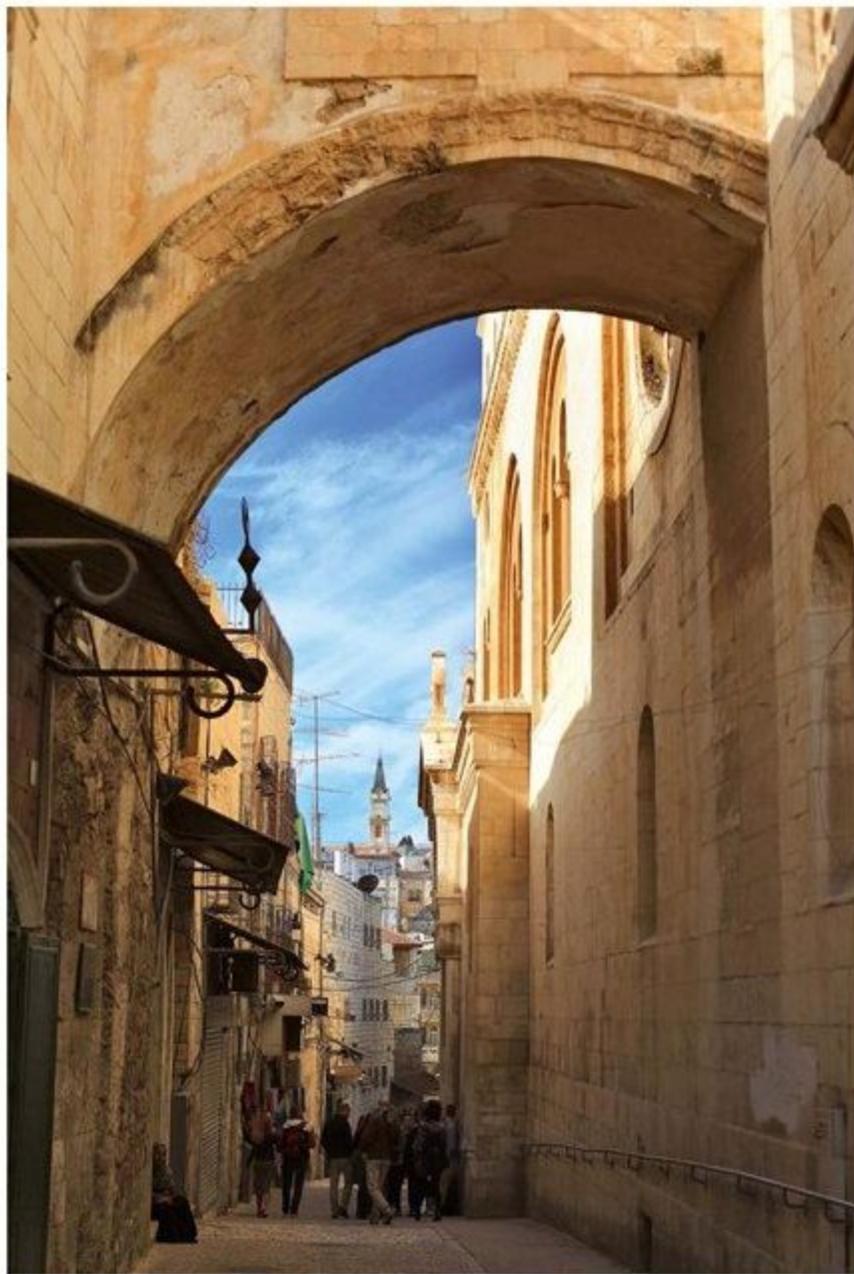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您的政治态度，您曾经被自己国家的人称为“背叛者”，您介意吗？

奥兹：当有人称我为“背叛者”的时候，我视之为一种荣誉，因为它将我置于历史上一些曾被同时代者或政府贴上“背叛者”标签的那些伟大人物之列。他们被称为“背叛者”，仅仅是因为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并不是像丈夫背叛了妻子或妻子背叛了丈夫，那是欺骗、是背叛。有时候一个人因为说了极端不受欢迎的话，而被某些人谴责、称他（她）为背叛者，我将之视为一种荣誉。你知道伽利略捍卫“日心说”时，他被教会视为“背叛者”；当哥白尼说地球仅仅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一个小行星时，他不仅被教会、也被人民视为“背叛者”，他们感到被激怒、被伤害。我并不是拿自己和这些伟人相提并论，我是说有时被称为背叛者，反而是一种荣誉。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前总统佩雷斯的密友，您曾经也很深入地介入到工党的政治运动中吗？

奥兹：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是佩雷斯总统的亲密朋友，也与工党关系非常密切，但是我从来没有投过佩雷斯的票，他也知道这一点。我也从来不是工党成员，我对他们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也从未投过工党的票。我一直投与“立即和平”（Peace Now）运动有关、倡导两国方案的政党。

佩雷斯喜欢文学，经常来我家做客，即便他当了总统后，也常常来我家，就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一起喝咖啡，争论问题。我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你说得不对，你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不会为你投票。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友谊。但是其他一些政客们对我非常恼火，甚至憎恨我。我和佩雷斯是君子之谊，并不是追随者与领导人、士兵与将军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有共识，也有分歧，而且我们从来不隐瞒我们的分歧。



“苦路”起始于耶路撒冷老城狮子门，通往圣墓教堂

三联生活周刊：佩雷斯在促成拉宾与阿拉法特达成《奥斯陆协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三个人也因此一起成为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当时您也参与过一些具体讨论吗？

奥兹：《奥斯陆协定》正式签署之前，巴以双方的谈判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该协定还仅仅是一个雏形，那时我就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介入了协定的酝酿。1967年以来我发表了诸多文章和随笔，有人说这些文章中的思想为日后的《奥斯陆协定》奠定了基础，也有人说我的思想也许对我的已故好友希蒙·佩雷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奥斯陆协定》的进程和其他一些问题，我和佩雷斯的沟通非常开诚布公，而且十分频繁。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角色让我想起哈维尔，他既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后来又被选为首任捷克总统。您有没有想过参政呢？这样会让您更有影响力。

奥兹：哈维尔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我在东欧剧变前就认识他，他当时已经出狱，但仍是位异议人士，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而不是布拉格——的某次会议上见的他。当他当选总统后，他问了我一模一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走我的道路？”

哈维尔有很好的政治感觉。上次见面时我说：“我的朋友，如果所有的作家都从政，而政治家开始写小说，那文明要终止了。”这当然是玩笑。如果严肃地回答，作为政治领导人需要某些特别品质，而我不具备。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的优缺点，我也不想在此同你或我的读者讨论我的缺点。但是如果我参加政治选举那将是一个错误，所以我决定用我的笔来实现我的想法而不是通过参与竞选。

如果说影响力，我真的影响到人们了吗？谁知道呢？影响力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的文字真正影响了多少人。其实人们也不知道谁真正影响了自己，就像爱情或性爱中的化学反应一样，它存在，但很难测量。为什么这个男人与这个女人行得通，另一个男人与这个女人行不通，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会来写这些。即使有人给我一个数学统计来说明我根本没有影响到任何人，我也仍然会写。

我的耶路撒冷

三联生活周刊：您母亲在非常年轻的时候自杀了。我能否这样理解：她的个人悲剧，是她作为一

名东欧移民,无法处理好到以色列之后的身份危机?

奥兹:这是解释之一,但不是唯一一个。成千上万像我母亲一样的妇女,从不同国家移民到以色列,但她们并没有自杀。

三联生活周刊:从您的描述来看,您母亲非常与众不同:她年轻时在布拉格读大学,完全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对生活有特别的期待……

奥兹:每个人都与众不同,这是我之所以成为作家而不是社会学家的原因。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社会学上的共性更感兴趣,比如为什么22%的关系是令人沮丧的,为什么11%的人口是同性恋,为什么7%的人口喜欢吃辣的……这或许很有趣,但对我而言,每一个个体更令我着迷。每一个个体,就像我的妈妈一样,都是一个宇宙,当然它通过历史、家庭、理念、民族背景、宗教背景……与其他宇宙相联系。但与此同时,每一个个体都是唯一的。比如你,我,我们永远不会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永不再会,即便一百万年以后也不再,而之前我们也不曾存在。这就是为何一部好的小说珍视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每个人都是一个星球,我们彼此相连又不相连。

三联生活周刊:娜塔丽·波特曼以您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为基础,拍了电影。您当时和她的讨论多吗?

奥兹:是的,她来过我家很多次。我还带她和我的小儿子——他们年龄差不多——一起回到耶路撒冷,走了很多地方,但除此之外,我决定不干涉她的电影。小说那么长,她不可能全部都拍下来,她自己决定选取几个章节拍下来就好。我也这样跟她说:你放手去改吧,我不会干涉,我唯一能提供帮助的,就是带她去看耶路撒冷的一些地方。

当然了,她那么年轻,在电影屏幕上看她演我的妈妈还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耶路撒冷,有一天我儿子和她开玩笑,直接喊她“奶奶”,她也不介意。娜塔丽·波特曼也出生于耶路撒冷,后来到了美国,但她的希伯来语讲得不错。我们之间可以同时用英语和希伯来语交流,经常切换。她是好莱坞明星,大家都知道她说英语,但不知道她也会说希伯来语。

三联生活周刊:每次重回耶路撒冷,您仍然还有很强烈的感觉吗?

奥兹:我有很多很强烈的感觉,并不仅仅是怀旧。耶路撒冷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它是一个非常

小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城市——当然不是中国语境下的像北京或上海一样的大城市,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下,它已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了。当它还是一个小城时,你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从城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从北走到南,从东到西更短。它曾经像一个大千世界,有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宗教狂热者、共产主义者、革命者……还有很多像我父母一样的知识分子从欧洲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欧洲不要他们。它是个小城,但也是个大千世界。但对我来说,今日的耶路撒冷不像我小时候那么有吸引力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呢,因为它充满了宗教意味?

奥兹:不仅如此。如今的耶路撒冷,在太多方面有太多的极端分子。许多人相信他们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简单方法,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个简单方法来拯救世界,那些人把我吓住了。这个感觉让我对耶路撒冷有些疏离之感。不过它仍然是美丽的,那些风景,那些山峦,那些石头建筑,那些曲径通幽的小径……它还是有趣、令人兴奋而且美丽的。

三联生活周刊:耶路撒冷的巨变会让您难过吗?

奥兹:是的,我难过,但我同时好奇。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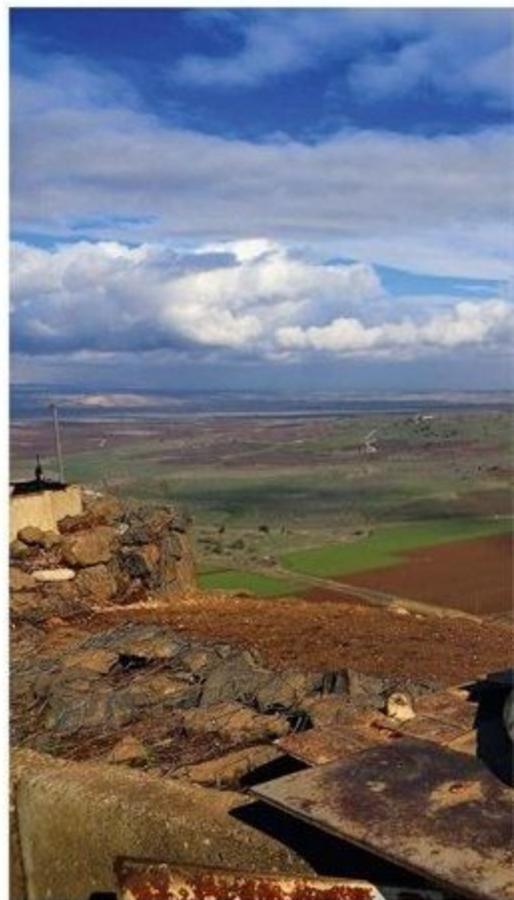
我不到16岁时离开了耶路撒冷,但后来又重回那里读大学。我父亲一直住在那里,我还有很多亲戚也在那里。我对耶路撒冷不陌生,但我并不想住在那里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我来说,无论耶路撒冷还是犹太民族的历史都太复杂了。最基本的一个好奇心是,是什么构成了犹太民族的典型特征,又是什么让他们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流散之后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很多民族经历了磨难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奥兹:你对犹太民族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中华民族。

三联生活周刊:但似乎并不一样。我们一直没有失去自己的土地。

奥兹:如果说犹太文化有什么基本特性的话,我认为是质疑和辩论。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来提出难题。我不知道在其他文明里,如果一个孩子持续问父母“你为什么要那样说,给我一个更好的理由,我没有被说服”,这个孩子会不会被父母扇一耳光,



左图：带孩子参观戈兰高地的游客

右图：戈兰高地一处废弃的军事堡垒

但在犹太文化中，孩子们总是被鼓励问问题，被鼓励有独立的原创思想。或许这就是犹太人能持续上千年仍然对文明有影响力的秘方吧！

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爱因斯坦、卡尔·马克思和卡夫卡，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人，他们有什么共性呢？如果你读过他们的传记，你就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与一个相当于父权角色的人有冲突。他们在反抗那位“父亲”。

我不是中国历史专家，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但据我所知，几个世纪沿袭下来的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观念之一是和谐。就像一个乐队一样，指挥了解每一位音乐家，知道哪里对、哪里错，哪里需要演奏、哪里需要静默。但和谐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质疑、争辩、反驳、挑战……当我是小孩子时，我问我父亲：“爸爸，为什么犹太人总是用一个疑问来回答另一个疑问？”父亲回答：“为什么不？”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你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吗？”回答可能是：“你为什么感兴趣，你在计划什么事情吗？”不，不会说明天要下雨。这就是典型的犹太人的方式。

如果说犹太文化的独特性在哪里，我认为这就

是用最短的话给出的最佳答案。如果你要一个长的回答，那你得在这儿待一年或至少三个月。

三联生活周刊：伍迪·艾伦和他的电影是很典型的犹太文化特征吗？

奥兹：对，伍迪·艾伦，他是非常棒的例子。与一个权威的父权相冲突。还有卡夫卡、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等等，他们都反抗父亲或是传统。我认为这是我们文化里的一种维生素，营养。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并不能证明它。

有人说犹太人聪明，请谨慎用这个词。“聪明”的民族不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多麻烦，那么多对手。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就比犹太人聪明多了，因为他们仍然生存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虽然他们也曾有悲苦的命运，但并没有像犹太人遭受那么多的悲苦。还有一些小的国家，比如芬兰、波多黎各……虽然也有战争、暴力、萧条，但没有像犹太人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犹太人真的聪明吗？我不确定。他们好争论、好探求，充满好奇心，或许正因此才充满创造性。如果爱因斯坦只是谦卑地写下老师教他的那些理论，因为那是牛顿说过的，那他不可能是爱因斯坦。但也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爱因斯坦，



都得诺贝尔奖。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的？

奥兹：我也鼓励孩子们不同意我。我和我的大女儿合写了一本书，《犹太人与文字》(Jews and Words)，将要在国内出版。它探讨的就是同样的主题。我大女儿芬尼亚是历史学家。你会发现在书里，有一些地方历史学家（我的大女儿）说“是的”而小说家（我）不同意，有些地方小说家这样说，而历史学家将他否定。这本书反映出来的主题就非常契合我刚才提到的犹太文化。中国人会怎么看？我不知道。没准你们会觉得我女儿太没教养了。

三联生活周刊：问一个也许比较私人的话题，您来自以色列一个比较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家庭，当时为什么要改自己的姓？您的孩子们改回原姓了吗？

奥兹：是的，我原姓 Klausner，这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家庭（注：奥兹的叔伯父 Joseph Klausner 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并在 1949 年参加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竞选，败给魏茨曼）。当我 14 岁的时候，我反叛父亲、反叛一切。父亲是知识分子，我决定成为一个拖拉机手；父亲是自由派保守民族主义者，

我决定做一个社会民主派。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要开创自己的路，或许潜意识里我是因为对母亲的自杀感到愤怒，对父亲也感到愤怒，对自己也感到愤怒。所以他姓 Klausner，我改姓 Oz（注：希伯来语“力量”之意）；他个子矮，我决定要长得非常高——虽然最终我也很矮，但我当初是这么“决定”的。对于子女，我为他们取了名字，他们想要姓什么，由他们自己定。

文学与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您年轻时，曾经历过两次战争，1967 年的“六日战争”和 1973 年的“赎罪日战争”。我好奇的是，这两次战争给您的作品留下什么样的影响？

奥兹：是的，我还没有写过战争，因为我无法找到合适的字，来向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形容战场。但是战争改变了我对生死的看法，战争也告诉我人类有多脆弱。我曾亲眼所见人们死去，我看见他们在燃烧，看见他们带着痛苦和绝望尖叫，我看见那些成年人疯狂地喊妈妈……这一切我都看见过，而这些场景让我更加致力于同情与和解。

我并不想把自己定义为“和平主义者”。我是和平与妥协的倡导者，但我不是和平主义者，因为只有在美国或欧洲才有，是他们喊出了这句口号：Make love, not war.

侵略是一切战争的根源，有时候必须用武力制止。如果我们在街上，有人试图袭击你，我会尽力反抗来阻止他。他威胁要杀掉你，如果我有武器，我会毫不犹豫开枪射击。所以我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不是耶稣，你打了我左脸，我再把右脸给你。

但是让我唯一诉诸暴力的就是侵略的发生。为了阻止侵略，我必须上战场。除此之外，我拒绝。如果你说为了圣地，为了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为了石油、黄金……而让我上战场，那我宁可进监狱也不会去。但如果回到 1967 年或 1973 年，有人想毁灭以色列，把犹太人赶到海里，即使我是一位老人，我也必须拿起武器上战场。

不过也只有这例，除此之外，别无可能。这是我的信条，这是我的信仰。这并不是说，你想从我的家里拿走什么你就可以拿走什么，你想要我的妻子那你夺走她，你想杀我那你杀了我……我会斗争，但我只会在有人试图夺去我生命的时候或者把我变成奴隶的时候才会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巴以的未来，您是乐观还是悲观？

奥兹：我想我还是持乐观态度，如果不限时间的话。终究有一天巴以双方要学会共存，或许不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但可以像两个邻居一样。比如你提到的哈维尔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曾经是一个国家，但彼此发现这不是一个好的“婚姻”时，他们和平分手，同意建立一个捷克和一个斯洛伐克，像邻居一样。这里会不会也有同样的结局？我不知道这块土地上还要无缘由地流多少血，但是两个民族必须学会共存，因为巴勒斯坦人无处可去，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无处可去。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在巴以问题上，您赞同两国方案？

奥兹：是的。我是最早倡导两国方案的那批人。50年前，当以色列用枪占领了加沙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个方案，我说我们必须划分给巴勒斯坦一块土地，这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称我为“背叛者”。当时每个人都欢呼拥有了新的土地、圣地和历史权利。他们这么称呼我，我当然会愤怒。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在愤怒的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荣誉。20年前，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我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当他们称我为“背叛者”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戴上。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像萨义德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非常活跃地参与巴以问题的解决，比如他和指挥家巴伦博伊姆共同倡导一些项目，致力于巴以和解。您希望成为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吗？

奥兹：我对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也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时犹太人也在尝试通过自己的艺术增加双方的亲密性和相互了解。我自己也通过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官员的对话，尝试做这种努力。

但是，从实质上说，解决巴以问题并不是彼此示好、一方让另一方喜欢自己。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合约，我们需要一种制度安排。当然坐在一起喝咖啡、成为朋友非常重要，但这不可能成为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如果两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或者两个女人爱上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喝咖啡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好的意愿、艺术形式固然重要，但是它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三联生活周刊：您不久前接受了英国《卫报》的采访。那篇文章引用了您的一句话为标题：“我爱它，但我并不喜欢它。”这是您对今天的以色列的态

度吗？

奥兹：对，这就是我的感受。我爱它，即使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是因为，在这里，越来越多的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越了线，他们变得越来越狂热、越来越不容忍、越来越民族主义，有时候也越来越缺少同情心。这都是我不喜欢的。但与此同时，我爱这个国家，爱他们说话的方式、争论的方式……如果我能选择我的命运，那我选择有一天我倒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不是北京、不是巴黎、不是纽约。这里的人们仍然温暖，即使他们是陌生人。这就是我爱以色列之处。还有这样的小例子：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他说：“奥兹先生，很荣幸为您服务。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同意你的那个观点，让我来告诉你理由。”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小型演讲。我喜欢这种方式，它经常发生在我身上。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以色列属于左翼知识分子，但左翼这几年在以色列国内并不得势。

奥兹：是的，我知道。而且这并不仅仅发生在以色列，这是一个全球现象，美国、欧洲，都是右翼势力在抬头，社会民主主义者遭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排挤。我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之一，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忘了斯大林、忘了希特勒，或许就像在中国，有人忘记了日本侵略一样。经历过这些极端悲剧的人会小心翼翼，但年轻人或许并非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以色列人对美国、对特朗普是什么态度？

奥兹：大多数以色列人很高兴，因为特朗普站在他们一边。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与我们站在一道的美国总统，我们需要与和平站在一道的美国总统。这意味着对两边都有着同情与了解，否则不可能成为和平缔造者。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说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应该保持中立吗？

奥兹：不是中立，至少是了解吧。我并不是说，在中东问题上，你需要像球场上吹哨的裁判一样保持中立。不。但是你必须对每一方有共情，有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以色列的年轻作家通常会选择什么题材做创作主题？因为上一代的作家，如您，作品多多少少都会以犹太人经历的苦难、大屠杀等为创作背景，年轻作家们会不会认为那些话题太过沉重，想寻找不同的表达主题？

奥兹：这是个好问题，但或许我并不是最合适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我更关注年轻作家们的差

异性而不是共性。是的,许多年轻作家转向描写日常生活,但是历史会突然透过窗口照进来。比如一位作家写家庭遇到的危机,她可能会去找老奶奶交谈,讨论他们的家庭危机,突然她的奶奶会谈起与大屠杀有关或与犹太价值有关的话题,你看,历史突然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我对中国文学了解并不多,但以我有限的了解,中国同样如此。不管你写什么,历史、危机,以及那些现代中国史的血泪,都会鲜活起来。

很多以色列作家并不直接写历史,写占领或者屠杀,他们会写邻里、商业、性、金钱、职场,但是这些经常在背景里。如果历史不在背景里,那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讲真相。我说过,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无论什么人。

三联生活周刊:您可以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吗?这与犹太教文化背景相冲突吗?

奥兹:以色列大概有50%的人口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在这里非常普遍。我想这多多少少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所带来的幻灭感有关。当时人们都在问:上帝在哪儿?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让犹太

人惨遭如此命运?

但是我也不敢全部肯定我就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这意味着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宇宙是怎么起源的,我不知道生命是如何开始的,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不知道关于未来的任何事情……关于命运,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与有宗教信仰者的区别。我不会声称我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必须心怀怜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她,你,我,我们只能在这地球上活一次。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让我们彼此谨慎相待,尽可能对他人少施加痛苦。即使是这只猫,它也是宇宙唯一的,不可能再有一只和它一模一样的猫。

三联生活周刊: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您都是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恕我不能免俗地问一句:您对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态度?

奥兹:如果我永远都得不到诺贝尔奖,我也不会抱憾而去。我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关注和承认,包括很多意义非凡的文学奖和荣誉,所以无论获不获诺贝尔文学奖,我都心怀感激。☑

当全世界都只有一张机票的距离,过年不妨选择在路上。年味何必拘泥于家宴的餐桌,它可以是旅途中享用的美食。地理与历史造就一方菜肴。食物,永远是认知世界最亲切的方式。《三联生活周刊》派出记者,分赴台湾、泰国、土耳其、西班牙和美国,探访五地美味与人情,带来《环球寻味记:以食为旅,四海一家》。愿它,成为你的旅行手册与吃喝指南,陪你度过春节的美好时光。

以食为旅
四海一家
寻
味记

微信搜索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第一圣殿”与“巴比伦之囚”

文 / 晓晴

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大卫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公元前1013年终于完成对异族的征战，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大卫王定犹太教为国教，在山冈上建立了都城耶路撒冷，从此“大卫王”的名字也和耶路撒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耶路撒冷亦被称为“大卫城”）。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大卫创造了耶路撒冷，并召来了约柜，里面存放着“十诫”。

在学者们看来，大卫王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1993年，考古学家发现的一块公元前9世纪的碑文显示，犹太的国王们以“大卫世家”著称，由此证明大卫是王国的创始人。但实际上，大卫王的耶路撒冷非常小，面积可能不超过6万平方米。

公元前973年，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圣经》不惜以最美的辞藻描述所罗门王，盛赞他睿智、胸怀广阔，是“理想的东方帝王”。所罗门在位的时代是犹太人享受和平的时代。处于太平盛世的所罗门王，于公元前960年前后，秉承父亲大卫王的遗愿——在锡安山上为上帝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圣殿。据说这项工程耗时7年，用了雪松、橄榄木和贵金属等贵重材料。所罗门要求施工现场不得有铁器工具的声音惊扰神灵，于是工匠们先在别处建好预制件，然后再运往现场配置。

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在犹太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圣殿”，它的建造和启用是犹太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犹太教视耶路撒冷为圣城，圣殿所在的锡安山为圣地。犹太人相信，神之所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山，耶路撒冷将成为世界上神人交流的最佳场所。

有很多传说或记载都极尽夸耀之能事，渲染所罗门圣殿的辉煌。在耶路撒冷大卫塔博物馆里，还有所罗门圣殿的模型。虽然至今没有发现第一圣殿的任何痕迹，但根据推测，它的位置很可能就在伊斯兰教的谢里夫圣地下面，圆顶清真寺坐落其上。不可能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对圣殿山进行挖掘，“即使允许发掘，也可能找不到所罗门圣殿的痕迹，因为它至少两次被毁，至少一次被削平到基岩部位，又经过无数次改建”。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后来的历史碎片，证明圣殿里面的象牙、黄金之丰富是完全可信的。

不管怎样，由于圣殿的存在，耶路撒冷从此成为犹太民族心目中的中心，其“圣城”地位，也从此确立。《圣经》对耶路撒冷的直接提及就多达677次，间接提及则达上千次，足见它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

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其他城市，在如此之长的历史时期，享有耶路撒冷在一个民族心目中所享有的荣誉。不仅如此，后来在犹太人面临一系列民族天绝危机时，圣殿还成为鼓舞人心的一种象征，为犹太民族的长存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撑。

所罗门去世后，犹太民族开始分裂。公元前935年，辉煌一时的以色列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北方十几个部落分裂出去，组成了北方王国，史称“以色列国”，定都撒马利亚；其余两个支派组成了南方王国，史称“犹太王国”，首都在耶路撒冷。分裂的两个国家对峙达200年之久。

公元前723年，北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所灭，百姓被迫迁入亚述境内；留下来的犹太王国也没能幸存多久。公元前597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攻灭犹太国，掳走犹太王，并拆毁了首都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墙，圣殿被毁，里面的金银器皿被洗劫一空。

对犹太人来说，圣殿被毁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毁灭，还似乎意味着整个民族的终结。尼布甲尼撒二世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又先后两次将数万名犹太贵族、工匠押回巴比伦，这一年被认为是犹太人流浪的起始年。

这些被押回巴比伦的犹太人，史称“巴比伦之囚”。他们集中了犹太民族的精华，这些沦为亡国奴的人心情悲苦，觉得是巴比伦的神战胜了耶和華神。他们流落他乡，感时恨别，很自然地希望从现实中出现一位救世主——弥赛亚——引导他们摆脱苦难，复国兴邦。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篇》，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故土的思念。至今犹太教仍规定，每日晨昏祈祷之前必念《诗篇》第137首，以纪念巴比伦之囚，里面有“我们曾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想起锡安就哭了”“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等诗句诉说国破家亡的痛楚。1903年，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赫茨尔还举起右手，背诵这些诗句，以表达自己对锡安的忠诚，足见其影响之深。尼布甲尼撒二世的行动，创造了犹太人与耶路撒冷关系的一个永恒主题：流亡与回归之梦。

不幸中的万幸是，流放巴比伦期间，犹太人被允许在巴比伦保持统一的社区。为了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保存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不至于被过早同化，犹太人制定了新的律法——他们穿着独特的服装、尊奉安息日、给男孩行割礼、遵守饮食法、取犹太名字等等。虽然这段时间只有50年，却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犹太教。■

封面引荐

唐师曾： 第一个使用耶路撒冷“电头”的记者是我

27年前的一个安息日，唐师曾在耶路撒冷的哭墙下许了三个愿望：其一，做好记者；其二，娶好姑娘；其三，生小超人。那时中以还未建交，他是第一个前往以色列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使用耶路撒冷“电头”的新华社记者。

与此同时，他身边还有一位名叫 Orit 的当地女青年陪伴、引导——险些闹出一场乌龙。他在给《参考消息》的稿件中写道：“圣墓教堂十分安静，我能听到 Orit 小姐的心跳声……”那一天，他们坐在圣像下避雨，唐师曾在雨声中观察着自己所处的古老花岗岩建筑，不由得深深沉浸在时间与空间的浩荡之中。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圣城的土地，却也是他与耶路撒冷之神圣和庄严离得最近的一次。

谁知一封传真很快发到耶路撒冷，质问唐师曾把他的头放在了人家身体的什么位置上。对此，唐师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任我怎样解释也不肯理解我所经历的神圣与宁静，因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如今，唐师曾已记不清自己去过几次耶路撒冷。中以两国建交已逾 26 年，他在哭墙下的愿望均已实现，也不再对以色列的局面和状况了如指掌。用他的话说，关于耶路撒冷，自己的知识、经历、感慨与见解一半已经过时了；谈起这座城市，他不再想起战乱，而是和平。

至于诸如过去那些闯边界、遭遇恐袭、和军队周旋此类于变幻风云中行走与探索的故事，则被留存在唐师曾的记忆中，有空的时候说上一说。

Q 关于耶路撒冷最惊心动魄的回忆？

A 一次开车走错路……当地军队差点朝我发射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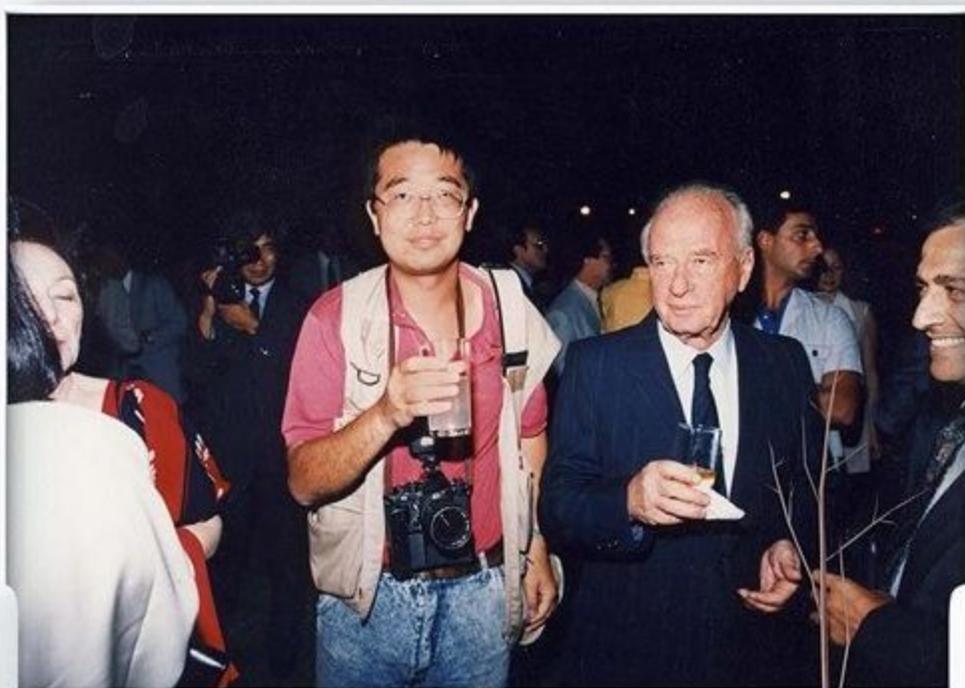
Q 在耶路撒冷做的最惊天动地的事情？

A 参加拉宾选举。

Q 为什么说自己喜欢用希伯来语念“耶路撒冷”？

A 舌头碰口腔和牙齿，特别性感的感受。人活着感受永远是第一位的。

唐师曾
战地记者



扫一扫二维码



听唐师曾为你
道来他的耶路
撒冷见闻录。



重返耶路撒冷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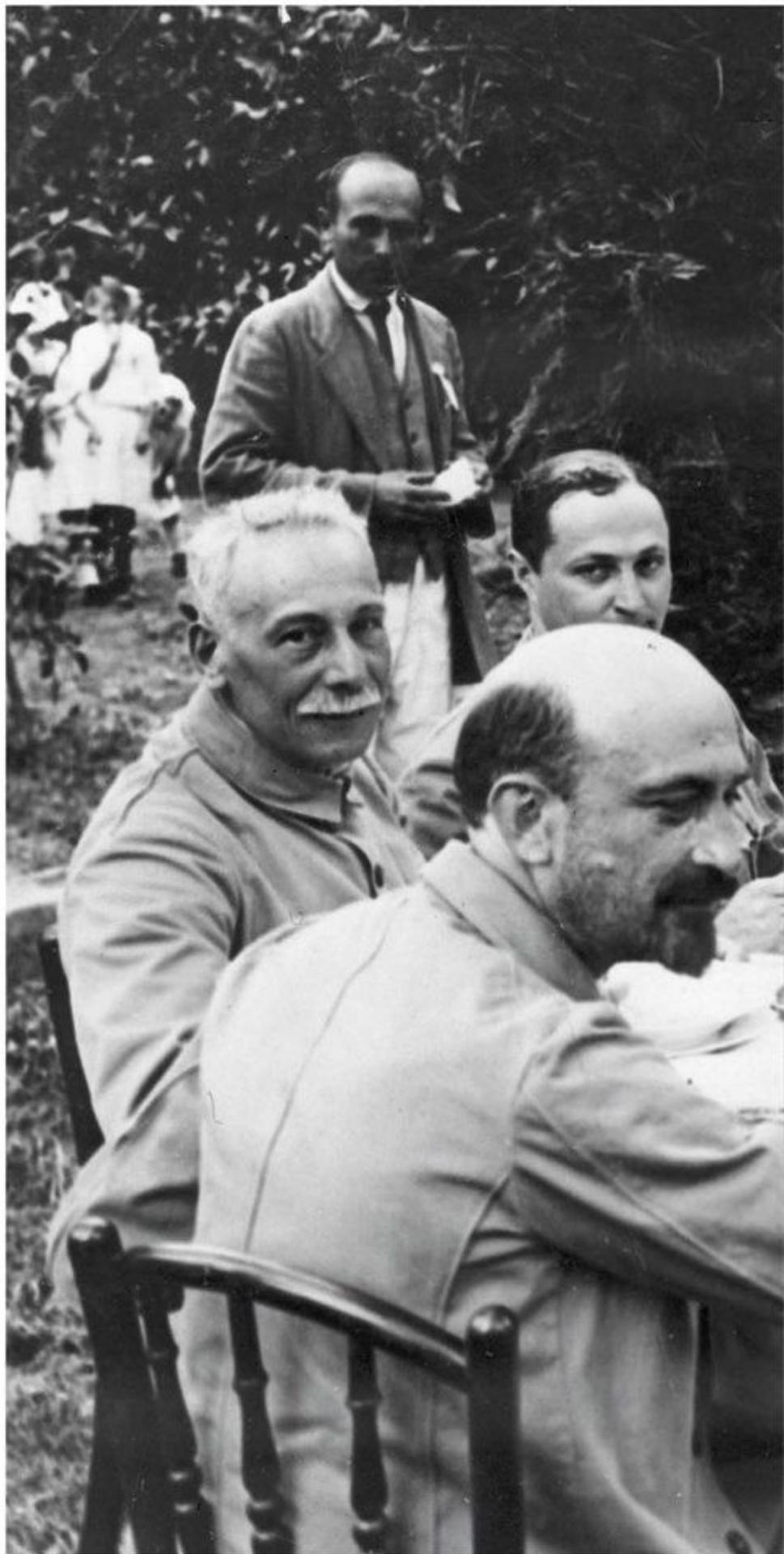
文 / 刘怡

欧洲国家普遍单一民族化带来的反犹主义沉渣泛起，使得“大流散”中的犹太人群体在19、20世纪之交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通过将目光聚焦到巴勒斯坦故土，并利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寻求外部援助，犹太复国主义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重新在耶路撒冷站住了脚跟，并获得了关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的承诺。

“那人长相如何？他对锡安有何说法？他是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的化身吗？”

1897年秋天，11岁的波兰犹太人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紧跟在他当律师的父亲身后，兴致勃勃地打听几个月前在瑞士召开的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情形。父子俩谁也没能亲临会场，但身为本地“锡安山热爱者”协会的活跃分子，老格鲁恩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西方同志们的最新动向。一年前，匈牙利记者和律师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维也纳出版了惊世骇俗的小册子《犹太国》，公开宣扬犹太人永远无法真正融入欧洲社会；他们只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才能免遭普遍的人身歧视和政治迫害。而在出席瑞士大会之后，赫茨尔还陆续拜会了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德皇威廉二世以及其他大国统治者，试图将未来的犹太国的位置选定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也即136年“大流散”（Diaspora）开始前犹太民族祖先所居的“应许之地”。这一倡议在全球犹太人群中为他博得了惊人的声望。对格鲁恩父子这样的东欧犹太人来说，赫茨尔的宣言为他们指明了奋斗目标：回到巴勒斯坦去，在那里建立犹太民族国家！

赫茨尔未能活着看到他的理想变为现实：1904年，在带有妥协意味的“乌干达方案”被追随者否决之后，这位44岁的先驱者孤独地病死在拉克斯山。又过了8年，戴维·格鲁恩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希伯来特征更显著的本—古里安（Ben-Gurion），返回耶路撒冷开始了政治生涯。在国际关系史上，以他们两人为代表、寻求在古犹太国故地建立现代犹太民族国家的潮流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即“锡安主义”（Zionism），以耶路撒冷旧城墙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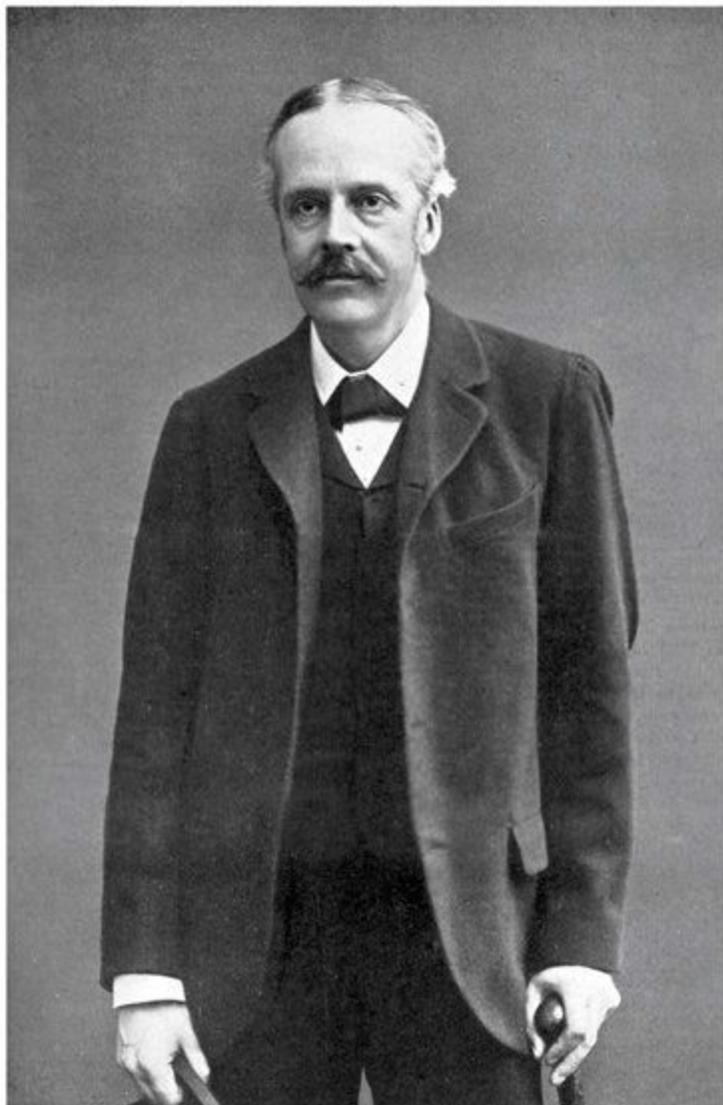


(视觉中国供图)

1917年初,英国战时内阁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成员、前军需大臣埃德温·蒙太古勋爵(左二)在家中花园设宴,招待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右三)。当年11月,英国政府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法新社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先驱西奥多·赫茨尔与母亲在一起
右图：1917年时任英国战时内阁外交大臣的阿瑟·贝尔福伯爵

的锡安山命名。那里是大卫王陵墓的所在，也是《圣经》中耶稣与门徒进最后晚餐的地点。在犹太民族长达 1800 余年的飘零史上，耶路撒冷与锡安山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地理标识物，而成为不可替代的精神归宿。每年春天在庆祝出埃及(Exodus)的逾越节时，所有犹太人都会庄严宣誓：“明年相聚在耶路撒冷！”

从 19 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东欧犹太移民重返圣地，到 1917 年《贝尔福宣言》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为止，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发展史超过 30 年；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犹太人群体，在此过程中都曾扮演过关键角色。以摩西·赫斯和赫茨尔为代表的德意志犹太知识分子，为复国事业开创了理论先河，并首倡“巴勒斯坦方案”。以摩西·蒙蒂菲奥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领袖的犹太裔国际金融巨头，为重返耶路撒冷的第一代移民提供了财政支持，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西欧各国

政府支持他们的事业。以本-古里安及其追随者为支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东欧犹太人，则成为巴勒斯坦定居点的主要开拓者，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任劳任怨的精神，为犹太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诚如本-古里安在 1918 年春天所言：“我们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的不是权力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真正的‘祖国’。祖国不能像礼物一样颁赠，不能通过特许状或政治协议得到，不能购买，也不能用武力夺取。只有通过人民的劳动和创造，通过他们在建设和定居过程中所做的努力，通过额头上的汗水，才能得到一个祖国。”最终，他们也的确做到了。

“你往何处去”

136 年，即罗马帝国治下第三次犹太人大起义的领袖巴尔·科赫巴战死后第二年，哈德良皇帝宣

布夷平耶路撒冷城，在其地基上重建罗马风格的爱利亚·卡皮托林纳城以及朱庇特神庙，迁入罗马士兵和外族人口作为新的定居者。过去曾是耶路撒冷主人的犹太人禁止进入圣城及其周边，从此被动或主动地流散到世界各地。从北非的罗马殖民地，到西欧的莱茵河谷，甚至东方遥远的中国开封，都有犹太人群体出没。4世纪初，全球犹太人的总数在300万人左右，绝大部分散布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阵营的统治范围内。

对统治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历代哈里发以及笃信基督教的西欧封建诸侯来说，其疆域内的犹太子民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群体。一方面，相比桀骜凶悍的边疆蛮族，犹太人的个性通常较为温顺，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上都拒绝被周边环境同化，因此处处显得格格不入。在四大哈里发国和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犹太人虽然获准延续其信仰和传统社区，但不得出任官职或从军，还须缴纳繁重的惩罚性税收。在西欧，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和公爵们一方面相当倚重犹太商人的金融才干，以便从他们经营的收放贷业务中攫取厚利；另一方面时常向普通民众暗示犹太人是“出卖耶稣者”，对其加以不定期的屠杀、流放和迫害。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都曾发生过由统治者主导的驱逐犹太人事件，规模达数十万人之众。1516年，自由、繁荣的威尼斯共和国经过民主表决，决定将整个城邦的犹太人圈禁到一处“隔都”（Ghetto）之内，仅允许其在这一狭小的空间内定居和礼拜；这一“经验”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

讽刺的是，如此殚精竭虑的隔离措施，反而使得犹太人保持了自身语言、宗教和风俗的独特性，避免了被所在国家的环境所同化。在无孔不入的歧视、敌意和虐待下，多数犹太人继续虔诚地信奉着犹太教，相信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一切苦难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过是上帝对他们过往错误的惩戒。终有一日，救世主弥塞亚将会降临，犹太人将得到拯救，他们的民族将重新繁荣，他们的子孙将“如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尘沙一样繁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下，犹太人在长期的艰苦磨难面前始终保持着信心。财产被没收，就通过努力重新创造聚集；被从世代居住的地方驱赶出来，就找一个新的地方再建家园。他们在肉体上受到磨难，在外表上受到唾弃，但在精神上始终倔强而高傲。他们相信：只要精神不死，犹太民族就不会灭亡。

启蒙运动的发展以及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封建王权的冲击，一度令西欧犹太人的境遇有所改善。18世纪中叶，英国国会解除了对犹太人申请入籍和购买土地的限制条件。1801年，桑普森·厄德利成为第一位有犹太血统的下院议员；1874年，迪斯累里成为第一位赢得大选的犹太裔首相。与此同时，在拿破仑大军曾经席卷的中欧和北欧，各国政府纷纷同意给予其犹太裔居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在知识分子比例较高的德意志犹太人中间，渐渐产生了一种放弃宗教和习俗差异性、主动融入所在国的倾向。如同日后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言：在19世纪末的奥地利，许多犹太人已经改信天主教，不会说希伯来语。他们身着与周围的德意志人同样的服饰，去同一家餐厅和教堂，进同样的学校。假如不从血统上追溯，已经很难分辨出他们的犹太裔属性。

然而总有人会以实际行动将差异性重新揭示出来。14世纪初，地广人稀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度成为德意志犹太人的重要庇护所。以波兰为中心的德意志犹太人不仅发展出了灿烂的艺术、文化成就，甚至还有了一门独立语言意第绪语。然而，随着波兰在18世纪末遭遇肢解，数百万本地犹太人落入包容程度极低的沙俄政府治下，命运随即急转直下。1835年，俄国政府宣布：在从立陶宛到乌克兰的16个西部省份和俄属波兰的10个省成立“栅栏区”（Pale），专供犹太人居住，仅有从事音乐和文艺事业的家庭不在其列。此后80多年间，大约500万贫困的俄国犹太人像牲口一样被禁锢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旅行受到限制，不得拥有土地，还要缴纳双倍税款。许多俄国犹太人沦为城市贫民，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他们之中流行起来。

以隔离政策对待犹太人，仅是笃信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俄国政府最“温柔”的一项政策。在狂热信仰东正教的俄国贵族眼中，犹太人不仅是俄国土地上的寄生虫，而且和可怕的革命力量具有直接关联，必须予以彻底铲除。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后，内政大臣伊格纳季耶夫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排犹运动，短期内即有200多个犹太人村镇被夷为平地。这位伯爵赤裸裸地宣称：要想摆脱犹太人给俄国造成的困扰，必须将“栅栏区”中1/3的居民直接绞死，放逐另外1/3，剩下的人便会乖顺无比。1903年，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中心的种族清洗活动造成至少2500名俄国犹太人死于非命，64处村镇遭到洗劫。

左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最慷慨的赞助者埃德蒙·雅姆·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与家人在海滨度假

右图：慷慨赞助俄国犹太人向美洲和巴勒斯坦移民的美籍犹太裔富翁雅各布·希夫



(视觉中国供图)

与中世纪的反犹活动相比，19、20 世纪之交中东欧的排犹活动在规模和烈度上都毫不逊色。这首先是后发民族国家包容性急剧降低的结果：随着德国和意大利陆续完成统一，以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改革运动蜕变为“俄罗斯化”改造，单一民族主义崇拜在中东欧君主制国家中盛极一时。这些地区历来存在“国家压制社会”的传统，此时又开始将民族主义树立为新的公民宗教，鼓吹本民族优越论和大众民粹主义。保持独特宗教信仰、语言和习俗的犹太人，被民族主义者视为不愿向国家效忠的存在，成为单一民族化的异质对立面；加上长期以来被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爱财如命的夏洛克”标签，一些中东欧政治家开始将本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统统归咎于犹太人。这种趋势在 1903 年达到了最顶峰——这一年，沙俄内政部暗探局炮制出一本名为《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小册子，宣称这是 1897 年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内部文件，其中记载有通过把持金融来操控国家政权，以宣传和出版迷惑异族民众，利用共济会消灭其他宗教，最终建立奴役全球的国际犹太人政府等内容。

《纪要》可以视为过去十几个世纪里欧洲反犹太主义言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阴谋论材料之一。它的流行标志着欧洲犹太人正在面临一场抉择：你将往何处去？

重返锡安山之梦

从中世纪开始，每当欧洲发生严重的反犹事件，都会有一部分犹太人投入自称弥赛亚的神秘主义者的怀抱，寻求拯救和庇护。根据希伯来文《圣经》和犹太教古老神话的记载，一旦弥赛亚再临人间，以色列民将全部回归耶路撒冷，重建“第三圣殿”，并再度成为世界的中心。带着这种希望，从 19 世纪初开始，陆续有小股犹太人离开俄国和东欧，自行返回已经改名为巴勒斯坦 (Palestine) 的迦南故地。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弥赛亚情结和对复归耶路撒冷的渴望同样具有深刻影响。迪斯累里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就曾出版过一本以犹太复国为背景的小说《坦克雷蒙》。1862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好友之一、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犹太裔哲学家摩

西·赫斯(Moses Hess)在莱比锡撰写了一本题为《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小册子,公开宣称:犹太人在欧洲诸民族中始终是外来者;即使各民主政府基于人性和公平原则,对他们平等相待,犹太人内心寻求救赎的渴望也不可能在欧洲获得满足。对德意志犹太人来说,获得解放的途径只有两种:要么是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通过超越民族国家来实现世界大同;要么是回到巴勒斯坦故地,效仿欧洲模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目前,第一种模式缺乏实现的条件,故而第二种模式势在必行。赫斯还大胆鼓吹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土地国有、生产高度协作的全新共同体。

1881年俄国反犹运动平息之后,敖德萨的一位社会活动家利奥·平斯克(Leon Pinsker)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呼吁用购买土地的方法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并号召富裕的西欧犹太人对此加以支持。受《自我解放》的影响,一些俄国犹太人在1882年成立了“锡安山热爱者”(Hovevei Zion)组织,号召东欧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俄属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以及罗马尼亚蓬勃兴起了。“锡安山热爱者”组织的成员很快增加到了上万人,他们创办政治刊物,宣传复国思想,推动希伯来语教育的复兴,同时积极筹集资金资助东欧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

1882年,十位来自乌克兰哈尔科夫的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西部建立起了第一个犹太定居点——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意为“第一批来到锡安的人”。为他们买下这片土地的是犹太裔金融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领袖:埃德蒙·雅姆·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男爵。整个19世纪70年代,这位男爵平均每年出资10万法郎投入援助东欧犹太人的活动。尽管就财富和名望而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已经跻身上流社会之列,但他们深知犹太人在各国民族主义者眼中已是众矢之的,其财富随时有可能被一场反犹运动所消解,因此对“热爱锡安山运动”依然给予了巨大帮助。除去埃德蒙男爵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分支的成员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担任了白厅和英国锡安主义者联盟之间的联络人,与该家族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英国犹太裔金融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则主导了耶路撒冷新城区的建设工作。

但在当时,前往巴勒斯坦定居、重归耶路撒冷并不是犹太人最便捷的选择。巴勒斯坦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依然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而欧洲流行的民族主义浪潮同样影响到了把持土耳其政府大权的“改革与进步委员会”(即习称的“青年土耳其党”),使他们对犹太人抱怀疑态度。而大西洋彼岸新崛起的美国正在蓬勃发展,对劳动力和专业技能有着旺盛的需求;美国政府对犹太人群体由来已久的好感,意味着他们不必经受另眼相待。在美国犹太裔巨富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的协助下,1882~1917年共有270万俄国犹太人选择前往美国,只有6万人受“热爱锡安山运动”的影响,移民巴勒斯坦。尽管美国对欧洲犹太人的确要算是一个理想的落脚点,但那也意味着他们依旧无法宣示自己的民族性,依旧只是流浪的外邦人。

西奥多·赫茨尔这位“新弥赛亚”就是在此时脱颖而出的。这位出身布达佩斯富裕犹太家庭的律师早年曾经从事新闻业,担任过维也纳《新自由报》派驻巴黎的通讯员。1894年,法国发生了犹太裔军官遭到司法和政治机关有组织诬陷的“德雷福斯案件”,引发舆论哗然。过去认定犹太人可以通过取消自己的宗教、风俗偏执来融入欧洲社会的赫茨尔目睹此景,



(视觉中国供图)

意识到即使是在自由主义和平等思想发展最为完善的法国，依然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土壤。犹太人要想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赫茨尔选择的努力方式是游说德国犹太裔银行家、以在土耳其开发铁路而享誉世界的莫里斯·德·希尔施（Maurice de Hirsch）男爵。希尔施在此前创办了全世界最大的慈善信托组织“犹太人殖民协会”，计划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和阿根廷购买大片土地，以安置从俄国逃出的犹太裔农民。而赫茨尔试图告诉希尔施：仅仅拥有栖身之地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消除犹太人的困境；他们还需要自己的议会、政府和武装，需要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1896年，赫茨尔把他的核心观点写进了一本100页的小册子《犹太国》，明确表示：“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

对像本—古里安父子这样的俄国犹太人来说，赫茨尔的横空出世，意味着他们终于拥有了统一的领袖和纲领。在赫茨尔的组织下，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会上决定正式成立“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WZO）。次年6月，赫茨尔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举行会谈，以冀获得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特许权。为了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他还专诚前往耶路撒冷，觐见了正在此地朝圣的德皇威廉二世。然而好大喜功的德皇和满腹狐疑的土耳其苏丹虽然给出了相对积极的反馈，却始终不曾将其变为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犹太人依旧被准许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下向巴勒斯坦分批移民，但土耳其政府拒绝就建国问题做出表态，不愿放弃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

赫茨尔并没有把建立犹太国的地点局限在巴勒斯坦。在和德、土两国政府展开接触的同时，他也和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商讨过在塞浦路斯、西奈半岛的阿里什或者气候凉爽的中非大湖区（当时为英属乌干达的一部分，今属肯尼亚）成立犹太国的方案。在1903年召开的第六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张伯伦代表英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按照“乌干达方案”，启动在非洲建立犹太国的程序。但代表已经移居巴勒斯坦的早期开拓者利益的俄国和东欧代表极为不满，威胁要退出组织。最终，大会通过决议：基于犹太民族的历史诉求和宗教信仰，犹太国的选

址除去巴勒斯坦方案以外，不再考虑其他途径。一年后，赫茨尔因心脏病发作病逝。胼手胝足创建犹太国的重任，现在落到了俄国移民们的肩上。

巴勒斯坦的“基布兹”

支持阿根廷方案和乌干达方案的锡安主义者，并非没有足够的依据游说自己的同志。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最大的考验是：巴勒斯坦的自然条件对希望前去开拓的移民极不友好。《圣经》中那块“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在土耳其人粗放的管理下已经变得贫瘠荒芜。就谷物和牲畜的产量而言，巴勒斯坦最开阔的平原也达不到东南欧一些山区的平均水平。树木早已被土耳其人砍光，冬天雨水的径流会把表层土壤冲刷掉，夏天的土地则是坚硬板结的。没有水就不能生长任何东西，而巴勒斯坦每年有将近8个月滴雨未下。

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版图里，巴勒斯坦虽然因为拥有伊斯兰教第三圣城（耶路撒冷）的关系，具有一点关注价值，但在经济上却是彻头彻尾的黑洞。耶路撒冷的朝圣活动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欧洲旅游业者的开发对象，新城区的各个角落正在被巨大的教堂和分国别的豪华旅馆所占满。但在圣地以外，坐拥大片土地的阿拉伯权贵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役使着贫穷的佃农；没有公路、铁路，没有矿产，没有值得一提的商业和种植业。罗斯柴尔德家族为犹太移民买下的就是这样的土地，而他们必须筚路蓝缕地从头开始开发。

在漫长的“大流散”岁月里，大部分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欧洲的城市生活。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商人、银行家、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也有一些加入了画家、音乐家和作家的行列，跻身知识分子之林。在更加开放的英国和法国，有犹太血统的人士甚至投身了政界、法律界、医学界和军界，唯独没有多少农民。要说服这些已经具备中产阶级以上社会地位的精英抛家弃产，前往巴勒斯坦从头来过，无疑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因此，相当一批中欧城市犹太裔居民没有响应“重返锡安山下”的号召，继续寄希望于能在本国安居乐业；到了“二战”前夜，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成为希特勒屠犹政策的牺牲品。相反，那些被圈禁在波兰和立陶宛的“栅栏区”之中、一贫如洗的俄国农民，比任何人都有着战天斗地的勇气。因此，20世纪初在



(视觉中国供图)

在巴勒斯坦的一处基布兹农场，一名犹太妇女正在挑选采摘下的橘子

巴勒斯坦建立农业定居点的努力，基本上变成了一场由俄国—东欧犹太人主导的小型革命。

1883年，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资助里雄莱锡安定居点的100位罗马尼亚犹太人前往海法港以南的一处平原，建立了一个农业试验站，以他的父亲雅姆（希伯来语发音为“雅各布”）·德·罗斯柴尔德之名命名为济赫龙雅各布（Zikhron Ya'akov）。主持这个农业试验站的是年轻的小麦育种专家阿龙·阿龙索赫恩（Aaron Aaronsohn），他的成就不仅在于改进了适合干旱地区种植的优选小麦品种，还在巴勒斯坦的贫瘠土壤上种植谷物和果树探索出了一套灌溉系统。时至今日，以色列依然是干旱地区农业方面的技术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龙索赫恩还在济赫龙雅各布组建了一个地下情报网，为驻埃

及的英军打探土耳其守军的虚实。

进入19世纪90年代，犹太人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城市地带总人数已经超过了阿拉伯人，加上新开辟的屯垦区，初步形成了被称为“伊舒夫”（Yishuv）的犹太人社区。1909年，犹太开拓团在雅法北面的沙丘上兴建了第一座纯粹的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Tel Aviv），希伯来语意为“春之山”。到1917年，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经达到9万，和当地阿拉伯人口（44万）相比虽然仍居于劣势，但都是最勇敢坚强的东欧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本—古里安、果尔达·梅厄和贝京，在数十年后成为以色列国的主要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东欧移民在青年时代普遍深受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潮的影响，希望为在巴勒斯坦创建的这个新国家注入平等、公正等社会主

义要素。他们公开宣称：一个民族只有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才能具有真正的创造力；也只有通过在土地上进行的劳动，个人才能获得自由，民族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在许多新伊舒夫里，年轻人们提倡“劳动征服”，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来建设这片土地，也让这片土地来改造我们。”

在社会主义理念和“劳动征服”的影响下，一些年轻的犹太移民自愿离开以城市为中心的伊舒夫，以共同劳动、集体生活的方式定居到荒芜不毛的土地上。1909年，第一个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集体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太巴列地区诞生。基布兹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集体”，其基本运行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基布兹内，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内部没有货币往来，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生活在一起，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1915年5月20日，在这个基布兹诞生了第一个新生婴儿，取名摩西·达扬，日后他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到1914年，巴勒斯坦地区一共建立了12个基布兹，后来发展到200多个。由基布兹锻炼出的集体主义和组织性，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乃至以色列国的最终诞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造访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创造的经济奇迹，他备感钦佩。在呈递给下议院的报告书中，丘吉尔不遗余力地盛赞道：“任何目睹过最近二三十年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工作成果的人，都会为他们取得的丰硕成果所震惊。我访问了距雅法12英里的里雄莱锡安移民点，那里的土地原本最为荒凉，四周都被贫瘠、不适宜耕种的半荒漠所环绕。但在今天，我们驱车进入的是一片富饶兴旺的地区，当年贫瘠的土地上已经生产出了优良的谷物和农产品。接着我去了葡萄园，最后是漂亮丰饶的柑橘园。这一切都是犹太人经过努力、在最近二三十年里实现的。在看到付出如此之多的劳动、努力和技术取得的成果之后，我无论如何都不赞成英国政府对其弃之不顾，任它在阿拉伯居民的猛烈攻击之下被粗鲁残暴地摧毁。”

1917：终点与起点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漫长的酝酿之后宣告爆发。主导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的德、奥犹太人以及巴勒斯坦的年轻开拓者们发现他们处在了极其尴尬的位置：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是

犹太复国主义最公开的支持者，但目前他们正和巴勒斯坦的实际控制者奥斯曼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不仅如此，素来奉行反犹主义最为彻底的沙皇俄国，目前正和英国并肩作战，长期资助犹太人移民美国和巴勒斯坦的雅各布·希夫为此愤而宣布拒绝向俄国政府提供贷款。而在巴勒斯坦，大部分新抵达的俄国移民并未获得奥斯曼帝国的公民权，被迫向西逃往埃及。到1916年底，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总数一度下降到仅有5万人左右。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情感倾向，但现实很清楚：只有有能力赢得大战的那个阵营，才有希望在战后开出犹太国的准生证。有鉴于此，主流犹太人逐步分化成为两个阵营。德国锡安主义者组织发表声明，号召德国犹太裔青年参军服役，加入到“神圣的自卫战争”中去。来自俄国的移民作家雅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则在伦敦招募了一支下辖5个营的犹太军团，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巴勒斯坦战役。在耶路撒冷，土耳其人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筹备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上，无暇顾及犹太人，双方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遥远的伦敦，曼彻斯特大学化学系教授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正在以他的方式进行着这场战争。这位教授属于本一古里安不甚喜欢的“宫廷派”，与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外交大臣贝尔福等高官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往来。在魏茨曼看来，拥有更多盟友和全球贸易控制权的协约国必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并对巴勒斯坦未来的命运拥有最大话语权；倘若犹太人能对战争的进程有所贡献，在战后的中东领土安排上也必能占据一席之地。有鉴于此，他将自己发明的人工丙酮合成工艺赠送给了英国海军，使英国无烟火药的产量一举增加了5倍以上。此举使得魏茨曼得以打入白厅的内部圈子，为随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铺平了道路。

进入1917年，大战已经进入决胜阶段。精疲力竭的英国热切盼望美国能加入战局，协助自己将强弩之末的德国一举打垮。为此，伦敦当局计划向全球犹太人团体释放善意信号，以推动美国犹太政商精英为协约国提供更多支持，并对素来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形成敦促。

魏茨曼参与了这项计划的筹备工作，以他起草的底稿作为基础，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致信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请他转告英国锡安主义者联盟：“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



(新华社供图)

1925年11月，哈伊姆·魏茨曼（中立者）在伦敦参加《贝尔福宣言》发表8周年纪念活动

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必须明示：巴勒斯坦既有的非犹太人团体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乃至一切国家犹太裔公民的权利和政治地位，都不应遭受任何损害。”这便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也是赫茨尔热切盼望的犹太国家的特许状。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宣言提及的“巴勒斯坦既有的非犹太人团体”的指向。它至少包含两层含义：正在中东地区作为英国友军参战的阿拉伯起义军；以及协约国第二号巨头法国。1915～1916年，为了推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土耳其战线后方制造混乱，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致信麦加谢里夫（Sharif，意为“贵裔”）侯赛因，承诺只要他能发动阿拉伯人起义，伦敦将在战后协助他建立一个疆域从阿勒颇延伸到亚丁的统一阿拉伯王国。如今，在英国政府的财政和军火支援下，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亲王正率领阿拉伯起义军在红海沿岸和汉志铁路南端四处活动，与进军巴勒斯坦的英国远征军形成策应。尽管麦克马洪的信函同样约定巴勒斯坦问题须由阿拉伯人和英国政府在战后额外商定，但他们显然没有想好如何将其透露给犹太人。

同样是在1916年，一位头脑活络的英国保守

党议员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仅凭自己在中东几次旅行的经验，就和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弗朗索瓦·皮科草草划分了两国战后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在这份被称为《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方案中，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地区被认定不属于“纯阿拉伯”领土，应当由英法俄三国共同托管。随着俄国在1917年11月7日爆发革命，这一条款被修正为由英法两国共管。它和《贝尔福宣言》以及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内容都形成了冲突：巴勒斯坦究竟是应该成为统一的阿拉伯王国的一部分，还是“犹太民族家园”的所在地，又或是由英法两国联合托管，到战争结束为止都没有形成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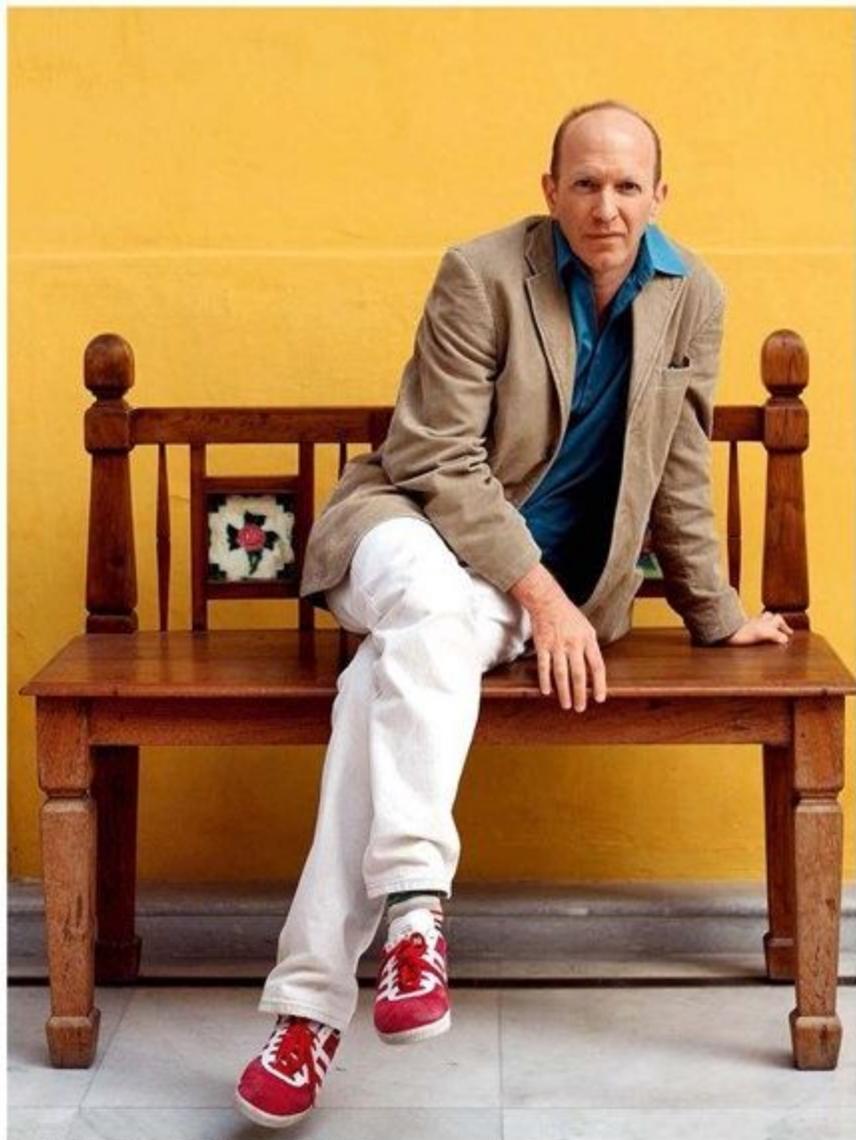
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们来说，1917年既是终点，又是起点。长达30余年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使得欧洲主要国家的领袖英国公开承诺协助犹太人重归巴勒斯坦，并在此建立民族国家的雏形。但《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幽暗底色又显示：战争结束之后，他们需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并且终究必须直面目前巴勒斯坦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阿拉伯人。重返耶路撒冷之路，即将进入下一阶段。☑

（感谢阎京生先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在一座城发现世界史

——专访《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

文 / 陆大鹏 刘怡



(视觉中国供图)

英国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在抽象的“圣地”称谓背后，围绕耶路撒冷所发生的民族、宗教、国家、个人相互冲突而又相伴共生的历史，可谓人类总体历史的浓缩和聚焦，跌宕起伏而又富于戏剧性。而蒙蒂菲奥里写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的立意，正在于平衡这座名城的“天国性”与“尘世性”，以一座城市的命运观照整个世界历史的演化轨迹。

作为土生土长的伦敦人，52岁的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有三个互为交集的身份：犹太金融—官僚世家的直系后裔，与查尔斯王储及前首相卡梅伦素有私交；毕业于剑桥大学凯斯学院的职业历史学家，代表作已被翻译成超过48种语

言，屡获大奖；影视界青睐的电影剧本和纪录片执笔人，作品版权先后被米拉麦克斯、狮门、二十一世纪福克斯等影业公司购入。而他始终乐于将自己的职业成就归因于圣地耶路撒冷的影响——自从19世纪中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着手在耶路撒冷新城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以来，蒙蒂菲奥里家族的每一代成员都会把关注全球犹太人的命运，并为其倾注心力当作是自己的天然使命。而少年时代多次随父母造访耶路撒冷的经历，使西蒙·蒙蒂菲奥里早早决定要为这座人尽皆知但又被误解和偏见笼罩的城市撰写一部专门史：既是作为历史学者，也是作为现代犹太人历史的“在场者”。

自2011年正式出版以来，《耶路撒冷三千年》（*Jerusalem: The Biography*）陆续荣获《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排名第一、犹太书籍协会年度最佳图书等好评，并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知名人士做出推荐。蒙蒂菲奥里坦言，他无意提供一部事无巨细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而是让不同的民族、宗教、个人在历史的线性推进中自然登场，并依据自身的固有特质和行事逻辑发挥其影响。如此方可使读者摆脱后见之明的左右，更切实地体会具体历史情境中事态发展的“理所当然”与“不得不然”。也是由于该书这些富于表现力的特质，它在2011年被BBC第四台改编为三集纪录片《耶路撒冷：圣城缔造记》，由蒙蒂菲奥里本人担当主持人，并已在2017年被美国狮门影业购入电视连续剧改编版权。蒙蒂菲奥里认为，一旦该书的情节得以影像化，其精彩程度将丝毫不亚于备受追捧的美剧《权力的游戏》。

作为蒙蒂菲奥里作品的中文译者之一，陆大鹏代表本刊与作者做了深入探讨。

不只是“家族史”和“犹太人史”

三联生活周刊：如我们所知，“蒙蒂菲奥里”这个姓氏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16世纪末以后迁居到意大利和西欧；而你的母亲则是来自立陶宛的东欧犹太人。独特的民族和宗教情感，是否构成了你撰写《耶路撒冷三千年》的动力？

蒙蒂菲奥里：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中国读者交流，你们对我非常重要。身为犹太人的民族背景的确构成了我撰写这本书的初始动力之一，但很难说是最具决

定性的。我的自我定位首先是一名严肃的历史学者，并且面向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历史，而不仅是褊狭的“犹太人史”。我既无意将本书写成一部犹太复国主义的颂歌，也无意反其道而行，搞出一部反驳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书。这两类东西在过去若干年里已经出过不少了，大多带有严重的局限性。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避免落到那样立场先行的陷阱里。

在动笔之前，我给这本书的定位是一部完全中立的耶路撒冷城市史，它必须涵盖所有的民族和教派，不遗漏任何一股教派或势力。无论是迦南人、罗马人、亚述人，还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无论是亚美尼亚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各国新教教会，还是穆斯林；无论是巴比伦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英国人，在本书中都有出场，并被给予尽量中立的描述和评价。这当然不容易——既有的出版物虽然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只涵盖了较短的时段或相对单一的族群，而没有任何一部成功的通史可资参考，这对我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传统历史学者或许只需把记录事实当作他们的工作，而《耶路撒冷三千年》还容纳了神话。因为这座城市是如此特殊，以至于事实和神话对那些关注它的人们往往同等重要——即使到了今天，依然有人愿意为了耶路撒冷的历史和神圣色彩而慷慨赴死。我无法忽视这一点，于是只能努力搜集材料，竭尽所能，力求获得更多有说服力的信息。为了还原事件发生时的历史现场，我曾去往耶路撒冷做了若干次考察，每次都长达几个月，而写作本身花费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我的头脑里只想着一件事：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因为任何历史学者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写好这样富有挑战性的“大书”。

三联生活周刊：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 Montefiore）爵士是你的曾伯祖父，也是推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先驱之一。在你的心目中，这位活跃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长辈有着怎样的形象？

蒙蒂菲奥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是个传奇人物。在英国，他是金融家、银行家、慈善家和社会名流，曾被选为伦敦市的两大治安官（Sheriff）之一，又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从男爵（Baronet）爵位。在海外，他更是神话般的英雄人物，曾不畏强权地为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境内受迫害的犹太人发声，并向他们提供救济。

尽管塞法迪犹太人属于犹太教正统派的分支之一，但摩西爵士在他的青年时代并不曾严守宗教规诫。直到1827年第一次造访奥斯曼帝国治下的耶路撒冷，他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属性，并决心把庇护犹太宗教和犹太民族成员当作自己后半生的事业。从那时起直到去世，摩西爵士共7次访问圣地，最后一次是

在91岁时。他大力扶助当地贫困的犹太人社区，帮助他们建立了耶路撒冷旧城墙之外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还慷慨解囊创办了风车磨坊、印刷厂和纺织厂，使犹太人能够自食其力。他的崇拜者称他为“蒙蒂菲奥里王子”。

摩西爵士没有子女。当他在1885年以100岁高龄去世后，他的侄子约瑟夫·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继承了他的爵位和遗产，这位继承人就是我的祖父。在我看来，摩西爵士最令人称道之处，不仅是他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的金钱资助，更在于他曾经基于强烈的正义感，在全球范围内自发营救因为宗教和种族原因遭受迫害的犹太同胞。在历史上，犹太人经常遭到所谓的“血祭诽谤”（Blood Libel），即有人诬陷他们秘密杀害基督徒儿童，在犹太教庆典上将童子血奉献给魔鬼。这种源于迷信和偏见、纯属无中生有的冤案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英国也不例外，结果往往催生出残暴的反犹风潮。1840年，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大马士革就有犹太人遭到了这种荒唐的指控，许多无辜的犹太平民和儿童遭到监禁，甚至被酷刑折磨。摩西爵士闻讯立即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苏丹面前据理力争，用自己的私产救下了那些已经被押入死囚牢房的受难者。1858年，他还在罗马营救了一位蒙冤入狱的犹太青年。那些年里，摩西爵士的身影活跃在全世界反犹之风最盛行的那些地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罗马尼亚、俄国控制的东欧、北非的摩洛哥……在这些地区幸运获救的犹太人心目中，这位英国爵爷就是救世主弥赛亚。

三联生活周刊：身为这样一位知名人士的后裔以及崇拜者，你如何在历史叙述中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蒙蒂菲奥里：必须承认，要做到绝对中立非常困难，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也希望我的读者们能认可这种努力。尽管蒙蒂菲奥里家族本身是犹太人，又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历史具有直接关联，但我在叙述近代以来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冲突时，依然对双方的负面行为都做了交代。不光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与耶路撒冷发生关联的所有民族和所有势力，从罗马人、亚述人、土耳其人到英国人，我都没有回顾他们的“黑历史”。在确定某一事件的真相时，我会尽量找到最原始、未经加工的档案和资料，而不是将过往史书里那些逻辑经不起推敲、道听途说的偏见和演义继续传抄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色列民族主义者还是巴勒斯坦的激进抵抗分子都炮制过一些历史神话。面对这些流传甚广的观点，我依然努力去挖掘背后的真相，并将其揭示出来，而不会畏惧因此受到双方某些人士的

攻击。在我看来，这项工作的意义甚至不仅限于历史研究。因为只有当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承认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历史中的地位，而以色列民族主义者也对巴勒斯坦人在圣地的历史权利做出肯定，双方才能真正基于同理心发展和彼此的关系，继而缔造长久的和平。

仍在现实中延续的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学家约瑟夫·阿德勒的著作《犹太人复归故土》中，摩西爵士在1841~1842年与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查尔斯·亨利·丘吉尔的通信被视为催生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决定性事件，而他们两位都是英国人。不久前刚刚迎来100周年纪念日的《贝尔福宣言》，同样是由一位英国贵族起草的。你如何看待英国在耶路撒冷的近现代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蒙蒂菲奥里：在现代以色列的诞生过程中，英国发挥的作用十分复杂。诚然，像摩西爵士那样的伦敦权贵和社会名流，以及帕默斯顿勋爵、迪斯累里、劳合·乔治、阿瑟·贝尔福、温斯顿·丘吉尔等政治家，对耶路撒冷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贡献极大。他们使欧美基督徒社会的主流开始关注耶路撒冷的命运，参与对耶路撒冷新城区的建设，并频繁前往那里旅行和朝圣。但个人意志和国家行为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张力。就以《贝尔福宣言》发表时的历史背景来说，在1917年这一年，英国几乎同时做出了三项政治承诺：和法、俄两国共管耶路撒冷；将战后中东绝大部分领土的管理权交给汉志的哈希姆家族这样一个二流势力；承诺在巴勒斯坦协助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这些承诺显然是互相冲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急于尽快打赢战争，为此不惜向任何可能有助于军事形势的势力——俄国新政府、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起义军、美国犹太人——开出空头支票。在俄国退出战争之后，英法两国都宣称会继续履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这既是道义使然，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当然，一项隐含前提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必须能够和平共处。

1917年12月，英国军队占领了耶路撒冷，随后就开始按照《贝尔福宣言》的承诺，允许全世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但随着犹太人—阿拉伯人矛盾的激化，阿拉伯人在30年代发动了大起义，给英国托管当局的治理造成了困扰；于是在1939年，张伯伦政府发表了白皮书，宣布暂停犹太人移民的入境。而这反过来又促使犹太人走向暴力抗争，摧毁了英国继续统治巴勒斯坦的社会基础，最终迫使他们在1948年撤出。

从距今2600年前开始，耶路撒冷的命运就频繁受到那些千里之外的帝国统治者决策的影响。这些大人物包括波斯大帝居鲁士、马其顿大帝亚历山大、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贝尔福勋爵、劳合·乔治首相、斯大林、杜鲁门和特朗普。各大帝国统治者的决策始终在影响和改变着这座城市：耶路撒冷从未沉寂，它的历史依然在现实中继续着。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以色列国的诞生，是因为英国和美国政府对自己未能就纳粹大屠杀做出及时反应一事心怀愧疚，故而对犹太人给予了补偿。同样是由于犹太民族曾经经受过苦难，对当下的以色列政府在民族和领土问题上的政策做出批评是不适宜的。你是如何看待这类观点的？

蒙蒂菲奥里：我必须强调一个看法：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其历史都足够悠久，绝不是20世纪的新事物，它们的影响也不应被视为突发性的。自从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罗马军队攻陷以来，反犹主义就有了极其深厚的土壤。当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后，反犹主义上升成为罗马—拜占庭帝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余音至今未绝。20世纪的纳粹大屠杀，不过是基督教世界诸种反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同理，犹太人对回归耶路撒冷、重返锡安山的渴望，从他们被罗马人驱逐之日起就萌生了。认为以色列国的出现仅仅是国际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应激反应，或者犹太复国主义的渊源只能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都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当然，现代反犹主义的盛行，的确让犹太复国主义变得更有号召力了。

但是，批评当下的以色列政府与反犹主义无关，与犹太人曾经经过的苦难也无关。犹太人曾经遭遇迫害和屠杀，那是因为当时的反犹主义者拒绝给予他们和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而今天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通常只涉及具体的政策。你甚至可以发现，对以色列政府批评最为激烈的群体，恰恰就是犹太人——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犹太人都曾经质疑过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决策，特别是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和激进锡安主义者对巴以和解的抵制，以及哈雷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日益上升的影响。许多美国和欧洲犹太人希望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不至于被宗教的狂热情绪所左右。尽管如此，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和中东地区强国的建设成绩，依然令这些海外犹太人感到骄傲；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对当下以色列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意见。那么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是否

也有你由衷敬佩的偶像人物呢?

蒙蒂菲奥里：当然有。我所推崇的偶像，不仅是那些不惜牺牲去捍卫以色列独立的战士，也包含有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和牺牲，以尊重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人权，使两大族群能和平共存的那些政治家。摩西·达扬、伊扎克·拉宾和西蒙·佩雷斯就是这样的英雄。因为在中东世界，勇于妥协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拉宾总理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就曾为和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反过来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阿拉法特、阿巴斯等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对以色列的谈判中往往极为固执，害怕做出哪怕是必要的妥协。

耶路撒冷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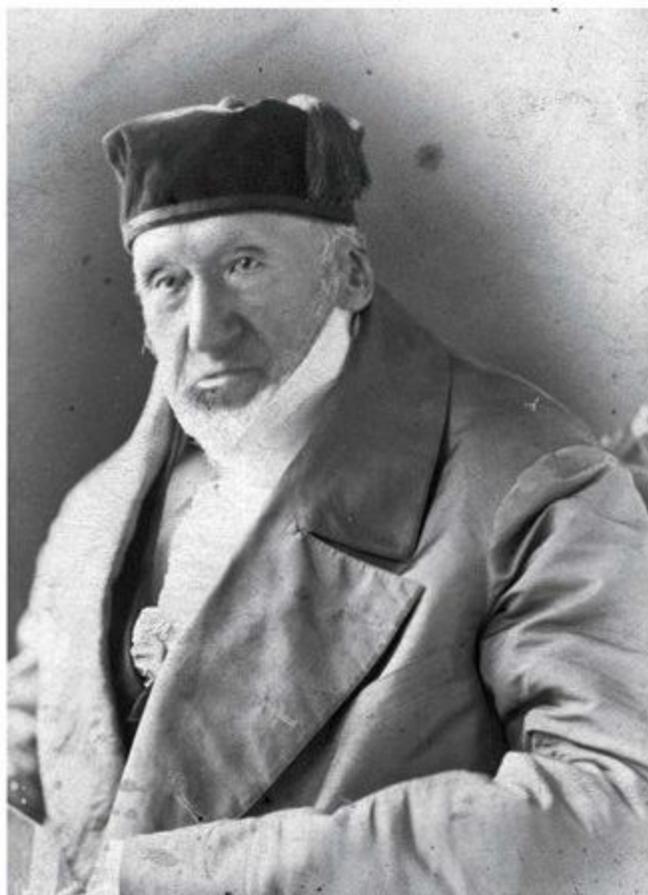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巴以冲突？

蒙蒂菲奥里：作为历史学者，对自己笔下的主题是不应该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的。我只想说，无论巴以双方的激进派是否承认，以下事实都是确凿无疑的：犹太人曾经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第二圣殿；公元前1000年之后，有好几个犹太人王国曾经统治过这座圣城。而穆斯林同样在耶路撒冷建造过两座雄伟的清真寺；从四大哈里发时代直至奥斯曼帝国，构成圣城人口主体的一度是阿拉伯人。双方对圣地都有着古老、真实的主张权和独立的历史叙述，但也都应当贬低或无视对方的历史，如此方能构成和解的形而上基础。

就历史时长而言，犹太人对圣地的崇拜已经超过3000年，巴勒斯坦穆斯林在耶路撒冷的定居史同样超过1500年。双方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和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抱有同等的敬意，也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此建立主权国家。因此，我始终相信“两国方案”才是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大民族争取和平、自由的最佳路径。但推动“两国方案”成行需要正直、勇敢的领导者，而今天巴以双方的领导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维持现状，避免冒险。他们需要有一个不惜牺牲眼前利益的新领导人，来说服自己的国民放弃在约旦河西岸取得的超出“适度”范围的土地利益，以便换取一个更稳定也更持久的和平局面。

三联生活周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府都公开宣称耶路撒冷是本国毋庸置疑的首都，你认为两国分享圣城、“一城两都”的方案有可行性吗？

蒙蒂菲奥里：我相信“一城两都”是行得通的。就人口构成而言，今天的耶路撒冷已经是一座非常犹



(视觉中国供图)

推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先驱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他也是西蒙·蒙蒂菲奥里的曾伯祖父

太化的城市，犹太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超过2/3。自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起，以色列政府就让圣城实际行使着本国首都的职能。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耶路撒冷同样是圣殿山和两大清真寺的所在地，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宗教之都。任何一种希望维持长期和平的方案，都必须让以巴双方分享耶路撒冷。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巴两国政府在“一城两都”问题上曾经进行过若干有价值的接触。2000年工党总理巴拉克在任时，以及2008年埃胡德·奥尔默特担任总理期间，都和当时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举行过会谈，提到了分享耶路撒冷的问题。以方提出的方案可不可谓不积极：他们愿意分割老城区，并接受巴勒斯坦政府机构入驻。但阿拉法特和阿巴斯都表示拒绝：他们宁愿要一个不稳定的僵持状态，也不想要双方互作妥协但具有长久效力的解决方案。时机就这样错过了。我相信在内塔尼亚胡那里，他们再也不可能得到类似的让步。

令我担心的是，在今天的巴以两国，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都在滋长。在以色列政府的强硬支持下，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越来越多地被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所主导，这不是一件好事。狂热的虔信者往往都很固执，很难做出妥协：这也是耶路撒冷的民间社会日益分裂、整个城市的气氛越来越愤怒和不宽容的原因之一。■

图像读城：永远不是耶路撒冷

文 / 张宇凌



《耶路撒冷地图》，马赛克，6世纪，发掘于约旦马达巴圣乔治教堂

谁都很难阻挡，在塑造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新耶路撒冷”的工程中，必然有艺术家的身影。

耶路撒冷城中珍宝无数，艺术品万千，几乎难以计数。但耶路撒冷城，作为一个图像志中的形象，在艺术史上的路线却惊人的单纯：是一个地理位置，一个完美模型，一个幻想出来的背景。它从来不是它自己。

地图：作为方向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成为人类精神的方向，是因为是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的圣地。圣地都有具体的标志：犹太教的约柜，也就是藏有摩西十诫的柜子被大卫王带来耶路撒冷，而且修建圣殿供奉；基督教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殉教并复活，执行最后的审判；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乘飞马至此与众先知相会，并最终登上天堂与上帝见面。所以最早穆罕默德规定的朝拜方向是耶路撒冷而不是麦加。

三大宗教信徒都把耶路撒冷作为朝圣的目的地，人们都需要地图来指引他们的朝圣进程，而大多数地图制造者也是信仰者，所以耶路撒冷的位置

成为他们必须重点标记的。

在约旦马达巴的圣乔治教堂发现了公元6世纪的马赛克地图——马达巴地图。这张地图正中央画出耶路撒冷的样貌。城墙围绕出一个椭圆卵形的城池，城池的中间被一条长长的柱廊一分为二。这条被称为卡尔多（Cardo）的长廊从城市的北端，经过圣墓教堂，顺势而下，截止于锡安山的尼亚教堂。考古学家认为这条走廊是特别为朝圣者修建起来，让他们一路可以穿过圣墓教堂到达尼亚教堂。在这张古老的地图上，长廊如同一条在蛋中成型的脊椎，定位了这个被孕育的城池的重心。

在千年之后，1581年出版的一本《神圣经典路线》中，耶路撒冷被一个德国的新教神学家和制图者——海因里希·邦廷绘制成一支三叶草的中心。海因里希的这幅作品被历史学家称为《一支三叶草中的整个世界》。图中由红绿黄三片叶子代表欧洲、亚洲和非洲，这朵三叶草的叶片匀称，被呈现在蓝白线条的海洋之中。海中点缀一些怪兽、人鱼以及帆船。三叶草的中心是一个正圆形，其中描绘出绿色的草地和充满红色屋顶的威严城池，那正是耶路撒冷。海因里希跟许多耶路撒冷的描绘者一样，从来没有踏足于耶路撒冷的土地，因此他的细节描绘中不得不用上德国的建筑风格色彩，譬如红砖屋顶。

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图中，耶路撒冷的总体特征是，总是被呈现为世界中心，而且有黄金的圣殿，有高大的城墙。

新耶路撒冷：启示录幻象

“新耶路撒冷”的观念源于公元前586年的一次战乱，以色列人意图反叛占领耶路撒冷的巴比伦人，以至于全城被毁，包括大卫王建立的第一神庙。

《旧约：以西结书》中第一次出现了“新耶路撒冷”这个提法，而且详尽描述了其建筑细节。耶和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而要摧毁耶路撒冷，建立一个新的神圣的城市。他所预言的这个新城市中“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



1



2



3



4

1. 让·哥伦布：
《攻占安条克》，
羊皮彩绘页，约
1474年，见赛
巴斯提安·马默
若特《海外游记》
一书
2. 作者不详，《攻
占耶路撒冷》，
羊皮彩绘，14
世纪
3. 作者不详，《攻
占和摧毁耶路撒
冷》，羊皮彩绘，
约1503年
4. 《新耶路撒冷》，
织毯，14
世纪，安茹城堡

石造你四围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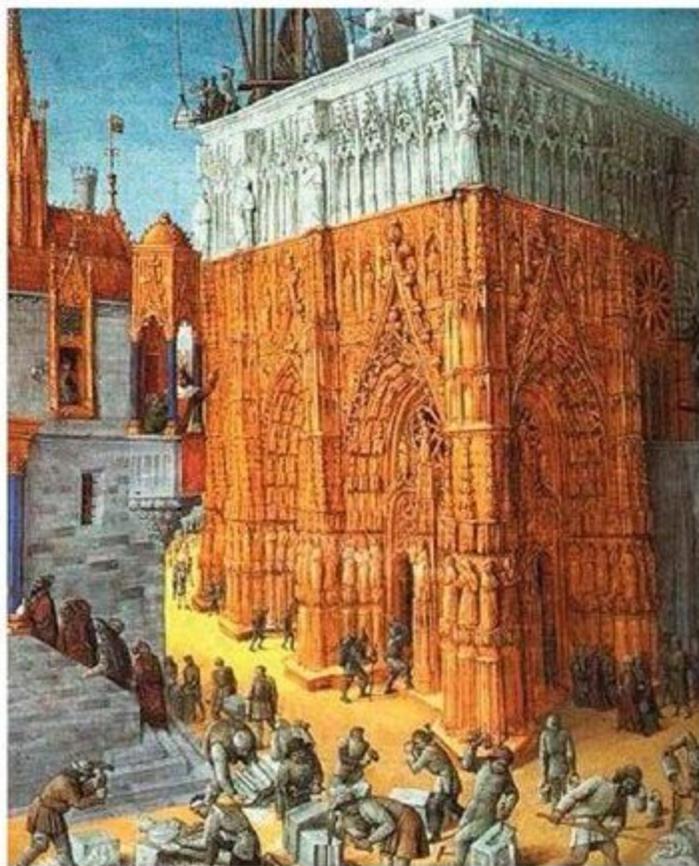
《新约》中启示录对新耶路撒冷做了最详尽的描摹，除了跟以赛亚书相近的建筑材料：“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还有具体的大小测量和数据，换算成

我们今天的度量衡，大约是490万平方公里，110亿立方公里。而且有12个城门，代表十二使徒，分别标以以色列十二族的名称。“新耶路撒冷”虽然建筑细节翔实，地理位置却模糊不清，后来的教派各有解释，有的说在耶路撒冷圣山附近，有的说不在耶路撒冷，是另一个新地方。所以“新耶路撒冷”这个意象从未出现在地图上，而是作为未来的理想模型出现在建筑和图像中。

梵蒂冈城就自称是依照新耶路撒冷而建。查理



1. 让·富凯：《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牛皮彩绘，约1470年，见《犹太古物》一书
2. 让·富凯：《希律王占领耶路撒冷》，牛皮彩绘，约1470年，见《犹太古物》一书
3. 耶罗尼米斯·波斯：《瞧这个人》，木板蛋彩，71厘米×61厘米，约1475年
4. 维托雷·卡尔帕乔：《圣司提反布道》，布面油画，148厘米×194厘米，1514年



1



2



曼大帝在建都亚琛的时候也曾这样向往，而且把自己的一枚金戒指装饰上金子雕塑的耶路撒冷尖顶建筑。

图像中的新耶路撒冷很多出现在书籍插图中。中世纪的欧洲，从《圣经》抄写编撰开始，书籍插图就是很重要的艺术类型。因为插图是直接由文字想象出来的图像，所以它们是第一手的图像母型，它们经常成为其他艺术门类——雕塑、木刻、象牙、木版画等等的模板。书籍插图的绘制者也是艺术创作的大师，他们用珍贵的颜料在羊皮纸上绘制出具体而微的世界。

11世纪的德国书籍《班贝格启示录》，由德国的赖欣瑙小岛上的修士绘制。他们将“新耶路撒冷”抽象和简化到几乎像一个符号或徽章。圆形的城墙上下左右的四分点上有三个城楼，象征三个城门，城中间别无他物，只有一只上帝的神圣羔羊。因为启示录也说“我在城里，没有看见一座大殿，因为全能之主上帝和羔羊就是她的大殿”。城外有一个天使，以及写作启示录的作者先知约翰，他被描述为“新耶路撒冷”降临的目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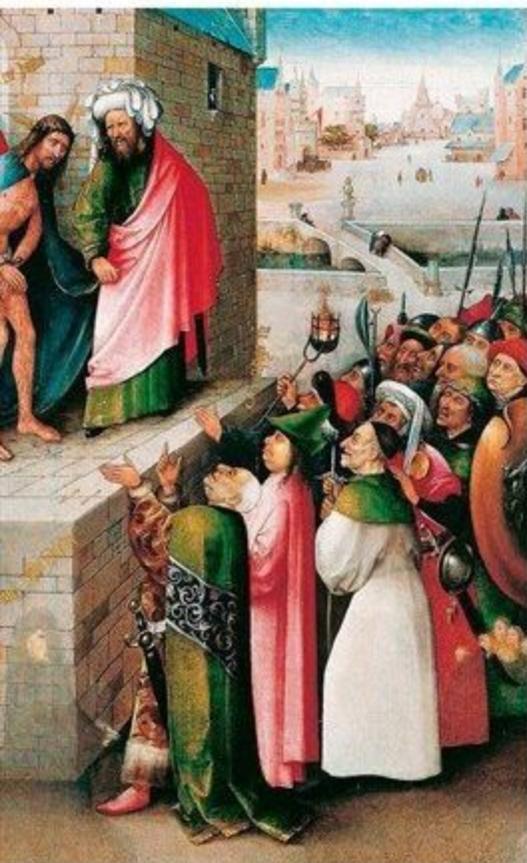
另一个11世纪的作者贝雅图斯·德·范坎笃斯（Beatus de Funcundus）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专门为启示录所做的插图，其中有多幅涉及新耶路撒冷，

各个根据经文内容而有侧重。比如一幅的中心是曲线流动的深蓝色，指的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中所说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另外一幅图有十二使徒各居一城门中，围住整个四方的城池，城中除了有约翰、羔羊，还有一个长翅膀的天使拿着一根金子的长物，这是为了图解二十一章中所说的“天使量城”，“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

十字军、耶稣受难和浪漫主义

十字军主题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战争和杀戮现场的背景。从中世纪到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作品中，这几乎是耶路撒冷城唯一的角色。

中世纪的插图中有关十字军和耶路撒冷主题的，几乎只有城墙出现：大量的军队在攻打这座城池。细节中可以发现军用设施：投石器、云梯、弓箭、刀剑、马、船、帐篷……血腥场面：开膛破肚、砍头、刺穿、焚烧房屋……和战斗规模：不可计数的军队从远景的路上涌来……而耶路撒冷城作为12次十字军东征的背景和他们最向往的目的地，却是无个性的，



3



4

仿佛是哪一座战争中的城池一样。虽然十字军回忆录的一部分创作者是亲自参加过战斗的，但插图绘制者大多并无东征经验。自此，耶路撒冷就成为一种想象中的背景。

尼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 (Hieronymus Bosch) 1476 年创作了《Ecce Homo》，表现基督被公审的场景。右后方的景致仿佛是一个鬼影城市。人影都是寥寥数点，与近景毫无关系。唯一有一小群人聚集的远方，是在一个挂出星月旗的城堡门口。在这个时期的人的头脑中，穆斯林也已成长为基督徒更大的敌人，描画他们正是为了给画面增添恐怖的气息。这明显是属于博斯和荷兰人民的耶路撒冷，建筑都是荷兰哥特晚期的风格。特别是那个巨大的广场，仿佛深夜宵禁后般空旷，却顶着一片春日白天的淡淡蓝天，让人想起玛格利特的梦境。

与此类似的是，15 世纪的法国画家让·富凯 (Jean Fouquet) 受法国大公之约，为《犹太古物》一书制作了数张关于耶路撒冷的插图。其中《希律王攻陷耶路撒冷》中的曲折的金色圣殿柱子取自罗马老圣彼得教堂的柱子；而另一幅的耶路撒冷城中景致也是尼德兰村庄的景象。

意大利画家维托雷·卡尔帕乔 (Vittore Carpaccio) 的代表作品《圣司提反布道》创作于

1514 年，这幅珍藏于卢浮宫的作品描绘了圣司提反在耶路撒冷城布道的景象。除了前景中的圣人和聆听布道的信众，中后景中有大片的城市 and 自然景观。艺术家自己在给曼图亚公爵的一封信中，兴致勃勃地讲到这幅画的背景完全借用了君士坦丁堡的形象。因为君士坦丁堡在当年是更容易到达和搜集到写实资料的城市。建筑部分直接来自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岳若思城堡 (Yoros)，人物的服饰也参照了君士坦丁堡居民中的土耳其、拜占庭和意大利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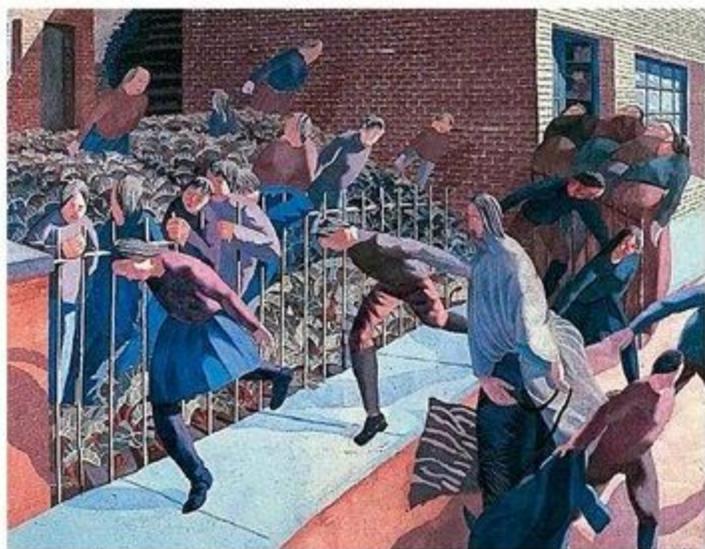
波提切利连君士坦丁堡都懒得参照。他在《基督受诱惑》这幅作品的中心后景，表现魔鬼将耶稣带到圣殿顶端，要求如果他相信上帝会保护他的话，就应该跳下去试一试。而那个被认为应该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建筑，已经被考证出来是画家直接参照罗马萨西亚圣灵教堂的圣玛利亚礼拜堂所绘。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艺术家无法涉足耶路撒冷，也对关于它的写实作品没有真正兴趣。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焦点又无法离开这座城市，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主题：Passion。

基督受难的这一周，每个场景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城中：他在公元前 33 年的逾越节进入耶路撒冷城，洁净圣殿，跟门徒进行最后的晚餐；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半夜被捕，受公开审判，鞭刑，游街；在各



1



2



3

1. 安布罗焦的皮耶罗·德·乔万尼：《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木板蛋彩，29厘米×65厘米，约1435年

2. 斯坦利·斯宾塞：《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布面油画，114.2厘米×144.8厘米，1920年

3. 詹姆斯·恩索：《基督进入布鲁塞尔》，布面油画，253厘米×431厘米，1888年

各他山上被钉上十字架，而后葬于圣墓。最跟城市背景相关的母题，也是耶路撒冷直接被写入的一个图像志母题是：基督进入耶路撒冷（The entry of Christ to Jerusalem）。许多大师描绘过这个场景，留下系列旷世名作，但却没有一个是跟真实的耶路撒冷相关。比如在完全相同的题目下，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最为简练，只有一个简单的城门和两个爬在棕榈树上采叶子过逾越节的孩子来表现环境，完全是一个舞台剧的抽象舞美。杜乔（Duccio di Buoninsegna）的变得有点复杂，因为他开始对空间感兴趣，虽然还没到散点透视的高峰期，但他看到了通过描绘建筑结构可以对视觉空间感受产生

作用。他描绘的城门、城内的建筑，甚至城内一个从窗口偷窥的人，都完全是用的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建筑作为蓝本。在安布罗焦的皮耶罗·德·乔万尼（Pietro de Giovanni d'Ambrogio）的同题作品中，有了对城市景观稍加改动的尝试，远景中似乎出现了一些拜占庭式的东方元素，用色也包括正红、墨绿和淡紫，突破了欧洲城市的色调，但依然没有可以做决定性区分的特征。

“基督受难”就像基督教义中呈现的一样，它既是历史，也是虚构，既是事实，也是象征。所以艺术家们并不关心其中的耶路撒冷是否是远在东方的那一个，他们所要描画的，就是他们心中

的耶路撒冷。

到了19世纪,随着殖民和考古的进展,欧洲点燃了东方热。耶路撒冷成为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家对东方的极致幻象图像。它综合了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的三种征服欲望。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在1637年创作了《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表现公元70年,罗马皇帝的儿子,罗马将军提多斯率军攻占耶路撒冷、摧毁圣殿、驱逐犹太人的场景。前景偏右处的罗马人提多斯金冠红袍,骑在白马之上,成为整个画面的注意力焦点,但是仍然很容易看出白马也被这般景象惊吓而抬起前蹄,提多斯望向神殿,面呈惊讶。画面左后方的圣殿,完全本着普桑的古典主义诉求,以罗马建筑为蓝本,再往后方延续的耶路撒冷城亦是一个罗马城市的样貌。

意大利浪漫主义画家弗朗西斯哥·海耶(Francesco Hayez)则在1867年的《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中,除了后景的建筑取自罗马风格之外,把中心的圣殿石头祭坛描画成一种不可能出现的体量和形制,虽然这个祭坛据经文来说确实在第二圣殿中出现过。海耶的祭坛却被从圣殿中挪到空地中心,台阶与它的透视关系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完全极简主义、毫无装饰的立方体高台,只在四个角上有突起的四分圆角,它完全占据了视野中心,跟古典写实主义的战争场景描绘形成巨大对比,仿佛在一个现代主义的舞台上上演一场古典戏剧。

同一时期,耶路撒冷开始被旅行画家和风景画家关注,作为东方情调的题材在一些写实风格的作品中出现。这些写实的作品却完全没有它的幻象风姿诱人,很少在历史上留名。

“我”的耶路撒冷

两次战争后的现当代作品中,耶路撒冷的意象变得更加心理性和个人性,它也开始从一个宏大的、神圣不可触及的构造,降临到日常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来。

詹姆斯·恩索(James Ensor)1889年创作的《基督进入布鲁塞尔》,把耶稣基督画成艺术家自己,而耶路撒冷则被布鲁塞尔取代。神圣的信众成为冷漠丑陋的群氓。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库克姆的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sor)。库克姆是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平

淡无奇的小村庄,画家斯坦利·斯宾塞就出生在这里。斯坦利在伦敦斯莱德艺术学校求学的时候,会每天坐火车在下午茶时间回家喝茶。他还曾经把自己的艺名叫作库克姆,以示家乡对他的重要性。斯坦利大部分重要的作品都创作于家村,他几乎在这个村庄中重现了所有“耶稣基督”受难的场景,包括最后的晚餐、基督背负十字架、基督遭背叛、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在他1920年创作的《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代表作中,耶稣孤身行走在库克姆的主街上,村民们从他们红砖的平房里,从他们种了花椰菜的前院里奔来参与这一盛景。斯坦利声称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就充满了宗教的重要性,而且自然中的物体就是神圣的。继而他开始像拉斐尔前派的许多艺术家,特别是像他父亲曾经拜访过的霍尔曼·亨特一样,在家乡的英格兰乡村风景中展开《圣经》中的场景。在他的系列耶稣受难主题的作品中,耶路撒冷就是泰晤士河边的这个村庄。

最新的关于耶路撒冷与艺术的消息,是关于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西(Banksy)的。继法国街头艺术家JR在耶路撒冷的以巴隔离墙上贴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面对面的照片肖像后,班克西在隔离墙边修建了一个他自己的旅店,也在墙上继续创作他的涂鸦作品。这些街头艺术虽然没有反映耶路撒冷在艺术家心目中的形象,但也说明了,今天的耶路撒冷,包括它的政治动荡和危险,仍然在直接地刺激着创作的冲动。谁都很难阻挡,在塑造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新耶路撒冷”的工程中,必然有艺术家的身影。✍



班克西：耶路撒冷以巴隔离墙涂鸦，2016~2017年

现代耶路撒冷的四个瞬间

文 / 刘怡



1936年11月16日，一名参与镇压巴勒斯坦人起义的英军预备役士兵在结束任务返回南安普敦港后，拥抱前来欢迎的儿子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1944年11月8日，在开罗街头被“莱希”枪手暗杀的英国代理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的葬礼在万圣教堂举行

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事实，冲突构成了20世纪耶路撒冷的主线。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针对英国托管当局的抵抗，到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国之间的正面冲突，耶路撒冷经历了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风云变幻。两大民族共享圣地的的美好愿景，迄今为止依然停留在纸面上。

莫因男爵 (Walter Guinness, Baron Moyne)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只手已经拉开了车的后门。黑洞洞的枪口伸进来，接连响了三次：一弹打中男爵的右锁骨上方，一弹从腹部穿入腰椎，一弹从右胸直接贯穿。

这是1944年11月6日的开罗街头，64岁的英国前殖民地事务大臣、代理中东事务大臣莫因男爵在他的官邸门口遭到两名枪手的伏击，当场身亡。闻讯赶来的警察将刺客当场逮捕，发现他们是犹太人军事组织“莱希”(Lehi)的成员，23岁的埃利亚胡·贝特-祖里和19岁的埃利亚胡·哈基姆。两个年轻人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他们宣称：在莫因担任殖民地大臣的1941~1942年，英国在巴勒斯坦实施的严苛反移民政策，直接导致身处大屠杀阴影下的上百万欧洲犹太人无路可走，因此这是一次正义的惩罚。在法庭上，两人慷慨陈词：“我们不承认英国有权将巴勒斯坦赐予我们、抑或将它夺走。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践行《贝尔福宣言》，不是为

了什么‘民族家园’。我们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为被外国势力统治下的祖国而战。我们决不屈服。”

1945年3月22日，贝特-祖里和哈基姆高唱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歌曲《希望》（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走上绞刑架。一年后，1946年7月22日，富丽堂皇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南侧楼被犹太人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安放的炸药炸塌，造成91名英国官员、政府雇员和平民丧生。英属巴勒斯坦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肮脏战争”，至此达到了最高潮。这场战争起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历时3年的大起义，以一份争议颇大的《麦克唐纳白皮书》作为收梢。而犹太人群体需要抗衡的对手，已经由阿拉伯政教领袖领导的民间社会扩大为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以制衡者自居的英属巴勒斯坦当局。1947年，联合国大会裁决在巴勒斯坦实施阿以分治；一年后，第一次中东战争使圣城分裂为东西两大占领区，自此再无宁日。

1967年，先发制人的以色列军队从约旦手中收复耶路撒冷，“第三圣殿”的辉煌似乎已经在朝犹太人招手。然而历经1973年和1982年两场惨烈的战争，巴以冲突的动力从未消弭。双方领导人以让步求和解的努力，在1993年的短暂握手之后，再度归于消沉。

今日的耶路撒冷已经是一座犹太化色彩相当浓厚的城市，然而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从无到有地在“应许之地”重建起一个国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从未放弃他们对圣殿山和两大教堂的固有诉求。圣城耶路撒冷的明天，依然是前途未卜的“正在进行时”。

1936：大穆夫提的反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以英军进占巴勒斯坦、攻克耶路撒冷而告终。英法共治圣地的许诺并未付诸落实，作为补偿，伦敦推翻了对哈希姆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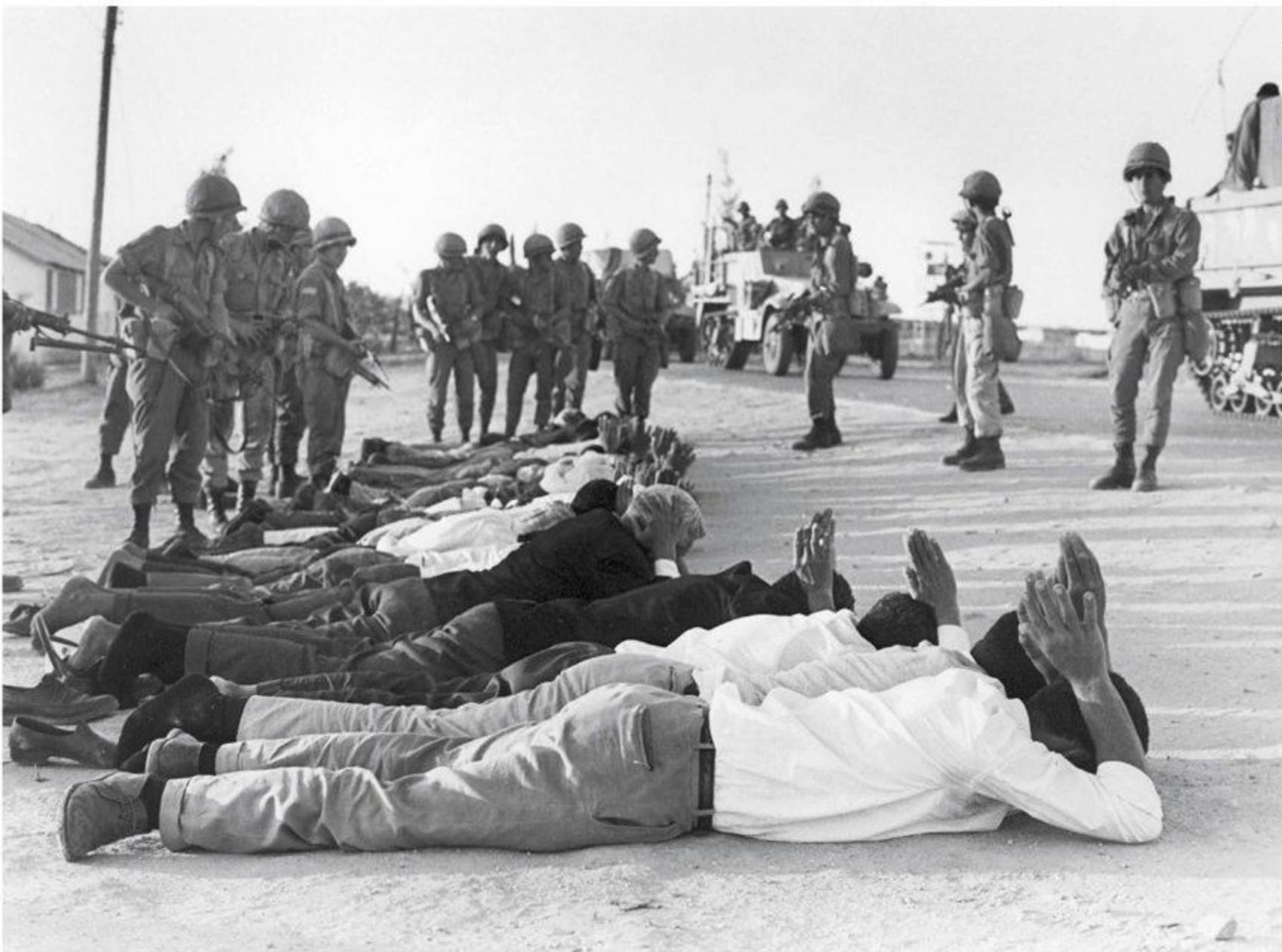
的承诺，允许法国进占黎巴嫩和叙利亚。在《贝尔福宣言》的许可下，犹太移民开始从欧洲源源不断地涌入英属巴勒斯坦，到30年代中期终于引发了阿拉伯人的激烈反抗。

领导阿拉伯人起事的关键人物，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宗教法官和释法学者）兼巴勒斯坦最高穆斯林委员会主席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他的家族历史可以上溯至穆罕默德的外孙，自视甚高，汲汲于成为巴勒斯坦未来的最高统治者，对犹太人影响力的上升极为不满。早在1929年，侯赛尼就策动了一场针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社区的骚乱，造成339名犹太平民死难。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秘密接受法西斯意大利的资金援助，扶植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卡桑在巴勒斯坦北部组织游击队，袭击犹太人定居点和英国控制下的铁路线。这类活动渐渐引起了英国政府的警惕，1935年底，他们在约旦河西岸进行了一波搜捕，将卡桑当场击毙。

1936年4月，侯赛尼等人以追悼卡桑为名，在西岸城市纳布卢斯组建了“阿拉伯民族委员会”，随后又升格为“阿拉伯最高委员会”（HAC）。该委员会号召巴勒斯坦全境的阿拉伯人实施罢工、罢市，要求英国当局拒绝批准犹太移民入境或购置土地，并允许本地人自行选举产生独立的议会和政府。罢工持续了半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阿拉伯武装人员对摩苏尔—海法输油管道、雅法—耶路撒冷铁路以及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不间断的袭击，造成80名犹太人遇难。伦敦当局不得不派出2万名正规军进驻巴勒斯坦，厉行镇压；并由前印度事务大臣皮尔伯爵率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当地，听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诉求，以制订应对方案。

皮尔委员会于1936年11月抵达巴勒斯坦，经过历时半年的调查，在1937年7月公布了他们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鉴于阿犹两族的矛盾已经激化，并且将他们纳入一个统一代议制政府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目前可取的对策是建立两块独立的自治区：犹太区包含耶斯特平原、加利利和中西部沿海走廊，面积较小，新移民仅允许迁入该地区；阿拉伯区包含撒马利亚、犹地亚、与外约旦的全部交界地带、内格夫沙漠以及雅法港；圣城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仍由英国控制。两个自治区可以选出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未来将以此为基础形成独立的国家。目前居住在犹太区版图内的22.5万名阿拉伯人将迁入阿拉伯区，费用自犹太区的税收中拨出；在自治开始后的

1967年，先发制人的以色列军队从约旦手中收复耶路撒冷，“第三圣殿”的辉煌似乎已经在朝犹太人招手。



（法新社供图）

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看守在西岸地区被俘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若干年里，犹太区须向阿拉伯区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后者在约旦河谷开辟更大的农耕区。

平心而论，这是整个委任统治时期最有诚意的一份分治方案。它限制了犹太裔移民入境的范围，并给予阿拉伯人必要的经济补偿。而本-古里安领导的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巴勒斯坦代办处出于尽早实现建国的考虑，明确表态赞成分治。但阿拉伯人的考虑却远为复杂：加利利的农耕区所有权大部分属于阿拉伯地主，彻底放弃该地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接受的，在耶路撒冷经营多年的侯赛尼家族同样不可能退出圣城。更微妙的是，侯赛尼本人正在和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争夺巴勒斯坦的领导权；倘若过早实施分治，经济上无法自足的阿拉伯区势必沦为邻国外约旦（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附庸，从而影响到侯赛尼成为巴勒斯

坦国王的计划。因此，阿拉伯委员会对英国政府的一切协商和安抚都持对抗态度，拒不做任何让步。

1937年9月，冲突再度爆发。当月26日，阿拉伯武装人员在拿撒勒打死了英国驻加利利专员安德鲁斯。英属巴勒斯坦当局立即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非法，侯赛尼等人逃往黎巴嫩避难。其余的激进分子顺势挑起了一场全面内战。当年11月，粮食商人哈吉·穆罕默德（化名阿布·凯末尔，他是侯赛尼的远亲）和侯赛尼的侄子阿布德·卡迪尔组建了“巴勒斯坦全国圣战者委员会”，在图勒凯尔姆—杰宁—纳布卢斯三角地带集结了一支超过5000人的起义军，升起红黑绿白四色泛阿拉伯旗，哈吉·穆罕默德被任命为总司令。起义军编成四个旅，各有不同的防区，不间断地袭击犹太人定居点、摩苏尔—海法输油管道、铁路干线和通信设施。1938年全年，

累计有 44 列火车出轨, 33 辆装甲护路车、27 个车站、21 座桥梁和隧道被炸毁, 造成 136 人死伤。为了防御阿拉伯人投掷的炸弹, 犹太人在集中出行时不得不乘坐外部焊接有钢板的简易装甲车。

怒火中烧之下, 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实施了 1857 年印度兵变之后最严苛的镇压措施。皇家空军在约旦安曼驻扎了 14 个轰炸机中队, 终日在西岸上空巡逻, 一旦发现可疑的营地立即投弹攻击。巴勒斯坦通往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陆上边境被彻底锁闭, 阿拉伯村庄附近则进驻了装甲巡逻车和骑兵。英国军警会挨家挨户地搜捕可疑人员, 一旦发现立即逮捕, 该村庄还须缴纳数千英镑的罚款。如有阿拉伯武装人员实施还击, 他们藏身的村庄将被施以连坐法, 必要时甚至直接用大炮和炸弹进行定点摧毁, 将起义军和平民一起消灭掉。在雅法、纳布卢斯等激进分子云集的城市, 被怀疑藏匿有武装人员的社区和古迹遭到了惩罚性拆毁(在其中引爆水雷), 一些被捕的阿拉伯人被捆到军用卡车和装甲护路车上, 作为抵挡起义军炸弹袭击的“肉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分担压力, 英国自 1938 年起逐步批准犹太人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成员改编为辅助警察, 向其分发步枪、迫击炮等轻武器, 共同投入对阿拉伯人的镇压。反游击战专家、英军情报参谋温盖特上尉(Orde Wingate)还帮助“哈加纳”组建了一支“特别夜战队”, 即后来的“帕尔马赫”(Palmach)突击队的前身。到 1939 年初, 犹太辅助警察的数量已经增加到 2 万人。从“哈加纳”中分化出的激进准军事组织“伊尔贡”(Irgun)甚至对阿拉伯人社区也发动了以牙还牙的恐怖袭击, 使冲突全面升级。

经过一年半的血战, 到 1939 年 3 月, 哈吉·穆罕默德在杰宁战死, 起义基本被镇压下去。在三年断断续续的暴力活动中, 累计有 5000 名阿拉伯武装人员和平民身亡, 起过 1.5 万人受伤, 108 名激进民族主义者在被捕后遭到处决。参与镇压行动的 5

万名英军中有 262 人战死, 550 人受伤, 另有约 300 名犹太平民被阿拉伯暴徒杀害。但整个事件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由于侯赛尼家族的私心, 在 20 年代英属巴勒斯坦的政治生活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阿拉伯精英几乎被一扫而空; 残余者长期流亡海外, 沦为外约旦和叙利亚的附庸。数年以后, 当联大分治决议、第一次中东战争等关键性事件陆续发生时,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导人只能完全听命于其外约旦恩主, 并被卷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内部倾轧, 再也无法提出独立的谈判方案。

但在对德战争爆发在即的背景下, 埃及、伊拉克、外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立场对皇家海军的能源安全以及英帝国在中近东的存在意义至关重要。因此在 1939 年 5 月 22 日, 上议院未经投票, 直接采纳了殖民地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起草的一份行动纲领, 即争议颇大的《1939 年白皮书》。该文件宣布: 鉴于自 1917 年《贝尔福宣言》公布以来, 累计已有超过 45 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阶段目标已告达成。考虑到阿拉伯人的民族感情, 英国在未来 5 年内将仅允许 7.5 万名犹太人继续迁入巴勒斯坦; 此后除非经当地阿拉伯人许可, 否则将取消一切犹太裔移民配额。3 个多月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洲的 900 万犹太人有 2/3 永远消失在了纳粹集中营的焚化炉里, 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政府的关系至此彻底破裂。

1947: 来自纽约的裁决

随着“二战”临近尾声, 一度与英属巴勒斯坦当局联手对抗德国人的犹太人武装, 现在毫不犹豫地发起了遍及整个巴勒斯坦的“肮脏战争”。交战的一方是 8 万英国军队和 1.6 万名殖民地警察, 他们装备精良、但士气低落, 终日龟缩在被诮称为“贝文格勒”(贝文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坚固政府建筑内, 急欲复员还乡。另外一方则是总数超过 11 万人(包括 3 万名女兵)的犹太地下军事组织成员, 他们神出鬼没, 足迹无所不至。美国陆军部派出的一个顾问团奉命对巴勒斯坦的安全形势做出评估, 结论是至少要出动 30 万正规军才能恢复秩序, 这是已经掏了 3000 万英镑“治安维持费”的英国当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担的。1947 年 2 月, 艾德礼首相终于公开承认: 切割在中东的义务已经刻不容缓, 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正式进入了倒计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洲的 900 万犹太人有 2/3 永远消失在了纳粹集中营的焚化炉里, 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政府的关系至此彻底破裂。

1947年5月15日,应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宣布组建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等11个国家参与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前往耶路撒冷确定该地区的政治前途。特别会议还决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权各任命两位联络官,配合委员会的工作。在各自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武装起义之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命运依旧要在谈判桌上来决定。

30年代阿拉伯暴动的领导者侯赛尼、法齐·考克吉等人在逃出巴勒斯坦后,于1941年拥戴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阿里发动了一场亲轴心国政变,但在两个月内被英军打垮。他们随后正式前往德国,成为了希特勒的座上宾。纳粹德国为侯赛尼提供每年60万马克的活动经费,并承诺援助阿拉伯独立运动,以消灭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之家”。作为回报,大穆夫提曾派遣5名“阿拉伯自由军团”特工潜入特拉维夫从事破坏活动,并向党卫军在巴尔干招募的3个穆斯林师训话,勉励他们和德国人并肩作战。不过一俟德国战败,他们马上潜逃回埃及,在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下重建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以侯赛尼家族成员贾迈勒为代理主席。1947年初,英国政府和联合国承认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正式代表。

和十年前相比,阿拉伯委员会的立场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贾迈勒·侯赛尼在纽约发表了一场措辞严厉的演讲,宣布:阿拉伯人只接受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委员会不承认《贝尔福宣言》的合法性,也不认为犹太人有合法移居巴勒斯坦并在当地购买土地的权利。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结束后,委员会承诺按照现有的人口分布,在若干地区给予犹太人自治权,但在此之前应拒绝任何新移民入境。英国政府是这一立场的暗中支持者;或许是因为对此太有信心,阿拉伯委员会拒绝配合联合国的调查,并且四处煽动抗议。

与之相反,深谙舆论战重要性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派出了他们最能言善辩的两位成员担任联络官:一位是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银行行长的戴维·霍洛维茨,另一位是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阿巴·埃班。在3个月的考察期里,他们陪伴联合国官员走遍了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向他们展示了海法的炼油工厂、特拉维夫的现代化港口、内盖夫沙漠中的基布兹农场以及约旦河上的水力发电站,



1947年秋天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伊拉克驻美大使乔达特、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和黎巴嫩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由左至右)就巴勒斯坦问题展开场外磋商

使那些来自欧洲、北美和印度的代表产生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是简单的外来入侵者,他们一直在做长期在此生活和繁衍的努力,其固有权利不应被剥夺。与此同时,调查委员们也看到了耶路撒冷街头的装甲车、被强制遣返的犹太人难民以及对大屠杀幸存者颐指气使的英国军警,越发感到《1939年白皮书》是一份与人道原则相悖的文件。而美国女记者弗瑞达·基尔希韦在纽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则将这场舆论攻势推向了最高峰——小册子收录了侯赛尼大穆夫提与希姆莱、戈培尔等纳粹高官通信的副本,德国外交文件中关于侯赛尼和希特勒会面的记录,以及党卫军要员会见阿拉伯人领袖的照片。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至此已沦为彻底的反角。

9月3日,特别委员会向联大提交了两份最终备选方案:加拿大、捷克等7国提议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南斯拉夫、印度和伊朗则提议建立一个松散的巴勒斯坦联邦,分为阿拉伯区和犹太区。无论哪个方案,和1937年英国提出的第一份分治蓝图相比都出现了巨大变化,犹太人的利益诉求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尊重。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和美国双双赞成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在斯大林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大部分成员曾经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与莫斯科立场一致,因此必须予以声援。11月25日,特别委员会在投票中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联邦方案,半数以上的代表赞成将两国分治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做最终表决。



(视觉中国供图)

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一名受困于耶路撒冷新城的犹太男孩食用分发的无酵饼

1947年11月29日上午10点，这场决定巴勒斯坦命运的投票在纽约长岛的成功湖村（Lake Success）举行。这里在战时曾是斯佩里公司制造轰炸机瞄准具、炮塔和机载雷达的车间，如今则被用作联合国的临时总部。在参与投票的57个国家中，美、苏、法等33国投了赞成票，包括全体穆斯林国家和印度、古巴、希腊在内的13国投了反对票，中、英等10国弃权，暹罗因国内发生政变而缺席。大会主席随后一锤定音地宣布：鉴于赞成票的比例高达72%，联合国大会现在正式通过具有历史意义的181（2）号决议，即《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在1948年5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后，在加利利、西部沿海走廊和内格夫沙漠将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其余地区建立阿拉伯国，耶路撒冷为国际区。

当投票结果随着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传到巴勒

斯坦之时，时间已是11月29日深夜。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从海法的海滩到内格夫沙漠深处，礼花和信号弹腾空而起，齐唱《希望》的歌声回荡在每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上空。在《贝尔福宣言》公布30年之后，犹太人通过不懈奋斗，终于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

1948：一个对一群之战

尽管第一次中东战争理论上要到1948年以色列正式独立之后才宣告爆发，但在联大分治决议通过之后，阿拉伯武装人员已经在圣城周边向犹太人定居点发动了袭击。在英国当局的默许下，由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派遣的民兵武装“圣战军”（2000人）从耶路撒冷以西逼近了圣城，以叙利亚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为主体的另一支部队“阿拉伯解放军”（8000人）则从北部向南攻击。本-古里安的犹太代表处经过紧急动员，集结了5.5万名受过训练的武装人员，开始了保卫耶路撒冷周边交通线的战斗。1948年4月8日，“圣战军”总司令、30年代阿拉伯大起义的军事领袖之一阿布德·卡迪尔·侯赛尼（Abd al-Qadir al-Husayni）在耶路撒冷以西的一个村庄被打死。43年后，他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马德里和谈中的发言人。

1948年5月14日下午，以色列建国典礼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举行；在此时的耶路撒冷，“圣战军”已经完成了对老城区的封锁。在悬挂有西奥多·赫茨尔巨幅半身像的美术馆大厅内，犹太国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庄严宣告：新国家将以“以色列”（Israel）为名，它在古代希伯来传说中的含义是“与神摔跤”。促成《贝尔福宣言》发表的魏茨曼成为这个新国家的首任总统；由于他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私交，白宫在短短16分钟后就宣布承认以色列国。紧接着苏联及其东欧伙伴国也陆续公布了对以色列的外交承认。当然，上门“道贺”的还有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正规军，他们以7500人的约旦军队作为主力，从西岸向耶路撒冷逼近。

在耶路撒冷市区，维持秩序的英军于5月14日清晨宣布撤离，“哈加纳”武装人员随即收复了旧城的北部和东部。但短短4天之后，约旦军队进入战场，以新型野战炮击退了旧城区的守军，在5月28日下午迫使以色列人挂出白旗。重重压力之下，本-古里安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尚未陷落的新城，

保住城中的 10 万名犹太平民。5 月 25 日拂晓，刚刚组建完成的以色列第 7 旅（成员大部分是刚刚由欧洲抵达的新移民）猛攻新城和特拉维夫之间的交通枢纽拉特伦，但历时一个星期仍无法夺取阿拉伯人手中的阵地。最后在 6 月初，由未来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率领的一支侦察分队找到了一条绕过阿军阵地的山间小路，派工兵秘密对其进行拓宽，在一个星期内建成了一条直通耶路撒冷新城的简易公路。阿拉伯军团对圣城西部的封锁终于被打破。

6 月 11 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阿以双方宣布停火四个星期。此时阿拉伯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分治决议划分给巴勒斯坦国的全部领土，另外还占领了理论上归以色列所有的内格夫沙漠和属于国际区的耶路撒冷老城。但因为联合国的军事禁运，他们的军火弹药已经接近告罄。而以色列人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从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购进了大批军火，并将过去各自为战的各民兵组织改组为统一的国防军。现在，他们拥有 7 万名全副武装的部队，士气极为高昂；这场“一个对一群”的不对等战争，轨迹随之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7 月 8 日，军事行动全面恢复。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新购买的坦克，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周边全力进攻，夺取了一条宽达 10 公里的走廊地带。到当月 17 日第二次停火生效时为止，以色列军队的实控范围扩大了 3 倍以上，而阿拉伯军队平均每天丧失 130 平方公里的控制区。10 月下旬，以军又发起代号为“约阿夫”的攻势，从考克吉指挥的“阿拉伯解放军”手中夺回了北加利利，并将埃及第 4 旅包围在法卢贾。在法卢贾包围圈中奋力抵抗的有一位埃及少校，他就是接下来 20 多年间阿拉伯联盟的实际领导人纳赛尔。

1949 年 2 月 24 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以色列与阿拉伯联盟成员国之一埃及率先达成停战协议。埃军同意撤出内格夫，以军则解除对法卢贾的围困，并承认加沙地带为埃及占领区。在耶路撒冷，约旦和以色列以双方实控范围为界，划定了停火线，使耶路撒冷新城和旧城遭到分割。希伯伦大学和哈达萨医院所在的斯科普斯山成为约旦境内的以色列飞地，约旦允许以方定期更换那里的警卫，但大学和医院本身无法使用，直到 19 年后才重新开放。约旦政府还禁止犹太人前往旧城朝拜，犹太朝圣者在此后的 19 年里不得不以锡安山代替西墙等宗教圣地。经历了历时近两年大大小小的冲突，圣地以被分割

的形态迎来了停战协议的生效。

对以色列人而言，第一次中东战争或曰巴勒斯坦战争的胜利，意义不仅在于确保了这个新诞生国家能继续生存下来。阿拉伯联盟在战争期间的内讧和冲突表明，他们不仅不是铁板一块，而且企图将巴勒斯坦当作扩大本国权势的舞台，因此完全不可能协调一致采取行动。在战争中遭遇惨败的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在数年内陆续发生了推翻旧政权的青年军人革命。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将大穆夫提侯赛尼驱逐到黎巴嫩之后，顺理成章地接过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权，开始尝试建立他理想中的“大沙姆王国”。对以色列国而言，最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但那道将圣地分割为两部分的临时停火线，始终令犹太复国主义者如鲠在喉。

1967：西墙，西墙

和本·古里安以及魏茨曼一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 I of Jordan）属于亲身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的老一辈政治家。艾伦比攻克耶路撒冷之时，阿卜杜拉正跟随哥哥费萨尔，指挥阿拉伯起义军在汉志铁路沿线神出鬼没。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 1920 年拥戴他为伊拉克立宪君主，随即被英法两国联手挫败。但阿卜杜拉依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英国人的承认：1921 年，他指挥一支志愿军控制了安曼，强迫英国政府承认他为约旦国王。接下来的 30 多年里，由他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和哥哥费萨尔统治的汉志、伊拉克两个王国要么被仇敌所吞并，要么经历了共和革命；独有约旦始终屹立不倒。直到现在，约旦仍是唯一一个哈希姆家族治下的王国。

像所有旧时代的统治者一样，阿卜杜拉有他的宏伟理想：既然侯赛因谢里夫曾经寄希望于成为阿拉伯世界之王，那么他也可以以约旦作为凭靠，扩充自己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土和话语权。在此过程中，他并不惮于牺牲群龙无首的巴勒斯坦人的利益。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夕，他一度企图尝试和以色列达成协议，以由约旦吞并西岸地区作为条件，换取约、以两国单独实现停战。这项努力在当时未能收获效果，但在战争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将其付诸了落实：1950 年，约旦军队大张旗鼓地完全占领了西岸，宣布将其改名为“内约旦省”。一年后，侯赛尼大穆夫提的一位支持者在阿克萨清真寺门口开枪击中了国王的头部，后者当场身亡。

老人阿卜杜拉的退席，标志着约旦在巴以冲突中逐步沦为配角。阿拉伯世界新崛起的领导者是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革命政权，由他所首倡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很快被“出口”到叙利亚、伊拉克等周边国家。这种政体鼓吹在国内进行中下层革命，建立超越党派的层级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分别以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和带有军人政治色彩的威权体制巩固政权；对外则寻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安全统一，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中，实现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梦想。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纳赛尔的声望一度达到顶峰——苏联成为了埃及的财政和武器供应者，叙利亚一度同意与埃及合并，纳赛尔本人则一跃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领袖。阿卜杜拉的孙子侯赛因（Hussein of Jordan）在1952年继承约旦王位之后，不得不战战兢兢地追随这位埃及领袖，并为新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庇护。若非如此，他的王室也将被革命所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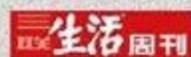
1967年暮春，前来开罗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纳赛尔出示了一张来历可疑的航拍照片。照片显示，以色列正在戈兰高地一带部署重兵，可能对叙利亚发动先发制人的入侵。这一恐吓或许只是为了给美国的中东政策制造一点混乱，但纳赛尔对阿拉伯联盟的实力过于有信心，在5月23日单方面宣布封锁西奈半岛的蒂朗海峡，切断了以色列埃拉特港的海上交通。一星期后，埃及和约旦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对以色列的惩罚行动看上去已经迫在眉睫。6月5日，以色列反客为主，派出空军主力突然袭击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的主要机场，在不到48个小时内将阿拉伯联盟的空中力量悉数炸毁于地面，赢得了宝贵的先机。

6月5日中午时分，部署在耶路撒冷老城的约旦炮兵向以色列控制的新城猛烈开火，第三次中东战争全面爆发。次日凌晨，以色列以伞兵为先导发起反攻，迅速控制了斯科普斯山制高点和两座城门。6月7日日出后，以色列坦克穿过狮门，控制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圣地圣殿山。这支装甲部队和另外两路形成突破的队伍齐齐指向古老的西墙，于上午10点左右在那里会师。就在西墙侧面，摄影师戴维·鲁宾格（David Rubinger）拍下了那张年轻士兵仰望圣迹的著名历史照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以色列国诞生时还是襁褓中的孩童。

对那些曾经在1948年的战争中为争夺耶路撒冷而亲赴前线的以色列领导人来说，1967年这场“六日战争”的落幕，标志着犹太人的“第三圣殿”终于彻底得以保全。在不到一个星期里，以色列军队不仅占领了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老城，还夺取了叙利亚的战略制高点戈兰高地，以及由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实控领土达到了全盛期。而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一名巴解组织成员企图暗杀侯赛因国王、将约旦改造为巴勒斯坦人的新根据地，所幸未获成功。在那以后，约旦政府与受埃及支持的巴解组织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1970年9月，侯赛因国王终于下定决心，在国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将巴解组织及其成员驱逐到黎巴嫩。作为报复，两年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袭击了以色列代表团，共计杀害11人。

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后，阿拉伯联盟的领袖埃及选择与以色列达成和解，退出了反以阵营。作为其继任者，由哈菲兹·阿萨德总统领导的叙利亚成为了巴解组织新的庇护者，并将之安置在黎巴嫩，引发了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在这场烈度较低但人员损失巨大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做出了伤害、虐杀平民的非人道举动，也意味着以战争方式解决阿以冲突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奥斯陆协议》，历时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出现了和解的曙光。

然而和平之路，道阻且长。2000年，随着独立战争老兵、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参观，巴勒斯坦人再度在耶路撒冷老城发动起义，并蔓延至西岸和加沙地带。从那时起至今，尽管巴以领导人又有过若干直接会谈和磋商，双方之间的紧张状态依然不曾解除。从《贝尔福宣言》公布后的剑拔弩张，到今日绵延不绝的小规模骚乱，最近一百年圣城的历史似乎始终都在与冲突为伴。在大马士革的街头茶馆，我曾经和1948年逃出耶路撒冷的第一代巴勒斯坦难民交谈，他们当初所持的还是英属托管当局发放的护照。而1967年离开圣地的第二代难民，由于缺少有效身份证件，大部分在有生之年都无法再回归故地。不知不觉，距离以色列军人重回西墙也过去了50年光阴；当年面目稚嫩的战士们，如今也该是古稀老人了。■



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 有品质的文化生活
富含营养的生活知识 / 一万个迷人的生活家

在“松果生活”，你可以找到

[演讲 LIFE+ Talks]

听一场有仪式感的演讲

[文艺 Art & Culture]

享受一次艺术的美好

[吃喝 Eat & Drink]

喝懂一杯好酒、一杯咖啡

[生活家 Life Stylist]

跟着会最会生活的人，勇敢做自己

[好东西 Shopping]

挑选一件最适合自己的日用好物

[玩乐 Just do!]

寻找玩乐攻略 参加线下活动



扫码关注松果生活公众号



扫描下载松果生活 APP

严审 IPO 和注册制改革

主笔 / 谢九

近期，发审委对企业 IPO 的把关之严前所未有，A 股市场的 IPO 通过率创下新低。

1月23日，7家企业IPO上会，其中6家被否，仅有1家获得通过；1月24日，5家企业IPO上会，也仅有1家获得通过。近期IPO通过率之低可谓罕见，统计数据表明，今年的IPO通过率大概只有四成。

发审委提高企业的上市门槛，对于提升A股市场的质量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长期以来，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一直是A股市场最为人诟病之处，大量上市公司虚构业绩，甚至包装造假上市，给广大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可以说是A股市场最重要也是最亟需的工作。

最近几年，A股市场的业绩造假再度成为关注焦点，尤其是乐视涉嫌IPO财务造假一事，大量投资者因此蒙受巨额亏损，1月24日乐视在长达9个月的停牌之后复牌交易，开始了连续跌停之旅，预计不少投资者可能会因此倾家荡产。乐视悲剧固然和贾跃亭擅长“忽悠”息息相关，发审委把关不严也是重要因素，据悉，目前已经有多位曾经参与乐视审核的前发审委成员被抓或被查。

对于证监会而言，从严审核IPO，既是A股市场亟需的制度性建设，也是发审委的自我救赎，最近几年发审委屡有成员被查，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证监会的公信力。去年11月，证监会对发审委提出了终身追责制，自此以后，IPO通过率明显下降，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IPO通过率大概为80%左右，而今年的IPO通过率仅有四成，相比之下通过率下降了一半。

对于A股市场而言，IPO通过率大幅下降显然是一个利好，首先意味着上市公司质量提升了，很多盈利能力不强甚至业绩造假的公司被拒之门外，投资者踩雷的概率也少了很多；其次，大量拟IPO的公司被否，既可以减轻A股市场IPO堰塞湖的压力，同时也意味着短期之内上市公司数量减少，A股市场被抽血的资金压力也减轻很多。

证监会从严审核IPO，同时也释放出另外一个重

要信息，那就是前几年已经呼之欲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距离A股市场可能已经渐行渐远。因为注册制改革本质上是股票发行的市场化，减少甚至取消行政权力对股票发行的干预，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可以理解为取消发审委这一职能部门。但是从近期发审委审核IPO日渐趋严来看，发审委的职能不仅没有减轻或者取消，反而大大加强了对于市场的影响力，这也预示着注册制改革至少在短期之内不会再继续推进。

早在2012年，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曾经公开发问：“IPO不审行不行？”随后注册制改革成为A股市场的热点，“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更是被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之中。尤其是在2015年，注册制改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当年启动了《证券法》的重修，为注册制改革扫清法律障碍，甚至有人预计最快可能在当年年底就有可能推出注册制。

不过，随着2015年股灾爆发，IPO再度被暂停，注册制改革也因此放缓，加之注册制本身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最近几年继续推进注册制的热度明显降温。从官方文件的表述来看，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但是2016年和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从《证券法》的修订过程来看，注册制改革也基本上被暂时搁置。我国现行《证券法》规定，股票发行必须“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售证券”。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证券法》实施的是股票发行核准制，如果要实施注册制，修订《证券法》是关键的第一步。这一轮《证券法》修订启动已有4年时间，迄今未有实质性进展，尤其是《证券法》修订中关于注册制的内容，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已经暂停。去年4月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建曾经表示：“目前注册制改革相关准备工作仍在进行，具体改革举措尚未出台。据此，对现行《证券法》第二章‘证券发行’的规定，暂不作修改，待实施注册制改革授权决定的有关措施出台后，根据实施情况，在下次审议时再对相关内容作统筹考虑。”

发审委大幅降低企业IPO的通过率，短期来看可以将很多盈利能力不强甚至造假的企业拒之门外，提升A股市场的整体质量，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强

监管之下, 也可能使得一些好公司遭到错杀, 尤其是一些新兴高科技企业, 在现有 A 股上市条件下, 既要满足很高的盈利要求, 又要满足发审委的严格审查, 很多具备潜力的新兴企业可能暂时没有很强的盈利能力, 在 A 股现有上市规则之下, 可能不得不转移到中国香港或者美国等地上市。

如果股票发行市场化, 一家企业是否可以获得上市的机会, 很大程度上由市场上的投资者来决定, 比如一些具备潜力的新兴企业, 尽管暂时盈利能力不强, 但是投资者会很欢迎这样的企业, 在注册制下可以获得上市的机会。但在核准制下, 尤其在 A 股市场终身追责的发审制度下, 发审委可能会本着宁可错杀的态度将其拒之门外, 这就使得 A 股市场在提升质量的同时, 市场活力也随之下落。比如港交所, 当年因为坚守“同股同权”的原则, 导致阿里巴巴最终赴美国上市。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 尤其是迎接新兴企业的上市, 港交所近期也开始实施改革, 对于同股同权、企业盈利等核心要求都做出重大修改。对于 A 股市场而言, 在加强监管的同时, 也不能因此扼杀了市场的活力。

提升市场的整体质量, 降低上市公司造假的可能性, 这应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仅仅依靠发审委一个职能部门也很难完成, A 股市场每年上会的企业将近 500 家, 指望 60 多名发审委成员对这些公司全部

实施精准审核也不太可能, 即使是现在 IPO 通过率不到四成, 也很难完全保证这些最终通过审核的企业就没有财务造假, 某种程度上, A 股现有的核准制, 相当于让 60 多名发审委代替市场上的全部投资者来作价值判断, 其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整治 A 股市场的造假现象, 除了发审委严格把关之外, 更需要后续的一系列配套工程, 比如大幅提升企业的造假成本, 对会计和证券行业等中介机构的职业水准和职业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等等。美国股市之所以能够实行注册制, 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股市造假的成本很高, 而且有完善的赔偿机制, 一旦公司造假被发现, 将面临巨额赔偿, 而蒙受损失的投资者也可以得到可观的补偿。而在中国股市, 企业造假的成本一直很低, 从“银广夏”到“绿大地”再到“万福生科”等等, 事后惩罚都是蜻蜓点水。

在提升 IPO 门槛的同时, A 股市场的退市制度也需要改进。我国股市虽然也有 3 年亏损退市的规定, 但实际上真正退市的公司极少, 迄今为止退市股票数量大概只有 100 家左右, 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不到 2%, 而美国市场一年的退市率大概就在 7% 左右。退市制度不能得到严格执行, 导致很多欺诈上市的企业即使在事件败露之后, 最终还能够继续保留上市资格, 相当于变相鼓励更多的企业继续造假。■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邮购部电话:
010-84050425 010-84050451
《爱乐》杂志官方微博 @ 三联爱乐
《爱乐》编辑部信箱:
aiyuetougao@foxmail.com

《爱乐》2018年第2期要目

封面话题

艾申巴赫: “上善若水”让我倾心

声音

在声音的世界里过春节
每月康塔塔

专栏·浮生碎乐

封面话题

话题

艾申巴赫: “上善若水”让我倾心
维多拉杰独奏会听后
舒伯特的《冬之旅》新释
马友友与丝路合奏团

笔记

德彪西访谈
余历西蒙·拉特三次率柏林爱乐访沪
失乐园补遗

早期音乐

现代音乐

作品之眼

歌剧物语

旅程

电影音乐

人物

文萃

资料库

唱片

书房

乐迹

贝多芬“克鲁采”小提琴奏鸣曲的历史及演奏剖析
舒伯特在 1821-1822 年 (一)
比贝的《玫瑰经奏鸣曲》版本比较 (下)
纸卷钢琴, 一张唱片的说明
瓦格纳文本研读
里赫特自传
与霍洛维茨同台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 每期160页, 全年12期,
零售单价: 20元, 全年定价: 240元。
2018年《爱乐》邮局发行, 邮发代号: 82-24,
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 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银行汇款: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 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 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 100125

收款人: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 www.lifeweek.com.cn

网络购买方式: 天猫旗舰店、官方微信店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信店

云南镇雄凶杀：留守悲剧

记者 王海燕

2018年1月7日凌晨，云南省镇雄县法地村一户人家发生命案，造成3死4伤。目前案件已定性为故意杀人案和纵火案，嫌疑人即为死者之一的爷爷李明华，警方通报称，他在残忍击伤击杀老伴和5名孙子孙女后服农药“敌敌畏”自杀死亡。案发前，李明华在外打工的3个儿子已经觉察到父亲的异常，但是阴差阳错之下，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

火灾现场

镇雄县是云南省人口和农业人口最多的县，花朗乡法地村则是典型的镇雄村子：山高，地少，距离县城70多公里，坐班车要花半天时间，逢下雪就不通路。县城里的街边摊主，人人都要在膝盖前放一个蜂窝煤铁皮火炉，再用纸板围住身子，盖块布，拢住那点微弱的暖意。山里人则家家户户置一张生铁圆桌，桌子中间挖火炉，做饭、烧水，主要是方便烤火。

法地村地处赤水河上游发源地，每到入冬，天气就变得格外讨人厌，连绵无间的小雨、小雪、多云，终日大雾如盖，加上高原低温，灰暗湿冷，火灾在这里是很少见的。

所以1月7日清晨4点50多分，村民郭天忠听到“噼里啪啦”响声的时候，还以为是鞭炮响，但再听听，又实在不大像，还是翻身起床扒开窗户望了一眼，一望就发现，“拐了（糟糕了）”！距他家10米左右的李明华家里已经浓烟滚滚，亮晃晃烧起来了。他推了自己老婆一把，笼上衣服裤子，拉链没拉就跑出去。

郭天忠先在李家右厢房窗子边拿电筒扫了一下，看到他家小姑娘躺在床上，满脸血糊糊的。他吓了一大跳，赶紧绕到门边，那时他老婆已经跟上来，赶先一脚踹开门，两人连摔带跑跌进房里，摸到床边，发现床上两头各躺了一个小孩，小姑娘满头血已经浸透枕巾。

郭天忠和李明华家所住的法地村田湾社，坐落在一座大山凹处的山湾里，十几户人家错落而居，

都住得近，郭天忠已经吼了几声，把周围人吼起来了。前后脚赶来的村民一起进屋，把床上两个小孩都抱了出去。李明华家的两侧厢房各分前后两间，前面房里两个小孩抱出去后，郭天忠一想，后面肯定还有，踹开后屋门，果然又是两个，一样满头满脸血，也没人顾得上害怕，连抱带扛也弄出去了。

救完孩子，郭天忠才加入救火。李明华家是一横排三间石砌瓦房，正中间高阔宽敞大堂屋，屋顶横梁黑糊糊的，没有大门，空荡荡迎着风和冷气，筑了一道石门坎，算是进了门。两侧各有厢房，分前后两间，都用竹架子隔成板楼，堆杂物和玉米。这是村里最破败的仅存不多的几间瓦房了。

火就是从左后厢房燃起来的，木门早烧成了木炭，里面一片火海，瓦片啪啪往下掉，根本近不了身。村民们没什么救火经验，也没有扑火的工具，水管里也没水，不知道是不是冻住了，水缸里早舀得见了底。郭天忠急得团团转，听见李明华家里牛“哞哞”叫，才想着去圈里牵牛，又想到还有粪池，赶紧招呼大家拿着桶啊盆的，舀粪水扑火。

但除了右厢房的4个孩子，这座瓦房里还应该还有3个人。邻里邻居的，大家都知道着了火的房子是64岁的李明华和老伴张志飞居住，最先被救出门的4



个孩子,是老两口大儿子和二儿子家的孩子,3个男孩,1个女孩,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找到的,还有李明华夫妇和他们最小的同样是5岁的孙子李浩然,是老两口三儿子家的。

好容易扑灭了火,人们才发现,张志飞和小孙子被困在了左厢房后面的房子里,没能得救。而蹊跷的是,李明华没有在房子里,而是倒在了左厢房出门后的小路上,一身干干净净的,穿着平时的中山装和解放布鞋,兜里还有一卷烟。

凶杀案

李高兵接到电话时大概是5点左右,他是李明华的二儿子,得知自己家里着了火,4个孩子都受了伤时,他老婆郭明右很奇怪,问是不是房梁烧断后掉下来砸到的,得到的答案是房梁还好好的,况且4个孩子住的房间根本没有烧起来。

郭明右赶紧给自己住在同村的堂嫂张梦先打电话,请他们送孩子去医院。张梦先接到电话时大概是5点10分左右,她和丈夫郭明山立即骑摩托车赶到,张梦先看到的情景是,4个孩子被排排摆在邻居屋檐下,满头满脸血,场景骇人,周围人都不敢近身。她赶紧让人找毯子给孩子盖上,又请人帮忙,把几个孩子分开,做了简单包扎。

4个孩子全都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头部异常肿

胀,摸上去软软的,最大的李雄后脑勺“那么长条口,像杀猪一样,血往外淌”。8岁的李杰则斜翻着白眼,不眨不动,直愣愣地盯着人;5岁的李佳成在床上时还没有流血,这会儿则看起来最危险,因为血是从耳朵流出来的。张梦先心惊肉跳,眼前的事情让她一点头绪也没有。

不过要紧的是救人,张梦先连续打120和110,辗转了好多回合才接通。想着法地村离县城太远,张梦先决定不能干等,要赶紧联系车把孩子往县城送。但村支书打了一圈电话,没有包到车。

乡里派出所的车倒是很快到了,但是加上照顾的人,最多只能拉走两个孩子。张梦先又给自己一个开面包车的本家叔叔打电话,结果对方过来一看就差点晕过去,不敢拉。张梦先自己以前在一场车祸中失去过两个孩子,受不了,求着说:“叔叔,你拉娃娃去医院吧,救他们一命,娃娃要真的不行了,我们花钱给你买新车。”好说歹说对方才答应,两辆车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车子要走的时候,张梦先已经听到有人议论,孩子可能是被打的,张梦先原先还懵懵懂懂的,经人这么一提醒,越想越是那么回事,那样惨烈又奇怪的伤口,只有击打才能解释。甚至,如果是有人击打,从4个孩子的伤口一眼就能看出,李雄和李杰是侧睡的,因为伤口分别在侧后方和侧前方;李佳玲和李佳成则是平躺睡觉的,两人的伤口都更多集中在前面。



(据报载)



(据报载)

左图:犯罪嫌疑人李明华三子李高奎站在自家本就没有大门的堂屋前

右图:11岁的李佳玲受伤前喜欢芭比娃娃,李高军(李明华长子)专门去买了一个,希望女儿能看见

但她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打的。“如果是锤子砸的，也就一个伤口吧，怎么都是巴掌大的伤呢？”而且孩子们的伤全在头上，身上一点伤痕没有，是下了狠手的。她想得心惊肉跳，没有答案。

镇雄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是在半路上接到4个孩子的，当时，孩子们已经两边瞳孔不等大，意味着可能是颅脑严重损伤。后来，根据镇雄县人民医院的CT片，4个孩子的损伤如出一辙，大脑颅骨总面积的1/3到1/2全都出现粉碎性骨折，裂成了几十块或大或小的不规则碎片。主治医生之一的梁佳村说，那是他在镇雄县人民医院工作10多年以来见过的最惨烈的伤口。

4个孩子全都做了开颅手术，从早上10点半一直做到晚上超过12点才全部完成。但手术至今已经超过半个月，除了最小的李佳成可以在醒来时与人眼神交流外，其余3个孩子即使在睁眼状态下，也是无意识的。梁佳村说，这种状态发展下去就是植物人。4个孩子现在都靠氧气瓶、营养液维持生命。

李明华的三个儿子是在1月7日物业12点多前后脚到达镇雄县医院的，当时孩子们被推出手术室，排排躺在同一间重症监护室里。老大李高军只推开病房门看了一眼，立即就退出去，晕倒在走廊的椅子上，老二李高兵支撑着走进了门，但在第一张病床前就像泥一样摊在了地上。两个妯娌坐在走廊椅子上哭，不敢进门。

所有人都想不通，说是火灾，怎么变成这样了。医生则在第二天将他们叫到办公室，向他们展示了CT片，并提醒他们，那显而易见是钝器击打的伤口。另外，不规则的伤口，不连贯的塌陷，还表明击打可能不是一次完成的。

随后，1月11日，镇雄县公安局通报，案件嫌疑人为同为死者的李明华，其在作案后已服“敌敌畏”自杀。镇雄县公安局还告诉本刊，目前案件已定性为故意杀人案和纵火案。李高军兄弟三人得到的更多细节是，同为死者的张志飞和李浩然除了严重烧伤，还有和4名伤者一模一样的击打伤口。经过法医鉴定，李明华身上有所有5人的血迹，因此可以认定李明华作案。但警方没有提到作案工具。

留守老人和孩子

张梦先和郭明山是全程从事故现场跟到医院的，他们对这个结论很茫然，不知道应该持什么态度。

张梦先记得，她赶到现场后，因为怕孩子冷，她还进屋去帮几个孩子找过袜子。在李明华家里，一般是张志飞带着最小的李浩然睡在左后厢房的卧室里，也就是火势最大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大火最先燃起来的地方。李明华则带着11岁的李佳玲和5岁的李佳成两姐弟睡在前右厢房里。12岁的李雄和8岁的李杰则分别睡在后右厢房的两张床上。

因为堂屋没有大门，冬天实在冷，只能放些杂物，李明华睡的前右厢房看起来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和厨房。带火炉的铁圆桌就放在这间房里，张梦先进门后看到，铁圆桌桌面上，整整齐齐6双鞋袜，还有袜子是湿的，大概头天洗过，放在那里烘干，因为铁桌子中间的火炉晚上是不灭的，封着火，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用重新生火。

郭明山则在到达现场后，找到了倒在屋后小路上的李明华，他还用手试了试鼻息，他确定当时李明华还有一口气没断。但等大家把几个孩子安置好了，再去看李明华的时候，已经断气了。

李家三兄弟拒绝火化两位老人，执意选择了土葬，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是凶手。李高兵想不通：无论怎么狠，打伤两个人后应该也就心虚了吧，到底得有多大的勇气继续打人，继续放火？

他们三兄弟夫妇常年在福州打工，64岁的李明华和张志飞则在家里带着5个孙子。老大李高军的妻子是福建人，两个孩子之前都带在身边，2013年送回老家的。当时，两个孩子分别7岁和2岁左右。老二李高兵的老婆就是本地人，两个孩子都断断续续在身边和外婆家养过，也是7岁和2岁多的时候才送回到两个老人身边的。老三李高奎前两年一直在老家做生意，今年才出门打工，并把5岁的大儿子李浩然留在了老家，更小的一个孩子则带在身边。

法地村海拔1300多米，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主要粮食作物只有玉米，因为光照不够，有时候土豆3年只能收2季，村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打工，孩子留在家里是普遍做法。目前，李高军三兄弟都在福州开塔吊，工资4000元左右，几个妯娌则分别在饭店和商场上班，工资2000元左右。如果孩子都带在身边，几乎不可能攒钱，但留在老家，三兄弟除了给孩子买点学习生活用品，老人只要求他们每年往家里寄5000元就够了。即使三人通常都会多寄点，但也比带在身边俭省得多。

住在李家隔壁的郭天忠夫妇说，两个老人自己用钱很省，村里其他人去赶集都坐车，但是老两口

永远都是翻两座山，走路去，理由是“坐车要20元，够给孙子们买10来斤水果了”。李高奎前两年在家，知道两个老人是怎么带孩子的，苹果桔子都是一整袋一整袋买回家，张志飞以前甚至还上街批辣条这类零食回家，后来被儿子制止了，改成了各种饼干蛋糕，每天早上发给孩子们吃。

今年早些时候，李高军夫妇跟父母商量，过完年想把孩子接到福州外婆家去，平时方便看望，并且，福州的教育条件也好一些。但张志飞不太乐意，理由是“带走干吗，几个孩子在一块，很亲的，撕不开呢”。李高兵也动过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念头，同样被两个老人劝住了，让他们好好在外面挣钱，早点回家修房子。总之，用老三李高奎的话说：“他们巴不得我们把孩子放在家。”

李高军兄弟都知道，两个老人疼孙子。李明华尤其喜欢5岁的李佳成，因为他每天做农活回家，小不点就往他膝盖上爬，抢着要给他点旱烟。不管多累，李明华都要和这个小孙子玩耍一会儿。

但带5个孩子依然很费精力，李佳玲是女孩子，最懂事，经常帮着做家务做农活。4个男孩子就调皮一些，跟村里其他孩子一样，有时上山下河疯玩，天黑了还不回家，老人也打，鸡飞狗跳的。两个5岁的孩子还在上学前班，每天要接送3趟。学校不近，下雨的话，来回一趟要花超过1个小时。郭天忠的老婆以前听到两个小家伙向张志飞撒过娇：“奶奶，你送我们嘛，不送的话老师不收的。”

况且，两个老人的庄稼在村里种得算多的，去年年底，张志飞身体不太好，所以李高兵一直在家待到5月份才出门，离开之前，夫妻两个帮着老两口种玉米，种了整整15天。后来，家里的玉米收了接近2万斤，直到出事后，还有一半的玉米没脱粒，堆在右厢房屋顶的板楼上。

除了庄稼，老两口还养了4头猪，10多只下蛋母鸡，1头大黄牛。为了省粮食，李明华大冬天也是上山割枯草喂牛。

嫌疑人的异常电话

李家今年有很多新计划，李高军准备把两个孩子带到福州去是一桩。老两口身体不好，本来说好了，2018年要把以前种的别人家的土地都退回去，这是第二桩。第三桩则是李高兵准备今年回家修房子。

三兄弟没分家，现在一家10多口人住的瓦房

还是李明华年轻时建的，花了好几年才建好，因为条件有限，堂屋没有大门。不过当时村里其他人家大多都还是土坯茅草房，李家的房子依然是数一数二的气派。但如今，村里人都住上了平房，李家还是这座老房子。

早几年，村里有危房改造政策，给李高兵打过电话。李高兵听说是给房子四个角上加彩钢，就没同意，因为一直准备修房子，怕拆起来麻烦。李高兵偶尔包点塔吊工程，在三兄弟中经济条件最好，但早几年他在浙江开饭馆亏过一次，去年准备回家搞养殖，买了百来头猪，都生病死了，又亏了。加上老三李高奎前两年在镇上做灯饰生意，也亏了。修房子的事便一直搁了下来。

但去年（2017年）早些时候，张志飞给李高兵打电话，说房子无论如何得返修一下了，因为逢下雨就漏，尤其是夏天，几个娃娃都住得不安身。因此，李高兵也计划着，是该回家重新建平房了。

这个时机其实也挺巧的，因为2017年7月，云南省刚刚印发《关于加强全省脱贫攻坚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意见》，要对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内的家庭，进行住房评级和改造。李高兵并不知道自家的房子被评的是几级，但知道在出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去实地考察测量过了，结论是要加固改造，包括翻盖琉璃瓦。这一次，李高兵答应了，他还琢磨着，翻修揭下来的旧灰瓦还能用。

李明华也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变得不正常的，更具体地说，李明华的异常围绕着“建档立卡贫困户”几个字展开，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是从2013年就开始实施的一项扶贫政策，以便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精准扶贫。

12月上旬，李高兵就接到李明华的电话，得知自己家的10个人都被建档立卡了，娃娃上学有补助（这类补助各地政策不同，并且是动态变化的）。10个人都是李家在当地的户籍人口，包括李明华夫妇，李家三兄弟，李高兵妻子郭明右，李高军的大女儿李佳玲，李高兵的儿子李雄、李杰，李高奎的大儿子李浩然。另外，李高军和李高奎的妻子都是福建人，没有迁移户口，李高军的小儿子李佳成也随母亲落户在福建。

因此，李明华告诉李高兵，李佳成没有得到建档立卡的名额，想去给他办一个。李高兵劝他：“怕不好办哦，算了嘛。”但李明华坚持，觉得一家人谁

都有，李佳成也该有，李高兵也就没管了。过了大概两三天，李高兵又接到李明华的电话，说事情没办成，自己惹祸了，犯了天大的王法。

李高兵一听，也吓了一跳，赶紧给认识的村干部打电话，问自己爸爸是不是真的因为办这事犯了错。对方觉得奇怪：“能办就办，不能办就算了，他一个农民能犯啥错？”李高兵想想也对，就原话讲给李明华听了，劝他不要多想。

但李明华似乎没有听进去，12月16日，李明华又打电话给李高兵，让他给村卫生室一位名叫杨林的医生打电话，请他帮忙把李佳成建档立卡的名额撤下来，李高兵还发了一通火：“这是我哥家的事，我怎么做主？”随后他把杨林的电话发给了自己的大哥李高军，但是李高军并没有给杨林打过电话。谁也不知道，这个错过的电话，错过了什么。

根据杨林对本刊的说法，李明华的确去找他咨询过建档立卡的事情，因为当地建档立卡的帮扶政策里也包括医疗保障项目。杨林说，李明华一共找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去询问他，家里还有个孙子，可否建档立卡。杨林答，还未上报，可以。第二次，李明华带着李佳成的户口复印件，杨林将其名额纳入项目。第三次，因为李明华看到一张表格上自家名字后面都被画了圈，询问杨林那是什么意思，杨林告诉他，那就是被纳入建档立卡范围的意思。李明华听完没说什么，回了家。杨林说，他未觉察到任何异常，因为李明华平时就是一个“几分钟憋不出一句话的人”。

但在李高兵三兄弟这里，李明华的行为已经异常得非常明显了。杨林说的画圈圈的事情。李高兵有印象，因为有一次李明华打电话告诉他：“小兵，完了，户口都被下了，圈圈都画了。”李高兵摸不着头脑，李明华说不光李佳成的名额没有了，全家所有人的名额都没有了，后来又说，危房改造也没有了，整家人的户口也被下掉了。还嘱咐三兄弟，要办两张卡，如果被抓了，还能给小孩留点钱。后来又告诉他们，有钱就赶紧花掉，政府要收回他家的一切，不要便宜了外人。

那段时间，三兄弟往家里打电话的频率空前密集，但无论三兄弟如何引导，李明华都没有说，自己到底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话，只是翻来覆去说“完了”“惹祸了”“对不起一家人”这些话。他甚至还说自己叛了党，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党员。

李高兵也给母亲张志飞打过电话，张志飞告诉

他，大概有10多天的时间，李明华天天都在外面跑建档立卡的卡的事情，但没有说去了哪儿。李高兵怀疑父亲生病了，但张志飞说：“没事，看不出身体有啥毛病，活儿还是一样做，饭还是一样吃。”

经过李高兵追问，张志飞才说李明华“电视也不看，孩子疯闹也不管，没事就呆坐着”。李高兵知道，这是以前从没出现过的，他真有点急了，赶紧跟工地请假，准备回家看看。李明华还劝他不要回来，会被抓的。李高兵跟他开玩笑：“现在不兴诛灭九族了，都是一人犯错一人当。”

随后，李高兵准备1月4日回家，坐长途汽车从福州出发，顺利的话，会在6号晚上，也就是出事的那一夜到家。但当天他去车站时，被告知那一天有车坏了，已经没票了。他只好回到工地上，想着过几天再走。没坐到车的事情他并没有打电话回家告诉父母。

一直到6号早上，李明华还给李高兵打过一个电话，依然是讲全家遭了巨大灾祸的事情，嘱咐他有钱就赶紧花了。李高兵继续跟他开玩笑：“好，全部取出来赌，输完算了。”

结果李明华回答：“可以啊，拿去赌也可以，做啥子都可以，反正我们这家人就这么完了。”

李高兵觉得好笑，继续开玩笑：“爸爸，你都要完了，那你卡上还有多少钱呢？”

李明华答：“卡上也没多少。”

李高兵又问：“那你身上有多少现金呢？”

李明华答：“你管我呢。”

这几乎是父子两人说的最后几句话，因为当时李高兵正在上班，心里有抱怨，“爸爸神经肯定出了问题”，但没说出口，只是说：“我在高空操作，没时间跟你讲，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随后他挂掉电话，又给妈妈张志飞打电话，问了问李明华的情况。

老实的隐形人

出事前，李明华和张志飞夫妇还磨了糯米面，准备做汤圆；杀了两口猪，卖了；新买了两头小猪，等圈里的两头年猪杀了就捉回家里养；卖了4000斤左右的玉米；种了两大块地的土豆。

也有人觉察过李明华的异常，出事的6号中午，郭天忠听人说，有人看见李明华在煮猪食，跟他打招呼：“大哥你在煮猪食啊？”结果李明华闷头闷脑答了句“煮了也没用。”那人还奇怪，怎么煮了没用

呢,但是并没有细问。

更多的人则什么也没有觉察到。出事前两天,李明华还帮郭天忠家里犁了半天地,没有要工费,两家还约定,等开春了,郭天忠家的地都要包给李明华犁。当天晚上,李明华在郭天忠家吃饭,没怎么说话。但李明华平时就是一个很沉默的人,几乎不串门,只是下雨下雪的晚上偶尔去去郭天忠家,他家有个麻将桌,但李明华基本都是在边上看别人打,不说话,嘴里含着的烟杆也很少点,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郭天忠的老婆事后倒是想起,出事前一段时间,天气很坏,但李明华已经有一个星期左右没来过自己家了。不过大家都忙,很少注意到这样的琐事。

张志飞出事前一天倒是去了郭天忠家拉家常,说了说儿子儿媳的事情,没提李明华的异常。和李明华对建档立卡这件事的恐惧不同,张志飞有别的心事,她担心政府危房改造,一家人搬去哪里过渡。郭天忠还安慰她,可能是一间一间地改造吧,就算整体改造,也是盖瓦,板楼上还堆着玉米,总能遮风挡雨。没人知道她对丈夫的异常到底知道多少,有报道称,家里驱了邪,但李高兵说没有这回事。

其实出事前,3日上午10点,李明华还给自己的舅子张志贵打过电话,说自己家里的11口人,只办了10个建档立卡户,似乎很忐忑的样子。张志贵问他到底想说啥,李明华沉默了一会儿后,磕磕巴巴说:“我也说不清楚啊。”张志贵一生气,就把电话挂了,通话只持续了2分钟。他随后给姐姐张志飞打电话问了问情况,但也没多说。

张志贵和李明华算是关系好的,但大家平时也很少往来,李明华买手机好多年了,算上这最后一通电话,也只通过两次话。“农村都是这样,大家都有事情要忙。”张志贵说。

他对自己这个姐夫的评价是:“很少有这么勤快的人。”就算不上坡,在家里也要编点篓子筐子。不过,也太懦弱了点。他记得大概20年前,李明华同村的人,因为一点矛盾把李明华的大黄牛牵走了。那时候一头黄牛很值钱,还是张志飞告诉了张志贵,他带人去把黄牛要回去了,去要牛的时候,李明华也不敢跟着去。

这样的事情,李明华的三个儿子也见过。李高兵记得,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别人家里娶媳妇,买了他家一头四五百斤的大肥猪,过后李明华去要钱,人家挑明了说不给,李明华就不去要了。李家三兄

弟则知道,以前农村收获玉米的时候,有人偷庄稼地的玉米,李明华晚上去看守,看到小偷了都只敢扔石头,不敢喊,甚至知道是谁偷的,也不敢说出来。

没有人知道李明华内心深处掩埋着什么。李高军说,李家在法地村当地是唯一的异姓,李明华总教育他们,不要惹事,惹了事也没人帮,还曾无意中对几个儿子说过,他们的本家可能在四川或者毕节,让几个儿子有本事了,自己去寻根。

他在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对所有人都是不太好也不太坏,觉得“对别人好了,别人也许还会整你”。他同样不信任机构,比如现金几乎从来不存进银行,别人找他借钱,看到的都是发霉回潮的纸币。

李高军分析,这是因为他十二三岁就成了孤儿,带着一个妹妹在法地村当地生活。李明华从没讲过自己年轻时候的任何事情,李高军还是从别人口中知道,李明华如何在成了孤儿后,像一个小大人上山干活,干活时还带着妹妹。

在李高军看来,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使得李明华变得极度忍让沉默。“别人朝他脸上吐口水,他也只会揩干走开。”这是多位当地村民对李明华的印象。李高军还说,小的时候,自己和别的小朋友起冲突,无论谁的错,道歉赔礼的,永远都是自己。为这个,张志飞偶尔还埋怨李明华:“就知道对自己的孩子发狠,在外面就是那样。”

李高兵对父亲还有个印象深刻的地方,那就是高度洁癖,做农活回家,无论多累,他都要洗澡换上干净衣服,才上桌吃饭,这在农村很少见。

出事后,三兄弟奇怪的是,家里一分钱都找不到,他们知道,家里虽然穷,但是李明华身上三五千块还是有的。李高兵甚至想过,如果真的是自己的父亲狠心,那现金一定是被他点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刻,没人知道,这个64岁的老人在想什么。李高军记得,“以前爸爸遇到事情,点旱烟的手都是抖的”。

李高兵则说:“如果真的是我爸爸做的,我无话可说。但如果是有人吓唬我爸爸……”他没有说后半截。他只说,他一直记得李明华在电话里恐惧的声音,对他说:“你不要问(谁告诉我的),惹大祸了,我们惹不起。”

事到如今,警方称案件已经侦查完毕,即将移送司法机关。三兄弟都没有心思追查案件之下的千沟万壑。他们的4个孩子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新年的所有计划,早已是梦幻泡影。■

章丘焦家遗址：中国上古文明的一块拼图

记者 刘畅

2018年初，作为近30年来大汶口文化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的焦家遗址，以最高票入选“2017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地处济南章丘的遗址是5000余年前鲁北古济水流域的一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意义的聚落，在未发现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终融汇出中华文明。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在焦家遗址中若隐若现。



(视觉中国供图)

1



(东方IC供图)

2



(视觉中国供图)

3

1. 济南章丘焦家遗址航拍图

2. 焦家遗址发掘现场。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发现墓葬男主人身长最高的竟然达到1.9米，超过1.8米的也为数不少

3. 焦家遗址发掘现场的陶壶

农田里的“探险”

隆冬时节, 济南章丘区龙山镇焦家村外的农地一片宁静, 除却农户家的围栏里传出几声鸭叫, 只有五六个人裹着护膝, 举着洛阳铲在地里探土时, 细密的人语和落叶的破碎声。村民对他们习以为常, 那些是留守在此的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学生和技术人员。但田间的静谧却是久违了。

并非因为农闲, 而是之前的两年里, 这片农田下的遗址吸引来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刚来考古调查时, 村民见我们在田里转悠, 一度认为我们是来破坏遗址的。”王芬是山东大学焦家遗址考古队的领队, 在她的带领下,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生态被掀开了一角。她告诉我, 这片农田下有古遗址, 30多年前便尽人皆知。1987年文物普查时, 焦家遗址被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 考古部门在小规模试掘时, 从墓中挖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玉器, 顿时轰动, 这里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早春, 她的团队来调查遗址面积时, 农田的中央是一片种粮食的高地, 低矮处有树, 四周被村庄包围。

王芬与此地结缘, 必然中也有偶然。她告诉我, 在焦家遗址之前, 山大考古队在多处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开展工作, 前些年, 她曾带队发掘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贝丘聚落, 但针对大汶口中晚期的聚落, 之前所涉不多。2015年山东大学承办高规格的国际历史大会, 在章丘区开设了一个卫星会议, 探讨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和联络人, 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和济南市政协的崔大庸教授均是考古系出身, 深知章丘地区的考古价值, 最终促成山东大学和章丘的深度合作, 决定在焦家遗址持续开展工作。

“我们希望学生能有一处文化遗存丰富、可持续发展的实习场所。”王芬的初衷十分简单。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也不难。焦家遗址所在的章丘地区本就是考古重镇, 遗址南面5公里便是城子崖遗址, 那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而城子崖往西不到两公里, 又有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章丘龙山文化博物

馆田纪宝馆长告诉我, 焦家遗址周围蕴含着山东地区上古文化一脉相承的一块拼图。“这里可以挖掘10年、20年。”

正式发掘之前, 考古队经过勘探, 初步判断墓葬在西南, 而房址偏东北。考古队一次能挖掘1000平方米, 王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算是冒险的决定。“我们把发掘区定在两片区域中间, 觉得既有墓葬又有房址, 能对不同时期遗址上聚落的功能分区和变迁, 形成一些比较关键的认识。”2016年3月底, 在王芬和同事的带领下, 30多名学生每人负责一个探方, 开始一学期的挖掘工作。

随着挖掘的深入, 不同时期的土层渐次展现在王芬师生面前, 这却在最初的十几天里带给王芬越来越深的焦虑。王芬告诉我, 他们挖完汉代文化层时, 已临近4月中旬, 早期文化层几无踪迹, 大汶口时期的遗迹似乎更是遥不可及。王芬在学生面前故作镇定, 却隐隐担心整年的挖掘工作扑空, 有些怀疑自己划定的发掘区域。“是不是当时有点贪心, 既想挖房子又想挖墓葬, 结果恰恰布在了居住区和埋葬区中间的空白地带?”

转机随着探方中出现长条形的遗迹悄然而至。那时已有一些房址和灰坑露头, 遗迹出现的形状疑似墓葬, 学生悄声的汇报终如拨云见日, “出器物了!”

喜悦在工地上迸发,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杯、陶鼎等相继出土。王芬已忘记转机出现那天, 他们工作了多久, 她只记得器物清理到一半时, 天色已黑, 陶器还留了半截在墓里。“不能让陶器在地里过夜。”学生们举着手电筒围在探方四周, 老师在下面挖掘, 直到墓葬里的文物都被清出。既然发现有陶器, 师生们害怕晚上墓葬被盗, 把塑料棚搭在车和梯子上, 在现场搭起一个简易帐篷, 几个男生裹着被子临时值夜班。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 老师和部分学生就起床了。兴奋劲儿仍未消退, 他们准备好发掘工具, 背着包, 把守夜的学生替回来。“那时感觉特别好, 早上起来黑黑的, 就迎着第一缕曙光在那儿清理遗迹。”

但欢快的氛围很快被工作压力淹没。王芬告诉



焦家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

我，“我们是看天工作，如果天亮得早，我们不到7点就上工，等特别热的时候就休息，但要保证每天8小时在工地。”因为农村周边没有旅馆，他们租住在村里的旧房，无法保证每天从工地回来能洗上澡，天气渐热，他们隔几天才会去一次镇里的公共澡堂。每日回到住处，学生仍要绘图、写发掘记录、制作遗迹的三维成像图。“很快学生们就在忙碌中变得越来越安静，早上起床时间也越来越晚。”

忙碌的工作直到实习结束也没有停息。工地收工后，王芬与学生在学校里整理遗址资料。“2017年初，我们已对遗址形成大体认知。所以第二年度挖掘的1000平方米，比第一年从容得多。比如我们针对城墙、壕沟等重要遗迹，做了重点解剖，

还发掘出一批大墓，能为遗址定性。”王芬说，“除了发现大量大汶口文化遗迹，还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灰坑，而汉代遗迹也很多。”她向我介绍，最瞩目的成果仍在大汶口时期，两年共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时期墓葬215座、房址116座。另有灰坑、窖穴、手工作坊等遗迹类型。出土遗物规格很高，应代表了鲁北地区一处具有中心地位的聚落遗址。

考古即教育

王芬不会把野外的考古工作仅视为学术研究，为考古队顺利驻扎进村，协调各方关系，是身为领队的职责。而长年乡野的生活，与村民相濡以沫，彼此间淳朴的感情是她最珍视的。村民郭梅负责为考古队的师生做饭。“她对我们像家人一样关心。”师生每次进村，郭梅都会嘘寒问暖。我随王芬在村里见到她时，她们用当地方言攀谈起来。“王老师待我们村民就像自己的学生一样亲。”当我问起考古队在村中的情形，郭梅回答得干脆：“他们用啥，我们给啥。”

最瞩目的成果仍在大汶口时期，两年共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时期墓葬215座、房址116座。

彼此融洽的关系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考古队进驻之初,村民对这些外来者和他们的工作都不甚了解。考古发掘占用耕地,挖掘土层破坏地力,进驻之前需向村民支付赔产费和青苗补偿费。“他们给的钱比我们自己种粮食能得的多。”郭梅告诉我,王芬没有亏待村民。“占用一季土地,他们补偿两季的钱。占用两季,补偿三季。”考古队还需要在当地招工,帮助勘探和发掘。一天50块钱的工钱在经济不景气时,对村民的生活是个不小的补充。他们起初生怕考古队会拖欠工资,而面对需要做的工作,他们更是懵懵懂懂。

毕竟,曾经的盗墓人也来自村里。上世纪80年代,遗址边有窑场,烧窑取土,挖出一些陶片和玉器。据当地人讲,90年代初时,“墓被盗疯了。”一两个月内,周边的村民都到地里盗墓。最初从西边的历城开始盗,多是一些小墓,不大出东西。章丘这边紧随其后,而且越往东延伸,出东西越多。“墓都整齐地沿东西向排列,当地村民从南至北挖长沟穿过墓葬,碰到古董器物就往两边淘。”盗沟一米来宽,在遗址的核心区域密密麻麻。“盗墓成了村里的一个工作,连棺材都撬。”郭梅告诉我,盗墓的那些日子,她不在村里,但了解当时的情形。“村民举家来盗,男的在地里‘干活’,女的在家做饭,然后把饭送过去,没白天没黑夜地弄。”村民只要玉器,墓中的大量瓷器不是在“勘探”时为洛阳铲所伤,便是在盗掘时被破坏。

“玉本就是石头分化出去的。那时候的玉其实和石头差不多。”王芬向我介绍,墓葬里出土的玉大部分是“鸡骨白”,外人看来并无多大价值。村民也觉得不值多少钱,贱卖出去,待文物走私时被海关扣下,才被外界发现。“据说公安局紧急进村,却一时不敢抓人,村里聚集了两三千人。”田馆长说,村民觉得法不责众,也认为宝贝是自家地里的,自己挖出来卖,没什么不妥。他告诉我,后来警察采取“坦白从宽,揭发有奖”的办法,“主动上缴文物可以免罪,揭发他人盗墓可以减责”。大部分文物被收缴回来,存在章丘龙山文化博物馆。村民方才知道,地里的东西属于国家,不能乱动。

农田归于平静,仍种小麦和玉米。在遗址周边,村民逐渐形成保护的意识,才有王芬进村时,举报陌生人的举动。但村民却始终不了解地里文物的价值。直到他们看到考古队的学生们像呵护珍宝一样清理陶片,给在他们看来不起眼的陶片贴标签。他

2017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公布了其评选的“2017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该论坛自2002年起举办,每届评选出前一年最有学术价值的考古新发现。按照遗址的年代,2017年的六大发现依次如下:

► 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共同发掘。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一个洞穴中。2014年发现,2016至2017年发掘。发现的地层主要有旧石器时代地层、早期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地层。经测定,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的年代约为4.5万年。

通天洞遗址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洞穴遗址,也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学术发现,对研究丹尼索瓦、尼安德特人的迁徙互动,以至思考人类迁徙、技术和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

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发掘。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2016年至2017年间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约217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

焦家遗址是鲁北地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重要遗址,对于探讨鲁北地区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以及探讨距今5000到4000年之间的时间段内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 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明溪县博物馆于2012至2017年对遗址进行发掘。遗址距今5800至3500年,分为五个文化期。其中发现了具有区域特色的陶器群,以磨光黑陶和饰以多样纹饰的磨光白陶为主。在遗址中浮选出土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遗存以及相关的农田杂草遗存,对古代穴居人群生业形态的

遗址中大片未发掘的地带更引起他的遐想：“会不会还有更早期的北辛文化遗存，能够将距今7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接续起来？”

们感觉到，这些文物一定非常宝贵。

“有一天，我们在用无人机航拍整个遗址的全貌。学生去村里的小卖部买零食，笑着跑回来。”王芬向我分享村民们口中流传的一个啼笑皆非的传说，“村民们看到无人机，学生在买东西时被老板问道：‘你们挖到元宝了吧。村里人都看见了，你们从地里挖的元宝多到运不过来，都用飞机拉走了。’”

田馆长说，焦家遗址的出名，让村民们长足了见识。“原来村民哪里见过当官的。现在不但市里的领导，连省里的、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也见了个遍。”2017年6月的“世界遗产保护日”，山东省文物局在焦家遗址成立公众考古基地，此前低调行事的考古工作呈现在公众面前。当年的实习考古结束后，经多方专家论证，决定长远规划，对遗址进行回填保护。“政府和村里签了保护协议，村里设立警卫房，派驻警员，又雇当地村民做文物保护员。”田馆长告诉我，“农田四周都安上了摄像头。2016年的时候，还发现有人去地里盗墓，如今再也不会了。”

焦家遗址发掘出的大部分文物都存放在龙山文化博物馆，田馆长决定春节期间做个特展，向周边的游客展示焦家遗址的成果。在他看来，焦家遗址的发掘为城子崖的龙山文化找到源头。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墙遗迹，又能将山东地区出现早期国家的讨论，从龙山文化时期向大汶口文化时期提前。而遗址中大片未发掘的地带更引起他的遐想：“会不会还有更早期的北辛文化遗存，能够将距今7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接续起来？”

聚落考古，“想到才能挖到”

我随王芬乘车前往焦家遗址，村路四周一片开阔。她告诉我，这里属泰沂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自古交通便利。北面因黄河古道多次改道，人迹无多。而此地东可通海滨，西距古济水很近，沿济水向西，可以直通济源、王屋山。那里有“太行八陁”最南

边的轵关陁，通过轵关陁，可一路走到临汾。遗址穿过城子崖往南，便是泰山、沂山一线的泰沂山系。山间有古道，一路通泰安，直至淮河支流泗水、汶水的上游。

这基本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的辐射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向我介绍，在距今9000年到4000年间，经历北辛、后李、大汶口、龙山四个时期，山东境内的海岱地区形成了一个连续、稳定的文化传统。它的范围大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当地文明演进到距今5600年的大汶口时期时，开始加速发展，社会逐渐复杂化。而到了大汶口的中晚期，等级分化加剧，出土的墓葬有大有小，大墓中随葬品多，出现彩陶、象牙器等贵重器物，墓里头的棺椁制度也开始不一样。社会形态由聚落向早期国家迈进。”

“从大汶口晚期，一直到龙山文化，还出现了文化上夸父追日式的西进。”李新伟曾在河南主持考古工作多年，他从中原地区的墓葬里，见证了那个时期强大的东方化趋势。地处临汾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者称为“尧都”，它所代表的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形成的关键一环。在那里的遗迹中，发现了海岱文化区的墓葬风格。“海岱文化区重视酒食器，精致、规范的陶鬲、陶鼎、陶壶、陶杯都是那里典型的随葬品。又注重尊卑分明的礼仪制度，墓的规格、器物都分级。这些都是等级更加平等的早期中原地区文化难以见到的。”王芬向我介绍，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地区将中亚传来的青铜技术，与海岱地区陶器器形结合的产物。而与夏代对应，被学者称为“最早的中国”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其中发达的礼制许多即脱胎于彼时已被称为“东夷”的海岱文化区。

焦家遗址正处在大汶口文化的核心位置，出土最多的遗迹又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田馆长对于接续年代的期许不同，王芬和李新伟对墓葬的关注，更多是透过聚落研究的视角，聚焦在共时层面上，大汶口时期社会的变革。

王芬认为，考古工作中鉴定年代谱系的工作十分必要。但若想更深层地了解古人的生活，还是需要聚落研究的理念。“就是在挖掘前便要想到，所有房屋的格局和分布，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制度和观念。”李新伟说，考古人员挖到一个房子，不单要弄清房子的建造工艺，还要想里头住了多少人，物

品的摆放缘由。小至房屋内部的布局，大至房屋间，乃至村落间的关系，均需如此思考。“比如聚落中大房子的位置在哪儿？如果动物骨骼都集中在它的周围，这可能就是组织盛大活动，宴饮吃肉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就会是个身份高的人。而有这个大房子的聚落规模大不大？如果大，周围中小型聚落与它是何关系？它可能身踞要地，是一群聚落的中心。”

这些思考促使考古人员在出土的成果中不断发现问题。王芬对焦家遗址发掘最满意的地方是发现墓葬里的重椁。“木头已经朽了，只不过棺椁部分的土颜色、质地跟周围不一样。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木头曾经存在过的一条黑色。把那个平面用手铲刮干净，清理出一个干净的平面，棺椁的痕迹就会显示出来。”李新伟是“六大发现”中焦家遗址的评议人，他向我讲述发现棺椁的经过。“但考古中不可解释的因素太多了，很可能只被当作一条普通的黑土。只有预先意识到，才可能在发掘时挖到。”

但王芬师生不满足于此，她想到的是背后的社会基底。“就我们开掘出的遗迹来看，62.8%的墓葬有棺椁等葬具。这个比例高得惊人。”王芬告诉我，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还有一重棺，两重椁，可见此聚落中曾生活着一个庞大的富贵阶层。“那么，聚落能够负担这个阶层所倚赖的支柱是什么？是农业？手工业？抑或是商业？如果有商业存在，它交流的货物是什么？连通的遗址在哪里？走的又是哪条古道？”

李新伟则最看重焦家遗址呈现出当时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他告诉我，陶寺遗址的墓葬中有玉器，形制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十分接近，然而地理上横亘在它们之间的大汶口文化，在先前的考古遗迹中，发掘出的玉器极少。“焦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玉器，且玉璧、玉环等形制与良渚地区一样，填补了一段空白。”但他的疑问也接踵而至，“为什么只有在焦家遗址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疑问有赖于遗址的继续发掘。

王芬的办公室里堆满资料，挖掘的场景也始终在她的脑中萦绕。她像侦探一样，回顾发掘过程中可能漏掉的细节。他们决定今年勘探遗址全貌，不再安排考古挖掘，“我们要沉淀些时日，厚积薄发”。

（郭梅为化名，感谢彭小军、惠佳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遗址对构建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福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为探讨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业形态、人类活动、种群迁徙与交流、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以及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 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

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坪坝镇。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京山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于2014年开始发掘。最终确认为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

苏家垄遗址大面积冶炼遗存的发现，对于探讨春秋时期诸侯国青铜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探讨汉淮与中原地区之间金属资源的流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考古发现也提出诸如铜矿资源控制、春秋早期唯王的概念、曾国不同地理单元内的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也是探讨两周时期器用制度的极佳资料。

▶ 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

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发掘。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南桥镇，探明遗址中心区域面积超50万平方米。初步断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居住址。墓葬以积石墓和车马坑为典型。

故郡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空白。为研究戎狄族群华夏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

由吉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发掘。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该遗址规模不大，并非典型意义的城址，而是一个回字形院落遗址，填补了广义上金代城市类型的空白。

（刘畅整理）

艾滋病在中国：仍有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未被发现

记者 / 黄子懿

今年是艾滋病传入中国的第33个年头。中国总体感染率不足0.1%，远低于国际0.8%的平均水平。但近年来，有关青年学生、男同群体的艾滋感染成了社会关注的新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研究员。他介绍，目前青年学生的感染仍未能控制，男男性传播感染达历史最高点。如果按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到2020年诊断90%、治疗90%、治疗有效90%的目标，中国在诊断和治疗覆盖上还有差距，有约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未被发现，防艾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吴尊友

学生感染仍未控制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提过，2011～2015年，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新增比例平均每年增长35%，这一趋势近两年来是否得到了控制？

吴尊友：这两年有所减缓，主要是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但这个减缓只是说新诊断报告的学生感染人数没有出现继续上升，不是说就已经控制住了。2016年15～24岁的学生新增感染案例比2015年略低，2017年相比2016年基本持平。

即使上升幅度减缓，但每年仍有3000多学生新增案例上报，这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学生感染和其他成年人群体感染不一样，成年人感染基本是多年累积后发现的，感染时间相对较长；青年人感染，则都是最近几年感染的。从这个角度看，青年学生艾滋病传播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控制。

我们每年都会对疫情进行分析。学生感染问题在2005年以前不是什么大问题，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感觉到学生感染人数在一点一点增加。量变引起质变累积，到2015年，我们把过去5年的报告数字累积一看，就很可怕了，平均每年约35%的增长率，这是在任何群体中都算非常高的。

女生的感染在学生当中是比较少的，在过去7～8年当中，每年报告的新增女生感染案例就是50～60例之间。学生感染最多的就是男男性行为造成的。同时，整个15～24岁的青年群体本身的涨幅也是挺高的，平均每年涨幅在10%左右。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青年人的艾滋感染会如此难以控制？

吴尊友：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中，艾滋病感染者总数在增加。官员和老百姓都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概念：一种疾病少了或没了，就是控制住了，比如2003年的“非典”没了，所以就是控制住了，再比如北京现在的流感，到5～6月病人少了，就是控制住了。但艾滋病与其他传染病不一样：一个病人感染了，这个病人就永远都是病人，除非去世。随着这些年艾滋病人的寿命越来越

越长,病人总的基数越来越大了,感染者的群体就更多了,所以感染源更多了。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青年人的性观念、性行为和前些年比,都更加开放,性伴侣数量变多。同时,经济发展使得人口流动性加强,在特定的时点上,男女性别比例会发展变化,对性行为造成影响。比如农村的健壮小伙子进城打工,有些是单身出来的,他们跟其他异性打工者发生性行为,甚至组建临时家庭。

第三,无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无论是奔着恋爱结婚或找性伴侣的目的,都是大龄者喜欢找低龄者。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大龄者的性行为多、感染率更高,而青年人等低龄者性行为少、感染率低。所以当大龄组更多倾向于找低龄组时,艾滋病的感染就会从大龄往低龄传播,这就会导致青年人感染率上升。

三联生活周刊:有业内人士说,感染人数的增加,跟去做HIV检测的人数增加有关。青年人的检测趋势在全国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吴尊友:应该说全国总体疫情报告数量的上升,和近年来检测人数上升密切相关。2015年检测了1.436亿人次,2016年检测1.69亿人次,2017年检测了2亿人次,检测人数的确在大幅上升。医疗机构是最主要的检测渠道,比如所有手术病人我们都会进行检测。2015年的1.436亿人次,医疗机构就检测了1亿多人次,占比超70%。如果要看学生当中做过检测的比例,这些年基本上都稳定在3%左右,没有明显的增加,对检测人数的增加几乎没有多大贡献,更多还是因为感染率在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人的自检率是在上升的,现在渠道很多,淘宝上自检包售价仅30多元,跟女性的怀孕试纸一样。这在检测环节中叫作初筛,确诊还是需要到当地的医疗、疾控机构去做。根据初步估计,每年通过网络渠道自检的人次有好几百万,需求巨大。这对于有心理压力、不愿暴露身份、担心隐私泄露方面是很好的保护,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如何监测高危人群?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是艾滋病传入中国的第33个年头。30多年来,艾滋病的传播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尊友:艾滋病主要有三种传播途径:母婴传播、经血液传播和性行为传播。中国艾滋病最早大规模出现的是经血液传播,主要是吸毒带来的经血液传播;之后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部地区由于人为事故造成的采浆操作污染引发血源感染。性行为传播此前占比一直不高,但这些年来,三大途径发生了很大变化。

2007年,性行为传播以占比42.3%首次超过了经血液传播的29.2%,此后性途径感染的比重一直上升,现在占到了约95%。其中,异性性传播占67%左右,同性性传播占28%,吸毒和母婴传播加在一起不到5%,最近3年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比例。我估计,未来5年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果有,也是异性传播占比缓缓上升,从目前的67%继续向70%方向发展,同性传播比例可能会从28%向25%方向发展。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异性恋人群基数特别大,其感染者占总感染者数量的比例也很大,而男男同性恋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仅1%~2%,其新诊断艾滋病感染者却占到28%,基本达到最高点,不过不会出现像吸毒感染占比下降那么快的情况。

其实,性传播一直是人类艾滋病流行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全球大约90%都是性传播,最难预防干预的也是性传播。医疗机构的血液传播,我们有办法控制。吸毒传播方面,国家采用了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强制戒毒等措施,这些措施还是很有效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估计男男性行为传播已达历史最顶点。从数据上看,该传播途径增长也是最快的。由于其群体特征,对男同的监测是否有困难?

吴尊友:艾滋病病例报告系统显示,2006年男男性传播病例构成比为2.5%,2015年就达到28%了,是增长最快的传播途径之一。男同的艾滋病防护与干预工作也是2005年后,中国开始逐渐做起来的,在全国1888个监测哨点中,针对男同群体的有107个。

“男同”是艾滋病8类重点监测高危人群中社群组织最发达、也最有响应力的一个群体，而男同中去医院做检测的少，通过男同组织做检测工作发现的感染者，要远远多于医疗机构发现的。自检率方面，目前没有统计数字能说明男同自检率比非男同高，但我们的研究发现，男同中做过自检的人比没有做过自检的人，更愿意到医疗机构去咨询相关服务。这就说明，自检给那些原来没有接触过医疗机构的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能够促进他们得到比较规范的服务。

男同群体监测这些年还出现一些新问题，对于性乱和吸毒交织在一起的病例，没办法界定到底是吸毒还是性传播感染。一般我们讲吸毒传播，都是指注射吸毒通过血液造成传播，但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一些新型毒品，比如冰毒、Rush、K粉等，主要功能是兴奋或助性，其中Rush在男同中的使用比例能达到近40%。因为男同的生理原因，用了这些新型物质会缓减疼痛、增强快感，使人们的性行为发生了改变，会更多地让人去尝试群交等危险性行为方式。这种毒品和性交织在一起的传播，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区分和科学评估，只是试图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测算，通过新型毒品使得性传播感染额外增加的比例大概有多少。目前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分析显示，使用新型毒品者的感染率比不使用者高出2~3倍，使用者更高。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的感染率是多少？

吴尊友：具体的感染率各地方情况不一样，全国的情况差异很大，有东、中、西部的差异。感染率高的地区，使用新型毒品的感染率肯定更高。107个男同哨点每个都要查400~600人/年。以2015年为例，在这些哨点监测中，最低的只有0.3%，最高的能达到20%，全国男同群体的感染率总体在8%。

感染率也是一个相对数。比如，贵阳的感染率很高，每年监测的感染率都在15%~20%甚至更高，但其人群规模小，可能其男同的总人数才几千人，这样感染者总数就很有有限；北京就不同，男同总量大，同性恋人数可能有20万或更多，虽然监测感染率只有3%~5%，但是感染的人数还是很多的，远远多于贵阳。

三联生活周刊：除男同外，8类高危人群中其他群体的监测情况如何？

吴尊友：8类高危人群也分两大类。一般来讲，男同、性工作者、性病就诊者、吸毒者，这类是容

易被艾滋病毒侵害的；另一类，长途卡车司机、流动人口、孕产妇和学生相对不易被侵害。这些人群的感染率近些年出现了明显的剪刀差，吸毒从以前的7%~8%下降至现在的2%~3%，男同则从以前的1%~2%上升至现在的8%，但性病就诊者和性工作者的感染率都很低，一直是低于1%。中国性工作者的感染率这么低，实际上是对中国整个艾滋病控制的一个最大贡献和成就。性工作者在艾滋病的传播中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如果这个群体感染率高，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他们不仅基数大，而且一个性工作者如果感染了，会传染给他们的很多客人，后者再把病毒带回家传染配偶，那全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就高了。

性工作者的低感染率，有时有人为因素影响。比如，有人上次检测发现了感染，这次再查他就不参加了，这会低估感染率。另一方面，性工作者还会流动，而且服务不同群体的性工作者，其艾滋病感染率也有所不同，低收费的性工作者感染率会高一些。每年我们检测的性工作者人数很多，近百万人次，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我们对各类不同群体有严格的比例，比如娱乐场所只能查30%~40%，中低档发廊等查30%~40%，流动站街的性工作者再查30%~40%。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来查，难度还是挺大，也不排除有偷懒的工作人员。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如何保证哨点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吴尊友：这么多年运转下来还是可以的，但确实有挑战：你不能保证参与监测的人都具有代表性。比如说，北京有20万男同，每年只监测600人，不能保证参与检与监测的600人就能代表20万人的情况。这600个人中，可能本身就更为在意自己的健康保护，感染率比没来的人低，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来参与监测的人爱表现、乐于交往，性伴侣和性行为多，所以来监测，这时其感染率可能就高于没来的人。所以不能简单地就数据看数据，我们会做一个分析研判：这些数据是怎么收集来的，监测的人与那些没有参加监测的人，大概有什么差异和区别等等。

为了保证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我们有一套监测方案。第一是方法本身的科学性，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去招募，比如男同，会通过网络、浴池以及酒吧去招募，各占一定比例；第二是工作人员认真与否，不要为了完成任务，随便到工厂找

600个人来查,这个我们每年都会培训、抽查;第三是整个中心对数据的核查,有哨点监测、抗病毒治疗、随访管理等几方面的综合核查,看数据收集时是怎么操作的、是否有问题等等,就相当于工厂的生产、监制、验收等环节。虽然有了这个措施,我并不能说数据绝对准确地反映了真实情况,但通过全国性的数据质量控制工作,我们相信至少90%以上的数据是没问题的,达到质量要求的。

中国的“四免一关怀”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于90年代,艾滋病患者的寿命似乎延长了不少。这个进步是怎么来的?

吴尊友:首先是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博士发明“鸡尾酒疗法”,彻底改变了我们应对艾滋病的局面。原来我们看到病人后,都束手无策,只有沮丧,即使诊断出来也没有药物,不能给病人提供任何帮助。鸡尾酒疗法出现后,加之抗病毒药物的研发进步,彻底扭转了这种局面。该疗法就像调试鸡尾酒一样,用多种药阻断病毒复制的不同环节,在艾滋病防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近几年,我们在科学研究当中所有的重大进展,都是跟药品有关,主要是新药品的出现,以及新药品策略性的新运用。

其次是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原来我们以为治疗艾滋病一定要等到免疫功能低到一定程度再治疗,因为很多HIV携带者最初的健康状况还不错,可以不治疗,国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所以2003年国家最初规定的免费用药标准是CD4(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HIV病毒的重点攻击对象) ≤ 200 个/ mm^3 ,后来逐步提升到 ≤ 350 个/ mm^3 。中国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提高得还要快,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些病人CD4还没有低于200,可能在300多就开始出现临床症状了。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发现,无论CD4值高低,治疗越早,病人受益效果越好——两个方面,第一,越早治疗能降低病毒载量、减少传播几率;第二,能减少其他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

2014年,中国将免费用药的CD4值标准调到 ≤ 500 个/ mm^3 ,最主要的考虑是减少其传染性,因为每个感染者都是一个传染源,越早治疗,其作为传染源的作用就越小。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不设置标准。2016年中国调整为CD4无论多少都可

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博士发明“鸡尾酒疗法”,彻底改变了我们应对艾滋病的局面。

以立即接受免费治疗。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对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当初出台这个政策是基于什么考量?

吴尊友:最主要的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2003年“非典”暴发流行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彻底改变,开始重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发生了大量采浆污染造成的感染病例,这给了政府很大压力。那时病人自己买药吃,真是吃不起,一年得花8万多元。200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种种因素助推了“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出台。“四免”是指:免费给农村及城市低收入病人提供抗病毒治疗药品,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对艾滋遗孤及受影响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一关怀”是对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给予一定的补助和扶持。

这也是中国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主要推动之一。对于世界抗击艾滋病,中国主要的推动作用就在于检测与治疗。一方面,我们把检测感染者作为控制艾滋病的策略,每年检测上亿人;另一方面,就是治疗标准的推动与修改。现在我们的免费治疗人数每年增幅很大,2015年新增10万人,2016年新增12万人。治疗覆盖率2016年达到了70%以上,治疗有效率基本达到了90%。

但这些仍然不够,还有很多挑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到2020年有三个“90%”的目标,诊断90%、治疗覆盖90%、治疗有效90%。中国目前的诊断发现率还很低,只接近70%,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没被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免费用药治疗的财政压力不会很大吗?

吴尊友:财政投入很大,压力也确实很大,但投入是值得的,因为财政部每年划给卫生部门的资金有上限,蛋糕就这么大,需要部门内自己协调。比如给你1.4万亿元,需要安排基本医保、计划免

疫、妇幼保健等方方面面，划给艾滋病板块的可能也就是其中一块，但治疗艾滋病的人数每年增长是硬增长，已有病例接受治疗后寿命越来越长，新增治疗病例每年都在增加，但财政预算考虑不到这么细，反正蛋糕就这么大，所以卫生部门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保证基本需求，压力很大。

我们也在想办法努力降低成本。一方面治疗病人数量增加，采购药品数量增大，一次多买，可以打折降价。目前每个病人一线药治疗平均一年花费 2000 ~ 2500 元，其中有部分病人出现耐药或毒副作用严重，需要更换二线药，每年药品费用在 5000 ~ 8000 元左右，全国现在约有 40 多万人接受治疗，仅药品费用就需要 10 多亿元。但这只是抗病毒药物治疗的花费，还有免费的配套检测等，所以花费会更高。

很遗憾，我们的免费药品在国际上相对落后，可能连印度、泰国甚至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比不上，价格高、副作用大、服用不方便。国外药厂靠着垄断的技术在牵制我们，另外，我们争取得也不够。目前治疗药品主要是专利过期后的国产药，也有部分专利未过期的进口药，国产药不贵，进口药贵。药品专利到期后可转为国产，但很多药品还暂时没有国产。

同时，中国的艾滋病人吃药还得吃三种，但在发达国家甚至在非洲一些国家，基本上都采用复合制剂，即三种药品合成一片，副作用小，便携性高。这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要让中国的艾滋病人能够享受国际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

抗艾的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从现阶段看，艾滋病有希望被完全治愈或预防吗？

吴尊友：治愈很难。全球迄今为止只有一个治愈案例，属于歪打正着，是一位德国医生治疗一个美国白血病人，把病人骨髓换了，碰巧治愈了艾滋病。这种方法其他人没法用，一个是要全换骨髓，第二就是当时那个病人的基因有一个片段对艾滋病的感染有阻碍作用，有这种情况的人非常罕见。目前这种疗法没有出现第二例。

艾滋疫苗目前挑战巨大。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总设计师、今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侯云德院士曾经说过，“十三五”指望疫苗控制艾滋病

是压根不可能的，再下一个 5 年研制出艾滋病疫苗是没有希望的。实际上，在未来 15 ~ 20 年，都很难看到希望。我们过去所有疫苗预防疾病的基本原理都是，病毒进入人体以后，人体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种防御能力，这叫抗体，抗体的特异性能将病毒清除掉。我们就仿造人自然产生免疫能力的过程来研发、生产疫苗，所有传染病的预防疫苗都是这样的。

这种思路在艾滋病行不通。人体感染艾滋病毒了，产生抗体了，理论上应有保护作用，但其实保护不了。艾滋病毒变异非常快，在人体内还在不断地变异，变异的病毒抗体清除不了。变异了，又产生相应抗体，但是病毒又变异了……艾滋病毒变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和我们现在流行的流感不一样，后者的变异是季节性的，即 2017 年底是一种类型，到了 2018 年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类型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目前国内外攻克艾滋病的着力点在哪儿？

吴尊友：攻克艾滋病的着力点，一是预防，二是治疗。近几年研究进展提示，在预防方面，最有希望的是预防用药。我参加了浙江中医院医疗事故感染艾滋病毒的调查，有一个病人暴露艾滋病毒之后当天就吃了抗病毒药，我们对她观察了一年，没有感染。国内外研究都表明，高危人群，比如新发感染率在 3% 以上的人群，坚持服用抗病毒药物预防，也能减少艾滋病感染。预防用药的原理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体内抗病毒药物的浓度，即使病毒进入体内，也不会感染。相关研究表明，有望研发长效预防用药，比如给你打一针，能够在随后的三个月内起到保护作用，这样一年打四针就可以了。其功能类似于疫苗，但与疫苗不是同一种原理。这是一个前景很大的方向，但目前还在临床一、二期，在动物身上的效果令人满意。

另一个预防希望，是研制敏感的快速自检试剂。这种新型快速自检试剂，目前还在概念阶段，希望能用几分钟就把急性期的感染者检测出来，这样感染者能够在感染的第一时间自我诊断，社会层面的感染者就能够诊断发现 95% 或者更多。该试剂还可以用在性行为发生前，若对方检测出了感染，则可以避免危险性行为造成感染。

治疗方面，一是研究如何清除感染者身体内的病毒储存库，旨在寻找治愈之路；二是新型治疗药品研发，主要包括毒副作用更小、体积更小、作用时间更长、多药品复合剂等特点。■

细数风流人物

- ◎ 曹操如何从“保安队长”成为开国皇帝？
- ◎ 凤雏之才不下于卧龙，为何一直被轻视？

解析真实历史

- ◎ 如何评价诸葛亮和司马懿的韬略？
- ◎ 《三国演义》中千百年都未被发现的纰漏是什么？

详举社会万象

- ◎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如何增加财政收入？
- ◎ 三国时期有哪些诱人的美食？



扫码试听

「听」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三国

细说三国

张大春



高晓松

梁文道

王家卫

阿城

强势推荐!

428期音频 + 签名著作 + 独家互动



向

道德经

思维方式方法

人生中如何获得转换得失的能力

黄明哲

悟道

- ◎ 理顺三观，重构思维方式
- ◎ 领悟潮流兴衰规律，从人生焦虑中解放
- ◎ 轻松面对未来之路

修德

- ◎ 提升领导力，构建大局观
- ◎ 致虚极，守静焉，提升人生驾驭能力

玄牝之门

- ◎ 从0到1，创业求存
- ◎ 知祸福，通进退

马东
著名主持人

陈数
著名演员

联袂推荐

扫码试听





视觉中国供图

比特币是流行的一百多种数字货币中最受欢迎的货币之一。图为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举行的比特币大会现场

虚拟货币之后，区块链下一步何处去？

记者 / 王梓辉

在过去的 2017 年，比特币价格上涨了整整 10 倍，但作为其背后的基础技术能力，区块链行业却还是一片鱼龙混杂、野蛮生长的状态。对于“区块链”这个也许能颠覆很多行业的技术来说，早日走出虚拟货币市场的混乱，与真正的业务创新相结合，恐怕才是技术的真正价值所在。

区块链的登场

当一个自称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的人在 2008 年 11 月发表了那篇可能改变世界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时，在中国，一个叫达鸿飞的年轻人还在继续着自己的创业项目。那时，学英语出身的他还完全不懂计算机

相关的技术。

故事一转眼到了 2011 年。有一天，达鸿飞终于看到了比特币这个东西，跟很多比特币早期的参与者一样，那个晚上他没有睡觉。一直到早上四五点钟，他一直在看比特币背后的新闻，研究它是如何运作的。当然，即使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想要在短时间内弄清楚它背后的逻辑也很不容易。因为当时的中文世界还没有太关注到比特币，达鸿飞花了很多时间去逛英文论坛，看别人对比特币的讨论、分析它的代码是不是有效、它的经济模型是不是合理的。

那个时候，他还没鼓起勇气去真正购买比特币，他自己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是当时中国没有比特币的交易场所，如果想买得去日本的一个交易所买；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他还没有真正理解比特币的重要性，还没有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未来。

到了 2012 年，达鸿飞觉得自己弄懂了这个东西，

那会儿国内也有了第一个比特币交易场所比特币中国网，他终于买入了自己第一枚比特币，价格是60元人民币。现在，他为此后悔不已，“应该买几个，至少买几千个”。如果他当时买了几千枚，按照2018年1月的价格，他现在的个人资产就有上亿了。

不过，当时的他还没有对比特币背后的技术本身产生兴趣，吸引他的还是真金白银的投资回报。直到2013年，他看到了一个叫“Ripple”的公司，这家公司没有在做比特币相关的事情，而是利用比特币类似的基础技术在做国际银行之间的跨境汇兑和支付的事情。比如你想给一个美国朋友汇款100美元，但你只有人民币，这个时候使用Ripple的服务就会非常便捷，不用再去银行来回兑换货币并支付手续费。

这个事情让达鸿飞觉得非常有意思，它完全不需要浪费大量电力去“挖比特币”，而是用类似的技术做了一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事实上，不管是比特币还是Ripple，它们背后的基础技术能力就是现在众人皆知的“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而它在当时甚至还没有中文名字，没人知道“区块链”这三个看上去没什么关系的汉字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但那时，达鸿飞真正迷上了这项技术，他想看看比特币背后的技术还能用来干什么。于是，结束了之前的创业项目，达鸿飞彻底投身进了区块链行业。而那一年也正是中国玩家大规模参与到比特币市场的一年。

现在，他在区块链行业内被尊称为“达叔”，这是因为他这几年一直在区块链行业持续发声，他自己成立的小蚁区块链也是国内第一个区块链项目，并且是中国唯一一个实时开源的公有链项目。根据英文媒体的排名，小蚁区块链现在在全球区块链项目里面市值排名第14位。

但即使是“达叔”，他想要给一个普通人解释清楚“区块链是什么”也不容易。“去中心化”也许是其中的关键词。以区块链的典型应用比特币为例，它和传统货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去中心化，比特币的发行不依靠任何官方机构，而是依靠特定的密码学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而产生，其生产过程被形象地描述成挖矿；比特币的传输流通也不需要依靠第三方，而是采用P2P的点对点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或者支付宝这类中心化的“中介机构”都被省略了，所有的交易都是点对点直接完成，这就是“去中心化”的含义。

达鸿飞在此之外当然有自己的思考，他对本刊说道：“我们追求的区块链核心是什么？是公开透明的数据和规则，加上对这些规则公正的执行。”在他看来，去中心化是实现公开透明的数据规则，并且对公正公平的执行手段而已。这也基本符合学者们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教授也对本刊表示，区块链虽然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分布式共享、共识信任、开放性、匿名性、跨平台等多个特点，但基本特征就是不可篡改，这让区块链技术的可信程度非常高。

区块链就是比特币吗？

看上去区块链的确是一个颇有前景的技术领域，但如同很多新概念在初生时会因为各种条件的不成熟而造成投机炒作的现象，区块链技术因为其相对复杂、不易理解的技术特性更为如此。

作为区块链技术目前最成熟的应用，以比特币为首的虚拟货币就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投资标的。如同被比特币吸引入场的达鸿飞一样，尽管很多人还不明白比特币到底能干什么，他们仍然会被各种虚拟货币的飞涨的价格所吸引。

2017年年初比特币价格还在1000美元左右，到了年底，这个价格上涨了10倍，超过了10000美元。BBC科技记者罗瑞·赛兰-琼斯（Rory Cellan-Jones）就直言：“这场比特币热潮让人感觉是最新的、疯狂的投机泡沫，一个高科技领域的郁金香热。”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在近日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比特币是像郁金香热一样的典型泡沫。

这场虚拟货币的热潮当然引起了各国政府的警惕。以我国为例，2017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公告称，代币发行融资涉嫌违法，被突然叫停；一周后，以比特币中国为首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在9月底前被全部关停。官方消息称，这是为了防止比特币二级市场交易引发“不可控的市场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因为这种虚拟货币“已经成了传销和非法集资工具”。

但即使如此，市场在短期受挫之后仍然一路上扬，这也让“区块链”这个背后的基础概念得到了资本层面的爆发基础。

2018年1月9日，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就区块链的一番评论燃爆了A股市场，他在一个微信群中表示“区块链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伟大技术



左图：区块链创业者、NEO 创始人达鸿飞

右图：金融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教授

革命”，并号召大家“不要怀疑”地学习区块链技术。一天之后，A股区块链概念板块全线飘红。随后两天，区块链板块持续领涨沪深两市。其中，金证股份、易见股份在1月10日那天涨停。超过13支区块链概念股2018年的涨幅超过20%。

不仅是区块链概念股收益颇丰，许多之前业务根本与区块链不沾边的公司也趁机搭上了这趟顺风车。早年火热一时的人人网在1月2日发布了RRCoin白皮书，宣布将推出区块链项目“人人坊”以及代币“RRCoin”；在该转型发布之后，其股价也随之扶摇直上。以网络下载工具立身的迅雷公司在2017年8月推出共享计算智能硬件“玩客云”之后，在10月底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代币“玩客币”；随后的大约30个交易日里，迅雷股价累计上涨近5倍。

而在美国，有着130年历史的胶卷巨头柯达也出人意料加入了区块链的混战中来。2018年1月9日，他们不仅发布了自己的虚拟货币“柯达币”，还同时上线了一个买卖和授权图片、视频以及其他版

权内容的区块链交易平台KodakOne，使用的加密货币就是“柯达币”。在上述消息宣布后，该公司股价在当日的美股交易中翻倍，10日盘前交易时又大涨超过六成。

但事实的真相可能就是这些公司的“跨界之举”更多是在炒作，而非真正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业务创新。上海纽约大学互动媒体和商业教授Christian Grewell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就表示：“‘柯达币’可能更多是一种炒作，因为柯达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挖矿，而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来跟踪图片内容的版权。”杨东也对本刊表示：“虚拟货币通常基于区块链而成立，区块链的应用却远远不止于虚拟货币，还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则直接撰文指出，在金融等领域，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货币”、支付清算、智能合约、金融交易、互联网金融等多个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一些机构为吸引投资者眼球，故意炒作，钻区块链监管漏洞，将自己标榜为区块链创新，蒙蔽了广大投资者。

在达鸿飞看来,在充满投机意味的市场里,我们需要明确区分资产泡沫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区块链技术本身具有极大的潜力改变人类社会的基础建设。市场越是投机氛围浓厚,越是需要技术实力雄厚的团队作为项目的支撑,专注于项目的基本建设。因此,大家应该更多地关注到技术本身上来。

不只是技术,还是基础设施和生产关系

事实上,回到区块链技术本身,目前全球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区块链技术如果应用于金融行业的征信,可确保交易安全和信息安全,且金融的数据安全、信息的隐私以及网络的安全正适合分布式区块链技术。而且区块链技术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科技或者金融领域,只是这项技术尚处在起步和探索应用阶段,还存在不少问题。

作为国内学术界目前最关注区块链技术的学者之一,杨东不像达鸿飞这样的创业者关注区块链技术那么早,但他也很早意识到了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法学专家,杨东对本刊表示,他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关注很早,在2015年就出版了相关研究书籍。“我认为区块链作为极具革命性的新技术,在支付结算、资产数字化和征信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对本刊说道。

杨东现在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作为一名金融法相关专家,区块链已经成为邀请他出去演讲或采访最多的话题。他甚至认为区块链技术要比人工智能更加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技术,它是生产关系、是一种规则”。

重视区块链技术的大公司们肯定都同意这个意见。比如腾讯公司。“我们认为区块链不仅仅是一项技术,而是构建了价值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能力。用区块链解决信任问题在现代商业社会有巨大的价值”,腾讯公司区块链负责人对本刊如此说道。

以腾讯为例,2017年4月,腾讯对外发布《区块链方案白皮书》,同时宣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腾讯区块链行业解决方案也于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之后,他们在2017年7月上线了腾讯区块链开放平台,并推出了共享账本与数字资产这两大业务模型,其中共享账本就是用于解决信息共享的场景需求。比如将区块链技术与寻找走失儿童结合起来的“公益寻人链”就是把走失儿童的报案信息在联盟中的多个公益平台间进行信息共享与同步,这就能让公益求助信息

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出去,并且不会被篡改。

除了腾讯,BAT三家中另外两家也没有错过区块链。百度推出了区块链开放平台“BaaS”,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联盟构建属于自己的区块链网络平台。阿里旗下的蚂蚁金服创新实验室则正在为阿里巴巴区块链技术的运用研究解决方案。

在杨东看来,除了单纯的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还能在很多更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比如贪污腐败、网络欺诈、信息泄露、假冒伪劣产品等问题通过区块链技术就可以迎刃而解:人们把信息发布储存在区块链上,让资金流向、交易真假等由全民来验证;一经验证,交易信息将无法被篡改,且信息完全公开,如此,整个社会将更加透明、公平。

腾讯方面给本刊举了两个例子:如果将之用于公益捐赠,每一笔款项都将被记录在区块链上,没有营私舞弊的空间;如果将之用于防伪打假,每一个产品都可以溯源而相关交易都有记录,进而消除了造假的空间。

当然,杨东作为法律学者,他也有他的担忧,那就是区块链作为去中心化的技术,会使用户的所有交易信息都暴露在大众面前,如果这些交易信息被恶意挖掘及利用,将给用户隐私带来严重的威胁,又会带来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因此,区块链技术作为下一代颠覆性的核心技术,需要得到法律界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因此他也呼吁国内的法学学者一起来关注和研究这个行业。

作为创业者,达鸿飞觉得更多类型机构和企业的加入对行业是好事,但这个行业进步的关键是让区块链技术能和自身业务做结合,运用区块链在建立信任、简化流程、节约成本、创新业务模式方面发挥作用。

而所有关心区块链行业的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区块链目前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建立能够促进该技术应用的监管环境。

情况似乎正在慢慢好转,2017年11月7日,中国也成立了第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区块链专业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工信部信软司副司长朱皖在成立大会上表示,区块链专委会的成立对我国区块链产业有重要意义和积极推进作用。

而在会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区块链行业人士对本刊表示:“现在迫切需要政府的管理理念由‘监管’转向‘治理’,并且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底线。”



(视觉中国 供图)

法国演员凯瑟琳·德纳芙、她身上的伊夫·圣罗兰，再加上摄像师赫尔穆特·牛顿，这三个名字组成的作品一度是时尚先锋和性感标签。图为1981年“圣罗兰”成立20周年，牛顿为德纳芙拍摄的照片

反性骚扰大潮下的法国女性主义

记者 / 驳静

从去年10月曝出好莱坞大佬哈维·维恩斯坦性骚扰事件以来，女性权利和女性主义这一问题正在滚成一个庞大雪球，不断有重要人物受到指控。今年1月，它却在法国人那里拐了一道弯，以一封百名女性的公开信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也陷入另一种争议。

从维恩斯坦事件开始

2017年12月，《时代》周刊将“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作为年度人物。封面上是5位身着黑衣的女性，其中之一是女演员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她是第一位实名指控哈维·维恩斯坦的女演员。2017年10月，贾德向《纽约时报》回忆了20年前哈维·维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酒店房间对其进行性骚扰的过程。这条实名指控后，30年间受其性骚扰的女性陆续站出来发声，其中包括安吉丽娜·朱丽和格温妮丝·帕特洛等一线明星。

这场由好莱坞和电影明星引发的反性骚扰运动很快蔓延到了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时代》周刊上的5位黑衣女性中，还包括在网上揭露Uber公司性骚扰文化最终导致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辞职的工程师苏珊·法勒（Susan Fowler），多次被性骚扰的摘草莓女工伊莎贝尔·帕斯卡（Isabel Pascual），以及屡次被性骚扰却还要遭受“着装不检点”等指责的公关行业从业者阿达玛·伊吾（Adama Iwu）。另一位巨星泰勒·斯威夫特也属其列，她控告了一个DJ，原因就像她自己所说：“在那种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场合下，他都敢厚颜无耻地骚扰我，可以想象如果面对的是一位脆弱的年轻艺术家，他会做出什么。”

“如果连电影明星都不知道能向谁申诉这些性骚扰，那其他人的希望在哪里？”《时代》周刊在报道中诘问。

这场反性骚扰运动，在推特“#MeToo”标签的推动下迅速掀起了更大的声浪。2017年10月15日，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最早使用了该标签，她在推特上写道：“若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骚扰，请用‘MeToo’来回复这条推文。”配了一个截图，上面写着：“朋友建议：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Too’标签的推送，那么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此

后，“#MeToo”成为一个反性骚扰的标志。

今年1月，金球奖颁奖典礼也成为运动阵地。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获得该届金球奖终身成就奖，她与一众好莱坞女星、社会活动家集体穿着黑色礼服走上红地毯，在获奖感言中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来自法国的公开信风波

这个“新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一部分人认为，从此后，受害者们面对性骚扰终于能够发声。一部分人则认为，好莱坞如今正处在“可怕的时刻警惕着的政治正确时代”，“快速正义”和“矫枉过正”会混淆女性主义的真正要义。

2018年1月9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联合签名的包括记者佩吉·萨斯特（Peggy Sastre）、畅销书作家凯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精神分析学家萨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员凯瑟琳·罗伯-格里莱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等100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女明星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

公开信表达了这100位女性对目前如火如荼进行中的“#MeToo”运动的看法。她们认为，“强奸是重罪，但坚持地或笨拙地勾引并无罪，向女子献殷勤也不是种男性侵犯”。信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维恩斯坦事件之后，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性暴力被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这种觉醒是必要的，尤其是当性骚扰发生于工作环境里，男性以职权施压时”。但是这些女性也认为，言论自由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人们被迫用正确的方式说话，对令人愤怒之事保持沉默，而那些不愿遵从这一指令的女人们则被认作叛徒和帮凶”。

公开信声明针对的是这场“#MeToo”运动中发生的若干“矫枉过正”。例如，《金钱世界》（*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上映在即，凯文·史派西被控对同性进行性骚扰，片方紧急重拍了有他在内的22个段落。而在好莱坞，从各大工会到各大奖项，政治正确之风的确已刮了许多年，到了今年，“一切都格外猛烈了”。

马特·达蒙以及阿弗莱克兄弟（Ben Affleck & Casey Affleck）与维恩斯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心灵捕手》，他们受到的炮火尤其多。其中凯西·阿弗莱克在2010年有过两次最终并未定罪的性骚扰指控，维恩斯坦事件之后，他的旧案被重新翻出。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在际，传统上，上一届最佳男主角会为当届最佳女主角颁奖，但去年凭借《海边的曼彻斯特》获得最佳男主角的凯西·阿弗莱克发表声明说“退出此次奥斯卡颁奖典礼”。

与此同时，公开信中提道：“净化风潮看上去毫无底线。人们审查海报上一幅席勒的裸体画作；人们要求从博物馆撤掉一幅巴尔蒂斯的画，理由是这幅画是在向恋童癖道歉；人们混淆作品和作者，法国电影资料馆的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回顾展和让-克洛德·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的电影回顾展，分别被要求停止和推迟。”

这封信一经刊登，就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准确地讲，引发的更多是争议和谴责。作为这100位女性里最知名的影星，凯瑟琳·德纳芙当然是最受抨击的一位。而且也由于她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公开信发表后的一周里，德纳芙与该公开信被画上了等号。德纳芙随后以个人名义在《解放报》又发表了一封信，表示“公开信中完全没有肯定任何意义上的性骚扰，如果有，我不可能会签字”，并向受到过性骚扰的女性朋友道歉。

极左翼组织“不屈的法国”的代表克莱芒迪娜·欧坦（Clémentine Autain）在《世界报》上抨击：“这封公开信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在整个社会层面，性方面男女从来不平等，那么求欢的自由与男性特权没有区别。”

是否存在“性自由层面”的“男女平等”？

关键就是这个“性自由层面”的“男女平等”。

凯瑟琳·德纳芙在1966年就已经凭借雅克·德米的《雨中曲》和《瑟堡的雨伞》两部电影，令整个法国社会为她着迷。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导演布努埃尔的《白日美人》则在德纳芙的职业生涯里举足轻重，白日的冷若冰霜和夜晚的风流放荡嫁接在现实与梦境里，它是挑战世俗伦理的，也是布努埃尔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而这种成功又如导演所说，“归结于女主角德纳芙的惊艳美色”。从这个角色开始，德纳芙成为法式性感的代名词。

当德纳芙对当下的反性骚扰运动提出思辨和自省时，人们对她的观点所持有的态度就变得格外微妙。《大西洋月刊》记者雷切尔·多纳迪奥（Rachel Donadio）质疑：“这是性别解放的一种形式，还是说，是性别歧视文化深入骨髓的又一次例证？”

德纳芙的女性主义观点形成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活跃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其中，性自由是女性自由的核心之一。1971年，波伏娃在《新观察家》上声称“我曾做过堕胎手术”，被称为“Manifest 343”，共有343位女性签名公开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德纳芙和作家杜拉斯、萨冈一起身在其列。而那个时代，女性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女性能否拥有掌控自己身体的自由和权力。

近半个世纪后，德纳芙加入的这新一次的公开声明，从观点上看，强调的仍然是“性自由”。批评者认为这是“女性主义的代际问题和阶层问题”。公开信上签名的100位女性大部分是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很多人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觉醒。但是美国“#MeToo”运动的中坚力量实际上是互联网一代，换句话说，这是更年轻的群体。

差异还不仅于此。

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研究性别史多年，她认为理解法国女性主义的关键点是“la seduction”，即性魅力，它为法国100位女性的公开信提供了另一个理解背景。

一直以来，法国女性对爱的态度和对性的观念都是美国人眼中的“文化例外”，这一点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伍迪·艾伦就将此以艳羡和讽刺的双重态度写进台词。法国人当然也反过来观察美国女性。上世纪40年代，波伏娃曾在美国做过一次为期4个月的旅行，她在《美国纪行》（*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中写道：“我发现美国两性之间存在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而这种男女隔膜在法国并不存在。”她注意到美国女人异常女性化甚至十分具有性挑逗意味的穿着打扮，并且，她们时常以一种“近乎仇恨的方式”讨论男人。

波伏娃以著名的《第二性》引导了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之一即是女性的性自由。德纳芙们的公开信其实是事隔多年后的一次重申，只不过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法国的女性主义现在被归结于一个本质，即，女性是否愿意被视作“objet sexuelle”（性对象）。《卫报》记者金·威尔舍（Kim Willsher）由此在文章里质疑：“一些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仍然将性对象视作女性固有属性，并且将其与性自由捆绑在一起，作为人类错综缠结的关系模式里的一部分对待。换句话说，这也是法国著名的‘文化例外’的一部分。”

城市潮流地图：穿什么决定了你是谁

文 / 宫耳



广汽丰田 x C-HR

伦敦、巴黎、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吸引力有很多面，多样、丰富、现代，充满变化。而深入探索，各城潮流文化又不尽相同。

巴黎被称作时尚之都，因为时尚就诞生于此，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路易十六之后，成为了全欧洲效仿的潮流教母；时尚的革命也诞生于此：香奈儿夫人将女性从繁复的头饰和束身衣中解放出来，伊芙·圣·罗兰的长裙则让穿上它的人如女神般飘逸着仙气。当代的巴黎是包容的，吸引着全世界的设计师。伦敦和巴黎自古就是互相不对付的冤家，英国人的穿衣风格和欧洲大陆也大相径庭。来自中央圣马丁学院的新锐设计师们不断地突破着欧洲大陆的时尚传统。伦敦是勇敢的，他们敢于尝试不同的风格，Alexander McQueen 可以把一只高跟鞋设计得像一座宫殿般复杂，Gareth Pugh 把他的秀变成了一场邪教的狂欢。

如果说伦敦的时尚是突破传统，那么东京的潮人们已经突破了次元。在银座或是涩谷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常常能让你大开眼界，把波波头染成三段水果色的少女、剃着板寸一身朋克配饰的帅气姑娘，穿着有反光条如维修工工服的少年、还有将自己打扮成初音未来的大叔，都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无法复制的。东京人的穿衣风格如此飘忽不定，和日本人骨子里沉稳的工匠精神形成鲜明对比，却又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川久保玲用夸张的脑洞设计立足西方，时装在她手里俨然是一件 3D 立体的艺术品，而山本耀司曾公开表示自己从来就只是一个裁缝而已。

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潮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喜欢被约束。潮人常说，“You are what you wear”（穿

什么决定了你是谁），他们通过所穿的衣服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潮牌也通过多年的积淀，将希冀或坚持的某种态度注入自己的品牌，使自己的 LOGO 成为这种态度的符号，吸引相似的灵魂，并为潮人们所热爱和追逐。与热情的年轻人一样，C-HR 也喜欢展现自己的时尚态度，用自己的身体定义“时尚不仅是一种热情与专注的态度，更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

除了时装，汽车的设计趋势也有了进化：为了吸引千禧一代甚至 Z 世代的消费群而采用运动、时尚的表现效果、车身细节从传统的平面变得更加注重立体感、各品牌探寻 LOGO 化的专属前脸设计。对于设计本身的重视，使得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处理设计对技术的让步越加谨慎，能将技术、项目和设计无缝衔接的 TNGA “丰田新型全球架构（Toyot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也应运而生。

C-HR 风靡欧美、日本等地区，身上的潮流元素也很多：摒弃了传统的镀铬条状进气格栅，而沿用豪华品牌的网状前格栅，使其正面看上去更纤细、灵动，3D C 型车尾灯尽显时尚与动感，两者都是 C-HR 独特的、LOGO 化的设计语言。C-HR 将技术和艺术完美无缝地衔接在了一起，在传承了日本的工匠精神的同时，满足了欧洲文化中对设计感的追求。国际版 C-HR 将由广汽丰田原版导入，不仅车名沿用国际版原名，造型上也与国际版接轨，呈现了原汁原味。

这款现代时尚的 C-HR 将由丰田全球模范工厂广汽丰田生产，是 TNGA “丰田新型全球架构”（Toyot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的第二款车型，将于 2018 年年中在国内上市。



上图：雅各布·特瑞布雷在电影中饰演先天面部畸形的小男孩奥吉

下图：《奇迹男孩》是一部典型的美式家庭片，展现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困境和解决途径

从《壁花少年》到《奇迹男孩》

记者 / 宋诗婷

如在正确与善良之间选择，必选择善良。《奇迹男孩》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片，但它对爱与教育的呈现却是普世的。

成长的烦恼

10年前的一个周末，图书设计师 R. J. 帕拉西奥带两个孩子去郊外的朋友家做客。在沿途的冰淇淋店门前，他们遇到了一个脸上伤痕累累的小女孩。帕拉西奥3岁的小儿子被吓到了，惊恐地哭了起来，大儿子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但也是满脸紧张。帕拉西奥感到尴尬和羞愧，想赶快带两个孩子逃离现场。她想把小儿子的手推车推开，却听到小女孩的妈妈用亲切且镇定的声音说：“好了，我想我们该走了。”

回家的路上，女孩妈妈的声音一直萦绕在帕拉西奥耳边。“我要怎么教育自己的小孩，当他们再遇到身体不健全的孩子时能给出更恰当的反应？只让他们‘不准盯着看’就好了吗？还是该有更深刻的思考？”回家的路很长，两个孩子在汽车后座上睡着了。这时，收音机里传来娜塔莉·莫森特的歌《奇迹》。“人们看见我，我将挑战你对事情的看法。我在你的头上，使你困惑，使你震惊，使你明白，我肯定是上帝造物的奇迹之一……”这首歌像是写给那个小女孩的，一下子揪住了帕拉西奥的心。

“我决定从那个女孩的视角出发，写一本书，希望能帮人们理解，而非可怜这类孩子的处境。”一直想写作却没找到合适题材的帕拉西奥终于开始动笔，写下了《奇迹男孩》这本书。

2012年，这本以脸部畸形的小男孩奥吉为主角的小说一面世就成为畅销书，连续120周蝉联《纽约时报》童书排行榜冠军。

两年之后，导演、编剧斯蒂芬·卓博斯基第一次读到这本小说时，他的儿子刚刚出生，身为父亲的同理心让他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与小说一起递到他手上的还有一份电影大纲——制片方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他们希望卓博斯基来做导演。“荣幸至极。”卓博斯基爽快地接下了这部电影。

卓博斯基接手时，编剧斯蒂夫·康拉德已经对小说进行了电影化改编。故事基本与原小说一致：10岁的美国男孩奥吉是先天的特雷彻·柯林斯综合征患者，医生断定他只能活3个月，但经过27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后，奥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无法掩饰的面部畸形让奥吉内向和脆弱，10岁之前，他一直在家接受妈妈的一对一家庭教育。10岁这一年，父母决定让奥吉走出家门，面对真实的世界。不出所料，一入学，奥吉就因为自己的面部缺陷而被冷落、嘲笑甚至遭受霸凌，但在家人的呵护和鼓励下，奥吉一直用善良和真心与同学相处，并最终交到真正的朋友，成功融入集体。小说和电影都以奥吉、姐姐、朋友等不同视角切入，来呈现在奥吉融入集体的过程中，不同人的认知和转变。

“作为小说的《奇迹男孩》可以是一本青少年读物，但作为电影的《奇迹男孩》一定要有更广泛的受众。”这是卓博斯基创作这部电影的基础。原著小说的故事很单纯，讲的只是奥吉和孩子们的故事，所有叙述都是站在孩子的视角。卓博斯基希望电影的呈现不局限于此，与其说《奇迹男孩》是一个有缺陷的孩子的成长故事，不如说这是一个牵扯其中

所有人的成长故事。

电影与原著最大的不同是，它增加了欧文·威尔逊饰演的父亲内特和朱莉娅·罗伯茨饰演的母亲伊莎贝尔的戏份。奥吉的不幸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家庭的不幸，身处其中的父亲、母亲和姐姐都要为此付出更多。父亲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母亲在把奥吉送去学校后，要重新适应，找回自己的价值和理想，而姐姐要在家人对弟弟的“偏心”下学会理解和包容，并认可自己的价值。奥吉的出现也是对学校教育观念、学生和老师的考验，如何接纳这个突然闯入的怪男孩，这是他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个接纳和被接纳的过程波折不断，但波折之后，每个人都更包容和成熟了。

为了呈现这个更大的主题，电影在多视角叙事的人物选择上，做出了调整和取舍。“取舍”是现在的卓博斯基很擅长的一件事。之前，他曾把自己的同名小说《壁花少年》改编成电影，在那次改编中，他学会了做减法：“改编不能贪心，不管单场戏多精彩，如果它对整部电影没有帮助，那就要去掉。就像森林里有一棵特别美丽的树，但它可能会毁掉整个森林，那你要做的就是忍痛清除那棵树，保护整片森林。”

卓博斯基删掉了原著中的很多视角，留下的都是“有秘密的人”。奥吉的姐姐维娅刚升入高一，一入学就被曾经最好的朋友米兰达冷漠相对，她在家庭的忽视和朋友的背离中黯然神伤。一开始，诺亚并非真心做奥吉的朋友，而是受了妈妈和校长的指派，但在交往中，诺亚越来越喜欢奥吉，但误解和原罪让他和奥吉的友情陷入危机。米兰达对维娅的冷漠并非真心，家庭的残缺和爱的缺失让她脆弱和自卑。这些刻意选择的视角不仅帮观众从不同侧面了解奥吉的成长和他对周围人的影响，也同时涉及了青春成长、教育体制和单亲家庭等话题。

爱的教育

饰演男主角的雅各布·特瑞布雷是《奇迹男孩》的功臣，这位2006年出生的小演员早就以《房间》那部奥斯卡入围电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这部《奇迹男孩》里，特瑞布雷不仅要承担最重的戏份，还要在造型上做出改变。“让一个孩子接受特效化妆，并在这种状态里进行表演，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很少有电影和导演会这样做。”卓博斯基说，如果不

是找到特瑞布雷来演，他可能也不敢这样做。

特瑞布雷虽然只有11岁，但在表演上非常专业。接到《奇迹男孩》剧本后，他曾走访过多伦多的医院，与有类似病症的孩子做细致沟通。他还邀请这些孩子给他写信，所有收到的信都被他装订成册，在拍某些特定戏份时，他会找出信件来看，以理解和感受真实的特雷彻·柯林斯综合征患者的心理状态。

“特效化妆也帮助我找到人物状态。”特瑞布雷说，每次化妆都要两小时左右，他坐在椅子上，在等待自己变成奥吉的过程中，渐渐安静下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卓博斯基也尽可能地给特瑞布雷营造一个家庭的氛围，帮助他入戏。“我是雅各布的妈妈，你是奥吉的妈妈。”陪特瑞布雷拍戏的妈妈曾这样对朱莉娅·罗伯茨说。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罗伯茨曾向化着浓妆的特瑞布雷抱怨，“每天只能看到奥吉，有些想念雅各布”。特瑞布雷听后就找来一张自己小小的照片，贴在了罗伯茨的剧本上。“这些演员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对小演员来说，非常重要，家的感觉要自始至终围绕着他们。”卓博斯基感激罗伯茨和威尔逊的专业，以及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他们与小演员的真诚相处。

《奇迹男孩》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但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卓博斯基还为观众，尤其是小观众造了很多梦。整天带着宇航员帽的奥吉喜欢科幻和太空故事，那顶沉重的宇航员帽不仅是他隐藏自己的方式，也是梦想的外化。在电影中，卓博斯基用一场奥吉穿上宇航服奔跑的戏帮他实现了做飞行员的梦想，还让《星球大战》里的楚巴卡来到了现实生活中，成为奥吉的守护者。姐姐维娅的青春和大多数人一样疼痛，但在电影结尾，卓博斯基让她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并让台下观众——母亲伊莎贝尔抢过父亲内特的眼镜。“我的母亲有一双很大的眼睛。我只希望有一次她会用它们来看我。”卓博斯基用这样喜剧化的处理方式，完成了维娅的小梦想。

有些电影让观众看到人与世界的阴暗和复杂，有些则让人在看到了阴暗、理解了复杂之后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奇迹男孩》显然是后者。

“我在曾经的那些经典电影中学会了爱与被爱，如今，我选择为观众和孩子们拍摄这样的电影，希望鼓励他们再坚持哪怕一点希望和理想主义。”卓博斯基说，这是他能借电影为自己和他人所做的最好的事。■

为下一代人拍电影

——专访《奇迹男孩》导演斯蒂芬·卓博斯基

三联生活周刊：将原著小说改编成电影《奇迹男孩》，在剧本创作和拍摄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卓博斯基：我在三年前读到了R.J. 帕拉西奥的小说原著《奇迹男孩》，那段时间正赶上我的儿子西奥多出生，所以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本小说。当我知道自己可以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时，别提有多兴奋了。当时，我拿到的除了小说原著，还有一个电影大纲，有很多不错的构思，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的新想法和大纲内容相结合，再做出一个完善的剧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视觉化后的作品更容易被理解，也更有趣，可以让大人、小孩都走进电影院。所以，我需要在情感的把握上更精准，这就很考验我讲故事的方式了。

三联生活周刊：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家庭故事，戏剧冲突不大，原著里还有很多心理和情绪的描写，你如何处理这些元素？

卓博斯基：的确，这种情感、情绪与讲故事之间的把控是非常微妙的。在《奇迹男孩》里，克制很重要。如果音乐声太大、太多，可能会让电影显得老土或者过于煽情。我必须在电影中加入幽默桥段，否则整部电影基调就太悲伤了，但又不能太多，那会打断观众的情绪。拍《奇迹男孩》真的有点像走钢丝，我必须努力保持平衡。我要让故事自然地被讲述和发生，而不是以某种情绪操纵观众。或者换种说法，这部电影像是在邀请观众和我一起去看旅行，但前提是，他们心甘情愿，并乐意前往。

三联生活周刊：在《奇迹男孩》之前，你还导演过一部改编自自己同名小说的青春片《壁花少年》，那部电影对你这次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卓博斯基：我得到的最有用的经验可能是“如何更高效地讲故事”。在最后的剪辑阶段，《壁花少年》剪掉了23分钟的戏份，但《奇迹男孩》剪掉的戏份只有4分钟左右。在拍摄中，我开始懂得如何取舍。另外，如何在叙事中表达情绪与情感我也更游刃有余了。你知道《壁花少年》是一部更情绪化的电影，在那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我渐渐搞清楚了如何用音乐，如何调动演员的表演，来让观众沉浸在某种情绪和情感体验中。当然，评论界对《壁花少年》的反馈也让我更有信心再做一部以孩子和年轻人为主题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奇迹男孩》里也有一条中学生的故事线，也是青春题材，你很擅长理解和把握青年人的情感和生活状态，怎么做到的？



导演斯蒂芬·卓博斯基

卓博斯基：你要知道，我写《壁花少年》那本书时只有26岁，那个年龄离我的少年和青年时期都还很近，所以我比较容易找到当年的感觉。但当我决定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时，我已经快40岁了，我必须很努力地去回忆、确认和尊重年轻人，去准确地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这件事很难，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也有老婆，现在回望青春，大多是以总结的姿态。“别担心，你最终会结婚，没关系的”；“未来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我们回望的现实，而不是当年那个年龄所能感受到的真实。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少年第一次恋爱，并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恋爱的感受，而且让自己去相信它，这就是我所有工作的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奇迹男孩》是一部标准的美式家庭片。之前有过很多聚焦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困惑的美式家庭片，有哪些是你特别喜欢，或者给你拍这部电影带来灵感的？

卓博斯基：我从小到大受很多经典美国家庭片的影响，比如《外星人E.T.》《绿野仙踪》，还有弗兰克·卡普拉主演的《生活多美好》等。迪士尼动画片中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元素是我所喜欢的。那些电影让我觉得自己在世界上不是孤零零的，这种被激励的感觉让我也为下一代人拍这样电影的冲动。☑



公共艺术改变人的内心

文 / 钟和晏 图片版权 ©Boa Mistura

博阿·米斯图拉一直以来坚持帮助和改善社区，他们的作品不是关于自身的表达，而是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

《平衡》是西班牙艺术团体博阿·米斯图拉（Boa Mistura）为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实施的一件大型作品。从主展场一幢五层混凝土旧厂房的外立面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面积的绿色，中心和边缘穿插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艳黄和鲜红色块。你能够模糊辨别出这是两个巨大的汉字，虽然在三种色彩的交叠中，它更像是一幅跃动的抽象画。

这是以开放表演的方式完成的作品，在双年展开幕的两周前，博阿·米斯图拉的四位成员来到深圳，



《水的诗》

西班牙洛格罗尼奥

2015年

这是西班牙世界遗产城市洛格罗尼奥 (Logroño) 向我们述说的一首诗，它来自西班牙拉里奥哈诗人恩里克·卡贝松 (Enrique Cabezón) 《诗歌六》的开始部分：“通过这首水的诗歌看到你自己。”

我们在洛格罗尼奥的圣巴托洛梅广场为这句诗设置了一个抽象景观，排列在六边形网格上的三角形棱镜柱，寻求与广场上方哥特式教堂的当代对话。

卡贝松的诗句被分解成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混合重叠在一起，生成不同的颜色和几何构图。观众必须绕着白色的柱子，停留在四个正确的地点，才能让彩色的文字变得清晰可辨。



2

1. 西班牙艺术团队博阿·米斯图拉的四位成员
2. 西班牙艺术团体博阿·米斯图拉为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实施的大型作品《平衡》

与工人们一起把充当画布的960平方米外立面刷成纯白底色。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中，上面先刷上黄色的汉字“传统”，然后是红色的“发展”，两个词语色彩重叠交融的地方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绿色。这两个原本对立的概念在冲突中生成新的视觉效果，一种代表和谐与平衡的存在状态，无论对于高速发展中的深圳还是中国，它的寓意是不言自明的。

开幕式前两天，作品还在进行最后的修饰。团队成员胡安·费尔南德斯 (Juan Jaime Fernandez) 和巴勃罗·梅德罗斯 (Pablo Ferreiro Mederos) 身上绑着安全带，手拿油漆桶和油漆刷，被升降机抬升到楼层高处，他们的工作服上沾满了各种颜色的污迹斑点。

这种油漆匠式的工作方式已经是博阿·米斯图拉成员的惯常状态，近些年来，从南非开普敦、巴西圣保罗、印度新德里到智利安托法加斯塔等，他们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艺术介入和壁画创作，小到几十平方米，大到七八千平方米，通过色彩、构图、字体设计和施工精确度为社区带去积极的能量。他们选择的实施地点通常是弱势或者存在边缘化风险的社区，也是迫切需要道义和经济援助的地区。

2015年9月，博阿·米斯图拉来到波哥大市中心的德拉霍亚广场，广场周围是一大片方盒子造型的灰色水泥公寓楼。在他们到来的几个月前，由于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有457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家庭被重新安置在这片社会保障性住宅的新社区中。



博阿·米斯图拉的《生活》是哥伦比亚最大的公共艺术作品

在广场地面上，博阿·米斯图拉完成了一幅哥伦比亚最大的公共作品，一片总面积约 5000 平方米的半圆形树叶，由数百片淡蓝、淡绿和艳黄色的小叶子组合而成。事实上，那些造型各异的小叶子属于哥伦比亚不同生态系统中的代表性物种，与被重新安置的人们形成一种平行关系，象征着他们的原籍地点。

站在广场地面上，人们只能看到不同的色彩与几何形状，只有从公寓楼的窗户向下看去才能发现它的意义：叶片中出现了四个显著的白色字母 Vida（“生活”的意思），一个充满希望的全新开始。

2016 年，他们来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Kibera），它是非洲最大的城市贫民区，大约有 100 万人聚居在那里。

最初几天，基贝拉给予博阿·米斯图拉的印象是意料之外的冲击：摇摇欲坠的铁皮屋顶简易房，散发着恶臭的空气，满是壕沟和泥巴的街道以及从垃圾中觅食的动物。克服了最初的冲击之后，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孩子们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总是冲着我们喊‘Mzungu, Mzungu’（斯瓦希里语中“白人”的意思）。基贝拉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结社区，尽管情况艰苦，仍然继续着他们的生活，

内心充满力量，这是我们在别处看不到的生存精神。”

非洲东部有一种女性都使用的布料 Khanga，用作服装面料或者包裹布。它的设计中通常有黑白边框，除了圆点、花朵、叶子等图案之外还包含着文字，也是穿着者所认同的文本或信息。博阿·米斯图拉决定以一幅 Khanga 概念的壁画，向基贝拉居民的微笑与乐观表示敬意。

基贝拉的 Amref 医院由集装箱改造而成，面对着当地唯一可以称为公园的公共空间。壁画被实施在长条形集装箱的表面，黑黄两色的边框线条包围着圆点符号和拳头标志的装饰图案，长方形壁画正中间的白色底色边框内写着一行黑字“Sisi Ni Mashujaa”，从斯瓦希里语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是英雄”。

“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着迷于这样的词语书写，这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简单直接，无需过多的解释。”博阿·米斯图拉团队在双年展上对本刊说，“读到一个积极的词语或者一句鼓舞人心的句子，会让人有更好的心情，也能把这种好心情传递到周围。”

“Boa Mistura”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好的混合”，自从 2001 年以来，团队一直在使用这个名字。那时候，最初的五位成员只有十四五岁，他们



相识在马德里郊外阿拉米达·德·乌苏纳的涂鸦街头，周末总是结伴画画，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

大概十年之后，五个人分别从马德里建筑学院、柏林艺术大学、阿尔托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大学等学府毕业，各自拥有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平面设计师、摄影师、广告和插图画家等不同专业背景。然而，他们没有选择大学所学的专业作为工作，而是决定继续从事十几岁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们最喜欢的街头创作。

以这样的构成看来，博阿·米斯图拉确实是一个恰当的名字，从美术、设计、建筑到土木工程，每个人为团队带去自己的视角和专业知识。建筑师从阅读和解码空间的角度，平面设计师出于对字体和排版的热爱，土木工程师了解如何组织大项目，这种混合的丰富性远不是一个人能够实现的。

帮助和改善社区是博阿·米斯图拉一直坚持的主题，作品不是关于他们自身，而是存在于人们居住的公共广场，具有影响社区、改变居民感受的潜力。在他们到达之前和离开之后，总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如同他们自己所宣称的：“改变的不仅仅是社区环境和城市景观，还有人们的内心。”

他们第一个受到世界关注的介入项目是在巴西

《神之眼》/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2017年

Infonavit 住房区位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北部，大约 2500 人居住着 1024 间公寓，分布在 66 个外观相似的塔楼内。公寓楼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建造的，如今由于毒品交易问题成为该市名声不佳的区域之一。那里的居民告诉我们，市政府从来没有分配经济资源来维护它。

这一次的介入地点由三座公租房的外立面和被房屋包围的混凝土广场组成，总面积近 5000 平方米，希望把被遗弃的区域变成可用的公共空间。

实际的艺术作品是基于印第安人惠邱族 (Wixárika) ——也就是居住在墨西哥西南部哈利斯科州 (Jalisco) 和邻近州的土著人——的世界观，他们与其他美洲土著一样是太阳崇拜者。

在传统惠邱族居住区，有一种重要的仪式神器“神之眼” (Nierika)，用纱线缠绕在木制十字架上编织而成。它是代表神或者集体祖先的一种形而上视像，通常出现在神龛、石窟和寺庙等神圣的地方。“神之眼”有能力看到和理解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延续祖先的智慧，引导惠邱族人建立未来。

我们在 1000 平方米的广场画出了“神之眼”的图形，FUI (我是)，SOY (我曾经是)，SERÉ (我将是)，这三句话出现在围绕广场的三个外立面上，代表着墨西哥人民身份的力量：过去的丰富性、现在的生命力以及保持自我身份的未来。



《尊严》/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2013 年

阿尔及尔的老城卡斯巴 (Casbah) 在 199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座代表奥斯曼帝国起源的小城市建在插入大海的小山上。它曾经是诗意的地中海白色港口, 时间的流逝抹去了它外墙的白色, 如今的卡斯巴充满破败的景象, 混乱的房屋正在崩溃。

我们想把白色带回卡斯巴, 用阿拉伯语书写了“光”“美丽”“尊严”“享受每一刻”等鼓舞人心的词语和句子, 这是我们在那里生活期间从穆斯林社会得到的感受。书法内部保留了墙壁原来的陈旧颜色, 其余的墙壁涂成白色, 时间在两层油漆之间冻结, 创造出一种奇特的效果, 似乎这些话语一直就在那里。

圣保罗实施的“小巷之光”, 当时五人受西班牙驻巴西大使馆的邀请去创作公共艺术。在圣保罗, 他们偶然结识了当地的年轻音乐家迪马斯·雷斯 (Dimas Reis), 雷斯把他们带到了他在维拉·布拉西兰迪亚的家。

维拉·布拉西兰迪亚是圣保罗有近 30 万人居住的贫民区, 社区建在丘陵上, 狭窄曲折的小巷连接着高低不平的街区, 构成杂乱无章的迷宫。博阿·米斯图拉决定把被当地称为“Vielas”的小巷作为创作地点, 以变形的技法生成一个大的画布, 用色彩来简化空间的复杂性。

砖砌和粗砂浆是小巷里大多数房屋普遍存在的面貌, 有些房子会在砖块上覆盖一层水泥, 即使如此, 这层水泥对许多家庭来说也成本太高。出于平等化和消除差别的意图, 那些小巷里充当背景的房屋表面被粉刷成一种统一的颜色。

然后, 在大红、明黄、艳蓝、粉绿等彩色背景中, 分别绘制了代表“爱”“自豪”“美丽”“甜蜜”“坚定”的五个白色字母, 利用视错觉效果让透视扁平化。如果从适当的角度和距离看去, 这些白色字母似乎飘浮在巷子中。

在博阿·米斯图拉看来, 他们选择绘制的文字正是代表了社区邻里间的真实日常生活: “我们的目的是用包含力量的话语鼓励每一个每天经过的人, 我们注意到, 那里的人们会用‘美丽’‘坚定’这样

的词语互相问候。虽然看起来那里只有杂乱无章的建筑, 如果换个角度, 你也可以看到‘自豪’和‘甜蜜’, 这就是作品背后的概念。”

从“小巷之光”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创作能够赋予社区力量, 在居民之间建立起新的纽带。2017 年 3 月, 他们再次回到圣保罗这一城市艺术项目的起点, 增加了两件作品。“魔力” (Magica) 这个词被绘制在充满活力的绿色背景上, 而明亮的紫色墙壁则充当“诗意” (Poesia) 的背景。✎



一层薄薄的油漆也能成为变革的工具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最初是怎样构思《平衡》这件作品的？

博阿·米斯图拉：我们阅读了费正清的《中国：新的历史》一书，“当现代性成为中国思想的一部分时，显然没有其他的外国模式适合它的情况，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将不得不寻找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救赎”。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认为，代表过去的“传统”和代表现在的“发展”是中国人身份中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传统与发展的相遇之处是平衡所在，从那里建立未来。所以，我们先画出第一个单词，在它之上画第二个单词，形成一种透明的效果，让观众驻足领会它的含义；另一方面，它看起来也很抽象，如果人们站在大楼的窗户边上，只能看到一小部分色彩和阴影。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一个项目，你们的成员之间如何分配各自的角色和工作内容？

博阿·米斯图拉：从一开始我们就拒绝让个人的自我成为阻碍因素，重要的是整个团队。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从建设性的讨论开始的，分享各自的想法，认真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同的背景和个性，意味着对同一个项目总是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把所有的想法放在桌面上一同审查，直到一个想法成为明确的赢家，然后才开始画草图和具体实施。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年来你们的创作是否发生

了变化？

博阿·米斯图拉：开始画画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审美结果，之后我们的工作在社会和参与层面逐渐发生了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目标。我们更加细致地考虑将要介入的地点，如何与那个地方、它的历史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形成对话。如果说一开始我们还追求个人的满足度，如今我们更集中于外部世界而不是自己的内心。

三联生活周刊：怎样选择一个决定介入的实施地点？

博阿·米斯图拉：其实，很多时候是地点选择我们，但我们总是以建设性的目的去工作，在开始之前问自己：“我们的工作能改善这个地方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不再继续了。我们相信公共场所的艺术可以成为有力的变革工具，一层薄薄的油漆就能够迅速改变人们对场所的感受。

三联生活周刊：创造与当地社区对话的艺术需要许多准备工作吗？

博阿·米斯图拉：首先我们要争取社区的信任，没有信任，项目就没有意义了。通常我们会生活在社区里，与邻居互动，吃东西，在街上行走，感受地方的氛围，直到觉得已经被社区接受了，才开始绘画。在绘画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尽量寻找一切能够丰富创作的内容，使它更加扎实。只有深入社区，让当地的人们对我们的作品产生自豪感，他们才会想要保护它。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在世界各地实施的众多项目中，有没有非常困难或者难忘的经历？

博阿·米斯图拉：2012年3月，我们在南非开普敦进行了一个名为“钻石内部”的创作项目，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发现了完全不同于平常经验的现实：贫穷、帮派、卖淫等等，我们完全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样的社会结构。于是决定先在社区周围走走，与邻居认识和交谈，和孩子们一起玩，尽可能融入社区。那里的居民都和我们谈到，一个小小的改变也许能够产生更大的变化，你可以在他们的内心感受到曼德拉的精神。有一位当地人对我们说：“也许这些孩子中就会有下一个曼德拉，也许你们的工作就会产生那样的火花，让他成为那样的人。”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那一刻我们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在公共场所创作的艺术家的责任。■

《一句善意的话》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2014年

贝尔格莱德曾经经历了长久的战争和三次轰炸，如今成为一个文化城市。在它的萨瓦马拉区，我们找到一所“西班牙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轰炸后的建筑残迹。它没有屋顶，没有其他装饰，只有四面外墙和依然指向天空的混凝土柱子留在那里，我们甚至找不到它被称为“西班牙房子”的缘由。

采用 DINPro 字体的西里尔版本，我们设计了一个使用“变形”技术的装置，选择一句颇为流行的塞尔维亚谚语“一句善意的话能够打开一扇铁门”，然后把这句话分开。观众在废墟的入口处读到前半部分，穿过废墟才能读取剩余的部分。当观察者的视线处于正确排列它们的位置时，这些词看起来似乎飘浮在空中。这种物理上的互动关系把主动权交给观众，暗示他们有能力用善意和微笑对生活做出改变。

地球到底怎么形成

记者 苗千

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地球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逐渐演变为现在的状态？生命现象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地球上出现，从此一直生生不息，繁衍至今？随着人类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不断取得新发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在逐渐转变，人类对于地球形成过程的描述可能需要修正。

人类的家园，太阳系中的第三颗行星——地球，是目前人类已知的宇宙中最为独特的星球，这颗蔚蓝色星球上存在着宇宙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现象。在这颗行星上，生命现象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出现和繁衍扩散？这个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也地球自身的创生过程结合了起来。

从太阳星云到太阳系

关于地球如何形成，虽然还有很多的细节仍不清楚，但是行星科学家们已经可以描述出大致的过程。在大约 46 亿年以前，所谓的太阳系还只是一片宇宙中的灰尘和气体，被称作太阳星云（Solar Nebula）。后来或许是附近一颗超新星的爆发扰动了这些灰尘和气体，使它们开始旋转，并且在引力的作用下开始塌缩，进而形成天体。在太阳星云内部的材料，包括绝大多数的氢元素和氦元素，都在太阳风的作用下聚集起来形成了太阳，而太阳星云剩余的其他一些更重的材料也开始聚合起来，形成了太阳系内部的几颗行星。大约在 45.4 亿年之前，一些剩余材料形成了地球的雏形。而在太阳系的外围，太阳风无法影响的区域中，则形成了气态行星、小行星和彗星等各种天体。

在一些宗教的创生故事中，整个世界在形成初期往往伴随着各种山崩地裂的现象，而实际上，这与地球刚刚形成之后的早期状态确实有相似之处。因为引力作用的挤压和内部一些放射性物质的聚集，地球的内核非常炎热。一些相对更轻的材料浮到了地球表面形成地壳，由地球引力捕获的一些气体，加上地球火山喷发所释放出的气体逐渐形成了地球

的大气层。地质学家们估计，在地球形成的初期几乎没有固态的地壳，处于熔岩状态的地球表面还经常伴以岩浆喷发，并且受到来自太阳系内部的小行星的轰击。研究者在地球上发现的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一些陨石坑可以宽达上千公里，而且很多研究者认为，正是在这个阶段，一次来自一个小行星的猛烈轰击使地球的一部分发生气化脱离开来，而后才形成了地球的唯一一颗天然卫星——月球（也有理论认为地球是通过引力作用捕获了当时在地球轨道附近的物质，逐渐聚合形成了月球）。

正是因为地月同源，研究月球的历史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地球的形成过程。由“阿波罗计划”（Project Apollo）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样本显示，月球岩石大多形成于约 39 亿年前——在月球形成了几亿年之后，它忽然遭遇了大量的陨石袭击，这个时期被称为“月球灾变期”（Lunar Cataclysm）。频繁的袭击使月球的大部分表面发生融化，而后又逐渐凝结。在这段时期里地球当然也难逃厄运，同样经历了大量的小行星和陨石的袭击。

根据目前人类勾画出的地球形成过程，在形成的最初 5 亿年内，地球一直处于一种极度炎热的环境之中，表面没有固化的地壳，充满了火山爆发，又要随时应对小行星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出现生命现象。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在科学界被称为冥古宙（Hadean Eon），这个词源于希腊神话中的冥王。

依据地质学家的解释，直到大约 38 亿年前，地球自身激烈的地质活动开始趋于稳定，随着温度下降，表面逐渐凝固形成了固态地壳，而太阳系内部的天体活动也趋于稳定，不再有频繁的小行星轰击地球，在这样的条件下地球上才开始出现生命现象。

生命何时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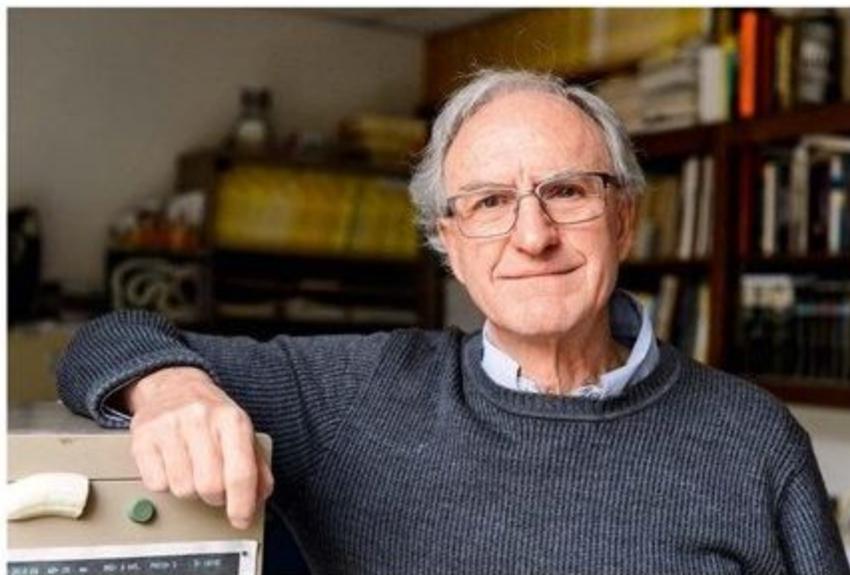
这个关于地球形成过程的描述，却正在因为越来越多的古生物微化石证据被发现而受到质疑，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在地球形成之后的 5 亿

年之内,环境一直都是如此的恶劣,在炎热、干燥、没有固态地壳的环境中又怎么可能出现最早的生命形式?随着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的不断发现,地球上出现生命现象的时间被不断提前,这样的质疑声也就随之越来越高。

1992年,科学家们在澳大利亚的岩石中发现了距今35亿年以前的生命现象的痕迹。自此之后,这个纪录就接连被打破。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化石或是岩石样本的年代过于久远,科学界对于这些早期生命化石或是相关样品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目前最新的研究证据显示,可能在距今40亿年以前,地球上就已经出现了复杂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和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能量的生命体。

2017年9月28日,由来自东京大学的学者小宫刚(Tsuyoshi Komiya)和佐野有司(Yuji Sano)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在加拿大拉布拉多的沉积岩中发现距今39.5亿年前的生命痕迹》(Early Trace of Life From 3.95 Ga Sedimentary Rocks in Labrador, Canada)。他们测量了在加拿大发现的岩石样本中的石墨,对其中的碳元素同位素比例进行研究,证明这些聚集的碳元素来自于生命活动。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质疑,例如有科学家认为在这些石墨的周围并没有生命现象的痕迹,而一些非生命过程也可能改变石墨中碳同位素的比例。

另一组由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古生物学家威廉·舍普夫(William Schopf)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地质学家约翰·瓦雷(John Valley)领导的研究团队,花费4个月时间找到了一片岩石样本,里边含有足以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的古生物化石。他们发现在这个样本中总共含有由11种形状和尺度各异的微生物所形成的微化石,其中包含了5种不同的微生物。2018年1月18日,他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发表了研究成果:《对于已知最早的微化石集合碳同位素构成进行二次离子质谱法分析》(SIMS Analyses of the Oldest Known Assemblage of Microfossils Document Their Taxon-correlate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s)。论文作者舍普夫认为,已经有了足



威斯康星大学的地质学家约翰·瓦雷(上)和他的团队找到一片岩石样本(下),里边含有足以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的古生物化石

够的证据显示,他们发现的样本是远古微生物形成的微化石——如果在这个距今大约35亿年前的微化石上就已经显示出如此多样的生命现象,那么说明地球在距今40亿年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生命现象。可以说这是至今为止最令人信赖的化石证据,而这个发现所引发的问题远不止于此,这关系到人类对于地球形成过程的描述可能需要修正。

更温和的创生故事

种种迹象表明,在地球形成的早期,环境有可能并没有人们最初想象的那么恶劣。除了科学家们发现的微化石证据之外,一些地质学证据也与目前流行的地球形成故事不相符合。擅长利用二次离子质谱法分析样本元素构成的瓦雷从2001年起就开始研究一种特殊的矿物晶体锆石(Zircon),这种形成年代久远的特殊矿物同样在告诉人们另一个版本的地球形成故事——或许在大约43亿年前,在地球表

面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冷却的、有液态水存在的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了。

在锆石晶体中存在着硅、氧、锆和其他一些元素，它是在岩浆内部凝结形成的，可以承受巨大的压力、腐蚀和变形。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质，这种矿物从冥古宙一直保存至今，这也是地球在冥古宙时期留下的可供地质学家进行研究的唯一证据。瓦雷研究了从西澳大利亚的杰克山冈地区采集到的锆石样本，他通过测量晶体内部的氧元素同位素得出结论：这些晶体形成于有水的冷却环境中。也就是说，有固态地壳存在的、冷却的、有液态水存在的地球环境，可能比人们此前的想象早4亿年就存在了。这个结论也与科学家们不断发现的古生物化石的年代相符合。

2014年2月24日，瓦雷在《自然·地球科学》(*Nature Geo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原子探针断层扫描证实的冥古宙后岩浆海洋时期的锆石》(Hadean Age For a Post-magma-ocean Zircon Confirmed By Atom-probe Tomography)，报告他多年来对锆石晶体的研究结果。论文阐述，至少在44亿年以前，也就是在太阳系形成1.6亿年之后，在地球表面可能就有了通过冷却形成的固态地壳。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又过了大约1亿年之后，地球表面可能就已经存在了液态水。而且瓦雷在他的其他锆石样本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痕迹，这说明在当时的地球表面可能已经有了海洋。

通过科学家们不断发现的远古的生命痕迹和地质样品来看，可能在地球刚刚形成的几亿年之内的冥古宙并不像人们此前想象的那么可怕，虽然在当时火山运动频繁，但很有可能在地面上已经有了固定的干燥的陆地，也有可能存在了液态水，形成了海洋——这样的环境已经足以孕育出生命现象。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太阳系和地球形成的初期，对生命现象的产生和扩散造成巨大威胁的，不止来自频繁的火山爆发，更多的是来自天空的轰击。在太阳系内部的天体刚刚形成时，它们都经历了被小天体频繁轰击的时期。不仅在地球上，科学家们在月球、火星、金星和水星上都发现了类似的痕迹。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轰击过程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到什么时候结束？

除了来自地球的岩石样本之外，只有阿波罗计划的六次登月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可供人类进行对照研究。科学家们发现，除了在太阳系形成初期，

太阳系内部的天体都无可避免地遭受小天体的频繁轰击之外，又过了5亿到7亿年的时间，月球灾变期又是地球和月球饱受轰击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期间月球表面在轰击下几乎被融化，而地球也应该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轰击，因此这也被称为后期重轰炸期(Late Heavy Bombardment)。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位研究者帕特里克·伯梅(Patrick Boehnke)和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研究了来自阿波罗计划的月球岩石样本，这些样本一直都被认为是月球灾变期发生的主要证据，而他们则从这些样本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016年9月27日，他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虚幻的后期重轰炸期》(Illusory Late Heavy Bombardments)，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认为这个人们此前所认为的太阳系中的又一次频繁的小行星活动时期可能并不存在，而这些来自月球的岩石样本，它们的真实年龄可能比看上去的更加久远。

人们此前判断月球岩石样本的年龄，主要是通过检测其中氩39/氩40同位素的比例，从而得出结论为大约39亿年。而两位研究者重新测量了月球岩石样本中的氩同位素情况，发现这些岩石样本在结晶之后，又曾经遭受过多次猛烈的撞击，因为它们最初形成的年代会比看上去的更早。另外，几次阿波罗计划所取回的月球岩石样本可能都来自月球的同一位置，甚至可能来自同一个陨石坑，这样的采集方式，也不能完全反映月球岩石状态的全貌。综合这些因素，两位作者认为，发生于大约39亿年前的月球灾变期，或是地球上的后期重轰炸期，可能并不存在。

现在有科学家认为，在月球上发现的诸多陨石坑，可能只是在经历第一次小行星轰炸时留下的痕迹。在天外小行星频繁轰炸地球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缓慢的上升过程，随后轰炸又开始逐渐衰减，因而可能并不存在第二次的频繁轰炸。如此说来，地球的创生故事可能要比人们此前想象的稍微温和一些。正是在这种相对温和的情况下，地球上才有可能出现最初的生命现象。很有可能地球刚刚冷却下来的几百万年时间里，生命现象就出现了，并且从此开始顽强地繁衍并扩散开来。生命可能远比人们此前想象的更顽强，也更能忍受残酷的环境。■

(本文写作参考了*Science*和*Quanta Magazine*的相关报道)

古法的新生

文 / 袁越

去希腊旅行的人肯定都会去参观古希腊圆形剧场，这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化瑰宝，绝对值得一看。其中位于埃皮达鲁斯（Epidaurus）的圆形剧场是比较有名的一座，它最多能容纳 1.4 万名观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算多么出众，但导游们肯定会告诉你，这座剧场的声学性能超强，舞台上掉下一根针的声音都能被坐在最高处廉价看台上的观众听到。

这个说法由来已久，是这座剧场的最大卖点。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康斯坦特·哈克（Constant Hak）教授几年前慕名前往参观，却失望地发现剧场的声学效果并没有导游说的那么神奇。后来他申请了一笔经费，带领一个研究小组专程前往希腊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在埃皮达鲁斯剧场内的不同位置安装了 20 个麦克风，然后用摆放在舞台上的音箱发出不同频率和音量的声音，录制了 2400 段音频，输入电脑进行分析，结果证明这座剧场的音响效果并没有导游推崇的那么好。舞台上掉硬币的声音虽然都能听见，但只有前半场的观众能够听清楚这是什么声音。演员的窃窃私语更糟，只有前几排观众能够听清。

哈克团队又测试了另外两个素来以音响效果好著称的古希腊圆形剧场，结论也差不多。英国索尔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Salford）的声学博士布鲁诺·法赞达（Bruno Fazenda）在评价这一研究结果时指出，那些推崇古希腊圆形剧场音质的人很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古希腊戏剧演员们都是经过训练的，发声方式非常独特，他们还会用特质的面罩来增强效果，也许这才是古希腊圆形剧场声效好的原因。

法赞达博士还认为，这个关于古剧场声效的传说之所以流传得如此之广，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相信老祖宗掌握了某种今人不知道的秘诀。这种观点在很多领域都能见到，比如对古法酿酒的推崇甚至比圆形剧场更加厉害。今天电视上的白酒广告几乎都在夸自己如何继承了传统酿酒方式，提到的古人越老似乎这酒就越好喝。

这种崇古的宣传套路在国外酒业更加普遍，比如法国葡萄酒厂就最喜欢说自己的年头有多么多么老。苏格兰威士忌也是如此，恨不得就连烘麦芽的炉子都是古人用过的。

苏格兰威士忌的生产工艺至今依然沿用古代的方法，其中对陈年的要求甚至比古代更加严格。如今市场上的单麦芽威士忌很少有短于 10 年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把威士忌陈年的时间等同于酒的质量。但是，10 年陈酿就意味着一款酒必须等上 10 年才能拿出来卖，对于厂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如果能想办法缩短陈酿的时间，将会大大减少酿酒成本，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好事。

可惜的是，对于古法的崇拜使得欧洲的威士忌酒厂不愿意尝试新方法。最终还是一位来自美国硅谷的酿酒师不信这个邪，采用现代科技模仿陈年过程，取得了成功。

此人名叫布莱恩·戴维斯（Bryan Davis），原本是一个教艺术的老师。他认为酒的风味一点也不神秘，无非就是里面含有特殊的芳香物质而已。陈年的作用就是让酒精和酒桶的木制内壁发生酯化反应，以前的古人不知道如何加速这个反应，所以只能靠时间取胜。戴维斯采用现代化学手段加速了这个反应，大大缩短了所需时间。

之后，戴维斯又用分析化学常用的仪器设备分析了好酒的化学成分，并和自己的酒做比较，多退少补，进一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最终他生产出了两款酒，分别在 2018 年版的《威士忌圣经》中获得了 93 分和 94 分的高分，击败了 95% 的竞争对手。

这两款酒的酿造时间只有 6 天，相比之下古法酿酒至少需要 10 年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不信邪的戴维斯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战胜了古人，让古法酿酒重获新生。☑



康熙的雅克萨之“算”（六）

扑剿与长围

文 / 卜键

俄人重回雅克萨盘踞，对大清皇帝所展示的宽仁，无异于一种践踏嘲弄。玄烨未算及罗刹的言而无信，心情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即行部署第二次攻剿。大约是因上次打得太顺利，复觉敌人在重创后实力必然有限，康熙帝的重视程度明显要减弱一些。这也是为何首战两三天就拿下，而再战持续十个月未定的原因。

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十三日，康熙帝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到达之后，留盛京兵镇守该城，率所部 2000 人攻取雅克萨。谕旨中用了“扑剿”二字，即猛扑过去，迅速剿灭哥萨克。萨布素受命为大军主帅，所部乌喇宁古塔兵为进攻主力。玄烨没再从京营派遣御林军赴战，但命上驷院和太仆寺提供 200 匹骆驼，由陆路运送大炮与火药炮弹，曾经参战的郎谈、马喇、班达尔沙因熟悉地形，皆派往参赞军务。皇上也没忘上次建功的那支特种兵，令林兴珠再次统带 400 名福建藤牌兵赶赴前线。他显然以为会速战速决，临行前召见郎谈面授机宜，说大军一到俄人可能马上投降，如不降就全部消灭，然后直接开往尼布楚。皇上没有明令攻打尼布楚，意思却是清楚的。他也不再要求毁城与毁坏田禾，命清军取胜后即于雅克萨驻守。

康熙帝有些轻敌了。

“多算胜，少算不胜”，是玄烨在雅克萨之役得胜后说的话，这次似乎有点“少算”。郎谈、马喇诸人虽曾与哥萨克交过手，毕竟经历有限，或许都会有些轻敌，即便没有，谅也不敢当面提醒圣上。

所幸主帅萨布素不会轻敌。20 余年与哥萨克匪帮的缠斗，使他深知这些人的顽劣凶悍，深知其火器之利与堡垒之固，也知其不会轻易投降。1686 年 7 月，清军开至雅克萨，随即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以水师舰船停泊在雅克萨上方的修道院附近，扼住黑龙江上游，以阻断从尼布楚来的援军；分派骑兵从陆上包抄，将城堡四面包围。清军势头甚盛，在城外发现巡逻与看管马匹的小股哥萨克，立即开火，打死和俘获 22 人，剩余 10 人狂奔入山林，约 500

匹俄国人的高头大马成为战利品。萨布素命俘虏给托尔布津送去信函，其中有康熙帝的诏书和他的敦促投降书，城内不予理睬。猛烈的炮击即行开始，清军向城堡发起一波波猛攻，硝烟弥漫。托尔布津在求救信中说：“大炮自四面八方对准城堡，向城堡开火，发起猛攻。卑职和军役人员、猎人及众百姓被围困在阿尔巴津……大炮、火药和铅弹储备不多，恳乞大人务必遵照大君主谕令，由涅尔琴斯克向阿尔巴津派来军人，送来大炮、火药和铅弹。”（《历史文献补编》264 页）与乞求增援同时，敌人也以大炮回击，俄军头目别列伊久经战阵，多次率部出城反冲锋，有的已冲上清军阵地，仍被坚决打了回去。交战场面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

此战双方兵力，俄人说清军为 8000 人，大加夸张，实际第一批抵达的是 2100 人。后副都统博定带 200 名筑城兵赶来，加上助战的索伦兵，也就两千四五百之数，大炮约 40 门，火枪则较少，有记载说只有 50 支，真不知上次缴获的火绳枪哪里去了？而雅克萨城中有军役丁壮约 900 人，拥有各种新式火炮与大量枪支弹药。双方一以兵多，一以快枪利炮，实力相差无几。萨布素的战术简单有效，先命大炮轰击，然后逼近要塞筑起两道木栅，以困住敌军，所谓瓮中捉鳖是也。里面一道用松木较多，被哥萨克焚毁。第二道用的是较粗的湿木头，别列伊督兵挖坑道靠近，拼命要拆除。哥萨克不断出城冲阵，势焰凶悍，遭到福建藤牌兵迎面痛击，不光有盾牌与滚地长刀，玄烨还特命每人“各带炮弹，或十圆或二十圆”，大约类似可抛掷的手雷，令哥萨克吃苦头。

萨布素的得力助手是郎谈，提议截断堡内水道，一下子击中哥萨克命门，惶恐不安，选择凌晨或雾大时分，从地道突出厮杀阻拦。而萨布素与诸将分兵堵御，列炮轰击，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清军抵近围攻之际，随行民夫抓紧修筑坚固高大的环形土墙，前设三道拒马，墙垛后排列火炮，彻底切断敌人陆上逃路；南面江心岛已修起营垒，设置炮台与重兵，西南江上则是舰炮。雅克萨被围得水泄不通，

连告急信都很难送出去。尼布楚督军也曾派遣70人前来增援，由于上一次的教训，远远就停船上岸，从山林中接近，看到这种架势，吓得根本不敢靠前，发现了躲在林间的10名哥萨克，只好带着他们返回。敌人见逃逸无望，龟缩于要塞中，坚守不出。清军每日既用大炮轰击，也射来许多火箭，堡中房屋皆被焚毁。哥萨克挖了很深的地窖，用以躲避炮击。康熙帝见速攻不下，也开始作持久战的部署：免去索伦等邻近地区的贡赋，命为大军饲养轮换下来的马匹，命墨尔根等处将士听候征调，尤其是命萨布素做好长期准备。玄烨对前线的情况充满关切，询问结冰之际怎样停泊船舰，怎样饲养马匹，怎样阻击敌人来援，萨布素一一回答，皆有应对之策。副都统博定也奉旨率200精兵赶来，萨布素更有信心。而就在此时，好消息传来，雅克萨督军托尔布津中炮身亡。

金庸先生的《鹿鼎记》曾以游戏之笔，写了韦爵爷花差花差小宝指挥的小白龙水炮，击中托尔布津并且将之活活冻死。而托尔布津的确死于炮击，据俄人记载，他是在九月间于塔楼向外观察时，被炮弹击断双腿，数日后不治身亡。此处不能不对哥萨克的坚忍顽强书上一笔：缺水少食的地窖生活，没有使之崩溃；大批人员的死伤和督军的阵亡，剩下的人仍在死扛。随着围困时间的增长，堡内开始流行坏血病，导致很多人死去。别列伊接过指挥权，哥萨克每天都在减少，仍坚持抵抗。这也是交战双方的耐力比拼，清军虽有源源不断的弹药给养补充，但在抗冻方面远不如来自北方的哥萨克，也存在严重的伤病情况，也是同样的坚忍顽强。严冬在雅克萨总是提前来临，萨布素等横下一条心，坚持严密围困，毫不松懈。

外交斡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686年11月10日，沙俄特使维纽科夫抵达北京，通告俄谈判使团即将出发，请求先解雅克萨之围。来使受到大学士明珠等人的接待，在午门前单膝跪地，递交了国书，然后商定双方同往雅克萨宣布解围遣返事宜。这当然是康熙帝的决策，俄使似乎作了一番争



瑷珲魁星楼——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加强东北武备，抗击沙俄侵略者，在瑷珲驻军时，曾多次至此，聚会奎英，运筹战机

(图片来源:《清史图典·康熙朝》)

辩，清廷的姿态很高，决定先行解除对雅克萨的围困。25天后，萨布素等接到亲军侍卫马武带来的谕旨，遵命率大部队返回大营，撤除了拒马防盾之类，允许堡内人员出入与接受尼布楚救济，但监视岗哨仍保留，也有一些硬性规定：不许他们到河中捕鱼，不许到森林中打猎，不许尼布楚大批来人，不许夹带武器弹药，不许有载着货物的驼队……

哈，那可是大清扬眉吐气的时刻。☑ (完)

(本组文章史料来源：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清实录》、《清史稿》、《平定罗刹方略》、《国朝耆旧类征》、《国史列传》、《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历史文献补编》、《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等)

失衡：体制与文化之恶

文 张斌



(视觉中国供图)

1月16日，美国体操队原队医纳萨尔出庭接受指控。他曾是四届奥运会美国女子体操队的随队医生，他借“治疗”的名义对女性运动员进行性侵，人数接近14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

审判“魔鬼队医”纳萨尔持续了7天，156名女性出庭举证被告人的恶行。铁证如山，最高175年刑期会让“魔鬼”被锁死在铁窗之内。“#MeToo”全球浪潮下，本次庭审必将永载司法史册，集受害者、幸存者和证人于一身的女性们表现出的勇敢无畏震撼人心。

美国体操协会总部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同样在这座城中的《印地之星》报2016年开始展开独立调查，形成名为《失衡》的系列报道，揭开风暴之眼，最终让体育史上最黑暗的性侵丑闻无处遁逃。《印地之星》起初小心翼翼，并未提及纳萨尔的名字，但马上报道者接到了一封实名邮件，前体操运动员、律师瑞秋·丹霍兰德诉说了自己15岁时被纳萨尔性侵的事实，向黑幕投出了第一束光芒。

此后，作为三个孩子母亲的丹霍兰德独自一人面对公众，孤单地与“魔鬼”对战。直到半年后，才有了第一位战友——悉尼奥运会选手丹泽尔，此中心酸与苦痛难以向常人诉说。围观者的猎奇心态，恶人的造谣中伤，好友亲朋的疏远不期而至，最难的是面对自己的孩子，丹霍兰德一度惧怕带孩子去杂货店，他们会在店铺里摆放的报纸上发现妈妈的照片，讲还是不讲？如何讲给未成年人？每每肝肠寸断。

2017年，“#MeToo”浪潮席卷全美，追随丹霍兰德，更多的受害者内心笃定“受害人无罪，施暴者可耻”，

纷纷从沉默中醒来，公开指控纳萨尔犯罪。2016年底，FBI探员在纳萨尔的电脑内发现了3.7万多张儿童色情照片和一段他性侵的视频，纳萨尔在现场当即被拘捕。面对犯罪事实，“魔鬼”认了7项罪，但认罪的条件是受害人要在法庭上宣读此案对她们的影响声明。这一招狠毒异常，纳萨尔和他的辩护团队预计只会有少数受害者有勇气走上法庭，由此便可以换取刑事罪名最少化。

结果呢？伟大的历史一幕上演了，原本有88位受害者提出法庭声明，与施暴者当面对质，讲出自己的苦难经历。最终，在彼此激励之下，总计156名女性受害者走上法庭，庭审因此延期到了7天。丹霍兰德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16日那天，妇女和姑娘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她们当中有的是运动员，有的不是；有的是白人，有的是黑人；有的成婚了，有的还在高中读书。我们大多数未曾谋面。我们的共同点就是都被纳萨尔欺凌，如今一道去面对的是曾经纵容他敢于对我们施暴而不被惩罚的恶劣文化。”

丹霍兰德第一个出庭作证，一口气讲了36分钟。“我们的司法系统有两大责任：伸张正义，保护无辜。如果不能对纳萨尔做最高刑期的惩戒，以上两大责任无一会达成。”更震撼人心的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叩问：“一个女孩子的价值是什么？法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足以摧残他们一生的侵害？我在此向您论证，孩子就是一切。他们值得一切法律提供的护佑。对侵害他们的人，值得用上一切可能的刑罚。法官大人，像此前所有站在您面前的女性一样，我恳请您，拿起法律的盾牌。”7天庭审结束后，法官的发言同样值得铭记，她深深感谢了所有到庭的受害者，将她们称为“幸存者”，并坚信走出法庭之后，她们每个人都会成为胜利者，就此迎来新的人生。

似乎可以剧终了，但无论是《印地之星》还是法庭，都一致无情地谴责了常年包庇隐匿犯罪事实的美国体操协会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他们曾压制了至少50起相关投诉，用封口费阻止受害人诉诸法律，正是黑暗的体制和文化吞噬了300多个孩子的青春岁月。勇敢的个体，守住良知的媒体，绝不放弃的司法，让世人们对孩子们的未来有了些许信心，还需要时间才能坚信这世道变了。■

埃尔多安“解决方案”可行吗？

文 / 宋晓军

1月26日，土耳其针对叙境内阿夫林（Afrin）地区库尔德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进行到了第七天。尽管之前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对这场“橄榄枝行动”发出了“缓和”信息，但当天土总统埃尔多安还是宣布了更大的计划：土军方将沿着土、叙边境从阿夫林一直向东推进到叙、伊边境，直到土、叙边境地区的库尔德武装全部被清除。埃尔多安此话一出，我就想到了本期专栏的题目。

简单说，美国试图扶持叙库尔德武装是为了削弱伊朗在叙利亚日益扩大的影响。但由于叙库尔德武装与库尔德工人党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无疑触碰到了土耳其的核心安全底线。这也是土耳其发动“橄榄枝行动”的初衷。但若土军一路向东推进，无疑有与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那么埃尔多安真的敢冒这个险吗？虽然无法得知1月23日埃尔多安与特朗普通电话到底说了什么，但第二天埃尔多安在政府会议上解释“橄榄枝行动”时却说：“首先我们要消灭恐怖分子，然后让这个地方变得宜居，这是为了谁？350万叙利亚难民是我们的客人，我们不能永远把他们安置在帐篷里。”

通过埃尔多安在1月24日和1月26日的两次谈话，大致可以推测出他既不想影响美国在叙遏制伊朗的战略意图又不会让叙北部库尔德人“建国”的“解

决方案”。简单说，其大致思路是将滞留在土耳其的叙逊尼派几百万难民输入到叙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的约5万平方公里区域内，这样既可以改变该区域的结构，又可以改变奥巴马政府支持成立的以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为主、叙逊尼派武装为辅的“叙民主军”的结构（土耳其支持的叙反政府武装和更多逊尼派武装会加入）。这不仅是化解美、土目前矛盾的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有利于美国与沙特等国联手在叙利用占多数的逊尼派遏制伊朗的扩张。虽然目前不知特朗普是否接受了埃尔多安的这个“解决方案”，但从埃尔多安1月27日说的“由于土军的行动已有10万叙难民返回”的讲话内容上看，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鉴于美国扶持叙库尔德武装是手段而遏制伊朗和更迭叙政府才是目的的逻辑，若美国真的放弃扶持叙库尔德武装转而扶持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和逊尼派武装，也许同样可以达到遏制伊朗的目的，而且还不用付出触碰北约盟友土耳其底线的成本。那么特朗普政府会不会接受埃尔多安的“解决方案”呢？从目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对待“橄榄枝行动”的态度有些“暧昧”的反应上看，也许还没有做出最终的选择。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月25日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达农（Danny Danon）对安理会说：伊朗在叙利亚直接掌控着约8.2万人的部队（伊朗3000人，真主党9000人，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志愿者1万人，叙本地6万人）。同一天美国前驻土耳其大使杰弗里（James F. Jeffrey）也在美《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称：在叙利亚两个美国关键盟友之间的战斗只会让伊朗和叙阿萨德更强大。事实上，就在达农讲话和杰弗里撰文的几天前，在伊朗的协助下叙军已攻占了伊德利卜东部的阿布杜胡尔机场，并完成了对哈马东北部极端组织的包围。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特朗普政府不尽快在土耳其和叙库尔德武装之间做出选择，随着伊朗在战场上拿到的“筹码”越来越多，美国未来在叙利亚遏制伊朗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越来越大。而这也许就是埃尔多安适时向特朗普政府提出其“解决方案”的一个原因。特朗普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视觉中国供图）

1月22日，土耳其继续在土叙边境地区集结大量坦克和军车，炮击叙利亚阿夫林地区多处库尔德武装的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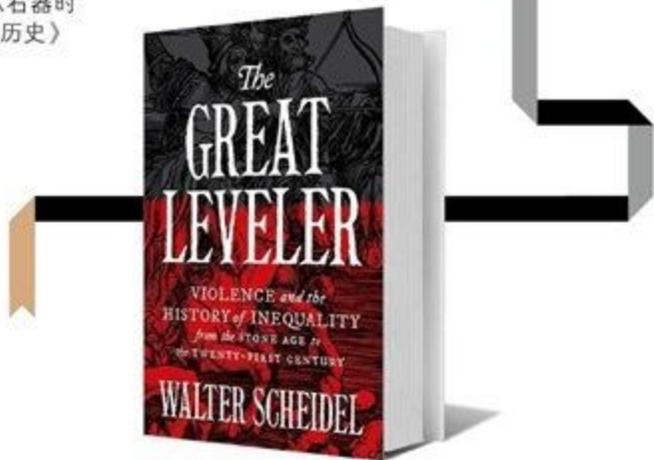
不平等的历史

主笔 / 薛巍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说，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不平等状况往往会扩大或者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沃尔特·沙伊德尔和他的著作《大调平器：暴力和从石器时代到 21 世纪不平等的历史》



四种实现平等的因素

在 2015 年，地球上最富有的 62 个人的财富相当于世界较穷的 35 亿人拥有的财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 2014 年，抵得上世界较穷的半数人口拥有财富的话，还需要 85 个亿万富豪，在 2010 年需要 388 个。但不平等不只是亿万富翁们造成的。最富有的 1% 的家庭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

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说，关于不平等，目前在经济学领域还没有被接受的理论，对于

不平等产生的机制和过程还没有取得的科学认识。直到最近，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跟经济增长相比，财富的分配只是一个小问题。过于关注分配甚至被认为是对增长的威胁。提出了不平等理论的经济学家往往是异端：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亨利·乔治，以及近年的托马斯·皮凯蒂。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还说：“顶层的不平等算不上严重的社会问题，抱怨顶层的不平等是一个错误。”在 2008 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前，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五年后，皮凯蒂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是永恒不变的。现在，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把这一观点扩展到了资本主义之前。他指出，高度不平等有着悠久的历史。2000 年前，最富有的罗马人的财富是平均收入的 150 万倍，基本上等于比尔·盖茨和普通美国人之间的比例。

沃尔特·沙伊德尔在《大调平器：暴力和从石器时代到 21 世纪不平等的历史》中说，不平等跟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自从冰河时代结束之后，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推动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从农业的扩大、财产权到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相比之下，推动平等的因素却非常罕见。在欧洲历史上，收入和财富差距的缩小只发生在三个时期：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的蔓延，还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社会运动和和平的改革未能带来类似的变化。民主无法保证平等的结果。教育要跟技术变革竞赛，努力让没有技能的人不被抛下。

沙伊德尔说，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不平等状况往往会扩大或者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每一次经济不平等的降低都是由于大规模的暴力冲击，对既有秩序的颠覆。缩小贫富差距的大调平器有四种形式。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占主导地位的是两种。一是政府的垮台，有钱有势的精英被扫荡，缩小了贫富差距。第二种是疾病，大规模的传染病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导致劳动力短缺，雇主不得不向剩下的不多的工人支付更多工资，导致工人收入上升。同时，有钱人拥有的土地等财富会贬值，因为住在土地上的人、付租金的人、购买土地产出的食

物的人更少了,所以土地价格下降。这也会缩小贫富差距。

在20世纪,政府垮台和传染病被另外两个因素取代了,即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和革命。在世界大战期间,跨越边境的投资中断,政府大规模干预私有领域,减少资本收入和资本的价值。政府还会实施极其高的税率,尤其是针对有钱人,以此来支付战争成本。战争期间,因为征兵和兴旺的军工产业,还会有充分的就业,提高了对劳动力尤其是没有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所以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减小了。在许多国家,战后还发生了通货膨胀,因为政府为了战争的开销而印了太多钱,这使那些拥有投资和资产的人受到打击。战争还造成了很多破坏,毁掉了一些人的工厂和存货。

缩小贫富差距的第四种力量是革命,如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把财富从上往下转移,把资产、土地、工业等国有化,消灭私人财富。还有计划经济,确定物价和工资水平。

在人类历史之初,不平等水平是很低的。那是因为当时人们就没有多少东西。采集、打猎时,人们是以10~30个人的小群体生活。人们相互平等有几个明显的原因。群体一直在移动,也生产不出很多物质财富,所以人们期待在内部平均分配,也没有把不多的财产传给后人的惯例。有了农业、定居之后,就有了多余的食物,人们也有时间生产更多物质产品。同时,出现了所有权。个人和家庭有可能积累财富,然后传给后代。国家的形成强化了这种趋势。统治阶级变得极其富有。他们的财富比经济的规模和普通人增长得快。

改革、经济发展和教育的作用

沙伊德尔说:“我对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比较乐观,对扶贫也比较乐观,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降低,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在赶上来。但我对西方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不那么乐观。”未来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即使会发生战争,也不会有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动员。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政府都更加稳

定。除了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地区,政府比过去更加有韧性,垮台的可能性更小。将来可能会发生瘟疫,但医学更加进步了,还有先进的监控。

不会发生战争和革命是好事,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不平等的话,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其他机制能够显著地降低不平等水平?沙伊德尔说:“对此我非常悲观。过去教导我们,不要承诺太多,要现实一些。许多人认为不平等很不公平,但好像不平等跟增长密不可分。好像它对增长来说还是必需的。如果每个人收入都一样,人们就缺少创新和努力工作的动力。问题是,到底需要多少不平等。在北欧,很低的不平等水平运转得很好。问题在于不平等到什么地步会造成广泛的疏离和社会的不稳定。特定类型的冲击能抹平收入和财富差距,但高度的不平等不一定会引发暴力变革。实际上,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一般都能维持几百年。”

沙伊德尔的观点也遭到了反驳。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教授阿夫纳·奥弗尔认为,沙伊德尔的测算方式会导致他扩大不平等的水平。他集中考察的是金钱收入方面的不平等,但不是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通过金钱获得。衡量不平等的方式通常是看基尼系数,范围在0到1之间,0是每个人拥有的一样多,1是一个人拥有一切。书中援引了历史上的基尼系数,但不清楚是谁的,是男性工人的,家庭的还是整个人口的。计算基尼系数需要知道谁挣到什么,这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无法准确地知道。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耕种土地或放牧,他们自给自足,不领工资,不买不卖。对前现代时期骨骼的测算表明,生活在市场经济边缘的人往往比城市居民更健康。只有19世纪的几个发达国家的人才需要用钱购买一切。从那时起,政府拿走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它们作再分配时,许多都不是以现金的形式。如英国的医保、教育和道路系统,许多都是不收钱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对金钱收入的计算夸大了不平等的程度。“做父母的快乐跟收入无关。孩子不能买也不能卖,也不出去工作。在一些国家,如瑞典和瑞士,降低不平等并没有造成暴力冲突。”

食万卷书读万里路

文 / 孙欣

日本作家米原万里说，为活着而吃饭的人多为喜欢空想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为吃饭而活着的人多为乐天讴歌人生型的现实主义者。



日本作家米原万里和她的作品《旅行者的早餐》



将人们与故乡牵系在一起的线

翻译的工作是文化之间的桥梁。这个说法很对也很笼统。文化就像被纵横交错的长河分割开来的陆地，一两座桥远远不够。泰晤士河在伦敦市中心，河面上的桥梁就有十来座。因此可以想象同声翻译是种难度很大的工作。在气氛严肃的场合，讨论着隐然剑拔弩张的政治议题，对方来了一句拉丁语，字面意思是“从蛋开始”，未免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著名译者孙仲旭有篇文章叫《翻译

是个体力活》，也说“工夫在诗外”。有时为了翻译某本书，需要读很多相关的书，为了深入了解那种生活。直接体验一下彼种生活方式，是比读书更有效的做法。来自一种文化的翻译家沉浸在另一种文化里，像一条双向的虹吸管，将自身的感受与职业翻译生涯相结合写成文集，这可以说是在翻译生活了。

米原万里翻译的不仅仅是俄文文本或对话，更是一种苏联—俄罗斯文化覆盖与辐射下的生活。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这种生活的表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像是难吃又乏味的“旅行者的早餐”罐头从货架上消失了。这种生活几百上千年凝结出的精神内核却不会因为暂时的政治格局变动而变动，就像俄罗斯人独特的幽默感贯穿了彼得大帝与托尔斯泰的年代、苏联与苏联之后的年代。

米原万里是个特立独行的日本女性。她的父亲是共产党员，祖父却是大地主，贵族院的议员，家里的女仆多到米原万里记不住名字。共产党员父亲战时潜伏地下，战后才跟家庭联系。老祖父忐忑不安，要求另一个儿子做好米原父亲万一有不测就收养两个侄女的准备。她童年时代曾在布拉格居住五年，入读苏联学校，学习了俄语，后来入读东京大学俄语系。2006年，米原因患癌症离开人世，身后留下数十本杂文集、一部长篇小说和与她做伴的猫猫狗狗们，由妹妹由里照顾。她小时候想成为芭蕾舞明星，后来却成了日本最好的俄语翻译和文风爽利尖锐的作家，以及“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人。《旅行者的早餐》写的是米原在日本和旅居各国的经历，短小而熠熠生光，因为诸国的美味，也因为米原的性格魅力。

在捷克读苏联学校的米原万里，可能还没有想过成为文字和文化翻译家；但是这种完全沉浸于另一种文化中的生活，让她在充分接触欧洲社会的同时，与暂时离别的日本社会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为大米和鱼。在米原的记忆中，捷克人平安夜吃土腥味非常重的油炸鲤鱼，因为平安夜不能吃肉。大米则是难题中的难题。一旦有了“朝鲜大米”，日本人就排队去买，买回来以后还要挑拣

干净其中混杂的小石子和鼠粪。米原也曾因为在布拉格夏令营时给小朋友讲日本童话《饭团滚滚》进而思念饭团彻夜难眠。日本太太工藤久代在波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烤鱼和天妇罗，做梅干。还是小孩子的米原只好写信，请妈妈来看望自己的时候带上饭团。

长大以后的米原并没有忘记这种感情，而是找到了更多的实例证明这种去国万里无可释怀的对食物的思念并非一人独有。她把美食文集《一口咬下整个泽庵腌萝卜》留给了莫斯科的学弟，结果被学弟和女朋友打电话来狠狠责骂，因为他们味蕾上的思乡之苦被点燃了。“将人们与故乡牵系在一起的线有很多，然而，最结实的那一根线牵系的是灵魂。不，其实说到底还是胃。这已经不是线了，而是一根绳子，一根坚固的绳缆。”这根绳缆不可翻译，读者要能懂得一方水土物产的丰美，懂得那种滋养灵魂的力量，必须是那地方出来的人。日本人能被梅干和饭团挽救，缺少酸味黑面包会让俄国军队失去斗志，就连大诗人普希金也会在亚美尼亚无可救药地思念俄罗斯黑面包。米原甚至推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如此追求霸权，那股神秘力量也许正来自于难吃的食物。她把英美的食物概括归纳为“单调粗野的调味方式和喂饲料般的分量”，并认为如果英国和美国的食品能好吃一点，世界也许会变得更和平一点。

食物的传播

文化翻译家不只沟通着日本和俄罗斯，也在为全球人类的共同记忆寻找来自于五大洲的根源。战后的世界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加速，新的文化产品一经生产出来便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旧的文化经典也因交流的渴望被传播至以前不曾到达的角落。如今半个世界的孩子都读过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玩过任天堂的《超级玛丽》游戏。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又把童年记忆传给他们的孩子。亨舍尔与格莱特的糖果屋不知馋倒过多少小读者，虽然明知糖果屋是吃人女巫的诱饵，它的墙壁是面包做的，屋顶是蛋糕做的，窗户则是明亮的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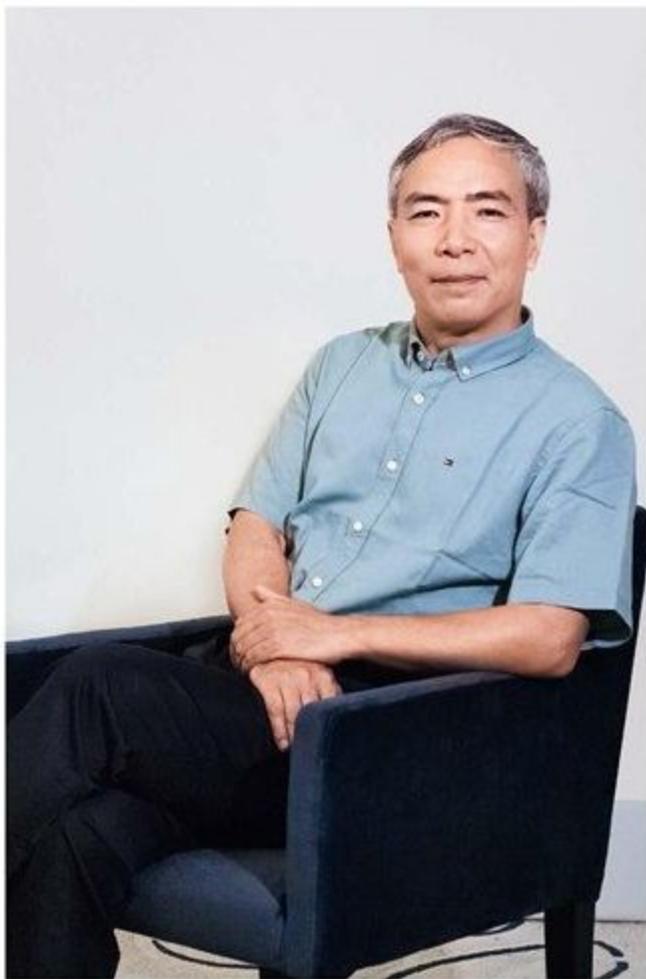
不喜欢甜食的米原万里对糖果屋皱眉头，因此并没有深究。其实亨舍尔与格莱特的糖果屋原型就是“姜饼屋”，用一种带有姜味的厚饼干搭砌而成，上面用糖粉和糖膏做出装饰。比姜饼屋更常见的是姜饼人。吃姜饼人的时候可不会有人联想在吃亨舍尔和格莱特。因为怕弄脏新鞋子而踩在白面包上走路的女孩沉入了沼泽地的深处，她的虚荣傲慢和残忍得到了严厉的惩罚。米原万里一直因为这个故事避过水洼，我则每次看到长条形未切开的白吐司面包就想到女孩粘在上边的双脚。在我读安徒生童话的时候，国内的商店里还少见那样大的方形面包，面包上可以站一个少女，就像屋子由糕饼砌成那样考验想象力。

很多人离开故国以后会惊奇地发现，一直以为是本国特产的东西在外国也有许多相似的东西，某种食物的传播可以勾勒出人类迁徙的足迹。文明的流传也不被国界或民族身份禁锢，历史上打得你死我活的两国生活方式常有很多相似之处。米原万里的俄罗斯同学盛赞甜食“哈尔瓦”。几经追寻，她才发现这原来不是俄罗斯人的甜食，而是出自苏联的中亚穆斯林之手。品尝过一些不甚正宗的出品以后，她终于在希腊发现了记忆中的“哈尔瓦”，最终弄清了它原来来自于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流传远及印度。我也吃过“哈尔瓦”，第一次遭遇是在黎巴嫩餐馆，所以没有太多悬念。“哈尔瓦”弄碎了撒在冰激凌上，最普通的冰激凌也变成了极品。米原万里没有提及的是：桃太郎的“日本第一”的丸子是黍米做的，可能和我的祖母讲到过的东北过年时吃的“黏团子”（更土的名字可能叫“黏豆包”）极为相似。如果世界上有一张长长的餐桌，来自各国的人们终日在桌边饮宴，他们可能会发现本国人最珍视最独特的食物与他国食物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而彻底了解大家都是几无差别的人类，最终达致世界和平。

俄罗斯人著名的幽默感真的是俄罗斯独一无二的吗？米原万里引述的一个日本人讲的笑话，丝毫不输俄罗斯人。俄国冷盘里的煮鲑鱼片味道古怪，引起日本访客的窃窃私语：“这是什么东西？”“是鱼子酱的爸爸吧。不对，可能是妈妈。”

格非：文学的邀约（4）

文 / 朱伟



作家格非

（王明摄/视觉中国）

1990年时格非有一个短篇《唢呐》很吸引我，写《晋书·阮籍传》中的意境：“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唢呐是呼唤，掠过时空的声音。格非省略了孙登的回应，自然也不屑《大人先生传》里，有关君子褫虱的辩论。他写了一幅静止的画面——午后阳光下没下完的一个棋局，孙登的目光移出门外，是一个池塘，塘边有垂钓老者。池塘后有金黄的油菜花，隐约现出木桥，木桥后棉花地里有直起腰的女人，桥下是闪闪发亮的河。棉花地外还有一条小路，也有女人顺小路而来。阳光会突然消隐，复返又会像潮水一样扩散。这个棋局似乎是孙登与阮籍的，因为阮籍对孙登说：“世上没有一种诺言是不朽的。”他们之间这盘棋似乎刚下了一半。这个开头与小说结尾阮籍离开，孙登听到远处传来他的唢

哨之间，相隔了时间——孙登的女儿坐在搁置的棋局前，对孙登说：“你在等一个人吧，那姓阮的朋友看样子不会来了。”小说又交代，女儿嫁到外乡后，很久没回来了。然后，坐在棋局对面的，变成那个走来的女人。格非交代，“他们之间那盘棋不知下了多久”。那个与阮籍对弈的意境，又像是挂在墙上，孙登需时时拂去尘埃的一幅画了。

我很喜欢从古籍中提炼出的这样一幅经典画面中，借孙登的视角表达的含义：“时间永远比人们的提防走得更快。”“就像打了个唢呐，你找不到什么意义。”

这样的短篇，格非后来写过《锦瑟》，写过《公案》，写过《凉州词》，我都觉得，缺少了《唢呐》这样的，机智的悠远。

1992年他进藏住了三个月，大约因对江孜古堡的浮想联翩，促使着写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中篇《相遇》。这个中篇中，荣赫鹏上校侵藏，在古鲁河谷以马克沁机枪屠杀手持原始武器的藏军等，是历史背景之实。苏格兰传教士、扎什伦布寺大住持与清朝驻藏官员三者的相遇，乃虚构之虚。小说开头，这三位同时等待荣赫鹏召见，荣赫鹏只见了扎什伦布寺大住持。苏格兰传教士纽曼与清朝官员何文钦则在营帐外的荞麦地里相见，小说交代，其实，等待何文钦才是纽曼的真实目的，他俩相识于11年前。

大住持与荣赫鹏在营帐内争执于哲学问题，甚至未及提出期望荣赫鹏退军的话题。大住持回程与传教士同行，并同宿古堡，晚上带传教士参观，让他看树叶上有佛像的神树。传教士告诉大住持，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英军进拉萨：绑架荣赫鹏。扎什伦布寺大住持于是组织了一支1000多名康巴人组成的突击队，准备突袭荣赫鹏的江孜营地。送行时，大住持告诉康巴首领：成功后在江孜河中放下一根圆木，将你的红箍绑在上面以报信。首领问：失败了呢？住持说：不会失败的。结果，偷袭被一个解手的印度新兵发现，没经验的康巴人将突袭演绎成围攻，终在马克沁机枪的反击下失败。失败的康巴首领不知怎么给大住持报信，在森林伐木时遇到了准备去英军营地进一步劝阻的何文钦。康巴首领对

何文钦说，你把我杀了，尸体绑在圆木上漂流下去，大住持就明白一切了。因为何文钦拒绝，康巴首领就将他杀了，绑在了圆木上。扎什伦布寺大住持在河畔守了10天，没见到漂来的吉祥圆木，他奄奄一息时，苏格兰传教士赶到。大住持在弥留之际告诉传教士，远古曾有位以色列少年，来喜马拉雅山脚的寺院修行，这个少年就是你们的耶稣基督。大住持圆寂后，何文钦的尸体就漂到了这里，传教士将他安葬后由亚东回苏格兰。他带走了何文钦赠他的一根辫子，这是他们友谊的象征，过亚东时，荣赫鹏的远征军已经占据了拉萨。这篇小说的结尾是，荣赫鹏骑马到纳木错，耳边想到，扎什伦布寺大住持与他相见时，“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固执告诉他：‘地球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就像羊提肩胛骨一样。’”苏格兰牧师、大住持、何文钦构成了三角，格非在小说里表达的，还是适得其反。这小说更深的层面，从大住持有关耶稣基督的遗言，则能令人联想宗教关系及它的悖论。

格非迄今为止，大约写了50来个中短篇。其中最被认可的是，2012年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隐身衣》。他自己的说法，这个中篇是被译语种最多的。这小说是他自己被蛊惑于音响硬件发烧的一个记录。他告诉我，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那个主人公“我”的原型，是一个帮他做电子管功放的朋友。“他前后给我做过五台以上的功放，在这过程中，我对器材略有了解。”我到格非清华大学的家中，匆匆看过他的器材，他用的是天朗60年代的“金监听”，古董箱子。他有怀旧情结。那次，他给我放的CD是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给男高音皮尔斯伴奏的舒伯特的《冬之旅》。

这篇小说是通过一位器材发烧友写世态炎凉。他曾有个漂亮妻子，但如他母亲所预言：“穷人凭运气，有时候也能捡到宝贝，但你就是没办法留住它。这个女人，你也就是过一手罢了。临了，她还得上她该去的地方。”她很快就成为了他人的猎物。他的亲姐，在他姐夫的怂恿下，不择手段，一心请他从家里搬出去。他唯一的朋友，曾说过“豁出性命，也会以死相报”的，关键时却以“你走投无路，

跟我他妈的有关系吗？”作回应。最终，倒是那位披着神秘阴沉色彩，被喻为穿了“隐身衣”的丁采臣，在被称自杀前，为喜欢音乐的女人购置了一套小说中所谓的顶级音响，并在“我”与他留下的女人有了孩子后，将所购音响尾款打到了“我”的卡上。因为他事先有承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我欠你的那26万，一分都不会少。”这小说有了实实在在的人物、故事，神秘只体现在丁采臣与他留下的那个破相的女人上。那女人说：“我不过是丁采臣的一个人质而已。”她与丁采臣，共同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座右铭：“事若求全何所乐？”

这个中篇里写到古董音箱玩家钟爱的天朗 Autograph、外观时尚的莲12CD机与阿卡佩拉音箱，也写到类似意大利四重奏组的贝多芬，季雪金的德彪西、拉威尔、莱昂哈特的《哥德堡变奏曲》，萨蒂的钢琴曲这样的唱片。还涉及一些时尚元素，比如“这两年金骏眉炒得厉害，要我说，还是滇红味正一些”，都算时尚道具。格非喜欢古典音乐，他的本性是执着。在我创办《爱乐》杂志的1994年，他一次次强调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尤其第四乐章给他的震撼。我约他写了一篇《寂灭》，发表在创刊号上。其中写道：“森林总是忧郁的，深邃的，孕育着浩瀚无边的神秘。假如你让目光越过森林上空堆压的积云，在大自然的宁静或喧嚣中独自失神，你便在无意之中为它的神秘创造出了形态，犹如远处教堂钟声给森林带来了庄严。”

我经常觉得，这就是他小说的酝酿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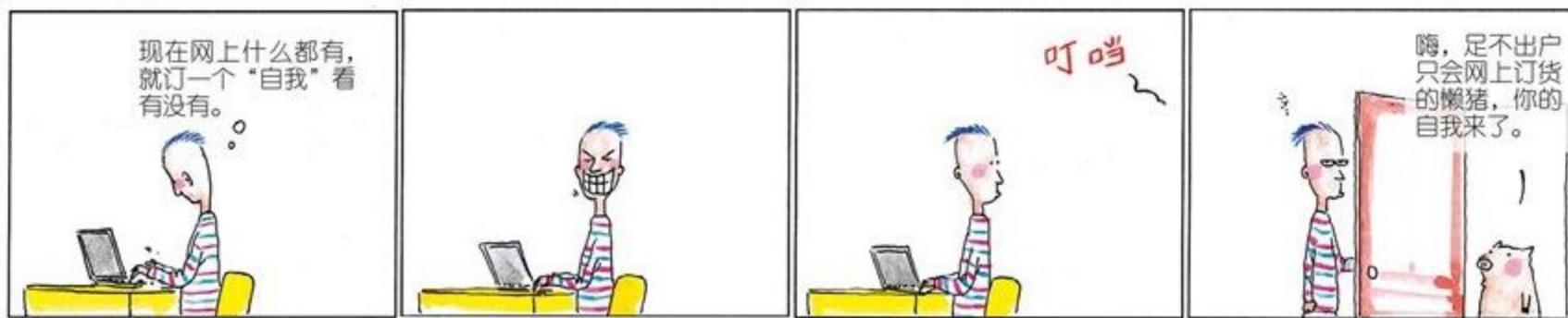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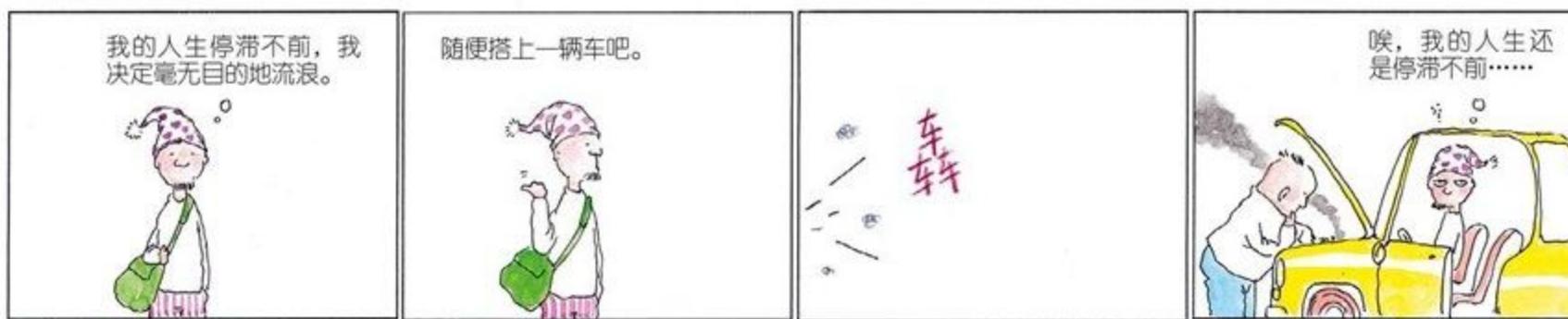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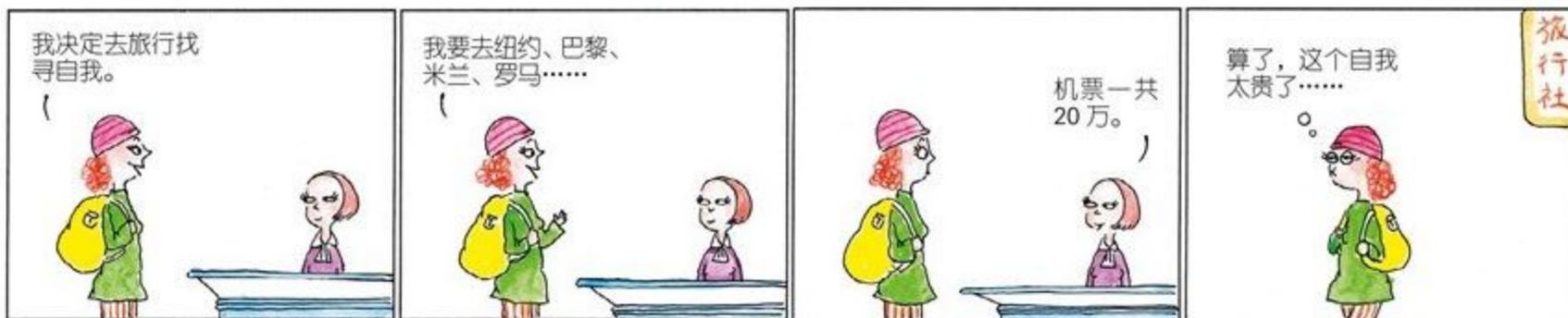
(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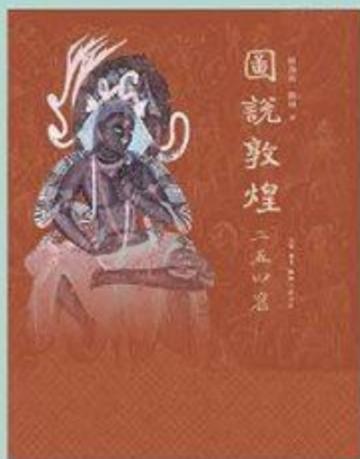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本格非中短篇小说集中，分别收有《唛哨》《相遇》与《隐身衣》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图说敦煌二五四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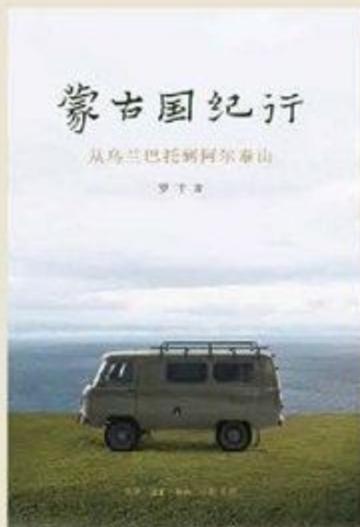
陈海涛 陈琦 著 定价: 96.00元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 全书以北魏时期的第 254 窟为例, 从细读南北两壁的壁画入手, 有序地循着窟内空间展开, 结合建筑形制与壁画、彩塑内容, 对石窟的营建和构思做了整体解读。通过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 使读者和观众更深层次地领会图像背后的精神与义理。

行到水穷处: 班宗华画史论集

[美] 班宗华 (Richard Barnhart) 著 白谦慎 编 刘晔仪 等译
定价: 78.00元

班宗华是美国有代表性的中国画史研究学者, 这本文集收录了他致力画史研究以来的 20 篇重要论文, 主要集中于宋画, 兼及元、明及中西交流与影响, 展现了作者对中国早期绘画的鉴定问题以及欧美收藏中国绘画史的持续关注,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毕生的学术成果, 可资借鉴。



蒙古国纪行: 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

罗丰 著 定价: 69.00元

2006 年夏的蒙古国考察, 是一次以中国学者为主、多国多学科人员共同参与的蒙古历史考察之旅。考古学者罗丰以详实丰赡的旅行笔记为基础写成此书, 悉心记录了游牧生活特有的风土人情, 以及先民留下来的鹿石、碑铭、遗址、墓葬等, 配合大量照片、手绘图片, 使这部纪行成为一部难得的科考笔记佳作。

弹在膛上: 一个维和士兵的战地纪实

杨华文 著 定价: 45.00元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维和仍旧是一项伟大却不知道为何伟大、艰难却不知道怎样艰难、危险却不知道有多危险的行动。本书是一个维和士兵的战地纪实, 借助于最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讲述了中国首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组建筹备、防卫部署、安全形势、恐怖袭击、民情社情、外事活动等维和行动各个方面。



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 韬奋译述点评爱情小说三种

[美] 葛露妮斯 等著 邹韬奋 译述 定价: 48.00 元

这些故事固然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但爱情和婚姻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难能可贵的是, 韬奋先生根据故事情节, 给出了大量精彩的“译余闲谈”, 使读者在看小说的同时, 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社会风俗、人情世相有全貌的了解, 这些解读于今人依然有启发作用。

上穷碧落: 热气球的故事

[英] 理查德·霍姆斯 著 暴永宁 译 定价: 59.00元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热气球飞天历险记, 它生动地记述了这些飞行先驱们的前尘往事。热气球的出现为很多作家带来了灵感, 包括为儒勒·凡尔纳铺展了科幻创作之路。本书将历史、艺术、传记和飞行对人类思想的作用融为一体, 展现了人类不畏艰险的征服旅程。



下厨的男人

文 / 张晓韧 图 / 陈曦



孔夫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夫子还说过，君子远庖厨。他老人家这两句名言，翻译成现代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吃要吃好的，如果要我自己做，那还是算了。

不过，说起来，我还真是一个喜欢下厨的男人。打离开父母去外地读书开始，我就放飞自我，在研究“怎么吃”的黑道上愈行愈远。

大学前三年，住八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老大是个来自四川的胖子，黑粗敦实。此君最大爱好是做菜，一到课余时间就往学校旁的菜市场跑。因其心活嘴甜，再加上外形与印象中的屠户类似，一来二去被市场唯一一个卖肉的摊贩引为同道，成了忘年交。他每次从市场回来，总神秘兮兮地提个黑塑料袋，装着猪下水、猪心之类，便宜实惠味道好。他总是一溜小跑上到四楼，在楼道尽头探看，瞅准四下无人时，撒腿就飞到宿舍门前，再左顾右盼一番，把宿舍门推一小缝，哧溜一声溜进去，反手就把门闩拴上。这是他经过多次惨痛教训，为避免狼多肉少总结出来的经验，想来“打秋风”的人太多了。

待进到宿舍，关起门来，就是黑胖大厨的 showtime（展示时间）了。两个凳子拼在一起当灶台，架上白铁皮酒精炉，床底下拿出的燃料是液体酒精，用老式的输液玻璃瓶装。衣柜里提出一个方便面箱子，一头摆放着油盐鸡精生抽老抽豆瓣酱，另一头罐头瓶里满是桂皮花椒干红椒，里侧用胶带和纸板做了一个刀架，上面架一把磨得雪亮的菜刀，正应了那句俗语——螺蛳壳里做道场。

第一次见到这一整套装备，我们这些围观者齐齐倒吸了一口冷气，老二摆弄着几瓶调料：“哇，酱油都有两种啊？！”大厨对此话嗤之以鼻：“你懂个锤子哦，这鸟地方太小，要不我酱油都能买十几种，我告诉你，常见的酱油有这些，有老抽、生抽、面条鲜、香菇老抽、蒸鱼豉油、原酿酱油、凉拌汁、红烧汁、鱼露、寿司酱油……”以后每每回想他说起这段话时的语速、神态和熟练程度，我都怀疑他小时候练过“报菜名”。

我们都以为他吹牛。结果第一餐下来，让我们从此对他的各种关于厨艺神乎其神的吹牛深信不疑。

老大的拿手菜是熘肥肠，三天两头来一次，从此我们宿舍进门就一股肥肠味。后来我常常怀疑，宿舍八个人大学阶段谈成女朋友的概率十分之低，是否跟我们宿舍自带的这股气味有关？某次老八带他心仪已久的女生

到宿舍参观，正逢熘肥肠准备开锅。老八殷勤地拿来碗筷：“快尝尝，可好吃了。”妹子拿起筷子，伸出一半，惊得花容失色：“这是猪肠子吧，哎呀我从不吃猪肠子的。”妹子皱眉做掩鼻状。

那天饭后，看着妹子的背影，老大剔着牙，悠悠地给我们来了一句：“不吃肥肠的人，不足以聊人生！老八这瓜娃子，眼力不行。”结果没多久，老八和妹子果然分手了。

大四，我谈了恋爱，自己在外租房，置办了整套厨具。把前三年在老大手里学到的理论知识一股脑用上，虽只略得皮毛，但应付小女生还是不成问题。一学期下来，女朋友胖了7斤。

自诩天赋不错，又得江湖野路子大厨指点的我，从此在做优秀厨男的人生目标激励下一路向前，收获了很多酒足饭饱后的赞美，也忍把六块腹肌，换成了无数次的浅斟低唱。

做学生时没有收入，做菜没那么多讲究，工具追求够用。街尾南货店的铁锅，10块钱一把的菜刀，实用就行。工作以后，渐渐开始追求起餐具和厨具的品质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可以马虎，行头绝不能含糊。于是，日本的电饭煲，德国的锅，世界各地有名的器具和食材，感谢今天发达的全球物流体系，让我足不出户就可以组建厨房里的多国部队。比如菜刀，日本的“关孙六”好还是德国的“双立人”好？钢材含铬对刀具的影响有哪些？研究半天，妻在旁边丢过一句话：“你是不是太闲了，没事做就去把衣服洗了！”

进了厨房，劳累半日，为心爱的人做一桌好菜，制作食物的过程，专注而美好。忙活了半天，或许自己吃不了多少，但看着自己在乎的人，吃得开开心心，那也是一种非常满足的幸福。周星驰在《食神》里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只要用心做，人人都是食神。

有生之年，一头扎进了“美食”这个大坑，苦海无边，回头也不见岸。家国大事自有“肉食者谋之”，且让我就一心一意，踏实地做一个爱好下厨的“油腻中年男”吧。☑



熊猫爱茶研究所

一分钱 YFQ.IM,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www.yfq.i

「月中之树，天上之香」
将「天香」封存在这茶里，
也便留住了秋天。

桂花乌龙



扫码查看详情



好茶专家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一分钱 YFQ.IM, 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 www.yfq.i

卓越LS50

一套完整的有源系统



LS50 Wireless

展示LS50 Wireless。一套完整的有源系统,看似一对外观精美的扬声器。从头至尾采用192kHz/24位高清数字信号路径,230瓦x2放大器,双放大器双单声道配置,经过出厂优化。搭配校时DSP分频器,使屡获殊荣的Uni-Q音质进一步升华。

体验LS50 Wireless,感受音乐的卓越音质。

KEF.COM

KEF
沉迷·高解像

鼠标操作说明：

- 鼠标左键单击左右箭头进行前后翻页
- 单击鼠标右键放大与缩小
- 放大状态滑动鼠标滚轮上下移动页面

免费体验：

- 免费全本缩略图预览
- 免费前6页放大阅读

付费阅读：

- 可购买单期或订阅全年
- 可充值用余额进行购买
- 详情请见龙源期刊网会员与充值页